
武俠世界
第38年
32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瀟湘客先生撰著的「血玉娃娃」巨型小說。「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均是江湖一流高手，但二人莫名其妙被困山腹，幾經艱辛出得洞來，奈何二人被「二相衆生索」各綑一邊，可謂「一根繩子拴着兩隻蚱蜢，跑不了你，逃不了我」……瀟湘客先生所著的故事峯廻路轉，引人孜孜不倦，急欲追根究底。欲知二人的眞正身份是誰，拴住他倆，水火難侵，刀劍不斷的繩子如何去掉，二人究竟有甚麼遭遇呢？饒有興趣的話，不妨仔細閱讀。

* * *

今期短篇選刊凌霄先生撰著的「湖海忠魂未了情」。明朝熹宗年代，閹臣魏忠賢控制東廠鷹犬爲其殘殺無辜，忠臣東方明亦遭其滅門，其子東方白學藝在外方免一難。東方白藝滿隻身仗劍爲父報仇，歷程却錯綜複雜，更牽涉到兩個紅顏轇轕，欲知悲壯哀艷的內容詳情，請細閱。

* * *

下期將刊高峯先生撰著的「獨臂魔女」巨型小說，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32期

（總號194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西城作品介紹》

四大名探系列

血幕



三大名探齊集施宇的「松濤」別墅追悼已逝的名探包維，忽然不速之客接踵而來，甚至連大名鼎鼎的衞斯理也來湊興。

在與世隔絕的別墅裏，腥風血雨的慘案接連發生。施宇等名探經過抽絲剝繭的追查下，終於發覺衞斯理最具嫌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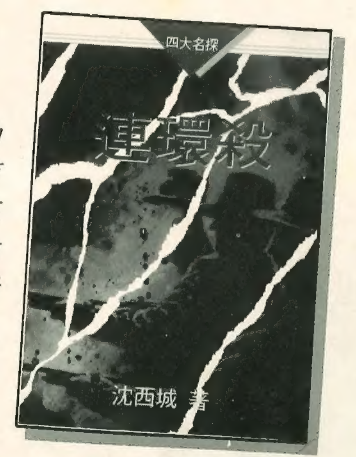
怪盜傳奇

在一艘通往日本別府的郵船上，聞名世界的怪盜羅賓聯合退隱飛賊黃鶯，公然向四大名探挑戰，先揚言偸竊巨鑽，繼而製造密室，把四大名探推至進退維谷的危險邊緣。

在密室裏，空氣漸漸淡薄，四大名探呼吸困難，而又不願向羅賓、黃鶯搖尾乞憐，到底四人命運如何？結局出人意表，令人拍案叫絕。

連環殺

四大名探應邀出席日本酒店業大王的偵探會議。就在衆人大發議論之際，酒店業大王突然倒地離奇死去。四大名探還來不及調查，一名自稱是名探的青年，挺身而出，進行調查。繼而一宗接一宗的離奇死亡案件連續發生。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玉血娃娃

俠義奇情詭異故事／瀟湘客‧文
可飛‧圖

莫名其妙 被困山腹

「一根繩索拴着兩隻蚱蜢，跑不了你，逃不了我。」這原是一句鄉俚語，想不到眼前居然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實。

天台山石梁瀑布是天台有名奇景之一，兩山壁互相對峙，有巨石馬，橫架於兩崖之前，下臨萬丈深澗，一條千尺飛瀑越梁懸空而下，勢若雲湧浪激，聲如萬馬奔騰，千尋萬丈深澗之下，更是飛珠濺玉，激起一片怒雲捲霧，瀰漫當空，掩住了半個深澗。

在那飛瀑之下，深澗之底，忽然出現兩條人影，跌跌撞撞的從那瀑布之下爬了出來。

那兩個人，都是三四十歲的壯年人，一個身穿藍色勁服，紫膛臉，臥蠶眉，長相威猛，好一條英雄好漢。

另一位是身穿錦袍，皮膚白晰，圓滾滾，福泰泰，是一個富家翁的模樣。

別看他們兩人年紀都不到五十歲，但是江湖上卻是大大的有名。

前者那威猛的漢子，就是以一雙鐵拳打遍武林無敵手的一輪明月帥天心。後者，那貌似富家翁的人，他不僅貌似富家翁，而實實在在是一位富可敵國的富家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百代財神富億萬。

只是這時他們兩人，都是已經失去了昔日的神采，成了一對失魂落魄的可憐人。

他們眞的做了一場惡夢，莫名其妙的忽然發現自已被困在那瀑布之下的一處山腹之內，幾經險阻，費盡了所有的力量，眞是九死一生才逃了出來。

他們爬出瀑布威力範圍之後，伏身癱在一方長滿莓苔的巨石上，喘起息來。

他們調勻氣息之後，二人竟然不約而同的哈哈大笑起來，道：「我武林之中畢竟少不得我們兄弟二人，所以我們又重見天日了。」

兩人大笑了一陣，接着彼此一抱拳，道：「後會有期，各奔前程。」話聲一落，兩人身形左右一分，射了出去。

誰料他們身形一分之後，各自只躍起七八尺，但聽他們彼此「哎喲」一聲，疾射的動作一過，身子一墜，落回原來之地。

原來他們之間相連着一條細粗線一般的東西，分繫在他們各自腰際之上，那東西似綫非綫，似絲非絲，長約一丈七八，半截黑色半截白色，黑色的一半繫在百代財神富億萬身上，白色的一半繫在一輪明月帥天心身上。

他們兩人九死一生，從鬼門關逃了出來，一時高興過頭，忘了腰際還有着那根要命討厭的東西，便想各奔前程，這時被那東西拉了回來，兩人一團高興頓時化爲烏有，相對慘然。

於是兩人相對一嘆，道：「我們總要想個法子，除去腰中這根討厭的東西才是。」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兩人都想得一樣，開口之下，竟是說的同一句話。

兩人話聲出口，接着又一同搖頭道：「這東西水火難傷，寶刀寶劍亦是奈何它不得，有甚麼辦法可以除去它？」兩人眉頭都不由皺成了一條綫。

過了一陣，百代財神富億萬忽然一拍大腿道：「有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目光一閃，道：「富兄有何高見？」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們之中死去一人，另一人不就可以自由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看來只有此法子，但誰該犧牲呢？」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犧牲的自然該是帥兄。」

一輪明月帥天心臉色一變，冷哼了一聲，道：「你爲甚麼不說該死的是你？」

百代財神富億萬扮着笑臉道：「帥兄，請莫生氣，小弟自有道理。」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笑道：「但願你能說出一番道理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無家無業，孤家寡人一個，生死之事，最是簡單，不若小弟手下有着韋上千萬的人，需要小弟養活，小弟要是死了，他們靠誰吃飯，所以該是你犧牲，成全了小弟。」

一輪明月帥天心氣惱的一笑道：「錯了，小弟的本身問題雖然簡單，但小弟活在武林之中，有排難解紛，主持公道之責，武林之中豈能少得了小弟，倒是你富兄雖然家大業大，富甲天下，說穿了不過是剝削別人的幸福，製造禍害的蟊賊而已，當今之世沒有了你，那才是天下之福，萬民之幸，像你這種人，活着有害，死了有益，你才是該死的人。」

百代財神道：「你倒很會說人，可知是馬不知臉長，你知不知別人對你的看法？」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兄弟有甚麼不好，倒要請教一二！」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沽名釣譽。」

一輪明月帥天心哈哈一笑道：「至少小弟的行爲於人無損。」

百代財神富億萬冷笑一聲道：「那也不見得，有人知道你的脾性，投其所好，你便黑白不分，是非不明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怒喝一聲道

「你在胡說八道！」

百代財神富億萬望着生氣的帥天心，自己却笑了起來道：「所以咱們誰也不要說誰，如何解决當前的難題，才是至要。」

一輪明月帥天心餘怒未息的道：「與你這種面目可憎、言語無味的人相處在一起，小弟是片刻難忍。」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小弟也有同感……咱們興趣不同，彼此也沒有爲對方死之義，此路不通，我們來談談條件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小弟請你死，你說你要甚麼條件？」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在下平生愛的是黃金白銀，只要你出得起五百萬兩黃金，小弟這條命就賣給你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想不到百代財神富億萬居然開出了價錢，雙目一楞，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半晌，算是緩過氣來，搖了搖頭道：「錢財是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兄台要這五百萬兩黃金做甚麼？」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小弟愛黃金，你出得起價，小弟這條命就賣給你，其他的事，不勞多慮。」

一輪明月帥天心雙手一攤道：「小弟十輩子也弄不到五百萬兩黃金。」

百代財神富億萬冷笑一聲道：「諒你也出不起五百萬兩黃金……小弟出你一百萬兩黃金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搖頭道：「小弟爲人處世，但求青史留名，除此以外，你就是給我一千萬兩黃金，小弟這條命也不輕於言賣！」

百代財神富億萬冷笑一聲，道：「這樣說來，我們是談不成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小弟沒有錢，也不要錢，這根本就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難道我們眞要這樣的斷守這一輩子不成？」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咱們氣味不相投，一天也相處不下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那麼兄台有何高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咱們最好的就照武林規矩，强存弱亡，放手一搏以定生死存亡，不知兄台意下如何？」

百代財神富億萬冷笑道：「兄台就認定勝得過小弟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小弟如勝不了兄台，那是小弟學藝不精，命該如此！」

百代財神富億萬點頭道：「這樣也好，小弟也可以省下那一百萬兩黃金了。」

兩人一言不發，於是展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生死之搏，眞看不出那百代財神富億萬，一身功力竟然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不相上下，兩人只打得天昏地暗，超過了三千招，仍然是勝負不分，不相上下。

而這時他們已打得精疲力竭了，如同兒戲般，拳掌落到對方身上，無關生死的不傷不痛了。

打到最後，他們兩人不知甚麼時候，自動停了手，就臥在地上呼呼的大睡起來。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光，兩人俱覺全身一涼，一股急流衝得他們神智一清，這才發現自己又回到了瀑布之下。

生死關頭，兩人各出全力，好不容易，脫出險境，回到岸上。

正當他們剛吁出一口氣時，一聲哈哈大笑發自他們身邊，道：「兩位現在淸醒了麼？」

兩人聞聲一震，不約而同的抬頭望去，只見一個身穿褐色的長袍，面如古月的半百老人，望着他們點頭微笑。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同聲說道：「你是甚麼人？」

那老人微微一笑道：「老夫周桐。」

一輪明月帥天心目光一收道：「無名之輩。」

百代財神富億萬却從頭到脚打量了周桐一眼，愛理不理的道：「看你這身打扮，全身都不值五兩銀子，去你的吧！」

周桐哈哈的一笑，道：「兩位的眼力果然不錯，老夫在江湖上確然無人知悉，也確是一位身上不帶銀子之人，只是蝸居就在附近不遠，鍋中還有一大鍋新煮的小芋，兩位如有飲食之需，老夫倒願意一盡地主之誼。」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腹中早就飢餓已極，只因心意別顧，忘了飢餓之事，這時一經周桐相提起，意識上反應立生，都有飢腸轆轆，難以忍受之感。

一輪明月帥天心張口欲說甚麼，目光一抬，望了周桐一眼，祇覺臉色一紅，迅快的一低頭，暗暗嘆了一口氣，此人愛名特甚，剛說了周桐一聲「無名之輩」，自是再也說不出相求之語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眼睛裏除了黃金白銀之外，倒半點個性也沒有，當時神態語氣全皆一變，爬起身來，向周桐長揖一禮道：「在下這廂先行謝過老先生。」

周桐呵呵一笑，道：「兩位請跟老夫來。」身形一轉，當先走去。

百代財神搶先一步，跟隨在周桐身後，一輪明月帥天心訕訕的走

在最後。

周桐的身手不弱，舉步如風，片刻之間便帶着他們轉出那深澗絕地，來到一座茅屋之前。

周桐身形一停，讓身肅客道：「請！」

百代財神富億萬頭一揚，走進茅屋，一輪明月帥天心是一根繩子上的另一端，自然也隨後進了茅屋。

兩人一走進茅屋，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便覺得滿屋生香，一股濃烈無比的肉香從裏面透了出來。

桌上已擺好了碗筷，祇是還沒有放好酒菜。

百代財神富億萬向桌旁一坐，道：「在下已是飢餓難忍，請上菜吧。」

周桐好整以暇的笑了一笑道：「急甚麼，老夫還沒有請教兩位高姓大名？」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揚首道：「在下百代財神富億萬。」

一輪明月帥天心插口道：「在下一輪明月帥天心。」

周桐欠身道：「原來是兩位大俠，久仰，久仰……」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現在可以上菜了吧？」

周桐連連點頭道：「可以，可以。」輕輕拍了一下手掌，喝道：「上菜。」

草簾掀開，三個清麗的青衣少女臉上含着微笑，手中托着菜餚走了出來。

她們每人托着一個盤子，盤上蓋着一個純銀打就的景泰藍的極品，蓋子是高手打造的精品，眞看不出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周桐，在這茅屋中還有這樣出色的餐具。

盤子裏盛的是甚麼東西，外面看不出來，陣陣肉香便是從中飄出來。

三隻盤子分送在三人面前，三個清麗少女微一欠身退了下去。

百代財神富億萬迫不及待道了一聲：「對不起，在下不客氣了。」

伸手一揭蓋子，祇見他神色一震，雙眼發直，驚愕得打着顫聲道：「這……這是甚麼東西？」

其實，他早就看清了盤子裏放的是甚麼東西——那是一顆眼鼻俱全的人頭，祇是驚悸得還是問了這句話。

一輪明月帥天心的盤子也不例外，也是一顆人頭。

周桐微微一笑，若無其事的道：「兩位不是腹中餓了麼，請呀！」

百代財神富億萬，舌頭僵硬的道：「這……這……在下不敢用。」

周桐哈哈大笑，道：「兩位對這等美味都不敢用，還在江湖上稱甚麼英雄？充甚麼好漢？」

百代財神富億萬囁囁嚅嚅的道：「這……這……這是人頭呀！」

周桐道：「人頭有甚麼不能吃，你百代財神積下億萬財富，還不是喝別人的血，吃別人的肉得來的？」

接着又打了個哈哈，伸出筷子，在自己的盤中，那顆人頭上一敲，祇見那人頭一分爲二，裏面現出八種珍饈，無一不是人間美味。

百代財神富億萬雙目一怔，呵呵的笑道：「老丈眞會開玩笑！」

筷子一起，便向人頭之內伸去。

周桐輕喝一聲道：「且慢！」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收筷子道：「老丈有何指敎？」

周桐道：「你可知道這道菜的珍貴嗎？」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這個在下倒是不知道。」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見那人頭不是眞的人頭，有錢的大爺神色就抖了出來，一揚頭道：「老丈可是奇貨奇居，你說吧，你要多少銀子？」

周桐笑了笑道：「老夫這道美食，你就是傾其所有，老夫也是不賣。」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老丈之意是甚麼？」

周桐道：「老夫請客，但是要你們替老夫辦兩件事情。」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請老丈一道其詳。」

周桐道：「這個……老夫現在還不便說。」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如果硬敲竹槓，要在下全部財產，在下寧可餓死也不能讓你稱心如意。」

周桐道：「財神爺，這一點你盡可放心，老夫是分文不取。」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除此以外，在下甚麼條件都可以答應你。」

不待周桐再說甚麼，筷子一伸，夾了一筷子美味，塞入口中。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老丈對在下又當如何說法？」

周桐道：「老夫也絕不會要你自失身份。」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了一聲「好」。也就狠吞虎嚥起來。

飽餐過後，女婢送上香茗。

周桐微微一笑道：「現在該談談我們的正事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拍了一拍肚子道：「但憑吩咐。」

百代財神眨動着眼睛，道：「老丈眞會投機取巧，在下說過的話，不能不算，明知是吃虧，也祇有認了。」

周桐道：「仙霞嶺中有一座天風谷，不知兩位知不知道？」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二人同是心中一震，道：「你是要我們替你進入天風谷？」

周桐點點頭道：「這樣說來，你們都知道天風谷的事了，兩位當然知道，但凡入得天風谷，留得命出來，必然名成利就，終身受用不盡。」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可惜從來沒有人能活着出來。」

周桐道：「不錯，過去祇聽有人進去，未見有人出來，那是因爲進去的人不得其法，所以，終歸失敗。」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這樣說來，老丈是胸有成竹了。」

周桐充滿信心地點頭道：「老夫致力於天風谷隱秘的探討歷時已四十多年，祇要兩位能夠相助，自認有十分把握。」

百代財神富億萬腦念一轉，若有所悟的道：「看來，老丈對我們兩人也非常的清楚了。」

周桐不加掩飾地點點頭道：「不錯，兩位是進入天風谷不可缺少的有力助手。」

一輪明月帥天心大叫一聲，道：「原來是你把我們拴在一起的。」

周桐道：「老夫不否認。」

百代財神富億萬口中說了一聲：「好，呀！」右手一探，疾快如風的直取周桐左手腕脈。

周桐眼看百代財神富億萬伸手抓來，却是不避不讓，任由百代財神富億萬抓個正着。

百代財神富億萬厲笑一聲，叱道：「老賊……」

他方自得意之際，祇覺手指握住那周桐的一隻手腕，就像一隻燒紅了的鐵杵，祇燒得自己五指痛徹心脾，立刻鬆手不迭。

周桐淡淡的一笑道：「財神大爺，這裏可不是你發大爺脾氣的地方。」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推座椅，「霍」的一聲站了起來，道：「老丈是眞人不露相，在下還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

周桐一搖手道：「帥大俠，請先聽老夫一言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事到如今，洞若觀火，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周桐道：「老夫要告訴你的是，你已經沒有動手之能。」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臉不知進退之色道：「老子還是不信。」

跨步進身，又是一掌擊在周桐的胸膛之上，這次周桐的眉毛可是跳動了一下，祇見他胸脯一收一挺，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條身子便失去了支撐，一連退了七八步，最後，一屁股坐在地上，才止住了退後之勢。

周桐借勢上前，伸手扶起一輪明月帥天心，打着哈哈道：「帥兄，現在你相信了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臉沮喪之色，低着頭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言不發。

百代財神富億萬嘆息一聲道：「在下眞不明白，你請我們替你做事，却廢了我們武功，我們怎能替你做事呢？」

周桐道：「富兄，你想錯了，老夫這『八珍龍虎會』祇有增加功力，那會廢去你們兩位的功力！」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這話就叫我們不懂了，但帥兄出手無力却是事實。」

周桐道：「那是你們功力大進前的回送現象。」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你這話很叫人難以相信。」

周桐笑道：「兩位拭目以待可也。」

話聲停了一停，接着淡淡地道：「兩位現在可以默運神功，開始調息了。」說着，便不再理會他們，雙目一閉，坐息起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起先還是一個勁不相信，可是過了不多久，祇覺得心頭如泉湧般興起了一股熱流，慢慢向上擴張。

他們兩人可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深知其中的奥妙，當下心神一斂，自按師門心法，引導那股熱流調息起來。

一更坐息醒來，屋內已經不見了周桐，但桌上却多了一盞明燈，屋外一片漆黑，看來已是入夜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輕咳了一聲，道：「帥兄，醒來了嗎？」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那姓周的倒有點門道，似乎說的都不是假話。」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這件事情使人百思不解，莫測高深。」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還有甚麼不明白，他要我們相助於他，自然功力越高是越好啦！」

百代財神富億萬緩緩的道：「在下意不在此。」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尊意如何？」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在下覺得我們兩人實在不是一個好搭檔，他要選幫手，也該選兩個志同道合的人才對。」

一輪明月帥天心雙眉一皺道：「這……這……」

屋外聲來一陣脚步聲，接着祇聽周桐的話聲道：「兩位醒來了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話聲一斂，祇見周桐走了進來，目光一掠他們兩人道：「兩位請隨老夫來。」說完也不等他們表示意見，回身就走。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到那裏去？」

周桐道：「兩位跟來就是。」說着，人已出了大門。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在此情形之下，除了跟隨而去之外，別無選擇，其他的事可以不管，爲了鎖在兩人身上的那根討厭的東西，也非跟他去不可。

兩人跟着周桐走出山道，來到一輛馬車之前，周桐一揮手，道：「兩位請上車。」

百代財神富億萬最愛享受，能不走路，自是高興不過，當下一笑道：「敢情好，還有車坐。」當先跨步上了馬車。

一輪明月帥天心暗自揣測道：「自己的腿是幹甚麼的，要坐甚麼車。」

可是，百代財神富億萬已經上車，他是一根繩上的另外一個人，除了上車之外，別無他法，祇好一低頭，也上了馬車。

周桐最後上車，他上好車之後，把車簾拉下，御者一聲吆喝，手中皮鞭子「啪」的發出一聲震响，車子就一衝而出，在路上飛馳起來。

時已深夜，又拉上了車簾，眼前是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見。

起初大家都沒有說話，過了一陣，一輪明月帥天心實在忍不住了，輕咳一聲，道：「周兄……」

周桐嗯了一聲，說道：「甚麼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你把我們帶到那裏去？」

周桐簡明的道：「天風谷。」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周兄，有一件事，請你不要忘記了。」

周桐冷冷的道：「甚麼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好像我們還沒有答應你到天風谷去。」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對，我們並沒有答應你到天風谷去的。」

周桐道：「你們吃了我的『八珍龍虎會』，答應了自是要去，不答應也得去，最好少說廢話，不要自討沒趣。」

百代財神富億萬哈哈一笑道：「祇怕不見得，有一件事，祇怕你周兄不會不知道的。」

周桐隨口問道：「甚麼事？」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們已經能夠行氣運功了。」

周桐冷靜的一笑道：「老夫知道，不過，另外有一件事情，老夫忘記告訴你們。」

百代財神富億萬問道：「甚麼事？」

周桐道：「老夫那『八珍龍虎會』有八種奇妙的作用，助長功力是其中妙用之一，同時你們也身中奇毒，要是妄想向老夫攻擊，那是必死無疑。」

一輪明月帥天心大叫一聲，道：「胡說，我們既然中了毒，不能和人動手，增長了功力，又有甚麼用？」

周桐笑了一笑道：「不過其中略有一點差別，你們雖然不能和老夫動手，但和別人動手並無關係。」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笑道：「你越說越神了。」

周桐侃侃而言道：「說來一點也不奇怪，因爲你們身中之毒，完全受老夫控制，老夫要它發作就發作，老夫不要它發作時，自然無礙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不相信。」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也不相信。」

周桐道：「兩位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老夫可以給你們一點厲害看看，讓你們見識見識，不過，你們可要吃一點苦頭，莫怪老夫言之不早。」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在下不願意心中稍有疑雲，周兄最好叫在下心服。」

百代財神富億萬接口道：「聽來很有道理，在下相信了，不用再試了。」他能成爲一代財神，自是機巧過人，有一輪明月帥天心當災，他自是沒有以身相試的必要。

周桐微微一笑，道：「帥兄，你準備好了吧！」

話聲方了，一輪明月帥天心祇覺心頭之上，似是被人扎了一針，心肌一收，痛得全身一顫，不自覺的「哎喲」一聲。

周桐哈哈一笑道：「你現在該相信了吧？」

說來也眞叫人難以相信，一句話之下，一輪明月帥天心的心肌收縮馬上就好了，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道：「果然言之不假。」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爲甚麼在下沒有一點感覺？」

周桐道：「巧妙就在其中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自發地道：「兩位對天風谷知道多少？」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在下祇講究發財，那管天風谷的閒事。」

周桐笑道：「如說發大財，你該知道天風谷才是。」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其理何在？」

周桐道：「據老夫所說，天風谷之內一共有九十九座寶庫，每座寶庫所藏的寶物，都是滿滿的，該值多少錢，老夫就算不出來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雙眼一亮道：「有這等事？在下那是非去闖他一闖不可。」

周桐話聲一轉，轉問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天風谷之內除了寶藏無數之外，同時也有一座藏經閣，裏面收藏了天下古今無數的經典秘笈，任得其一，出得谷來，便是天下無敵高手。」

一輪明月帥天心精神大振道：「好極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忽然一皺眉頭道：「我們能夠私自保有這些財物麼？」

周桐一笑道：「所有的財物秘笈都是你們的，老夫一毫不取。」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你不會祇爲他人作嫁衣裳吧？」

周桐道：「老夫當然也有所圖。」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目的何在？」

周桐道：「現在不能告訴你們，到了時候，你們自然會知道。」

周桐倒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一路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已到了仙霞嶺。

棄車徒步，走了一天，來到了一道山澗之前，周桐道：「到了，對面就是天風谷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望去，但見山澗對面山色青翠，景色幽絕，中間隔着一條深不見底的山澗，當眞是一片世外桃源。

周桐道：「渡過深澗，就可以安然進入天風谷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這樣說來，要命之地就是這條深澗了。」

周桐道：「正是，這條深澗又叫做人鬼愁，澗下步步殺機，偶一不愼，便一命歸陰。」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周兄，你下不下去？」

周桐道：「老夫當然要下去，老夫如果不下去，祇怕你們也無法穿過那重重的險阻。」

接着身形一起，便向深澗之下投去，同時叫道：「兩位緊隨老夫，不可錯了落脚之點。」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都是武林之中一流身手，飛落之間，倒能拿準落脚之點，祇是落脚之點時遠時近，時高時低，到得澗底，已是累得滿身大汗了。

到得澗底，祇見頭上一片灰濛濛，罩上一層雲霧，下面更是陰森森鬼氣沉沉。

立身之處，是一塊高出地面七八尺的大石頭，石頭前面是一片高過人頭的蘆葦草，那片蘆葦草延伸出去四五百丈，再過去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卵石地帶，再過去，是一片雜樹林，雜樹林阻了視綫，後面是甚麼情形，就看不淸了。

周桐取出乾糧，分給大家吃了，道：「兩位好好的調息一下，天色一黑，我們就可以行動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暗笑一聲，道：「放着大白天，視線良好，這時不過去，偏要等到夜晚看不見時過去，不知他打的是甚麼主意？」

心念一動，忍不住的叫了一聲：「周兄……」

可是這時周桐已經閉了雙目，不再答理他了。

突然一聲劃天長嘯起自頭頂之上，有兩個人星飛丸射般從霧中現身出來，落在離他們二十丈多外的大石頭上。

那兩個人望了他們一眼，冷笑一聲，便即施展草上飛的上乘輕功，向蘆葦之上飛去。

那兩個人一身上乘輕功，端的是到了超凡入聖的境地，只見他們身形掠出去，落在蘆葦之上，一口氣掠出去就是四五十丈，蹈虛履空，如在平地一般。

眨眼間，他們已經飛了三四百丈，祇差百多丈就要渡過這片蘆葦地了。

詎料這時候，其中一人，忽然尖叫了一聲，身子一搖，失足跌了下去。

另外一人，見同伴跌入蘆葦之下，顯然大吃了一驚，多掠出去四五丈，一口眞氣不繼，身子一搖也跌入蘆葦之中。

那二人跌入蘆葦之中，就有如泥牛入海，再也不見他們繼續上路。

一輪明月帥天心驚「咦」一聲，道：「奇怪，那兩個人怎不見起來了？」

周桐忽然一睜眼，接了道：「死了。」語氣肯定，不容聽話的人置疑。

百代財神富億萬搖了一搖頭，道：「怎麼可能呢？」

周桐道：「不信你就試試，老夫大膽說一句，包管你走不出五十丈，就一命歸西。」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伸舌頭，道：「在下倒是很想試一試，只是不便連累帥兄。」

周桐笑了一笑，適可而止。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這樣看來，你決定夜間行動是相當有理由的了。」

周桐望了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眼，微微一笑道：「帥兄倒是有心人。」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有請指教。」

周桐道：「兩位別看這片蘆葦地上面的蘆葦甚是茂盛，其實下面却是一片爛泥地，深不見底，人落下去，便再無自拔的可能，非死不可。」

百代財神富億萬嘆息了一聲道

：「可惜，可惜！看來我們是毫無希望了！」

周桐一笑道：「老夫是謀定而動，包你馬到成功，不要三心兩意了，靜心的去調息吧。」

一陣調息下來，谷底已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周桐伸手入懷，取出三副玳瑁眼鏡，自己戴了一副，其餘分給一輪明月帥天心及百代財神富億萬每人一副。

戴好眼鏡，只聽周桐道：「你們放眼看看，眼前可有異狀？」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看見一點星星的鬼火，夾雜在蘆葦之中。」

周桐道：「這就對了，我們起落之間，都要踏在那火光之上，便可以安然渡過這一關了。」

話聲一落，周桐一馬當先，轉身而起，朝着那火光，急射而去。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彼此一點頭，飛身而出，眞是知難行易，原來他們落脚的光亮處乃是一種奇妙的安置，落脚其上安如泰山。

他們就這樣的安然渡過這片險地。

這時，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對周桐是暗懷佩服之心，同聲讚道：「高明，高明！兄弟是敬服無比。」

周桐笑了一笑道：「這片卵石地，却要等到明天後才能通過，兩位不要浪費時間，還是坐息一下吧。」

天色大亮之後，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這又發現了一件令人驚心動魄的事，原來遠遠看來是一片卵石，其實地上不盡是卵石，卵石之中還有一顆顆人頭骨，爲數之多，不可勝數。

周桐提醒他們二人道：「兩位看見那人頭骨中的小紅虫沒有？」

兩人原沒有注意，一經周桐提示，果然看見許多小紅虫在人頭骨中鑽出鑽進。

周桐接着又道：「那小紅虫似蟻非蟻，奇毒無比，有許多人闖得過那泥地，也闖不過這一關。」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想來周兄定有萬全之策了？」

周桐笑了一笑，伸手入懷中取了三瓶藥水，要他們搽在身上，那藥水奇臭無比，衝鼻欲嘔，但爲了保命，不得不盡力忍受。

那藥水倒是其效如神，走在卵石之上，只見那些紅虫紛紛走避，惟恐不及。

過了卵石地，前面就是那片雜樹林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問道：「這片樹林之內又是有甚麼凶險之物？」

周桐道：「一座奇門陣式。」

百代財神富億萬心念一動，道：「奇門陣式，那是人爲的。」

周桐點點頭道：「不錯，那是人爲的。」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天風谷內有人沒有？」

周桐道：「應該有，要是沒人，這座奇門陣式是誰在此設置的？」

周桐沒有吹牛，那座奇門陣式也被他們通過了，通過那奇門陣式，眼前出現一座萬花似錦的山谷，谷前橫阻着一道深溝，不過那道深溝並不太寬，只有四五丈左右，只要輕功差不多的人，都不難一躍而過。

周桐輕哈一聲，道：「老夫送你們到此爲止，入谷以後的事，就全靠你們兩位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齊皆一怔，道：「你不去了，谷內可有甚麼凶險？」

周桐道：「谷內再無任何凶險。」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那你爲甚麼不進去？」

周桐道：「老夫立過誓言，不能過此深溝。」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你是向誰立的誓言？」

周桐臉色一寒道：「這是老夫個人的事，帥兄不嫌問得太多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兄弟替你辦事，希望你周兄能把我們當朋友看待。」

周桐冷笑一聲，道：「兩位忘了，你們身上有老夫下的毒，老夫這樣對你們已是很客氣的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好了，好了，周兄如有不便之處，那就不用說了，我們身上這條討厭的東西，你可以替我們解除了吧！」

周桐道：「這個老夫無能爲力，你們入谷之後想辦法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大喝一聲，道：「胡說，你給我們加上去的，爲甚麼不能替我們解開？」

周桐道：「這和老夫在你們身上下毒一樣，你們未替老夫把事情辦妥之前，老夫豈能失去控制之力。」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嘆道：「好吧，你要辦甚麼事？」

周桐道：「寶庫內有一隻血玉娃娃，只要你們替我找來就是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找到那血玉娃娃後，我們如何會合？」

周桐道：「老夫就在這樹林之內等你們三個月，三個月以內，你們任何一天出來都成。」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過了三個月呢？」

周桐道：「那還用說，老夫只

有失望而去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裏還有很多的話眞想問個明白，可是，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拉他道：「不必多費唇舌了，我們走吧！」

於是兩人飛身躍過了深溝，人一過得深溝，在感覺上就是到了一處新天地，脚下踏着軟綿綿的嫩草，臉上輕輕拂着一陣陣沁人的香風，令人心曠神怡，不由精神一振，抬頭向谷內走去。

前行約五里左右，谷地開闊，裏面更是風景如畫，有如人間天堂，流目顧盼間，只見在樹叢中現出一隻灰色的屋角。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指道：「富兄，你看那不是一棟房子麼？」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不錯，那正是一座房子，我們快去看一看！」

兩人急急的奔了過去，那是一棟非常高大的石屋，蓋得四四方方，樣子一點也不好看，兩人停在石屋前面，叫了一聲道：「屋內有人麼？」

聲音在屋中飄蕩了一下，屋內一片沉寂，沒有任何聲音回答。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馬當先，推開屋門向屋中走去。

一輪明月帥天心走在後面，只聽得先進屋的百代財神富億萬發瘋似的大一聲，向屋內撲去。

百代財神富億萬前撲之勢甚猛，根本忘了身後的一輪明月帥天心，帥天心一個不提防，只被他帶得一衝而入。

啊！滿眼都是耀眼生輝的金光，全屋都是金子，有金磚、金條、金葉子、金沙、金塊，堆滿了一屋子。

這時，百代財神富億萬抱了一堆金條，樂得哈哈大笑不止，而且笑得上氣不接下氣，仍是笑個不停。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看情形不對，大叫一聲道：「富兄，你怎樣了？」

突然，有人嘆息一聲，道：「他財迷心竅了，岔了氣血，在他心愈穴道拍一掌就好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想也不想的一掌拍在百代財神富億萬心愈穴，富億萬全身一震，止住了笑聲。

一輪明月帥天心身形一轉，只見門口站着一位身穿黃袍的白髮老人——瞪着一對精光四射的眼睛，望着他們。

一輪明月帥天心覺得妄自闖入來，先自理虧，雙拳一抱道：「我們無意中闖了進來，有請老丈見諒。」

黃袍老人道：「這庫門向來就不關閉的。」

百代財神富億萬接口道：「你們放着這樣多的金子，不怕人偷麼？」

黃袍老人一笑道：「不能吃，不能穿，誰要這笨重之物？」

話聲頓了一頓，道：「老夫對兩位倒是面生得很。」

富億萬雖然是富可敵國，可也沒有見過這樣多的黃金，剛才聽那黃袍老人的語氣，簡直沒把那些黃金當作一回事，相形之下，不由地覺得自己的渺小卑賤，彎着腰哈哈地笑道：「不錯，我們是初來乍到，一切還望你老前輩指教。」

那黃袍老人也不問他們是怎樣進來的，祇笑了一笑道：「難得難得，此處已經二三十年沒有人進來了。」

黃袍老人目光流轉間，看到了他們腰中那根細線，輕「啊」一聲，說道：「兩位身上繫的是『二相衆生索』，那是大有來頭的人了，老夫失敬失敬！」

百代財神富億萬見那黃袍老人另眼相看，欠身道：「不敢，在下富億萬，江湖上人稱『百代財神』。」

黃袍老人道：「百代財神那是說老弟很有錢了。」

百代財神道：「見笑老前輩了。」

黃袍老人目光移向一輪明月帥天心，帥天心迎着他的目光，一抱拳道：「在下一輪明月帥天心，請問老前輩上下名諱……」

黃袍老人道：「老夫沒有姓名，兩位祇稱老夫財奴好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老前輩識得『二相衆生索』，想必識得其中奧妙？」

財奴道：「略知一二。」

帥天心道：「有請老前輩指教！」

財奴笑了一笑道：「這『二相衆生索』說來大有來頭，兩位初來敝谷，還是先去看過我們的谷主要緊。」

富億萬應聲道：「是，是，有請老前輩引見。」

財奴轉身帶着富億萬及帥天心出了黃金庫房，在花樹中穿行一會，最後，停在一座小石屋前面，說道：「兩位請稍候片刻，待老夫入屋稟告谷主……」

一語未了，屋內傳出一種又沙又啞的聲音道：「請他們兩位進來吧。」

財奴一側身道：「兩位請！」

百代財神富億萬當先恭恭敬敬的走了進去。

石屋之內，相當寬敞，可沒有甚麼陳設，屋中放着一張石桌，石桌四週放了幾把竹椅，此外別無他物，全屋顯得空空蕩蕩。

谷主就坐在前面圓桌旁的竹椅

上，穿着一身粗布衣服，寒着一張臉像是久病之身。

於是兩人抱拳一禮，報了姓名，谷主點點頭，道：「兩位請坐。」

他們兩人就坐在谷主對面的竹椅上，心中都有點緊張，因爲按照江湖規矩來說，他們這樣擅自闖入谷中，實乃犯了大忌。

何況他們早有先入之見，認爲入谷之人，從無一人生還，其不能生還的原因，當然是死在谷中了，因此，他們那能不提心吊膽。

谷主的態度出乎他們意外的和氣，微微一笑道：「敝谷很久沒有貴賓光臨了，兩位險渡陰陽絕地而來，足證兩位福大命大，敝谷當一盡地主之誼接待兩位，並答應兩位每人一個請求，兩位有甚麼請求，請提出來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第一個反應，就是如何除去這根「二相衆生索」，當下不加思索的道：「在下有一事……」

「咳！」的一聲，百代財神富億萬打斷了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話聲，道：「多謝谷主盛意，祇是在下兩人初到貴谷，對貴谷所知有限，不知谷主可容在下深思熟慮之後，再請谷主慨允？」

谷主笑了一笑道：「可以，可以，那麼等兩位瞭解本谷之後再說吧！」

別了谷主，財奴笑問道：「天風谷的東西沒有甚麼好看的，所以房子都是一個造型，祇有大小之別，沒有巧美之分，倒是有兩種東西，兩位可以一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那兩種東西，有請指教。」

財奴道：「本谷有九大寶庫，收藏了無以數計的金銀珠寶和奇珍異寶，其中甚多巧奪天工的極品，可以發人深省，另外一處，就是『奇香閣』裏面收藏了古往今來的所有奇書秘笈，值得一看。」

百代財神富億萬滿腦子的錢，會發財的人，心眼兒總比較靈活，財奴話一落，他便搶着道：「我們先參觀貴谷的九大寶庫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慢了一步，財奴已是點頭道：「九大寶庫正是老夫所管轄的，方便之至。」

百代財神富億萬欠身道：「老前輩請……」一副急不及待的神態，看得一輪明月帥天心冷哼了一聲。

九大寶庫分散在全谷各地，收藏之物，件件價値連城，別說百代財神富億萬看得喘不過氣來，就是視錢財如糞土的帥天心看了，也不由得打消了和百代財神富億萬鬧彆扭的心意。

看完了九大寶庫，財奴把他們帶到另一座石屋前面，已有一個身穿青袍的長髯老人在等着他們了。

經過介紹後，原來那老人正是「奇香閣」的管理人書癡。

財奴向書癡耳邊說了幾句話，書癡連連的點頭，然後，財奴才向百代財神富億萬及一輪明月帥天心微微一笑道：「老夫告退一步，恕不奉陪了。」

這次走在前面的却是一輪明月帥天心而非百代財神富億萬了，帥天心的興趣就是如何能練成天下第一高手，在武林中永垂青史，所以心念之間最希望知道武林秘笈，進得「奇香閣」來，祇見滿屋都是書，也不知道有多少，當下急急問道：「在下想看看有關練功方面的秘笈，有請老前輩指教！」

書癡笑了一笑指着一座有萬册以上的書架，道：「有關修練武功方面的奇本，全都在這座書架之上。」

一輪明月帥天心跑了過去，隨手取了一本書，祇見封面上寫着「易筋洗髓經」五個字，當下驚叫了一聲道：「少林的易筋洗髓經，你們這裏也有。」

書癡淡淡的一笑道：「少林的『易筋洗髓經』在這裏算不得甚麼了，它在這裏，祇是勉强達到收藏水準而已！」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怔道：「少林的『易筋洗髓經』祇能勉强達到水準？」

書癡點點頭道：「本谷要是沒有標準，甚麼書都收藏，就是『奇香閣』再大，也容納不下，何況此書根本不値一顧。」

一輪明月帥天心又取了幾本書，都是當今江湖上夢寐難求的失傳秘笈，無一不是威震天下的奇技。

再向上一層取去，有些書連書名都未聽人說過，更不知其涵意了，不過，不難想像到，其價値絕不在少林「易筋洗髓經」之下。

一輪明月帥天心嘆息了一聲，道：「如果在下暫留此地，不知可不可以借閱這些奇書？」

書癡連連點頭道：「可以，可以，貴客如果客中無聊，現在就可以帶一本去消遣長夜！」

一輪明月帥天心大喜過望，謝謝書癡，把「少林易筋洗髓經」取在手中。

兩人告辭出來。門外又有一位老翁在等着他們了。

這個老翁名叫居奇。是生活方面的總管，與書癡、財奴各管一部，是天風谷谷主以下三大重要主管之一，居奇長得白白胖胖，客氣的帶着他們進入一間石屋之內，笑道：「敝谷沒有好的招待，這座石屋就是兩位暫時屈居之所，有請兩

位多多原諒。」

他們到過谷主住的地方，瞭解谷主的享受也不過如此，這間石屋雖然簡陋，但比谷主屋內還多了二張竹床，兩人自是非常的滿意，當下抱拳謝謝居奇。

居奇接着道：「兩位少俠，自有人替兩位送上食物來，請恕老夫失陪了。」

說着抱拳一禮，轉身走了出去。

百代財神富億萬急急叫道：「老前輩請留步，在下有所請教。」

居奇微一駐足，但並未轉身，道：「老夫知道兩位有很多事不明白，但是老夫也可能答不上，兩位還是稍候，晚上老夫替你們把財奴、書癡一同約來，給兩位一個滿意的答覆如何？」

百代財神富億萬笑道：「那太好了，多謝老前輩了。」

屋內靜悄悄的，就祇剩下了富億萬及帥天心兩人了。

兩人自入谷以來，就沒好好的想過，也沒好好的談過，這時，兩人都沒有說話，保持一分寧靜，就想着各自的心事。

不久，有人送來了飲食，那送飲食的人，不苟言笑，放下了飲食，就退身走了。

兩人飽餐了之後，富億萬拍拍肚子，吁了一口氣，道：「帥兄，我們也該好好的談一談了。」

帥天心道：「是的，我們也該好好的談一談，不知富兄有何高見？」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帥兄，這裡是個很奇妙的地方，目前凶吉難卜，我們要特別小心才是。」

一輪明月帥天心點點頭道：「兄弟也有這等的感覺。」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所以，小弟建議今後我們應該摒除私見，抱着同舟共濟的決心共渡此關，不知帥兄以爲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富兄說得是，兩人同心，其利斷金，理應摒除私見合力合作才是。」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笑道：「帥兄也有此見，那就太好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小弟心中有事，想與富兄先談一談。」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甚麼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就是谷主剛才答應我們每人有一個請求的權利，小弟想和富兄先談談。」

百代財神富億萬顯然不想談這個問題，但又不能不談，無可奈何的淡淡地道：「帥兄請說。」

一輪明月帥天心說：「我們何不利用他這個承諾，解決當前兩大難題。」

話音頓了一頓，百代財神富億萬皺着眉頭沒有答話的意思，一輪明月帥天心祇有接口道：「我們身上這根『二相衆生索』和周桐所要的『血玉娃娃』……」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帥兄建議不錯，祇是兄弟太吃虧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怔道：「此話怎講？」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這樣一來，小弟豈不成了身入寶山空手返回嗎？」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小弟不也和你一樣嗎？」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不一樣，你愛的武功秘笈，雖然不能拿走，但可以牢牢的記在心中，要不要秘笈都是一樣，但小弟喜愛的那些財寶，光是看看，又不能帶走，想想心裡祇有更難過。」

別說百代財神富億萬祇知自私自利，但所說的話，不是毫無理由，他實在是吃虧了些。

一輪明月帥天心沒有百代財神富億萬會說話，倒是一時答不上話來，望着富億萬祇搖頭。

百代財神富億萬會發財的人，倒從來不把話說絕，馬上接着又道：「這個問題，我們再多多考慮好不好？」

給了一輪明月帥天心一個面子，一輪明月帥天心祇好一笑道：「好，我們以後慢慢的說吧。」

一語方了，屋外傳來了一陣脚步聲，居奇當先，財奴、書痴隨後走了過來。

一陣禮讓之後，屋內沉靜了片刻。

居奇輕咳了一聲，提起話題道：「谷主授權老夫等三人前來和兩位一談，兩位有甚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老夫等三人知無不言。」

百代財神富億萬眼一閃道：「三位能不能作決定性的承諾？」

居奇道：「如果老夫等不能答應的，祇怕谷主也不會承諾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好極了，在下就有一個問題請教各位。」

居奇道：「請說！」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在下剛才承蒙財奴前輩引導參觀了貴谷九大寶庫，祇見那九大寶庫門都是敞而不關，難道不怕別人偷取了？」

財奴一笑道：「這是老夫的問題，老夫回答你好了，因爲此地外人極不易進來，而本谷的規定是：凡是本谷的人都可以隨時取用，所以用不着鎖閉庫門。」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臉欣喜之色，激動的道：「大家都可以自由取用了？」

財奴道：「一點不假。」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如果在下有心要些珠寶，不知可以拏取嗎？」

財奴道：「可以，但有條件。」

百代財神富億萬興奮得幾乎跳了起來道：「請問那條件是甚麼？」

財奴道：「凡是谷外來賓，都有一次請求權利，你要正式使用那次請求權，此外祇准你個人親自動手，不准用任何理由，請任何人相助。」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要搬多少都可以？」

財奴道：「隨你高興，祇要你遵守規定，你把九大寶庫搬走也可以。」

百代財神富億萬心中另有計較，暗使機心，扣實地道：「在下說是要搬出谷外去啊！」

財奴笑了一笑道：「可以，條件還是一樣，祇准你自己動手。」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好，在下正式請求，請貴谷給予搬運所有寶物的權利。」

一輪明月帥天心大叫一聲：「富兄，請三思！」

百代財神富億萬正色道：「小弟心意已決，請勿干預。」

財奴笑笑地道：「富老弟，有的是時間，最好多想兩天。」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不用考慮了，請老前輩接受在下申請。」

財奴一點頭道：「富老弟，既然心意堅如鐵，老夫祇有接受了。」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份申請書，要百代財神富億萬畫押之後，又加蓋了指印。

財奴收起申請書抱起雙拳，向百代財神富億萬致賀道：「恭喜，恭喜！」

接着，書痴和居奇也都一一向百代財神致賀。

一輪明月帥天心祇氣得虎目圓睜，大喝一聲道：「在下也有一事請教各位。」

居奇道：「帥老弟請說。」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在下對貴谷的各種武功秘笈非常有興趣，想就這方面請教一二。」

書痴道：「好，好，好，老夫極願効勞。」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在下想帶些武功秘笈離此，不知貴谷有何規定？」

書痴搖頭晃腦地道：「第一，要正式申請，第二，祇能抄錄帶走，不能取去原本。」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有無限制？」

書痴道：「沒有，你能抄得多少，就可以帶走多少。」

一輪明月帥天心望望富億萬一眼，冷笑道：「好，在下提出此正式申請。」

百代財神富億萬叫聲道：「且慢！」

一輪明月帥天心大聲道：「兄弟心意已決，不必多說。」

百代財神富億萬扮起笑臉道：「帥兄，我們到外面說一句話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板臉孔道：「沒有甚麼好說的。」

百代財神富億萬還要說話的時候，一輪明月帥天心已向書痴要過申請書，蓋了指印，畫了押，還給書痴。

一輪明月帥天心辦好手續之後，居奇笑問道：「二位還有甚麼問題沒有？」

這時，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各懷私心，都已賭上了氣，各皆搖頭道：「沒有了。」

居奇與財奴、書痴三人抱拳一禮，告辭而去。

他們三人走後，百代財神富億萬「哼」了一聲道：「姓帥的，看來你是和我鬥上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瞪目道：「鬥上了又怎麼樣？」

百代財神富億萬原是一肚子氣，一輪明月帥天心這一發威，他又把氣忍了下來，嘆息一聲道：「你把事情弄糟了哩！」

一輪明月帥天心「哼！」了一聲，道：「老子實行老子的權益，誰也不礙着誰。」

百代財神富億萬冷笑一聲道：「我有辦法把『血玉娃娃』找出來，你能解開這鎖鍊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氣猶未息地道：「這鎖鍊又不是我個人的事，憑甚麼要我想辦法？」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那『血玉娃娃』是不是我們兩人的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不否認我有責任。」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如果兄弟個人負起找尋『血玉娃娃』的責任，你是不是該負起解除『二相衆生索』的責任？」

一輪明月帥天心怔了一怔，道：「事有難易，那能這樣的分配。」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如果我是你，就不必正式申請而能達到目的。」

一輪明月帥天心聽他說得很容易，不由脫口問道：「你有甚麼辦法？說來聽聽。」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要的武功秘笈本來就可以借回來研究，如果你背着人家把它抄了下來，我想一定不會有人知道，又何必白白浪費了那次請求權。」

這話不錯，一輪明月帥天心恨得一拍大腿道：「你爲甚麼不一早

說明。」當然，他的氣也消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當時，你那肯聽我的話。」

一輪明月帥天心嘆息了一聲，道：「後悔已是無及，你說能把『血玉娃娃』弄到手，兄弟倒要請教一二。」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笑道：「你說他們那『血玉娃娃』會存放在甚麼地方？」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當然是放在寶庫之內。」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這不就得了。整個寶庫的珍寶我都可以據爲已有，那『血玉娃娃』豈不唾手可得。」

一輪明月帥天心可是一個直性子的人，一高興起來，就忘記了剛才的氣忿，忍不住的笑道：「對，還是富兄你高明。」

心中一動又道：「我們先找到了『血玉娃娃』給周桐送去，想來他會替我們解去身上這『二相衆生索』，富兄，你看他會不會替我們解開這東西？」

百代財神富億萬沉吟了一陣，道：「我想他應該會，如果他不肯，我們就不給他『血玉娃娃』，他費盡了心機心力，總不能眼看功敗垂成了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被百代財神富億萬說得有點內疚，一聽他這辦法，當下點頭道：「對，我們就這樣辦吧！」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話就這樣說定了，『血玉娃娃』可是關係我兩人的大事，因此，在未找到『血玉娃娃』之前，我們要把時間花在寶庫之內，你可不能再鬧彆扭。」

一輪明月帥天心點頭道：「好，我犧牲一點，以找『血玉娃娃』爲重。」

彼此把話說開了，這兩天，他們就挨着次序到庫房去找「血玉娃娃」。

天風谷九大寶庫，雖以天干爲序，分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個編號，但除了甲庫放的是紙金、乙庫放的是紙銀外，其他七庫存放的珍寶就沒有細密的分類了，所以，他們除了不必在甲乙兩庫花心思外，其他七庫都是一庫不能放鬆，非一寸一分的細找不可。

這個工夫可就大了。

第一天，他們是從丙庫開始，找了一天，只看了十分之一二，「血玉娃娃」沒有找到，百代財神富億萬却看中了四五十件心愛的寶物，搬回了他住的地方。

丙庫他們找得很仔細，找了十天才找完，百代財神富億萬帶回住處的寶物已在千件以上，佔滿了半座石屋。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裏很是不高興，兩道眉毛連成了一綫，但他儘量克制了自己，沒有發作出來。

丁庫又費了十天才找完，依然不見血玉娃娃的影子，但是百代財神富億萬帶回屋內心愛的寶物已經塞滿了整屋子，坐立的地方也沒有了。

這天該進入戊庫去找尋「血玉娃娃」。

一輪明月帥天心可忍不住說話了，笑了一笑道：「富兄，從今天開始，我們要加快速度了，不然，三個月的時間期限馬上就到，如果找不到『血玉娃娃』，可能就要毒發身亡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揚頭道：「怕甚麼？就算每十天找一個庫房，也只要五十天，我們還有二十天哩。」

算一算時間，百代財神富億萬的話不無理由，一輪明月帥天心心裏雖然不以爲然，可是話已說在前面，不便馬上提出異議，只好冷笑一聲，道：「希望你不要只顧自己發財。」

百代財神富億萬伸手拍着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肩頭道：「帥兄你放心，今天你幫弟一個忙，明天小弟便也幫你抄錄武功秘笈，咱們以心換心，絕不會虧你就是。」

一輪明月帥天心這還能說甚麼呢？

庫房一座座的找下去，誘人的寶物也越搬越多，百代財神又搬了一批回來，可是他們住的那間石屋已經再也放不下了，百代財神富億萬只好在比較之下，把原來搬回來的忍痛割愛送回寶庫去。

如此一來，像螞蟻搬家似的，搬來搬去，所耗費的時間更多了，過了一十五天，竟然戊庫都沒有查完。

一輪明月帥天心再也忍不住了，拉下臉來，道：「富兄，從今起，你再也不准取回來任何一件寶物，否則莫怪兄弟不再與你合作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這次本來就佔了太多的便宜，貪心再熾，也要自我抑制一下，何況一輪明月帥天心也眞不好惹，弄翻了倒是一個麻煩，因此，他倒是滿口答應了，以後不再找別的寶物，是專注找「血玉娃娃」。

可是進入了己字庫房，那眩人心目的寶物，迷惑得百代財神富億萬頓時忘記了來時的承諾。對每一件特殊的寶物，又興起他强烈的佔有心，身上又帶了七八件。

這時，一輪明月帥天心再忍無可忍了，當下臉色一板道：「放下你身上攜帶的寶物！」語氣說得冰硬無情，毫無轉圜餘地。

百代財神富億萬也是一肚子火，忍了又忍，勉强堆起了一臉笑容，道：「好，好，好，我不再要了，就帶了手中的這些好了。」

「不行，你手中這些的都得齊放下。」一輪明月帥天心見他貪得無厭，可不再容讓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則認爲一輪明月帥天心未免太認眞，絲毫不給面子，於是反感產生，也是臉色一變道：「不放下又怎麼樣？」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你不放下，我給你放下。」話聲中，奪下百代財神手中一件寶物，放回原處。

百代財神富億萬勃然大怒，道：「你是甚麼東西？管起老子的事來？」

忽的一掌橫掃了出去，一輪明月帥天心沒想到他居然動手打人，一時不察，竟被他一掌拍在肩上，震退三步，才穩住了身形。

一輪明月帥天心是何等脾氣之人，那能嚥得下這一口氣，當時，大喝一聲道：「你這狗東西！」掄開雙掌，反撲而上。

兩人都是怒氣冲天，也不管這是甚麼地方，身形一合，就打在一團。

突然一聲冷喝道：「你們給我住手！」同時另有一股其强無比的暗勁直向他們中間插入，逼得他們兩人不得不收手後退，各自分開。

兩人同時轉頭望去，只見來人幪着面，看不見廬山眞面目，目光隱帶神秘之色，在他們身上溜來溜去。

他那目光，只望得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心中發慌，不知他會不會因此禁止他們再慢慢搜尋下去。

幪面人的目光在他們身上溜轉了一陣，接着目光一凝，定在百代財神富億萬的身上，冷聲問道：「庫內寶物有的是，有甚麼好爭奪的。」

這時，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番衝突後，火氣發洩了不少，心念一動，又有了同舟共濟的感覺，富億萬望了帥天心一眼，帥天心心意相通的點了一點頭。

百代財神富億萬堆起一臉笑容，道：「朋友說得是，我們不再爭執了。」

幪面人身形一轉，忽然道：「你們跟老夫來！」話聲未了，人已出了庫房。

富億萬與帥天心無法瞭解那人的意向，又不能不跟去。

一路上他們跟着那幪面人行去，轉來轉去，到了一座荒涼的墓地裏，那人一回身，不知甚麼時候早已取下了幪面巾，那是一張從來沒有見過的陌生臉孔。

那人不待他們開口，便自道：「老夫，本谷神巡使者鄧超，你們的一切意圖，都盡入老夫眼中，老夫有話問你們，你們可要從實說來！」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互望了一眼，不約而同的暗自忖道：少在此唬人了，你要是眞知道我們的來意，爲甚麼還要問我們。

兩人微微一笑道：「使者明察，我們實在別無來意……」

神巡使者鄧超笑了一笑道：「老夫問你們一個人，你們想必也知道。」

「甚麼人？」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緊張得脫口齊聲問道。

神巡使者鄧超道：「周桐！」

「周桐」兩字入耳，只驚得他們全身一震，道：「你知道他。」

神巡使者鄧超哈哈一笑道：「老夫還知道他的綽號，叫陰魂不散。」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臉色一變，「啊！」了一聲說道：「他就是陰魂不散！」不由暗自冒出了一身冷汗。

「陰魂不散」在江湖上沒有赫赫之功，但却是一位厲害到極點，難纏難惹，令人頭痛的角色。

鄧超點了一點頭道：「他爲了『血玉娃娃』找來本谷，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苦笑一聲，道：「想來我們這次也註定失敗了。」人家都知道了，否認下去，那就顯得太沒有品格。

奇怪，神巡使者鄧超忽然話聲一低道：「這次他倒很有成功的希望。」

這話從神巡使者鄧超口中說出來，倒叫人如墜五里霧中，摸不着頭腦，以他的身份立場，怎會說出這種話來呢？

他到底存了甚麼居心？

一輪明月帥天心忍不住的問道：「此話怎講？」

神巡使者鄧超道：「其人雖然討厭到了極點，但他那不屈不撓的精神，却很叫人欽服與同情，所以……」話聲忽然一歛，笑了笑沒有下文。

百代財神富億萬聽出他話中有話，因而接話道：「老前輩是否成全我們的這份苦心？」

神巡使者鄧超一笑道：「我怎能幫你們的忙……」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拉一輪明月帥天心，跪地拜道：「老前輩既有同情心，尚望成全到底，貴谷寶物成千成萬，多一件不多，少一件不少，一件『血玉娃娃』在貴谷主眼

中算得了甚麼，尚請老前輩成全晚輩。」

一輪明月帥天心是被百代財神富億萬硬拉拜倒在地，他心中大是不樂，因此一臉勉强之色，未發一言。

神巡使者鄧超，揮手抓起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兩人，臉色一正道：「你們知道甚麼，本谷寶物雖多，但其價值沒有任何一件比得上那『血玉娃娃』！」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寶物到了貴谷，還有甚麼高下之分，將來時日一久，還不是命運相同，湮沒無聞？」

神巡使者點頭道：「這一點老夫同意你的看法。但是，這『血玉娃娃』不同！」

百代財神富億萬問道：「有甚麼不同？」

神巡使者鄧超道：「因爲這『血玉娃娃』關乎本谷的延續存亡……」

一言未了，一輪明月帥天心接口笑道：「老前輩，你這句話未免說得太嚴重了吧！」

神巡使者鄧超臉色一正道：「老夫有騙你們的必要麼？」

百代財神富億萬皺起雙眉「啊」一聲，道：「老前輩當然不會騙我們，祇是晚輩有點不大明白，那『血玉娃娃』對貴谷的關係既然如此重大，老前輩……老前輩……」他話中之意，已表現得很明白，祇是不好意思直言出來，語聲一頓，望着神巡使者鄧超微微而笑。

神巡使者鄧超輕嘆了一聲，道：「你不是說老夫何以吃裏扒外吧？」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不敢，不敢。」

神巡使者鄧超又是一聲長嘆，道：「時人不識余心苦……不說也罷……」

臉色忽然一變，變得一臉冷肅的接道：「老夫有老夫的看法。」

甚麼看法呢？神巡使者鄧超並沒有說下去，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更不便直言追問。

三人沉默的對坐了一陣，神巡使者鄧超忽然臉現凌厲之色，一點頭道：「好，老夫就幫助你們得到『血玉娃娃』！」

話是從神巡使者鄧超口中直接說出，他答應得太痛快了，眞叫百代財神富億萬和一輪明月帥天心二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時一怔，過了半晌，百代財神富億萬這才試探問道：「老前輩此話當眞？」

神巡使者鄧超道：「自然當眞！」

話聲一頓，接着又道：「不過老夫有三個條件，希望你們能一一做到。」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祇要老前輩能幫助我們得到『血玉娃娃』，莫說三個條件，就是三百個條件，晚輩能做到。」

連甚麼條件都不問，就滿口答應，答應得太快了。

神巡使者鄧超冷冷一笑道：「老夫輕諾之人必寡信，你也不問問老夫三個甚麼條件？」

百代財神富億萬臉色一紅，訕訕的道：「老前輩說得是，但晚輩絕不是輕諾寡信之人，晚輩立即答應，其中自有道理。」

神巡使者鄧超目光一凝，注視百代財神富億萬半天，口中沒有說話。

百代財神富億萬暗暗吁了一口氣道：「老前輩有所不知，晚輩等如果不能將『血玉娃娃』弄到手，祇有死路一條，人死萬事休，那就更不要說別的了，老前輩的三個條件也許非常難辦，但晚輩敢斷言老前輩的條件中，絕不會要我們自行了斷，除了『死』之外，我們還有甚麼顧慮和爲難的？」

神巡使者鄧超點了一點頭道：「算你言之有理，當然老夫也不會要你們自行了斷。不過，那不是容易辦到之事的！」

百代財神富億萬笑道：「除死無大事，老前輩三個甚麼條件，請說吧。」

神巡使者鄧超道：「老夫的條件，一經出口，你們就答應也得答應，不答應也得答應，你們可要打定了主意。」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皆一揚眉道：「晚輩等打定了主意，老前輩請說吧。」

神巡使者鄧超雙目一瞪，射出二道逼人的神光，定在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二人臉上，肅然的道：「兩位可是願打願挨，到時候你們如果無法履行約定，可不要怪老夫心狠手辣！」

百代財神富億萬爲神巡使者鄧超氣勢所懾，心神一震，可就有點心怯了。

倒是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揚首，振聲道：「男子漢，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到時候，我們如不能履行約定，悉隨尊便。」

神巡使者鄧超目光一凝一移，望着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呢？」

百代財神富億萬硬着頭皮，一點頭道：「老前輩豈不問得多餘。」

神巡使者鄧超哈哈一笑道：「好，好，好，兩位請隨老夫來。」

說着，站起身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老前輩，還要去那裏？」

神巡使者鄧超道：「你隨老夫來就是。」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隨在神巡使者鄧超身後，走入

一片密林之內，這片叢林，不但林高樹密，而且佈滿了籐蔓，樹枝與籐蔓之間，倒掛着無數的紅色小蟲，祇見萬頭攢動，形成一種待人而噬的陣式，令人心悸神驚。

百代財神富億萬雙眉一緊道：「這些小蟲，可是傳言中之血蛭。」

神巡使者微微點頭道：「不錯，這就是血蛭。」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聽說這血蛭是最愛吸人血，一經着體，便無法擺脫，非至吸飽人血，絕不鬆口，而且牠口胸之間，更有一種奇毒，侵入人體之後，敗人氣血，甚是可怕，不知是也不是？」

神巡使者鄧超說道：「你說的一點不錯。」

百代財神富億萬不自覺退了一步，道：「這……」

神巡使者鄧超一笑接口道：「老弟，不用怕，老夫自有剋制之法！」

說着，一彎腰，就在脚跟之下，拔起一把雜草，分給兩人道：「用這些草抹在皮膚上，就不怕牠們了。」

那一把雜草，約有四五種不同的種類，當然不會每一種草藥都是對症之藥，顯然暗含魚目混珠之意，不讓他們認識眞正有用的草藥。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對於這一點，都有同樣的想法，當下也不便多問，便各自把那些雜草，合掌發力，擠出草汁，塗抹在皮膚之上。

一股奇怪的味道，從那些草汁上發放出來，祇見那些血蛭聞了那股惡味，紛紛捲縮在枝葉上，一動也不動了。

密林原是無路可通，好在他們三人都是一身武功，揉身前進，速度雖然不快，但依然通行無阻。

他們在密林之中，時東時西的穿行了將近頓半飯時光之久，忽然密林一盡，眼前豁然開朗，現出一片小空地，空地之中有一座小竹屋，竹屋四週還種了一些花草。

神巡使者鄧超伸手阻止他們前進之勢，神情一肅，吩咐他們道：「老夫帶二位前去拜見一位奇人，兩位言語應對之間，可要特別小心了。」

富億萬道：「老前輩能否見告那位老前輩的名號？」

神巡使者鄧超道：「兩位沒有知道的必要，隨老夫去吧。」

話聲一落，移動身形，抬腿邁步之間，已經到了那竹屋之前，對竹屋欠身一禮，口齒微動的說了幾句話。

他說的是甚麼話，富億萬與帥天心都聽不出來，接着，祇聽屋內傳出一聲銀鈴般的清脆女聲，道：「帶他們進來。」

神巡使者鄧超再三的吩咐道：「兩位小心應對。」

於是三人走進竹屋之內，祇見屋內坐着一位彎腰駝背，雞皮鶴髮的老太婆。

富億萬與帥天心，腦海中縹繞着那清脆的少女聲音，少不得目光四掠，希望發現那少女的所在……

正當他們心神不屬之際，祇聽那老太婆指着他們兩人道：「就是這兩人麼？」

可不是，正是那清脆的少女聲音，帥天心與富億萬暗自一怔，不免大感奇怪。

神巡使者鄧超恭恭敬敬的道：「就是他們，一個叫百代財神富億萬，一個叫一輪明月帥天心。」

那老太婆年紀總在七八十歲了，目光閃動之下，就像她的話聲一樣，充滿了青春活力，她掃視了他們一眼，道：「你們親口告訴老身，可是已經與鄧超談妥了？」

富億萬見神巡使者鄧超那等畢恭畢敬的神態，心中已經知道，這個老太婆不是普通人物，當下不敢怠慢，欠身回話道：「已經談過了……鄧老前輩答應幫助我們得到『血玉娃娃』，我們也答應了鄧老前輩，接受他三個條件。」

那老太婆點了點頭，道：「好，老身就把那三個條件說了出來。」

富億萬與帥天心聞聲道：「晚輩等洗耳恭聽。」

那老太婆道：「第一個條件，這件事情，除了你我四人外，不得告訴任何人知道。」

百代財神富億萬快口道：「理當如此，晚輩等絕對守口如瓶。」

那老太婆又道：「第二個條件，你們得到『血玉娃娃』之後，以後的一切都是你們自己的事，我不再過問與出手暗助。」

暗中自有周桐接應，這倒不一定非要他們幫助不可，百代財神富億萬點頭道：「老前輩如此幫助，晚輩等得到『血玉娃娃』，已是恩重如山，晚輩等那敢得隴望蜀，增加老前輩的麻煩。」

那老太婆微微一笑，道：「第三個條件，老身要一個人的項上人頭。」

一輪明月帥天心眉頭一皺道：「那是甚麼樣的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那老太婆笑了一笑，道：「他要是好人，還能活到現在麼？自然是大大的壞人了，兩位殺了他之後，那可名成利就，爲人爲己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目光閃動着貪

婪的稜芒道：「何以殺死那人之後，就會名成利就，這倒要請教老前輩明示。」

那老太婆道：「那人的財富，比你們所見到的九大座寶庫所藏，何止超出十倍，你們殺死那人之後，那些財富還不就是你們的。」

百代財神富億萬笑逐顏開地道：「好極了！」

心中一動，忽然追問了一句道：「我們可以將財富帶走麼？」

那老太婆道：「當然可以，老身可以老實告訴你們，那人的財富並不在這天風谷內，而且也沒有這種天然險阻，你們祇帶走他的藏寶圖，那麼財富你們高興甚麼時候動用就甚麼時候動用。」

百代財神富億萬樂得大笑道：「妙！妙！妙！我們眞是不虛此行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笑一聲，道：「富兄，你不要高興得太早，能不能殺死那人，祇怕大有問題啦！」

那老太婆笑了一笑道：「憑武功，別說你們沒有殺死他之能，就老身也無可奈何他，不過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你們很有成功的希望。」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這也就是老身爲甚麼幫助你們得到『血玉娃娃』的主要原因。」

百代財神富億萬囁嚅道：「要是我們失敗了呢？」

那老太婆臉色一冷道：「你們難道還怕死麼？」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晚輩們不是怕死……」

那老太婆一揮手，截口道：「既然不怕死，那就不必多說了，你們回去準備吧！」

百代財神富億萬那能就此甘心的不把事情問個明白，口中方叫得一聲：「老前輩……」

神巡使者鄧超已插口道：「有話回去再和老夫商量，走吧！」

不由分說，帶着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二人出了竹屋，回到他們的住所去。

回到他們住所之內，不知甚麼時候神巡使者鄧超手中多了一個小封套。

神巡使者鄧超從小封套之內取出一張紙，上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他先看了一遍，然後交給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二人同看，看完之後，富億萬跳起來道：「甚麼？我們要自殘一手一目！」

神巡使者鄧超伸手將字條收回，雙手一合，把那張紙震得粉碎，然後，又從懷中取出一隻藥瓶，放在桌上道：「事到如今，你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你們看着辦吧，這是療傷聖藥，老夫明天送你們去找你們的目標。」話聲一落，人跡頓杳。

百代財神富億萬恨恨的一頓脚道：「這……這却如何是好？」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冷的道：「還有甚麼可說的，認了吧！」他倒是即說即做，右手一伸，食中兩指一鈎，便向自己的左眼挖去。

「且慢！」百代財神富億萬出手如風，向着一輪明月帥天心點出一指，指力擊在一輪明月帥天心的手腕上，帥天心勁力一洩，一條手臂就抬不起來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怒目一瞪，喝道：「你要幹甚麼？」

百代財神富億萬見一輪明月帥天心那種凶惡的樣子，毫不領情，心中一冷，也沒好氣的道：「你是狗咬呂洞賓，不……」

「兩位一天到晚的吵，自己也不嫌煩麼？」眼前人影一閃，天風谷事務總管居奇跨步進來了。

居奇一走進屋內，眼睛就盯在桌上的藥瓶，手一伸，先把藥瓶抓到手中，才又發話道：「這瓶藥你們是從那裏得來的？」

看他的神情，聽他的語氣，他顯然對這藥瓶有所認識的。

別看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兩人的意見上各不相投，但在某些時候，他們也常常放開私見，攜手合作，現在，就是那攜手合作的時候，一輪明月帥天心目光一閃望了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眼，百代財神富億萬堆起一臉笑容道：「我們剛才就是爲了這藥瓶，發生了一點意見……」

居奇本來是一個對人非常和藹的人，但這時的臉色却完全不是那回事，冷得像一塊冰，沒有絲毫笑容，冷冷的截口道：「老夫問你們這藥瓶是從那裏得來的？兩位回答老夫的問話就是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眉頭一展，不加思索的便道：「寶庫之內撿來的。」

「那一座寶庫？」居奇對這藥瓶似乎非常之重視，一意的追問下去。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戊字號寶庫。」

居奇眉峯一皺道：「戊字號寶庫……你沒亂說？」

富億萬一笑道：「我爲甚麼要亂說，昨天我們不是在戊字號寶庫麼？」

居奇沉思一下道：「你們稍候，老夫很快就回來，還有話和你們說。」

他一轉身就匆匆的走了，一輪明月帥天心望着他消失的背影，搖了一搖頭，道：「他有點緊張了，這天風谷的內情，看來不像表面上這樣簡單。」

百代財神富億萬點了一點頭道：「所以，你不要老和小弟鬧意見。」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怒而起，問道：「甚麼？我和你鬧意見，你眞是馬不知自己臉長，你就不能稍爲殺一殺你那貪婪之念麼？」

看來又要吵起來了，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搖頭道：「好了，好了，我們之間的看法，是永遠不能一致的，彼此都不用多說了，我們還是面對當前的問題吧，現在療傷聖藥又被居奇取去了，就是想殘一目一手也不可能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你本來就沒有斷手殘目之意。」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這樣更有藉口。」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哼了一聲，道：「你是祇知道討小便宜。」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揚頭道：「常言道，『聚沙成塔，積少成多』，你懂不懂這話的意義，討小便宜又有甚麼不對？」

一輪明月帥天心氣得頓一頓脚道：「眞不要臉！」

百代財神富億萬却高興得哈哈一笑，說道：「你要臉又如何？還不是和小弟一模一樣。」

「你們不要抬槓。」進來的是神巡使者鄧超，一臉不悅之色，接着就埋怨他們道：「你們怎麼搞的？却把療傷的藥給了居奇。」

百代財神富億萬笑容一斂，道：「老前輩，請不要先怪責我們，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他很會說話，接着便把剛才的經過情形，三言兩語的說清楚了，接着火上加油的加上一句，道：「這失落藥瓶的人，查出之後，非嚴罰不可，這件事情有這樣嚴重麼？」

神巡使者鄧超冷笑一聲道：「咱們走着瞧吧，明日之行暫緩，另候通知。」話聲一落，轉身走出石屋而去。

百代財神富億萬笑了一聲，道：「他們鬧得越兇越好，我們正好混水摸魚。」

一輪明月帥天心嘆息一聲道：「你眞不是東西！」

「你們兩個人，都不是東西。」居奇帶着兩個人走了進來，冷笑一聲，接着又道：「老實說，這瓶藥你們眞是從戊字號寶庫中撿到的麼？」

富億萬道：「我們兩人空手而來，承蒙貴谷如此禮待，在情在理，也沒有騙你們的必要。」

居奇哼了一聲，道：「說得倒好聽，老夫問你們，不久之前，你們到過甚麼地方去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們祇是到過外面四處走走，這有甚麼不對，你老前輩又沒有吩咐我們不能四處遊走？」

居奇道：「沒有甚麼不對，事實上你們也可以四出遊走，不受限制，現在老夫祇問你們，你們剛才到過甚麼地方？」

百代財神富億萬點了點頭，道：「居前輩說得是，我們就直說了吧。」

話聲微微一頓，低頭沉思一下，接着道：「我們信步而行，到了一座密林之前，逗留了片刻就回來了。」

居奇道：「那是一座怎麼樣的密林？」

富億萬道：「別的我們也說不出來，能夠一提的，就是那密林之中生滿了『血蛭』。」

居奇道：「那藥瓶也是在那密林之前得來的？」

百代財神富億萬沒有再抵賴，默然了起來。

居奇微微一笑道：「此地已不適宜兩位居住了，敝谷主已替兩位另外準備了一處地方，兩位這就請吧。」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老前輩，要把我們帶到甚麼地方去了？」

居奇神秘的一笑道：「去了你們就可知道，不過老夫可以先告訴你們一點，那裏非常寬敞，你可以收集更多心愛的寶物。」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這裡的東西？」

居奇道：「自然還是你的。」

百代財神富億萬目光一轉，望向一輪明月帥天心，話還沒有說出口，只聽得居奇已自道：「那裏也已替帥老弟準備了幾種武功方面的絕世珍本，只要能悟徹一種，將來出谷之後，必然無敵於世。」

一輪明月帥天心高揚的眉毛一舒，笑道：「好，好，好，咱們就搬吧！」

居奇一揮手，他帶來的人左右一分，接着微一頷首道：「老夫前面替兩位領路了。」舉步當先而行。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隨後跟來，居奇帶來的兩個漢子，走在最後，把他們挾持在中間。

一路上仍是那麼冷清清的，極少見到行人，一輪明月帥天心心中一動，問道：「老前輩，晚輩心中有一句話，不知道問不當問？」

居奇走路的速度不變，頭也不回的「嗯」了一聲，道：「帥老弟有甚麼話，儘可以相問。」

一輪明月帥天心問道：「貴谷的人手少得很，是不是？」

居奇道：「何以見得？」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們在

這裡已經住了不少日子了，在這谷內還沒有見到幾個陌生的人。」

居奇笑笑地道：「等會你就知道。」

有了「等一會」的答覆，一輪明月帥天心不便繼續喋喋不休的再問，居奇前行的速度忽然加快了起來，他們穿過一條黑暗的甬道，當眼前豁然明朗時，頓然景色一變，變得比前谷更是荒涼。

同時，路上也有很多的行人，果然，他們天風谷並不是人手不多。

居奇帶着他們走進一座依山而建的大石屋，石屋門前，分站着兩個守衛的人。

進入石屋之後，居奇指着一間房子道：「這就是你們的房子。」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看那房子比他們原先住的地方小多了，不由得問道：「就是這一間麼？」

這時，居奇臉色一變，道：「有一間你們還不夠？」

百代財神富億萬才道：「老前輩，你不是說過……」

居奇冷笑一聲，截口道：「老夫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可是你們自己想過了沒有，你們憑甚麼得到那種待遇？哼……」身形一轉，扭頭就走。

百代財神富億萬楞了一楞，叫道：「老前輩……」

「少嚕嘛，回房去。」

他們連人影都沒有看清，便被一股奇强無比的勁力送進了那間房子。

接着，只聽一陣金鐵之聲，房門便被關上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震驚得叫出聲，道：「這是鐵門！」

「不錯，這是鐵門，而且你們住的房子也是牢房！」鐵門出現一個圓洞，一張只見到兩隻眼睛的大面孔，便堵住了那圓洞，說話的人，就是那張大面孔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錯愕的道：「這……這……你們爲甚麼把我關了起來？」

「你問居奇去吧！」「彭」的一聲，大面孔一閃而逝，門上的圓洞也被堵住了。

門洞一被堵住，房內頓然一暗，這時，他們才發現房內沒有窗子，眞是一間不折不扣的牢房。

一輪明月帥天心氣得跳脚大罵道：「騙子……騙子，大騙子！」

百代財神富億萬輕呼一聲，道：「帥兄，留點精神好不好？罵又罵不死人，同時也無補於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氣就是氣他們騙人，我們本來就是他們刀口魚肉，一句話不說，就把我們抓來了，爲甚麼來這一套，說甚麼多的珍寶，更好的武功秘笈……」

外面忽然有人冷笑一聲，接口道：「這還不是怪你們自己，你們要不來，只要你們留在天風谷一天，誰也拿你們沒有辦法。」

百代財神富億萬聽他話中有話，打蛇隨棍上，抓住機會接口道：「此話怎講？」

外面那人道：「天風谷是人間的天堂，只要不離開天風谷，犯了再大規矩也無人敢於過問。」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這裡呢？」

「人間地獄，兩位來了這裡，想死都辦不到。」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天風谷既然有那特別規定，我們怎麼不知道？」

外面那人道：「那讓你們知道了，你們還會來這裡麼？」

「咱們現在知道了……」

外面那人道：「已經遲了，再也沒有回去的機會了……」

「那也不盡然，你們回到天風谷去的機會還是不絕如縷……」外面忽然另有一個人答上話了，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冷肅的喝了一聲，道：「打開他們的房門！」

房門一打開，門口現出了一個圓圓胖胖的白胖漢，臉上的肉厚得像是永遠在笑，他年紀不大，不過是四十多歲，正是精力與經驗配合得最能發揮效能的年紀。

那人精光閃動，上下打量了他們兩人一陣，鼻子一皺，道：「把他們帶到刑房來！」話聲一落，先自向不遠處一道門戶之內走去。

那人一走，讓開了視線，百代財神富億萬他們才看見外側另外有一個黑衣漢子，想來，他就是剛才和他們說話的那個人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覺得那人剛才說話的時候，語氣還不太壞，想來是一個很好說話的人，這時倒眞要和他建立一份友情，將來也好有一個照顧，當即堆起一臉笑容，叫了一聲道：「兄台請了……」

他叫聲方出口，那料那人兩眼一翻，喝道：「你們是老幾，配和老子稱兄道弟，快滾過去！」

百代財神富億萬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說話了，拉着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溜烟跑進那間刑房去了。

這間刑房大極了，除了正中擺着一張大桌子之外，滿房都是奇形怪狀的刑具，分別擺在房子四週，那白胖漢子就坐在大桌子後面的金交椅上。

房內除了那白胖漢子之外，倒不見兇霸霸的行刑手在內，富億萬暗暗吁了一口氣，拉着帥天心，行禮道：「在下兩人有禮了。」

那白胖漢子冷哼一聲，道：「報上名來！」

閻羅孫一臉不屑地道：「兩位這點本事，去你們的吧！」

他們的姓名，其實早已知道了，但是他非這樣問一下，不然便不足以顯示他的威風。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兩人低聲下氣的報出了姓名。

那白胖漢子點了一點頭，自我介紹道：「本人姓閻名羅孫，外號神愁鬼怕狗不理。」

百代財神富億萬欠身道：「敢情是閻爺？」

白胖漢子冷冷的道：「對於你們來說，本人就是閻王。」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先目掃一下他房中四週的刑具，頗爲自得的道：「兩位見過這般陣仗沒有，這都是本人精研人體身上的構造弱點，發明出來的小玩意，兩位嘗試之後，尚請多多指教。」

「咳，咳，咳，」忽然，咳了三聲，話峯一轉道：「不過，兩位都是人中俊彥，將來前途無量，我眞不願就此毀了兩位的前途……」目光一凝，落在他們兩人的身上，便不動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暗笑了一聲，默不作聲。

百代財神富億萬囁嚅地問道：「閻王之意是……我們還有倖免之道？」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目光一收，道：「你很聰明。」

百代財神富億萬訕訕的一笑道：「有請指教！」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冷冷的道：「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的人，當然……」

百代財神富億萬意外地道：「你們自己有那樣多珍寶，錢在這裡還有用？」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笑了一笑道：「那是兩回事，在這裡的收入是本人的外快！」

百代財神富億萬嘆息了一聲，道：「可惜，在下這一次身上沒有準備，這却如何是好？」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本人久聞你百代財神乃是當代第一大財主，身上不方便不要緊，本人信得過你，只要你給我寫一張憑據付款的條子就行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沉思了一下道：「你能去兌現麼？」

閻羅孫道：「能不能兌現，那是我自己的事，你就不用再多慮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心想：這還不是空頭銀票，樂得大方。臉上笑容一綻，道：「你說，你要多少？」

閻羅孫道：「這次五萬兩黃金。」

富億萬心裏認定這是不過空頭銀票，因此毫不猶豫的一點頭道：「好，五萬兩黃金就五萬兩黃金……」

閻羅孫道：「且慢，你話聽清楚了沒有？這五萬兩黃金，只能算是這次免刑的代價！」

富億萬一怔道：「只限於這一次，以後還有多少次？」

閻羅孫道：「這一次是殺威刑，由本人全權處理，將來還有多少次，那得完全看你們自己，本人無法知道，不，本人可以保證，我不會找你們麻煩就是。」

富億萬目光一轉，望着帥天心道：「還有他呢？」

閻羅孫道：「也是五萬兩黃金。」

富億萬一搖頭道：「你要他的錢我不能出！」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哼一聲道：「誰要你來出。」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道：「在下聽得你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虛名，但却身無分文，這五萬兩黃金如何出得起？」

一輪明月帥天心倒眞有一股剛烈之氣，雙目一瞪，胸膛一挺，道：「不錯，我沒有錢，但我有這條命，你看着辦吧！」

閻羅孫哈哈一笑道：「姓帥的，你要在本人面前充光棍，那你就打錯主意了，本人說過的話，向來沒有討價還價，你身上不是有一方三色漢玉麼，就算它抵五萬兩黃金好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弦一震，道：「你怎樣知道，我身上有那方漢玉？」

閻羅孫嘆道：「要不是有兩手，我能號稱神愁鬼怕狗不理了？」

帥天心冷笑一聲道：「算你有一手，可是我無意將漢玉送你！」

閻羅孫嘿嘿的冷笑一聲道：「你可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帥天心目光流轉，望了全室一眼，嗤笑一聲，冷冷的道：「就憑你一個人……」

話聲未了，富億萬搖手道：「要動手，沒有我的事，我已付過錢了。」

閻羅孫道：「就算上你也沒有關係。」

富億萬眞是一個自私到了極點的人，連連的道：「不，不，富某不敢冒犯尊駕。」

閻羅孫道：「沒關係，你們聯手勝得了本人，本人從此免了你們兩人奉獻……」

富億萬一聽有這麼大的好處，暗自高興的截口道：「要是勝不了尊駕？」

閻羅孫一指帥天心道：「他現在交出那塊漢玉，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話聲微微一頓，目光回注百代財神富億萬又道：「你，我們有言在先，各守諾言就是，本人絕對不另外再找你的麻煩就是了。」

富億萬喜形於色道：「此話當眞？」

閻羅孫道：「你們還不值得本人相欺。」

富億萬這時倒怕閻羅孫反悔，迅速的接口截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閻羅孫道：「你們身上多了一條小繩子，行動之間諸多不便，本人不願佔你們便宜，你們先商量一下吧。」

富億萬與帥天心兩人，自從命同連枝，拴在一條繩子以來，可說是同床異夢，從來沒有過想法一致，這時，他們第一次有了同仇敵愾的觀念，兩人暗中用傳音入密神功，商量好了應對之法。把腰中那根的勞什子討厭東西扣在手中，作爲兵器之用。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百代財神富億萬又提出一個要求道：「我們兩人因受這根『二相衆生索』的拘束，動手之時，運轉非常之不方便，所以，我們要求正面動手，尊駕可否同意？」

閻羅孫道：「悉隨尊便，本人可以讓你們佔盡便宜，到時候你們非心服口服不可。」

富億萬道：「請準備，我們可要動手了。」

閻羅孫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的點了一點頭道：「你們儘管出手就是。」

富億萬身形一旋微微退了半步，就在他退身之際，帥天心一式「霸王舉鼎」身形一矮，伸手就抓住了閻羅孫一隻左腿，口中猛喝了一聲：「起！」勁力一吐，向上就舉。

同時，百代財神富億萬微微斜着的身子，這時却打了一個旋轉，猛然一縮，雙手一遞而出，直搶閻羅孫「下陰」、「丹田」兩大死穴。

他們兩人同時發動，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身形，正好掩護了百代財神富億萬的出手，暗含偷襲的陰謀，本來是一招必成必勝的險着。

說時遲那時快，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臉上抹過一道不屑之色，輕笑了一聲道：「兩位這點本事，在這裏祇能說是一般的貨色，去你們的吧！」

他口中一個「吧」字未了，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兩人祇覺得身子已倒翻着彈了出去。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如何出手的，他們二人自己就根本沒有看出來，祇覺得自己被拋了出去了。

最妙不可言，驚人欲絕的，還是他們被拋出去的身子，那勢子之急，力道之猛，本來駭人已極，可是當他們身子快要碰上擺在身後的

刑具時，全身所承受的勁力一洩，他們的身子危乎其危就停在那刑具之前，彼此都無損傷。

行家眼裏，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沒有說大話，若他們兩個人的武功與他比起來，簡直是不可以道理計，差得太遠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兩人全身手足，五官百穴，都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可是，他們的膽氣却被閻羅孫這一手震得蕩然無存，齊皆怔在那裏作聲不得。

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右手一伸道：「拿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這時已被嚇得破了膽，那還敢說半個「不」字，祇好搖頭一嘆，乖乖的從懷中掏出那塊家傳漢玉，雙手奉上給神愁鬼怕狗不理閻羅孫。

閻羅孫接過帥天心的漢玉後，望也不望一眼，便向懷中一收，揮手道：「本人記着你們這份人情，你們去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和百代財神富億萬兩人，就像兩隻鬥敗了的公雞，垂頭喪氣的回到自己那牢房裏面。

這時，牢房的黑暗，對他們是毫無相關，他們的身心都產生了一種空空蕩蕩的木然感覺，腦中根本不知道如何思索了。

突地，「砰」的一聲，鐵門上的小洞打開，一道强烈的光芒直射在他們兩人的臉上，停留了片刻，接着强光一收，房中頓時又是一片漆黑。

同時，他們兩人耳中忽然又響起了一道柔細如絲的聲音，道：「鄧超和你們談的事情，你們還願不願意履行？不要說話，點點頭就行了。」

他們本來非常擔心從此失去與鄧超聯絡，不管鄧超的用心如何，與他打交道，至少還有着一線的希望。要是與他失去了聯絡，這次天風谷之行，可就一敗塗地了。

當這走投無路的時候，忽然有人提起鄧超，何異救星從天而降，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祇高興得點頭不迭。

他們點了一陣頭，可是外面那人再無進一步的指示，脚步聲漸漸的消失了，給他們留下了一陣空洞的和無盡的期待。

百代財神富億萬苦笑一聲，自言自語的道：「不管怎樣，我們總算又找到了一線的希望。」

一輪明月帥天心接話道：「耳聞不如目睹，這天風谷看來也不是甚麼人間天堂。」

突然，忽然有人以傳音入密神功接口道：「可惜，你們知道得太遲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齊皆一驚，輕聲喝問道：「尊駕是誰？」

那聲音直接了當的回道：「華祖望。」

一輪明月帥天心驚叫一聲，道：「你老是人稱八面靈官的華老前輩？」

八面靈官華祖望輕「嗯」了一聲，道：「不錯，老夫正是八面靈官某人。」

百代財神富億萬接口問道：「你老怎麼會來到此地的？」

八面靈官華祖望嘆息了一聲，道：「還不是一時失算，上當而來。」

百代財神富億萬心中一動，問道：「你老可是上了甚麼人的當？」

八面靈官華祖望一被提起上當之事，便不由得心頭冒火，恨恨的道：「還不是那混賬王八蛋周桐那個鬼東西。」

一輪明月帥天心失聲叫道：「你老人家原來也是上了他的當。」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這樣說來，你們也是受了他的騙。」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可不是，他可把我們冤死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我三人都是被周桐誘騙而來，常言道『有一必有二』，看來恐怕不止我們三人，老前輩來此有多少天了？」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老夫被關在此地已經有三個多月了，除了你們兩人之外，倒沒有遇見其他遭遇相同之人。」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請問老前輩，被騙來的經過情形如何？」

八面靈官華祖望把他前來的經過情形說了出來，除細節方面略有不同，其他情形，却完全一樣，都是前來替周桐找「血玉娃娃」，也同樣碰到那位神巡使者鄧超；被送到這裏來的原因，也同樣爲了一隻裝藥的瓶子。

彼此把話說明了之後，大家心中又增添了一份疑慮，這件事情怕不是那樣的簡單了。

酆都之城　離奇經歷

百代財神富億萬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老前輩，那周桐可曾在你老人家的身上下毒？」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他在老夫身上有過下毒之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接着問道：「過了發毒期限沒有？」

八面靈官華祖望怔了一怔，道：「要不是你們提起，老夫却忘了身中奇毒之事……算來早就到期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那毒性沒有發作過？」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沒有，難道這又是騙人的？」

百代財神富億萬吁了一口氣道：「騙人也好，不騙人也好，祇要那毒不發作就好，至少我們暫時不會身死了……」

話聲未了，忽然有人接口道：「你們兩個的情形和華老兒不一樣。」

他們早就提防到隔牆有耳，因此談話之時，都施出傳音神功，想不到還是被人偸聽去了，這一來嚇得八面靈官華祖望及一輪明月帥天心和百代財神富億萬三人無不魂飛魄散，手足無措，張大眼睛，不知如何是好？

外面那偸聽的人，見他們又不開聲，輕笑了一聲，道：「你們爲甚麼不說話了？爲甚麼不把話問個清楚明白？」

過了很久，八面靈官華祖望首先定下心神，道：「你能告訴我們甚麼呢？」

那人道：「你們想知道些甚麼呢？」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我們想知道的，祇怕你不敢說。」薑是老的辣，話中使出激將法。

那人一笑道：「你們已是網中魚，甕中之鱉，有甚麼不敢告訴你們。」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那麼老夫請教了。」

那人道：「你說吧！」

八面靈官華祖望道：「周桐是不是你們的人？」

那人道：「甚麼周桐？沒聽說過。」

八面靈官華祖望笑道：「不用問了，你不會知道甚麼。」

那人被激得怒火上沖，氣忿的道：「誰說我不會知道甚麼？哼，眞是……」

看來華祖望這一激大有奇效，華祖望與帥天心及富億萬無不心中一喜，暗中豎起了耳朶，緊張地等候機會，把他心中的話都掏了出來。

誰知，不如意的事偏就那麼多，正當緊要關頭，忽然有人大喝一聲，道：「帶華祖望。」

八面靈官華祖望被帶走了，他們甚至連話別的機會也沒有，八面靈官華祖望就被吆喝着帶走了。

這一干擾，他們想知道多一點消息的機會也被完全消除了，甚至再也聽不到那人的聲音了。

這間牢房現在似乎祇關了他們兩個人，顯得非常之淸靜，同時也沒有人來打擾他們。

這倒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思索時光，可是，他們能想些甚麼？

事情一開頭，就被人牽着鼻子走，直到如今，中間雖然有過不少離奇的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還是被人牽着鼻子走，這是再笨的人也看得出來的事實。

這次經歷看來不太簡單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貪婪之念雖熾，但想多了之後，便不由得有點發毛，目光轉移，打量了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眼，鼻子一皺，冷笑一聲，暗自罵道：「死豬一條，和他拴在一起，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

心裡儘管罵，事實還是事實。

百代財神富億萬搖了搖頭，嘆了一聲，輕叫道：「帥兄，你在想些甚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張目一笑道：「小弟沒有想甚麼，祇打了一個盹。」

百代財神富億萬冷笑一聲，道：「你就安得下心來打盹。」

一輪明月帥天心反唇相譏道：「我又不整天動腦筋，打別人的算盤，有甚麼安不下心。」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就是不打別人的算盤，也該爲你自己的將來想一想呀，像你這樣大而不化的，你能成得名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笑一聲，道：「我有我的主張，不敢有勞費神。」面孔一板，便不再答理百代財神富億萬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原有滿肚子的話要和一輪明月帥天心談論，不料一開口，便話不投機，氣得悻悻地道：「好，我們走着瞧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哼了一聲，道：「難道還怕你不成……」

一陣脚步聲傳來，把一輪明月帥天心未出口的話擋了回去。

他們兩人同時一豎耳朶，運功凝神靜聽起來。

祇聽得一人吆喝道：「帶富億萬與帥天心二人！」

牢門一開，迎面站着一個黑衣人，冷冷的道：「兩位，外面上車吧！」

百代財神與一輪明月二人不由齊皆一怔，不約而同的問道：「帶我們去那裡？」

那黑衣人冷冷的望了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眼道：「到那裡去，對你們還不都是一樣，少嚕嗦，上車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被那黑衣人那股高傲粗暴的態度激得怒氣一衝，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瞪雙目，道：「你不說明地方，我們就不去。」

那黑衣人目光一厲，厲聲地喝道：「你們……」

百代財神富億萬堆起一臉笑容，截口道：「這位兄台不要生氣，我們上車就是。」隨即向外走去，舉步上車。

帥天心見百代財神富億萬已然

走了出去，自己拴在繩子一邊的另一端，不去也不行，祇好一橫雙目，怒視了那黑衣人一眼，隨着富億萬身後出了牢房。

房外面停了一駕篷車，他們走上篷車，外面車門一關，裏面是一片漆黑，外面的甚麼都看不見了。

祇聽得篷車外面那黑衣人喝道：「直馳去恨天宮。」

一聲吆喝，揚鞭打馬，四蹄起動，篷車便隆隆的飛馳了起來。

篷車飛馳了一陣，忽然一聲暴喝，把篷車攔住了下來。接着，便響起了一陣金鐵交鳴之聲，有人惡鬥了起來。

富億萬與帥天心二人不由一怔，心想：難道有人劫車，是甚麼人？

外面的惡鬥結束得非常之快，片刻之間便沉寂下來。

奇怪車子不走，却沒有人前來放他們下來，究竟是誰勝誰敗呢？

半盞茶時間過去了，依然沒有人再來理會他們。

一輪明月帥天心抬腿一踢，踢開了車門，道：「我們下去看看。」不待百代財神富億萬發表意見，他當先跳出車外。

車外隨來的幾個黑衣人都死了，沒有一個活口，同時也沒有見到殺死他們的來人。

這件事情發生得可快了，如說來人是劫車，爲甚麼不和他們打個照面呢？

如說不是爲了他們，而別有圖謀，那也該找一找車子內外呀！

眞他媽的活見鬼。

百代財神富億萬拿不定主意的自言自語道：「這却如何是好？我們人生地又不熟。」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機會難逢，離開了這兒再說。」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們這個樣子，兩人拴在一根繩子上，能跑得了麼？大約不要半天工夫，又被他們抓回去了，依小弟之見，倒不如以不變應萬變守在這裡，表示我們的淸白，也許……」

一輪明月帥天心哈哈一笑道：「富兄，我看你是財迷心竅，還忘不了那些寶物，哼！我看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你不走，我走！」

一輪明月帥天心這次可是誠心和百代財神富億萬唱反調，話聲一落，人就向斜刺裏射去。

百代財神富億萬能不去麼，除非又打了起來，可是百代財神富億萬還能看得出來，現在可絕對爭執不得，弄得不好，那可就眞成了替罪羔羊了。

沒辦法，心中雖恨，可也祇得跟了下去。

兩人慌不擇路，遇水過水，逢山過山，奔跑了一陣，百代財神富億萬叫住了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帥兄，別瞎跑亂竄了，且停下來合計合計！」

一輪明月帥天心這次倒沒有和他鬧意氣，聞聲止步，道：「富兄，可有甚麼高見？」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們最好能找到一個人，把這裡的情形先弄淸楚，然後才能作下一步的打算。」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你怕人家不知道我們的去向？」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皺眉道：「你還是一個江湖人物……」話聲未了，瞥眼間，祇見前面樹林邊走出一個人來。

百代財神富億萬話聲一頓，便拖住帥天心飛身奔了過去。

三人六隻眼睛一對之下，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都不由得一怔，楞住了。

敢情，那人原來就是神巡使者鄧超。

神巡使者鄧超笑了一笑，道：「兩位一路辛苦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明白過來了，大叫一聲，道：「原來都是你在搗鬼！」

神巡使者鄧超歉然道：「對不起，如果不用些手段，你們根本就無法通過那條『七絕道』。」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們通不過那『七絕道』，你老前輩又怎樣通過來的？」

神巡使者鄧超道：「老夫有通行証，那自然可以通過。」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看老前輩神通廣大，替我們安排兩張通行証，想來不會太困難吧！」

神巡使者鄧超道：「可是天風谷不見了你們兩人，怕不要鬧翻天，影响所及，可能就誤了我們大事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們把押解我們的人殺了，就不怕誤事？」

神巡使者鄧超道：「這裏不是天風谷，情形完全不同，你們出不了問題。」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這裡又是甚麼地方？江湖上從來沒有聽說過。」

神巡使者鄧超道：「這裡叫做『酆都城』。」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笑道：「四川酆都我去過，不對吧？」

神巡使者鄧超道：「那酆都不是此酆都，兩位大約也餓了，老夫早已替兩位準備了好酒好菜了，請吧！」

神巡使者鄧超領着兩人，又在亂草雜樹之林中走了一陣，最後來到了一座茅屋之前。

這座茅屋很大，但構造很簡

陋，茅屋附近沒有見到一個人，冷冷清清的。茅屋的構造雖然簡單，但進入大門之後，居然有房有廳，而且大廳還眞大，至少容納得下四五十人。

廳內空蕩蕩的，但正中桌子上已經擺好了熱騰騰的酒菜。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早就餓得不得了，當下便不客氣，狼吞虎嚥的飽餐了一頓。

飯後，神巡使者鄧超把他們帶入一座小廳之內，請他們坐下之後，道：「兩位請稍等片刻。」轉身退了出去。

神巡使者鄧超去後不久，一聲輕嘆，走進來一位身穿紫色衣服的人，臉上戴着一個紫色的面罩，除了露出一雙眼睛外，整個頭都在面罩之內。

那紫袍人點了一點頭，跨步進入廳中道：「兩位的姓名，老夫已經知道了，但是誰是誰，老夫却是不知。」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晚輩百代財神富億萬。」

一輪明月帥天心接着也報了姓名。

紫袍人一揮手道：「坐下好說話。」說着，自己先自坐在了正中一張椅子上。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就坐在紫袍人對面。

紫袍人輕咳一聲道：「兩位一路而來，是不是覺得有點奇怪？」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正有此感，不知尊駕如何稱呼？」

紫袍人一道：「天字第一號。」

話聲微微一頓，望了一望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那種茫然的神情，接着道：「我們這裡都是以字號相稱，老夫也爲兩位編排了一個字號，你……帥老弟是天字七十八號，你……富老弟天字七十九號，兩位願不願意接受這個編號？兩位如果願意，我們就是自己人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微微一皺眉頭道：「我們與神巡使者鄧超是有過條件的，不知你老夫清楚不清楚？」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點了點頭道：「鄧超他是天字第十三號，你們的事，老夫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們有約在先，我們來替你老取得一個項上人頭後，我們就帶着『血玉娃娃』離開，以後各不相干，似乎用不着編列一個字號吧？」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微微一笑道：「兩位有所不知，兩位有了老夫的編號，將來事成之後，對兩位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有無窮無盡的支援，兩位可以多想一想，如果實在不願意，那也悉隨尊便……不過，將來你們重返江湖，那就要完全靠你們自己的智慧和運氣了。」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說話的時候，是一派和氣，沒有絲毫勉强的意味，但，骨子裡却有着無比的威力，壓得叫人透不過氣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老是說……」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道：「這對你們有說不出的好處，就以那『陰魂不散』來說，他在老夫名下，不過是小而又小的角色，你看他在江湖上可多威風，這一切還不是因爲有人撐他的腰！」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這，帥兄，你以爲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搖頭道：「這個算盤很難打，你是生意人，你看着辦吧！」他又何嘗不想找一個可以支持他揚名江湖的大靠山，所以他給了百代財神一份金臉。

百代財神富億萬沉思了一陣，一點頭道：「好，有你老這句話，我們答應領一個號碼。」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道：「好，現在你們算是自己人了，彼此說話可以暢所欲言了，兩位有甚麼話，隨便的說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心裡有個想法，不知當問不當問？」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道：「我們自己人，有話就問，沒有甚麼當問不當問的。」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那麼我就直言請教了。」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道：「你說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打從開始起，我們兩人可全是在你們安排之下，而來到此地？」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點了一點頭道：「不錯。」

百代財神富億萬接着問道：「我們兩人在江湖、雖然薄有微名，但算不上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但不知何以被你老看重！把我們引來？」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道：「因爲我們欲除去的那人，非你們這種人，無法接近他，所以，你們可說是千選百挑出來的最合適的人物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楞了一楞，道：「我們這種人怎麼樣？」

紫袍人天字第一號微微一笑，道：「不怎樣，你們適合作這種事罷了。」

說着站起了身形，又道：「好了，你們先住下來，休息幾天，再開始你們的工作吧！」說着轉身緩步的走了出去。

那紫袍人走出去不久，只見神巡使者鄧超笑哈哈的走了進來，道

：「恭喜兩位，賀喜兩位，天字第一號對兩位的印象好極了，喏，喏，兩位的腰牌憑證都發了下來了，兩位好好的收藏，將來的受用可是無窮無盡了。」一面說着，一面分給他們每人一塊拇指大小的黃金號牌。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接過那號牌一看，只見那號牌製作精巧絕倫，正面是一條若隱若現的雲龍，反面就是他們自己的編號，上面有一個環扣可以扣在任何地方。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鄧老，你是甚麼編號？」

神巡使者鄧超道：「老夫是天字十三號。」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前此我們見到的那位老婆婆，她又是甚麼編號？」

神巡使者鄧超道：「天字第二號，她也是天風谷的負責人。」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天風谷與這裡都是與世隔絕，但不知兩者之間，是這裡爲主呢？還是天風谷爲主呢？」

神巡使者鄧超道：「事實上是這裡爲主，天風谷只還是這裡的一處藏寶之地而已。」

百代財神富億萬深以爲奇的道：「爲甚麼世人只知天風谷而不知有酆都？」

神巡使者鄧超道：「財寶動人心，世人自然只注意天風谷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們一路而來，所聞所見，各不相同，就你老前輩的說法也前後互異，那是越聽越胡塗了。周桐要『血玉娃娃』，你們要一個人的項上人頭，而我們大家現在又成了自己人，但不知這周桐要的『血玉娃娃』，我們要不要給他弄到呢？」

神巡使者鄧超道：「這是橋歸橋，路歸路兩回事，周桐要的『血玉娃娃』，那是你們答應了他的，自然要給他送去，而我們答應給你們『血玉娃娃』，也一定會給你們，只要你們取來我們所需要的那人的人頭就行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這就叫人百思莫解了，你們把『血玉娃娃』直接交給他去，不就結了麼？爲甚麼在我們身上轉一個大彎？」

神巡使者鄧超笑了一笑道：「其中當然有道理，不過現在不能說出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甚麼時候可以說出來？」

神巡使者鄧超道：「當你們得到『血玉娃娃』的時候，你們就會知道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提腰中的「二相衆生索」道：「那麼這根東西誰替我們解除？」

神巡使者鄧超道：「只有一個人……」

一輪明月帥天心急急問道：「誰？」

神巡使者鄧超道：「你們要殺的那個人！」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怔道：「我們要是殺了那人，不就無人可解了麼？」

神巡使者鄧超道：「你們不會先要他替你們解開這『二相衆生索』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這樣說來，我們勢在必得了。」

神巡使者鄧超笑了一笑道：「除此之外，兩位別無選擇，同時，老夫還可以向二位洩露一點天機……兩位所要的『血玉娃娃』，也就在那人手中。」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殺不了那人，『血玉娃娃』也就無法到手。」

神巡使者鄧超道：「正是如此。」

一輪明月帥天心虎眉一軒道：「你們爲甚麼自己不去殺他？」

神巡使者鄧超道：「我們根本近不了他的身，如何能殺得了他？」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們這裡人人武功高强，勝過我們這微弱的武功多了，你們無法近他的身，我們能麼？」

神巡使者鄧超道：「你們要不能，我們會在你們身上下這一番功夫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搖了一搖頭道：「想不通，想不通。」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老能否略示天機？」

神巡使者鄧超道：「事關重大，不能夠讓你們知得太多。」

百代財神富億萬嘆息了一聲，道：「看來我們將來能夠得到的僅是鏡花水月一場空了！」

神巡使者鄧超道：「事情只怕你們不能成功，只要你們成功，你們兩位一定得償心願，滿載而歸。」

百代財神富億萬接話一扣道：「你老能保證嗎？」

神巡使者鄧超哈哈一笑道：「你很會找機會，老夫能不保證麼？」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有你老這句話，我們就安心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大叫一聲道：「不好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心神皆震的道：「甚麼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周桐在我們的身上下的毒，明天不就要到期了麼？」

百代財神富億萬神色變得慘

白，道：「今天就是能夠動手，明天也來不及了！」

神巡使者鄧超含笑道：「關於這一點，兩位倒不用放在心上，你們身上的毒，剛才老夫已經給你們解除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吁了一口長氣道：「這還像話。」

神巡使者鄧超哈哈一笑道：「大家的希望，就寄托在兩位的身上，我們能不替兩位稍盡綿力，以示誠意麼？」

話聲一落，接着一伸手，做了一個肅客的姿勢，道：「兩位請，老夫送你們到一處好的地方去休息。」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同時一欠身，道：「不敢，你老先請。」

神巡使者鄧超領他們出了屋，轉來轉去，從一塊大石後面，進入一座山洞，初入山洞時，一輪明月帥天心他們眞以爲神巡使者鄧超走錯了路。

祇見那山洞又腥又臭，起步落脚之處，濕漉漉的，不是一脚屎，就是一脚尿，眞以爲是進入了百獸窟。

神巡使者鄧超帶他們左轉右轉，忽然地上乾爽了，鼻中也失去了那種撲鼻的腥臭。

又轉折了一陣，前面橫阻了一道石門，神巡使者鄧超一拍石門道：「開門來。」

石門應聲而開，進入石門之後，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覺得眼前一亮，祇見好大一座石廳，石壁四週鑲着五顏六色的壁燈，發出一種非常奇特的光芒，照射在富麗堂皇的陳設上，使人處身其中，全身感到舒暢無比。

神巡使者鄧超微微一笑道：「富老弟，聽說你在故鄉有一座迷香洞，豪華絕倫，不知你看得上這裏麼？」

百代財神富億萬自己家財萬貫，可是一個識貨的人，別說那廳中的陳設，無一不是人間罕聞罕見的絕世奇珍，就是那洞上的壁燈，也無一不是世間難得一見的夜明珠，他那世人誇讚的迷香洞，不但陳設比不上，就那匠心設想也差了十萬八千里。

百代財神富億萬長長的吸了一口氣，斂起心神道：「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小，不入此洞，不知造物之奇，富億萬和這裏比起來，眞是一個窮小子，這次可開了眼界了。」

神巡使者鄧超微微一笑，道：「富老弟你既然還看得上眼，那麼兩位就在這裏享兩天淸福吧，來人呀！」

一聲朗喝之下，祇見洞壁上珠光一變，就在珠光一明一暗之下，正前方緩緩現出一道門戶，門戶之內，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半老徐娘，向神巡使者鄧超萬福爲禮，道：「原來是鄧爺，有何吩咐？」

神巡使者鄧超道：「這二位是天字一號的嘉賓，妳要好好的招待他們。」

那半老徐娘哈哈笑道：「凡能進入這『銀河璇宮』的人，不是萬金之軀，亦是千金之體了，這個小妹知道，不勞囑咐。」

神巡使者鄧超轉向一輪明月帥天心他們兩人道：「丁二娘是這裏的總管，你愛怎麼樣樂，就可以怎麼樣樂，到了這裏就不用客氣，儘管吩咐就是，兩位好好的享受吧，老夫另有要事，不奉陪了。」微微一笑，轉身而去了。

丁二娘先請他們坐在大廳之中，笑哈哈的問道：「兩位爺，愛尋些甚麼樂趣？」

百代財神富億萬問道：「你們這裏有甚麼玩意兒？」

丁二娘伸起一隻雪白的玉手，數着指尖，道：「吃、喝、玩、樂、聲、色、犬、馬，應有盡有，但憑兩位吩咐。」

百代財神富億萬兩眼一瞇道：「要不要付費？」

丁二娘道：「一切免費，兩位臨去之時，外帶贈送禮物一份。」

百代財神富億萬樂得笑嘻嘻的道：「有這種好事，我倒要盡情樂個痛快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冷的道：「對不起，小弟可不願奉陪。」

丁二娘笑道：「我們這裏是各樂其樂，帥爺可隨心所欲，你要甚麼？但請吩咐！」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甚麼都不要，祇要大睡一覺。」

丁二娘道：「帥爺，你來到我們這人間天堂，祇圖蒙頭一睡，豈不太可惜？」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愛睡也不成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大喝一聲，道：「姓帥的，你又作怪了，是不是？」

一輪明月帥天心雙目一瞪，道：「你又何嘗不是和老子作對！」

他們兩人互相怒視着，看來又要打起來了。

丁二娘花容驟變，驚慌失色的大叫一聲，道：「唉喲，我的兩位大爺啊，這裏可不能打架的啊，兩位各玩各的，誰也碰不到誰……」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提腰中「二相衆生索」，在丁二娘眼前一晃，道：「妳看，這是甚麼東西？」

丁二娘看得一楞道：「這又有……啊！原來你們兩人是連在一起，沒關係，解開就是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這個要是解得開，我們還會等到今天麼？」

丁二娘可不認識那「二相衆生索」的來歷，一臉不屑之色，道：「一根小繩子罷了，有甚麼了不得，看我的。」

話聲中，祇見她翠袖一甩，手中忽然多出了一把乳白色的小刀，架在那「二相衆生索」上道：「兩位不在乎毀了它嗎？」

他們兩人這時也不吵了，睜大着眼睛，異口同聲地道：「二娘儘管下手。」

丁二娘小白刀一落，「二相衆生索」一軟，刀鋒一過，結果絲毫無損。

丁二娘杏眼圓睜，道：「我就不相信，我這把寶刃傷它不得。」於是內力一吐，貫注在刀鋒之上，祇見那乳白色的小刀，放出一道淡淡的霞光，刀鋒再次落在「二相衆生索」上，順勢一拖，那「二相衆生索」仍然一滑，還是絲毫無損。

丁二娘內心之中，勃然升起了一股怒氣，嬌喝一聲，說道：「老娘就不相信……」

突然，一聲嬌笑傳了過來，截口道：「二娘，那是『二相衆生索』，妳的『銀角劍』如何傷得它？」

丁二娘雖然沒有見過「二相衆生索」，但是，她已早有所聞，聞聲之下，輕「啊」了一聲，白光一閃收回翠袖之內。

這時，一個俏麗的綠衣少女，已舉步若仙地到了他們面前。

帥、富兩人祇覺眼前一亮，好美的一位姑娘，美得叫人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他們兩人在那美妙姑娘的容光照射之下，祇覺得心弦猛跳，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那美妙姑娘輕啓櫻桃小嘴，微微一笑道：「兩位爺，請到小女子房中坐坐，消消氣如何？」

帥、富兩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心裏都願意，可是口中誰也不說出來。

那美妙姑娘輕靈的一笑，也不說甚麼，伸手捏着他們腰中的「二相衆生索」，牽着他們回身就走。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頓時變得柔順無比，像是兩隻小哈巴狗，搖着尾巴，隨在那美妙姑娘身後，一步一步的去了。

轉過一條花團錦簇的通道，進入一間香噴噴的繡房，房門「彭」的一聲在他們身後關上了。

那美妙姑娘一轉身，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眉梢一挑，充滿了煞氣，杏目圓睜，射出二道凌芒，盯在他們臉上，好一陣沒有說話。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迷迷糊糊的心神，被她二道目光一射，頓時打了一個冷顫，淸醒了過來。

他們是淸醒過來了，可是，心弦却是拉得更緊了，眞不知道，一張美貌如花的秀臉帶上殺氣後，那是多麼嚇人的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中一狠，咬着牙道：「姑娘，我們有甚麼地方惹惱妳了？」

那美妙姑娘冷冷的道：「沒有，本姑娘要你們幾句話。」

一輪明月帥天心劍眉一皺，暗自忖道：問幾句話，何必擺這副面孔，有話好好的說，這豈不是更好。

他心裏一百二十個不高興，可是，他竟然發不出脾氣來，心口不一的打着笑臉道：「姑娘有甚麼話，但請發問，我們知無不言。」

那美妙姑娘目光一轉停在百代財神富億萬臉上，冷「哼」一聲道：「你呢？」

百代財神富億萬爲人本來就比一輪明月帥天心善於觀風察色，阿諛奉承，當下一欠身道：「言無不盡。」

那美妙姑娘寒冰似的臉容，微微一緩道：「本姑娘問你們，這條『二相衆生索』是誰給你們拴上的？」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想不到，她會問出這樣的話來，當下怔了一怔，道：「這……」他們同時開口，又同時祇吐了一個「這」字，「這」字一出口，又都沒了下文。

那美妙姑娘稍緩的臉色忽的又冷硬了起來，「哼！」了一聲道：「你們不願說？」

百代財神富億萬急急道：「不，不是不願說！」

那美妙姑娘道：「那爲甚麼不說？」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們實在說不上來，而且不敢實話實說。」

那美妙姑娘秀目一挑道：「怎會說不上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接口道：「因爲當時我們都失去了知覺，醒來後身上就有了這根勞什子。」

那美妙姑娘冷笑一聲，道：「你們說的也許是眞話，也許是假話。」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眞話就是眞話，假話就是假話，那有既是眞話也是假話之理。」

那美妙姑娘的目光冷峻中帶着些狡獪的道：「你這百代財神富億萬爲人最壞，不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你也不知本姑娘的厲害，你少在本姑娘面前逞口舌之利……」

話聲中，祇見她人影閃動，欺身向前，玉手一伸，便向百代財神

富億萬的臉上一記耳光摑來。

那美妙姑娘身形一動，百代財神富億萬就傻了眼，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別看那美妙姑娘嬌柔得風都吹得起，可是她那移身上步出手一揮的動作，簡直神妙到了毫巔，令人有着避無可避的感覺。

百代財神富億萬心神一震，念頭還沒有轉過來，已是「啪！」的一聲，臉上挨上一個耳光。

「臭丫頭，你居然打起人來。」百代財神富億萬挨了一個耳光，他的氣還沒有生出來，一輪明月帥天心却怒吼一聲，揚手就是一掌，向那美妙姑娘的玉臂之上切了下去。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是兩個針鋒相對、互不相容的死對頭，由於那美妙姑娘的一記耳光，激起了他男性的尊嚴，一怒之下，便拋棄了私嫌私怨，而忍不住大發雷霆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向以力猛勢壯稱雄武林，這一含怒出手，可沒有考慮對方祇是一個女嬌娘，使出了全身功勁，祇見他掌式未到，四週空氣被他快速的掌勁壓迫得發出一道輕烟，射向那美妙姑娘。

那美妙姑娘擱過百代財神富億萬一記耳光之後，身形一回，原已退了五步，她身形未穩，一輪明月帥天心的掌勢也遞到。

那美妙姑娘秀目一轉，笑了起來道：「憑你這不入流微末之技，也配和本姑娘動手。」

話聲中，祇見她輕輕一揮玉手，便有一股其強無比的勁力，迎向一輪明月帥天心的掌勢，兩股勁一接，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身子被反彈得直向精美的傢具上衝去。

眼看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身子已經衝上那些精美的傢具，那美妙姑娘忽凌空出手一抓一收，發出一股無形勁力，硬把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身子吸了回來，救救她自己房中的陳設。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肚子怒火，早被那美妙姑娘這一手無上內功，震得烟消雲散，楞在那裡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

那美妙姑娘經此一來，臉上那股凌人之勢，反而收斂了不少，忽然，春花般的一笑道：「兩位的身手，在這裡是幼兒科，最好藏拙一點，免得丟人現眼。」

百代財神富億萬現出悲忿氣惱無可奈何的神態，仰天發出一聲長嘯道：「罷了，罷了，姑娘既不相信我們，那妳就殺了我們吧！」

那美妙姑娘一笑道：「你是最狡獪的，明知本姑娘現在不能殺你，哼……」

笑容突然一斂，接着道：「本姑娘目前雖然不能要你們的命，但是本姑娘可以把你們整治得九死一生，歷盡人間無邊的痛苦。」

百代財神嚇得面無人色，打着顫聲道：「姑娘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們？我們還是你們天字第一號的貴賓呢！」

那美妙姑娘冷哼一聲道：「天字第一號又能把姑娘怎樣，總有一天，本姑娘要叫他死無葬身之地。」

聽她口氣，顯然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心腹手下，一輪明月帥天心的心念突然一動，脫口道：「姑娘妳……」說到口邊，忽然想到這種話如何出口問她，一忍口，又把到了口邊的話忍回去了。

那美妙姑娘敏銳的接口道：「不錯，本姑娘不是天字第一號的人，你們該想到今天的後果，你們如果不乖乖的與本姑娘合作，本姑娘就祇有破釜沉舟一途了，那時，本姑娘至多拚着一走，而你們的結果，就令人不敢想像了。」

那美妙姑娘不惜把自己的身份抖露出來，可見她已的確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了，這是非常難以應付的一招。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望百代財神富億萬，富億萬嘆息了一聲，道：「姑娘，妳要我們如何和妳合作？」

那美妙姑娘道：「首先，你向

本姑娘坦白，你們不要妄想設詞搪塞本姑娘，因爲你們的一切，本姑娘已然心中有數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沉吟了一下，忽然一揚眉道：「請恕富某人大膽，我要姑娘自己證實一句話。」

那美妙姑娘道：「證實甚麼話？」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證實姑娘對我們確實有所瞭解。」

「證實之後呢？」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解除了我們守口的責任。」

那美妙姑娘一笑，道：「很好，但願你們言而有信。」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姑娘也知我們身不由己，我們都是被人牽着鼻子走，祇要對得起自己……」

那美妙姑娘眞是冰雪聰明，百代財神富億萬話聲未了，她明白了他的心裏的意思，微微一笑截口道：「放心，少不了你們的好處。」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笑道：「祇要有姑娘這句話，就行了，姑娘證實妳自己吧。」

那美妙姑娘道：「天字第一號請你們來謀刺一個人。」語氣說得非常之肯定，她心中有着十成把握。

百代財神富億萬無法不點頭道：「姑娘說對了。」

那美妙姑娘道：「現在，你們可以實話實說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暗笑一聲，忖道：管你們的，祇要有好處就成。

於是，百代財神富億萬坦誠的說出了一切。

那美妙姑娘滿意地點了一點頭道：「好，好，好，本姑娘最後一問，天字第一號告訴了你們的行動計劃沒有？」

百代財神富億萬搖了一搖頭道：「還沒有。」

那美妙姑娘微微一笑道：「本姑娘想知道他的行動計劃，不知你兩位可願意幫忙？」

百代財神猶豫地說：「這個……要考慮的問題太多了。」

那美妙姑娘道：「有一點，你們很可以放心，那就是我們絕不會妨碍你們的行動，而且另外替你們安排一條道路，以免天字第一號最後殺人滅口。」

一輪明月帥天心驚得大叫一聲，道：「妳說天字第一號會對我們不利？」

那美妙姑娘道：「想當然耳，如果本姑娘也是天字第一號，唯一的方法，就是『殺人滅口』。」

百代財神富億萬忽然大膽的冷笑一聲道：「姑娘何以不作『殺人滅口』之想？」

那美妙姑娘笑了一笑道：「辦完了事，殺人滅口，既省事，又永絕後患，自是最理想的善後措施，至於本姑娘之何以不殺害你們，那是因爲不殺害你們，比殺了你們對我們更爲有利。」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們對妳有甚麼利？」

那美妙姑娘道：「指證天字第一號的罪行。」

一輪明月帥天心驚嘆一聲道：「姑娘要和天字第一號作對？」

那美妙姑娘點了一點頭，道：「我想你們早就該有此瞭解了，本姑娘是他心腹之中的一大隱患。」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姑娘你們爲甚麼不事先阻止天字第一號的圖謀呢？」

那美妙姑娘道：「我記得有句俗語，不知你們知不知道？」

「甚麼俗語？」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異口同聲的問道。

那美妙姑娘道：「貓兒扳倒了瓶，益了狗。」

百代財神富億萬首先大笑出聲，道：「原來姑娘你們也是有心之人。」

那美妙姑娘道：「兩位可願爲自己的生命，多得一份保障嗎？」

百代財神富億萬目光轉動，望了一望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帥兄，你看如何是好？」

一輪明月帥天心聳聳肩道：「你看着辦吧！」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們和天字第一號他們又沒有甚麼深厚的關係，說來我們在他們的眼中，祇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工具，所以，我們對他們也用不着講究甚麼江湖道義，難得這位姑娘看得起我們，依小弟之見，這位姑娘的好意，我們理當接受才是。」

話聲一頓，目光再次射到一輪明月帥天心，意思是希望他能有一個明顯的表示。

一輪明月帥天心輕嘆了一聲，點了一點頭，一直被人牽來牽去，最容易激起被人侮辱的反感，他與百代財神志趣雖然不同，但這種感受，却完全相同。

那美妙姑娘見他們願意和自己合作，當時，綻開了一臉春花般的笑容，請他們兩人坐在錦墩之上，親自替他們送香茗，細語輕聲，柔情萬種的道：「兩位現在可以放鬆心情，盡情的享樂，兩位有甚麼需求，小妹無不應命。」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拉腰中帶子道：「這勞什子在身上，我是甚麼心情也沒有。」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說得也是，有些樂子，是容不下第三者在一旁的，唉！姑娘，妳有辦法除去這討厭的東西麼？」

那美妙姑娘不假思索地道：「有！」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高興得跳了起來道：「眞的，那就請姑娘幫幫這個忙吧。」

那美妙姑娘柳眉兒一蹙道：「可是你們現在不能除去它呀，你們現在除去了它，那就一切都完了。」

「爲甚麼？」一輪明月帥天心搶問道。

那美妙姑娘道：「這根『二相衆生索』限制你們的行動，但也能幫助你們去見到你們要除去的那人，所以，你們現在不能除開它。」

那美妙姑娘說得不錯，他們也記得神巡使者鄧超說過的話，百代財神富億萬心眼兒多，想得遠，點了一點頭，道：「姑娘說得也是，我們只有暫忍耐下去了，不過爲求萬全之計，不知姑娘能否將除去這勞什子的方法，指教我們一下，以備不時之需。」他說得很委婉，叫人不得不油然生出同情之心。

那美好姑娘一笑道：「有何不可！」

百代財神富億萬大喜過望，抱拳一禮道：「多謝姑娘！」

那美妙姑娘道：「這『二相相衆生索』身具奇特之性，不但寶刀寶劍傷它不得，就算是無情烈火也奈何它不得，但是我却知道一個法子，可以將這『二相衆生索』消失於無形。」

一輪明月帥天心笑道：「多謝姑娘！」

那美妙姑娘緩緩的唸道：「淡竹葉五兩，無心果十三枚，忘憂草三兩三錢，開竅草九朵，陳年老醋半斤，煎汁塗抹在『二相衆生索』上，『二相衆生索』便會立時化爲清水，消失無形。」

一輪明月帥天心開言笑道：「多謝姑娘了。」

那美妙姑娘道：「不用謝，只要你們將來知道天字第一號的行動計劃後，迅快的傳給我，便彼此均蒙其利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這件事我們一定替姑娘辦到，不過傳遞技術要請姑娘安排接應才好。」

那美妙姑娘一笑道：「這個小妹早有準備。」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從懷中取出一塊手指大小的黃色泥土，交給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有消息之後，寫一張小紙條塞在這黃泥之中，扔出來就行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加問一句話道：「隨便扔在甚麼地方都可以嗎？」

那美妙姑娘一點頭道：「可以，你們就是把它扔在天字第一號臥室之內，我們也有人把它檢出來。」

這話說得相當神，既然有這麼大的神通，還要一輪明月帥天心及百代財神富億萬他們弄甚麼行動計劃？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對望一眼，眼神之中掩不住一片迷惘之色。

那美妙姑娘笑了一笑，道：「兩位不相信我的話，是不是？」

一輪明月帥天心老老實實的道：「不錯，姑娘這話太神了。」

那美妙姑娘道：「兩位請想一想，我們要沒有相當把握，豈不是等於開自己的玩笑。」

百代財神富億萬閃動着他的小眼睛，道：「說得也是，我們照吩咐出了事可不能怪我們啊！」

那美妙姑娘道：「只要你們做了，事成與不成，都與你們不相干，可是你們要是口是心非，言而無信，最後倒霉的還是你們兩人。」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姑娘請放心，我們再笨也不會給自己過不去的。」

那美妙姑娘微笑道：「你們明白這一點就好了，好，我們話到此爲止，你們也該吃一點，喝一點，樂一樂了。」

接着並不徵求他們的同意，伸手拉動了一根繡帶一下，那根繡帶一動，便另有一道門戶緩緩的現了出來，首先便一陣酒香飄了過來，接着又有陣陣輕柔美妙的音樂歌聲透入他們耳中。

那美妙姑娘嬌笑一聲，道：「兩位深入寶山，總不能空手而回，也該領略領略這裡的人生樂趣。」

百代財神富億萬早有此意，一輪明月帥天心也沒有拒絕，於是，他們隨在那美妙姑娘身後進入了那令人畢生難忘的境界。

他們進去之後，到底享受了甚麼款待？他們出來之後，誰也沒有再提，但從他們那永遠帶着笑容的面孔上，不難想像到，他們心窩樂極了。

過份的歡娛之後，接着他們一場大睡……

環宇雙星　摧毀神像

他們似乎沒有睡夠，神巡使者鄧超就跑了進來，把他們請了出去。

這次他們再沒有見到天字第一號，一切都由神巡使者鄧超安排。

神巡使者鄧超在他們身上加一些小巧的裝備，囑咐了一些應付之策後，便把他們縛上手脚，塞在二隻麻包口袋裡，「呼」的一聲，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兩人便騰雲駕霧般被人帶着飛了二個時辰。

奔行之勢一止，他們便重重的

一下被摔下地上，接着祇聽一個陌生人的聲音道：「黑七，你帶來的兩袋甚麼東西，可是來孝敬我鄔大爺的？」

另一個聲音一笑，道：「鄔八爺，這次我黑七可走運了，快請你向沙爺通報一聲，就說我黑七給他老人家送來一份大禮。」

只聽得那鄔八冷笑一聲，道：「黑七，你要是活得不耐煩，求死的方法多得很，也不必到這裏來送死呀！」

黑七央求地道：「鄔爺，你別看不起我黑七，一輩子沒有做過甚麼出人頭地的事，這一次我黑七一定要叫大家刮目相看，請你鄔八爺幫幫小弟一個忙吧。」

鄔八道：「你這麻袋裡裝的是甚麼東西？」

黑七輕聲道：「人，兩個人！」

「兩個甚麼人？」

黑七的聲音更爲細小的道：「就是半路上失踪了的那兩個小子，被我黑七碰上了把他們抓了回來了，鄔爺……」

鄔八聽了他的話，一點也不激動，只是冷冷的道：「你的花樣太多了，令人不敢相信你，打開麻包來給我看看。」

黑七理直氣壯的道：「好，你請看，我這次絕不騙人。」

麻袋口打開來了，鄔八看過之後，還有點不放心地道：「你沒亂抓一通吧！」

黑七道：「這次我有十成的把握，錯不了，別的不說，單憑連在他們腰間的這根繩子就錯不了。」

「好，我再相信你一次，你這次再玩甚麼花樣，就是沙爺不與你計較，我鄔八也不會放過你。」鄔八的口裏嘮叨着，脚步聲却愈去愈遠了。

過了不久，鄔八回來說：「沙爺叫你帶着人進去。」

黑七口裏連聲地道：「多謝，多謝，回頭再請你喝一杯去！」

一輪明月帥天心他們只覺得身子離地而起，被黑七提着經過五六次盤問，最後身子落回到地上，只聽得黑七誠惶誠恐的道：「黑七見過沙爺，黑七這次……」

一道沙啞的聲音喝道：「廢話少說，打開麻包來。」這說話的人，顯然就是那位沙爺，想不到他的嗓子也是沙啞的，這倒眞是名如其人了。

麻袋口一開，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便被抖了出來，摔在地上。

他們身形一露面，只聽那沙啞聲音叫了一聲道：「好，黑七，去向賬房領賞去！」

黑七應了一聲，道：「多謝沙爺……」但是他人却站在那裏並沒有退出去。

沙爺「嗯」了一聲，道：「你爲甚麼還不去？」

黑七欠身道：「是，是，是，黑七這就去領賞……只是經過情形……不知你老有甚麼話要問？」

沙爺一揮手道：「不用你饒舌了，你還怕他們自己不會說了，去吧！」

黑七想表演一番，這時見希望已絕，只好嘆了一聲，道：「是，黑七告退了。」

黑七是甚麼人？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他們都明白得很，看他這時的表演，眞是妙到了毫巔，這場戲看得他們兩人心中一動，覺得他們這些人，一個比一個厲害，自己這番遭遇，將來是福是禍，眞是不敢想像……

「你們兩個人就是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一聲喝問，打斷了他們兩人的思潮，兩人抬眼望去，只見沙爺喝聲雖大，眼神之中倒還不過份凌厲，看似虛張聲勢的樣子。

百代財神富億萬站起來，拍了一拍身上的泥土，雙拳一抱道：「在下就是百代財神富億萬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也依樣報了姓名。

沙爺點了一點頭道：「不錯，憑你們身上那根『二相衆生索』足以證明你們的身份了，你們殺死了解差之後，爲甚麼還不脫身逃去？」

一輪明月帥天心苦笑一聲，搖頭道：「我們要是逃得了，還會等在這裡？」

那沙爺哈哈一笑，道：「這樣也好，你們試過一次之後，就不會再自找苦吃了，這些天來，你們大約也餓慘了吧！」

天知道，他們這幾天不但沒有餓着絲毫，反而可以說是飽餐天下美味。

百代財神富億萬暗笑一聲，裝出一副可憐兮兮的神態，道：「沙爺，你可憐可憐我們吧，給我們吃點東西吧！」

那沙爺笑了一笑道：「當然給你們吃點東西，不過要在我們談話之後。」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老有話就問吧！」

那沙爺道：「問起來麻煩，你們自己說好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皺雙眉道：「你老要知些甚麼？」

那沙爺道：「你們這幾天的經過情形。」

他們這幾天的經過情形，早經神巡使者鄧超預先想好了說詞，這時由百代財神那機伶善變的口舌說出來，很難被人找出毛病來。

那沙爺的目光隨着百代財神富

億萬的敍述，不時的變化着，顯見他聽他說話之時，也在動着腦筋。

這也是一個厲害脚色，只是不知道他在打甚麼算盤？

百代財神富億萬的話聲一落，那沙爺點頭道：「你們很誠實，總算沒有說假話，來人，給他們一頓吃的。」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被帶到了一間小房子裏去了，一大碗白米飯，上面放了二塊大肥肉，香噴噴的好不饞人。

當然，那二塊肥肉的引誘力，那得看對方是甚麼人來說，像現在的一輪明月與百代財神可就一點胃口都引不起來。

房裏就祇留下他們兩個人，百代財神富億萬皺了一下眉頭道：「這……」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非吃不可！」

「兩位不想吃，不吃也沒有關係。」悄沒聲息的，那沙爺掩到了他們的身後。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再也沉不住氣「霍」的站了起來，當下臉色一變。

「哈哈，兩位不要緊張，本人不是來找麻煩的，坐下，坐下，我們好好的談一談。」那沙爺說話之間，先自另外一方坐了下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二人提心吊膽的對望了一眼，緩緩的坐了下去。

那沙爺微微一笑，道：「剛才你們那篇鬼話，倒是編得合情合理，可是天字第一號出的主意？」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怔道：「你也知道天字第一號？」

百代財神富億萬嘆息一聲道：「你……你……」

那沙爺搖手道：「你們也不用彼此責怪，明眼人眼睛裏不揉沙子，我祇要知道實情，絕不會對你們不利，也不會防碍你們的任務。」

百代財神富億萬在江湖上也是一位鬼心眼夠多的人物，想不到這裏的人，個個都和他一樣，都是鬼心眼多得不能再多的人，叫人摸不着誰是眞誰是假，誰是誰非。

百代財神富億萬苦笑一聲，道：「我們自進入天風谷轉到這裏的以來，有時是貴賓，有時是階下囚，有時又是朋友，可眞把我們弄糊塗了，反正我們已是上了架的鴨子，你們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辦吧。」

那沙爺笑了一笑道：「你倒很明白你們自己的處境，難道你們不爲自己想一想麼？」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誰知你們的承諾能不能兌現？」

那沙爺道：「這也難怪你們有此想法，可是，你們總得在這夾縫裏求生呀！」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唯一求生之道，就是聽你的話，是不是？」語氣非常之不好聽，不知包含了多少氣憤和怒惱。

那沙爺的脾氣倒是很好，笑道：「我沒有說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維護你們，不過我可以保證盡力而爲。」

百代財神富億萬沉吟了一陣，一揚眉道：「我可不可以請問你一件事？」

那沙爺說道：「可以，我不像他們那樣，我叫你們幫忙，絕不會叫你們不明不白。」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好，我們反正是債多不煩，多記上你一筆就是。」

那沙爺道：「你們要問甚麼，隨便問吧。」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到底是誰出主意把我們給弄來的？」

那沙爺道：「我們這裏的頭兒。」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就是天字第一號？」

那沙爺冷笑一聲，道：「他，他還不配！」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那是他自己告訴我們的。」

那沙爺說道：「這就叫往自己臉上貼金。」

當然，這是無法證實與無法分辨的事情，祇有姑妄聽聽，百代財神富億萬話鋒一轉，道：「貴上把我們弄來的目的何在？」

那沙爺雙手一攤，道：「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你們見到他之後，遲早會明白。」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笑一聲，道：「那還要你說麼？」

那沙爺不怒不惱的含笑道：「這是事實。」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你們都對你們的首領不滿？」

那沙爺道：「也可以這樣說，但最主要的還是都想登上那首領的寶座。」

百代財神富億萬恍然而悟的「啊」了一聲道：「所以，你們各鬥機心。」

那沙爺道：「傾天蓋世的權力和財富，誰能不愛？」

百代財神富億萬嘆息了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說來也是，誰不愛哩，可惜，可惜，我們現在祇是你們之間明爭暗鬥的工具。」

那沙爺道：「我可以和你們分享成果。」

百代財神富億萬的眸子徒然一亮的道：「此話當眞？」

那沙爺道：「包眞不假，你們要知道，本人要沒有你們的幫助，

絕鬥不過他們三個人，如有你們的幫助，那我的勝算就遠超過他們三個人了，飲水思源，本人也該好好的酬謝你們。」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念飛轉的道：「他們三個人是甚麼人？」

那沙爺說道：「對了，本人請你們幫忙，也該把我們爭雄的情形作一個簡單的介紹與分析……」

話聲停了下來，整理一下思維，接着簡略的說道：「我們頭兒手下有四大助手，分別掌管着四大重要部門，平日各司其職，都能相容無事，這幾年來，我們頭兒春秋已高，領導之力日益昏庸，因此，引發了大家欲取而代之的異念，於是，便勾心鬥角起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於是形成了今天的局勢？」

那沙爺點頭道：「不錯。」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們能幫甚麼忙呢？」

那沙爺道：「這在你們來說，祇是舉手之勞，不費吹灰之力。」

百代財神富億萬出奇的道：「有這樣容易？」

那沙爺伸手入懷中取出一粒黑色的珠子，托在手中道：「本人把你們送到我們首領之前，他定必帶你們入內室密談，你們就抓緊此機會，把這粒黑色珠子偷偷放入一座三目神像口中，你們的工作就大功告成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伸手接過黑珠，收入懷中點頭道：「好，我們一言爲定。」

那沙爺伸手拍着百代財神富億萬的肩頭，顯得像老朋友一樣的親熱，道：「老弟，那些寶庫都是你的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中大急道：「還有在下呢？」

那沙爺一笑道：「當然也少不了你帥老弟，那些武功秘笈都歸你所有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咧着一張大嘴，哈哈笑道：「那多謝你了！」

那沙爺陪着笑了一陣，話聲一正道：「好，話就這樣說定了，祝你們馬到功成，本座回去了。」

那沙爺走了，房裏又祇剩下了一輪明月帥天心和百代財神富億萬二人，一輪明月帥天心皺了一皺眉頭道：「富兄，我們這樣來者不拒，不要自己將來脫不了身。」

百代財神富億萬笑道：「你放心，他們都以爲自己的事機隱密，誰知道我們是包攬總成，這就看他們自己的福份吧，我們憑良心就是。」

一輪明月帥天心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哦」了一聲，道：「銀河璇宮那位姑娘相托的事，你辦了沒有？」

百代財神富億萬笑了一笑道：「我正要辦哩！」說着取出那美妙姑娘交付的黃坭土，隨手扔在桌子脚下，接着道：「她說扔在甚麼地方都可以，我就替她扔在這裏，看她是不是吹牛皮。」

一輪明月帥天心也是一笑道：「你也眞是……」

「兩位吃了飯麼？沙爺要送你們去『至尊宮』了。」進來的漢子顯然是沙爺的心腹，對他們一臉笑容。

外面準備好了一輛篷車，上車之後，眼前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到，篷車在馬牽曳之下，在原野中飛馳了起來。

篷車飛馳的時間，前後不過半個時辰，便緩慢了下來。一輪明月帥天心他們雖然看不見外面的景物，但憑他們的經驗，不難想像到他們的篷車已經駛入一處特定的地區。

篷車慢慢的停了下來，一聲吆喝，篷車門一開，一隻大手伸進車來，把一輪明月帥天心及百代財神富億萬二人拖出車外。

這裏是一座宮殿前面的廣場，他們的篷車停在一道旁門前面。

他們人一被拖出篷車，便有二個彪形大漢走過來，向他們二人左右一挾，把他們挾進了偏門。

進了偏門之後，便有一個漢子攔住他們，把他們全身上下作了一次非常仔細的檢查，檢查的時候，百代財神富億萬替那沙爺的黑珠子擔心，生怕被那個檢查人搜去。

那檢查人摸到了那粒黑珠，當他摸到了那粒黑珠時，態度忽然和緩了下來，臉上忽然有了笑容，拍拍他們的肩頭道：「沒事了，你們好好的進去。」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萬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自是看得出那檢查人留了一份人情，當下不由得暗自忖道：「看不出那姓沙的，他眞有一手。」

他們每進入一道門，便有人檢查了全身一次，他們通過了七道門戶，也被全身檢查了七次，門禁之森嚴，可說鐵桶亦不過如此。

他們門禁雖嚴，可是百代財神富億萬帶在身上的那粒黑珠居然一路過關，未被沒收。

最後，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被引入了一座大廳之內。

這是一座非常奇怪的大廳，建造得如他們在天風谷所住的房子一樣，空空蕩蕩的，甚麼裝飾都沒有，四週除了牆壁之外，還是牆壁。

大廳中央有一座坐着的神像，神像前面分別列着四張大理石坐椅，已經坐了一個人。

這個身穿錦袍的黑臉老人，他瞎了一隻眼睛，少了一隻耳朵，嘴巴上一道刀傷，翻裂處現出滿口黃牙。

那是一個年紀很大，面目可怕的老人，他雖然穿了一件錦袍，却不能使他的氣質高雅。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二人都看不出這個老人的身份，不免微微的怔了一怔……

那老人咧着嘴唇說道：「老夫酆都聖主。」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悚然一驚，雙膝一屈，跪了下去，叩首道：「叩見聖主。」

酆都聖主微微一抖手道：「這裏不拘禮數，你們各自坐下。」他自己轉身向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去。

酆都聖主目光閃電般打量了他們一眼，說道：「老夫聽說你們的志氣很大，一個要富甲天下，一個要權傾人寰，可有此事？」

百代財神富億萬欠身道：「那是一時狂言囈語，不值聖主一笑。」

酆都聖主微微一笑，道：「不是夢想，你們兩人今天就有一償宿願的機會。」

這不是做夢，糊裏糊塗的進入了天風谷，又莫名其妙的來了「酆都」，一時貴賓，一時是階下囚，現在，又出現了這等天大的好機會，這不是在做夢，是甚麼呢？

一輪明月帥天心先自目瞪口呆楞住了，百代財神富億萬心眼兒活如流水般的人，也一時不知所措，說不上話來。

酆都聖主見了他們那樣子，禁不住哈哈大笑，道：「你們怎麼啦，爲甚麼不說話？」

好不容易，百代財神富億萬首先定下了心來，囁囁嚅嚅的道：「聖主此話可是當眞？」

酆都聖主道：「當然是眞！要不，老夫從千百萬人中把你們二人選來做甚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怔，道：「我們是特意選來的？」

酆都聖主點頭道：「你們如果經得起考驗，將來，你們就是老夫的繼承人，擁有天風谷的一切珍寶，以及主宰天下的無邊權力。」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天風谷的奇珍寶物足以傲視天下，那是一點不假，但聖主所說的權傾天下，倒是有請聖主賜教以開茅塞。」

酆都聖主微微一笑道：「你們都是來自江湖中人，應當知道江湖之中，有一股隱藏非常的力量。」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難道那股力量也是發自酆都？」

酆都聖主微微點頭道：「那股力量的主宰正是老夫。」

一輪明月帥天心輕輕的嘆息一聲，道：「聖主雖然是那股力量的主宰，可惜世人無一知道。」

酆都聖主道：「那是因爲老夫不願使人知道之故，如果老夫有心揚名，早已名震天下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暗暗的嚥下一口口水，滿懷希望地道：「但願我們能通過聖主的考驗。」

酆都聖主道：「老夫也希望你們能通過這次考驗，否則老夫眞要苦死了。」

百代財神與一輪明月二人正被酆都聖主導入一場無邊美夢之中，根本沒有聽到酆都聖主所謂「要苦死了」的話，當時兩人都急急同聲問道：「但不知如何考驗，何時開始？」

酆都聖主道：「隨時都可以開始，不過，老夫覺得你們心理上總該有個準備，所以，最好還是延緩七天開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有這必要？」

百代財神富億萬接口道：「再拖七天，我們眞有點等不及了哩！」

酆都聖主笑了一笑道：「還是多等七天的好。」說着站起身來，就走了出去。

酆都聖主走了出去之後，便再沒有任何人在他們二人眼前出現過，他們在那大廳之內起初一步也不敢亂走，可是久等之下，他們兩人再也忍耐不住了，一輪明月帥天心首先說話道：「富兄，咱們總該找個人問一問，如何處理吃、喝、撒的這些切身問題才是。」

百代財神富億萬點頭道：「帥兄說得是，兄弟現在就覺得肚子已經餓了。」

於是，他們兩人開始活動了。

這地下宮殿可眞不小，大小廳堂房屋總有四五十間之多，而且，每一間的房子都是陳設得華麗無比，各具特色，令人嘆爲觀止。

奇怪，他們找遍了所有的房間，就是沒有再見到任何一個人，甚至，剛才出現過的酆都聖主也不見了影子。

一輪明月帥天心忍不住的大叫起來，道：「這裡有人麼？出來一個人，我們有事請教……」

他一連呼叫了好幾次，任他叫得喉乾舌苦，氣血翻湧，依然靜悄悄的沒有任何聲音，自然也沒有任何人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最後，一輪明月帥天心甚麼也不顧及的破口大罵道：「這眞是一個鬼地方，難道所有的人都死絕了麼？」

突然，一股奇香無比的美食香味飄到了他們的鼻前，百代財神富億萬樂得一跳道：「有人替我們準

備吃的東西，自然就有人，我們快過去看看。」

循着那股香味，他們找到了一間房子，桌上擺滿了熱騰騰的美食。

一輪明月帥天心雙眉一皺道：「奇怪，我們剛才在這裡，甚麼都沒有看到呀！」

百代財神富億萬屁股坐了下去道：「管他的，先吃吧！」倒滿了杯酒，便吃喝了起來。

環境慢慢的摸熟了，吃、喝、拉、撒都不再是問題了，都有人替他們準備好了。

有吃有喝，還有甚麼可擔心的，見不到人又何妨，這倒好，樂得清清靜靜的想一想當前的現實問題。

他們找到了一間有兩張床的房子，暫時住了下來，先舒服的躺在自己床上，各自爲自己的前途計劃起來。

忽然，百代財神富億萬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起來，道：「都是我的了，都是我的了，我好高興啊！」

一輪明月帥天心就是看不起他那滿腦子金銀財寶的念頭，鄙笑了一聲，說道：「別高興得太早，通不通過考驗，還不一定啦！」

百代財神富億萬正在高興頭上，也不在乎一輪明月帥天心的冷言冷語，興衝衝的道：「考驗，算甚麼？不必放在心上，我們一定通得過。」

他用了「我們」兩個字，聽得一輪明月帥天心剛產生的那份不快，頓時烟消雲散，語氣一緩道：「你認爲我們能通得過了麼？」

百代財神信心十足的道：「一定能通得過，祇要我們自認有這份魄力，可以承擔這份責任，就可以通過他的考驗，兄弟我，自信有這份能耐和魄力，祇不知兄弟你有沒有這份能耐？」

一輪明月帥天心「哼」了一聲道：「我姓帥的總不會比你這個守財奴差。」

百代財神富億萬心中滿懷希望，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也就量大如海，不計較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辱罵，笑着道：「帥兄你有這份自信就好了。現在，咱們平心靜氣的彼此好好的談一談好不好？」

一輪明月帥天心仍然沒好氣的道：「咱們等着過關的就是，有甚麼好談的？」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帥兄不然，你難道忘記了那天字第一號，沙爺和那美妙姑娘的囑咐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那美妙姑娘的囑托，我們已經兌現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可是天字第一號和那沙爺的事哩？」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中一動道：「對了，顧得他們來，就沒有自己的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陰沉的一笑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們當然要先顧自己。」

一輪明月帥天心憂心忡忡地道：「他們祇怕很不好對付，他們要是沒有相當的把握，我想他們也不會如此信任我們。」

百代財神富億萬完全同意的點了一點頭道：「言之有理，他們沒有一個是好東西，都想利用我們。」

一輪明月帥天心接口道：「我們單人獨騎而來，這裡沒有一個朋友，也沒有一個心腹手下，將來前途如何，實在很難逆料。」

百代財神富億萬沉吟了一陣道：「有了，我們先給他們來一個緩兵之計。」

一輪明月帥天心說道：「何謂緩兵之計？」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待一切定妥之後再見機而行也不遲。」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怕就怕他們在外面的人等不及來，先對我們不利，那就糟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他們又進不來，其奈何我乎。」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們吃用的東西，不知是不是從外面送來的？如果他們在食物中做點手脚，我們豈不完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搖了一搖頭道：「我想是不可能的，他們要在食物裏面下毒，酆都聖主怕不早被他們毒死了，也不致要我們相機行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緊皺着雙眉道：「我想他們總有個辦法對付我們，不然，不會這樣放心。」

百代財神富億萬被說得心中一動，道：「要麼，他們早在我們身上動了手脚，這……這就令人頭痛。」

談到這裡，他們兩個人的臉都變了，滿團高興之中掩上了一道陰影。

就這樣，他們在時喜時憂，患得患失之中，過完了酆都聖主約定的七天。

七天一過，酆都聖主在他們用早餐的時候突然出現。在他們餐桌前隨便的坐了下來，說道：「你們心理上準備好了沒有？」

百代財神與一輪明月二人天天談論着這件事情，已經不知談論過多少次了，這時，他們兩人一同地應聲點頭道：「我們都準備好了，隨時應命。」

酆都聖主點頭微笑道：「好，好，好！」

話聲忽然一頓，目光緩緩的落

注在他們二人的臉上，道：「未考驗之前，老夫還有幾句話要先向你們說明。」

百代財神與一輪明月二人齊皆一肅，道：「我們洗耳恭聽。」

酆都聖主道：「第一，你們一經考驗通過之後，便是本城的合法繼承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百代財神富億萬笑道：「我們能通過考驗成爲法定繼承人，那是求之不得，豈有拒絕之理？這一點，聖主儘可放心，我們絕不後悔。」

酆都聖主接着又道：「第二，今生今世你們就住在這地下宮殿之內發施號令，不得步上地上人間一步。」

一輪明月與百代財神二人齊皆一楞，不知所措的道：「這……」

酆都聖主很能瞭解他們的心情，笑了一笑，道：「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決定，當日老夫繼承此位時，就曾考慮過三天三夜之久，老夫也再給你們三天時光，你們好好的想一想吧！」話聲一落，他就轉身走出去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長嘆一聲，道：「這個條件太整治人了，不能離此一步，縱有蓋世英名，又有何用？」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不過話又說回來，與其在外面東奔西跑，到頭來一事無成，那就不如住在這裡，發施號令，快意一生，何況，有些事情將來的轉變，誰又能逆料。」

一輪明月帥天心似乎並沒有完全瞭解百代財神之意，怔了一怔道：「富兄，看來你是決心接受他這條件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笑笑道：「我先問你一件事情。」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甚麼事情？」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們對酆都聖主的一切，可說完全不瞭解，同時，小弟還可以大膽說一句，就天風谷和這『酆都』地方，眞正瞭解他的人，祇怕不多，你想想，最能瞭解他的人該是些甚麼人？」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當然該數他四大助手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笑道：「這就是了，他那四大助手之三，不都沒安着好心，想取代他的位置了，以他們所知之深，竟然處心積慮的來圖謀這位置，這位置之可貴，不可言喻了，你我機緣巧合，才得以到此，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還有甚麼可猶豫的？」

一輪明月帥天心點了一點頭，接着心意一變，又搖了一搖頭，道：「你的話很有理由，不過有一件事，不知你想到了沒有？」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怔道：「甚麼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不知聖主那四大助手知不知道聖主找我們來的眞正目的。」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笑道：「這一件事兄弟早就想過了，兄弟的判斷，是他們絕不知道，如果他們知道，橫裡殺出了程咬金，怕不早把我們害死了，還會自己給自己過不去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我們是一千萬個該答應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一點不錯。」

接着聲音一低，悄悄的道：「一朝權在手，還不隨我們高興，想怎樣辦就怎樣辦。」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情舒暢的哈哈大笑，道：「不錯，不錯，兄弟現在茅塞頓開了。」

酆都聖主給了他們三天時光，他們却很快就決定了一切，他們這次的決心下得很堅定。

以後的三天等待中，沒有絲毫猶豫和動搖。

三天時間一到，酆都聖主又悄悄的出現在他們的身邊，笑笑地問道：「你們打定了主意沒有？」

百代財神富億萬堅定有力的道：「我們心堅如鐵，但憑吩咐。」

「你呢？」酆都聖主沒有忘記問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親口承諾。

一輪明月帥天心肅然道：「我也完全同意了。」

酆都聖主點教頭道：「很好，老夫很高興你們的意志如此的堅定，再沒有別的條件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想起酆都聖主那四大助手是否知道聖主把他們二人找來的用心一事，總不能釋懷，抓住這機會，迅快的出口道：「屬下心中有一事不能釋懷，有請聖主指教！」

酆都聖主道：「甚麼事？你儘管說出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們將爲聖主繼承人一事，不知聖主手下那四大助手可曾知道？」

酆都聖主搖了一搖頭道：「這讓他們知道了，那還得了，他們可是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百代財神怕一輪明月實話實說，趕忙接口道：「沒有甚麼，祇是一路上被他們弄得頭昏眼花。」

酆都聖主道：「天風谷與『酆都』各有各的規定，老夫身爲聖主，爲衆羣表率，當然不能隨隨便便破壞那些規矩，所以祇有委屈你們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點頭道：「原來如此。」做出一副恍然而悟的樣

子，掩飾了他心中的不自在。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但不知聖主要如何考驗我們，何時可以開始？」

酆都聖主道：「現在可以進行考驗了，你們跟老夫來吧。」

百代財神與一輪明月隨在酆都聖主身後，進入了更下一層的石室，這裡他們沒有發現過，直到現在才知道，這豪華地府空室之中，比他們想像中的面積還更大。

這間地下石室，非常之寬大，石頭桌子，石頭椅子，一切物件都是以石頭造的，既簡單又古樸，和上面宮室的那種豪華富麗的陳設相比，何異天淵之別。

那些石室用具，都是平常日用品，看不出有甚麼特別用途，更無法猜測他將如何舉行考驗。

其實，這根本用不着猜測，因爲酆都聖主馬上就告訴他們，道：「老夫的考驗方式有三種，我們是一種一種的來，通過了第一種，才能考驗第二種。」

一輪明月帥天心忽然插嘴問道：「通不過第一種呢？」

酆都聖主道：「那就沒有考驗第二種的資格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但不知第一種考驗是甚麼？」

酆都聖主道：「心性。」

一輪明月帥天心笑道：「我們兩人除了對『名』和『利』稍爲執着之外，其他方面，聖主儘可放心。」

酆都聖主道：「錯了。要眞是考驗時，你說出這種話來，你已經沒有資格參加第二個考驗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怔道：「聖主你意思是……」

酆都聖主道：「你們將來承繼老夫之位後，如果沒有個人的心性，豈能將老夫的主張發揚光大，因此，你們兩人必須有絕情滅性，六親不認的心性，才有資格繼承老夫的這份事業。」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開口就說錯了話，這次可不敢再隨便開口了，目光一掠百代財神富億萬，輕咳了一聲，接口道：「聖主說得是，譬如一個人想發財，那就要六親不認，心狠手辣，如果做不到這兩點，結果是自己的財反而被別人發去了。」

酆都聖主哈哈一笑，道：「孺子可教，看來你眞是老夫的繼承人，你不但有理想有抱負，把老夫所要求的第二種考驗內容也包括進去了。」

百代財神一怔道：「聖主的第二種考驗是甚麼？」

酆都聖主道：「就是你說的『心狠手辣』老夫要求的『絕情滅性、六親不認』，那是你們心性中的修養，知而不能行，等如無知，所以，一定要有『心狠手辣』的實際行動去配合，才能表裏一致。」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我知道了，有些人嘴巴說得厲害，眞要做起來，却又這不敢，那不敢，結果他是徒托空言，毫無用處，所以，一定要有『心狠手辣』才能說得做得到，爲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酆都聖主不迭點頭的讚口道：「對，對，對，你也是大有希望的人才，一點就透，一透就能發揚光大，老夫沒有選錯你們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開顏地笑道：「多謝聖主開導。」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第三種考驗又是甚麼呢？」

酆都聖主伸手一指着一張圓面桌子道：「第三種考驗，就是這張桌子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臉迷惑之色，道：「這張桌子能考驗甚麼？」

酆都聖主道：「那張桌子能飛旋，祇要你們躺在這張桌子上，能接受三十次旋轉而不昏迷過去，就大功告成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這倒沒有甚麼！」說來也是沒有甚麼，一個武林高手，練了一身超凡入聖的武功，誰也不會把它放在眼中。

酆都聖主飛快的掠過一道神秘的微笑，但沒有說甚麼話。

百代財神富億萬一指腰中那根「二相衆生索」道：「請問聖主，我們身上這根『二相衆生索』不知甚麼時候可以除去？」

酆都聖主道：「你們通過三項考驗之後，就可以除去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吁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道：「這可好了，以後就可以自由自在了。」

話聲微微一頓，起座一抱雙拳，道：「我們準備好了，請聖主吩咐作第一次考驗吧。」

酆都聖主微微一笑道：「第一項不用考驗了，你們都已通過。」

一輪明月帥天心又驚又喜的道：「我們通過了？」

酆都聖主點頭道：「剛才的談話，老夫認爲你們已經通過了。」

百代財神富億萬隱藏心中的欣喜，肅然道：「請進行第二項考驗。」

酆都聖主對百代財神的肅然態度，非常欣喜，連連點頭道：「好，好，好，現在就開始第二項考驗，你們注意聽了。」

話音一頓，目光轉厲，凝注在他們臉上，冷聲道：「你們就以『絕情滅性，心狠手辣』八個字爲題，擬定一個方案說出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雙眉一皺，作難地道：「這……」

百代財神富億萬道：「我倒有了。」

鄷都聖主道：「好，先聽你的。」

百代財神富億萬「咳，咳，咳，」清理了一下嗓子，道：「聖主剛才說過，我們將來就是你的繼承人，那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將來聖主百年之後，我們就是這裡的主宰者，就事論事，那遠景不是在『將來』，但，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將來』究竟如何，誰也不能保證，誰也不能把握，所以，在我們的立場，爲恐『夜長夢多』起見，最理想的方案就是『打鐵趁熱』，現在就請聖主把主持大位傳給了我們，我們尊奉聖主爲太上聖主，聖主也好樂享天年，過幾年閒適生活。」

鄷都聖主笑了一笑，道：「好，好，好，你們的想法，應當如此，只是老夫現在無意將權位交給你們，你們又將如何達到目的？」

百代財神富億萬沉吟着道：「這……這……我們兩人合起來聯手强迫聖主，只怕也不是聖主的對手……」

鄷都聖主笑了一笑，道：「深思熟慮後而動，不打沒有把握的仗，這是最高明的原則……」

突然，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有了！」

鄷都聖主轉頭問道：「你有甚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待機而動，乘虛而入。」

鄷都聖主哈哈一笑道：「在這裡你們不會有機會偷襲……」

詎料一語未了，一股奇强無比的大力金剛指力，直向他腰眼穴一擊而下，鄷都聖主雖然一身功力超凡入聖，天下罕有敵手，可是大力金剛指力非同凡响，又在他無心防備之下，乘虛而入，他就是鐵打的身子，銅澆的軀體，也是承受不住。

只見他牙齒一咧，「哎喲」的叫了一聲……

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可眞夠得上「心狠手辣」四個字，一招得手之後，兩人四手齊出，快如閃電驚虹，同時落在他身上，又加點了他四處的穴道，完全消除了他的戰鬥力。

鄷都聖主先是一楞，接着又是一驚道：「你們要怎麼樣？難道眞要向老夫下毒手。」

一輪明月帥天心哈哈大笑，道：「你這不是廢話，我們要是放過了你，不是不合格格麼？」

鄷都聖主怔了一怔，完全明白了過來，嘆了一口長氣，道：「老夫一生唯謹愼，想不到八十老娘倒繃孩兒，落在你們兩個小子手中……這可是那天字第一號的計謀？」

百代財神富億萬搖頭道：「不是，我們是不會與虎謀皮的。」

鄷都聖主愕然道：「那你們……」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挺胸膛道：「天山。」

「天山」只是兩個字，沒有明確的意義，但聽在鄷都聖主耳中，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臉色一變，變得臉無人色，蒼白如紙的低下頭去，輕輕的自言自語道：「想不到，想不到……」

猛然一抬頭，望着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一臉迷惑之色，囁囁嚅嚅地道：「難道你們不是百代財神富億萬與一輪明月帥天心本人？」

一輪明月帥天心點頭道：「你猜對了，在下黃文環，並不是甚麼一輪明月帥天心。」

百代財神富億萬也隨即迎着鄷都聖主看過來的目光，一笑道：「在下張靖宇，也不是甚麼百代財神……」

鄷都聖主全身猛然一震，張大着眼睛，驚愕地道：「兩位可是江湖傳言『環宇雙星』？」

黃文環微微一笑，道：「『環宇雙星』，那是江湖朋友的謬愛，區區二人實在不敢當。」

鄷都聖主暗嘆了一聲，忖道：「兩個最討厭的東西專愛管人家的閒事。這次只怕凶多吉少了……」

目光隨着心念而流轉，忽然定在『二相衆生索』上，心念一轉，泛上一片喜色，又忖道：他們兩人雖然是傳言的硬漢，看他們竟然無法脫出『二相衆生索』，顯然，名利之心仍熾，尙不能超然物外，只要他們有這弱點，老夫就有機會了……」

一念未了，黃文環笑道：「張兄，你看他眼珠轉動，不知在打甚麼主意？」

張靖宇劍眉一揚道：「他在看我們身上這根『二相衆生索』，嘿，想必在這上面想辦法。」

鄷都聖主被張靖宇一言道破心計，心中一虛，趕忙收回目光，望着自己脚尖。

黃文環話聲一正，道：「咱們不必調侃他了，就給他一個明白吧！」

張靖宇點頭道：「黃兄說得是！」右手向腰中一插一放，便把那根「二相衆生索」拉得節節寸斷，散落地上。

同時，黃文環也依樣動作，把自己腰中「二相衆生索」拉得粉碎。

這太不尋常了，鄷都聖主看得一怔道：「『二相衆生索』是假的！」

張靖宇搖了一搖頭，笑道：「貨眞價實，『二相衆生索』一點不

假。」

鄷都聖主道：「那……」

張靖宇道：「因爲我們心中沒有名利之欲，所以這枷鎖困不住我們。」

黃文環接着道：「我們勇往直前，爲的只是一個『正義』，義之所在，生死不計，你們鬧得太不像話了，搜刮盡了天下奇珍財物不算，還暗中廣佈綫眼，製造紛端，意圖魚肉天下，眞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們找來了……」

鄷都聖主截口道：「兩位有甚麼條件，儘可直言提出，老夫無不首肯。」

黃文環笑道：「我們沒有甚麼條件，只想請你自己試試那『迴天再造輪』。」

鄷都聖主嚇得臉色一靑，道：「老夫年紀大了，請兩位饒了老夫這條老命。」

張靖宇道：「你儘可以放心，你對我們很有用處，所以我們絕不會傷害你。」

別看鄷都聖主臉上始終都是一副笑臉，其實他笑臉之後的眞面目，才叫人害怕哩，這就是所謂的「笑裡藏刀」，現在他面對着黃文環與張靖宇那種和藹的態度，心裡是一百個不相信他們不會傷害他，瞪着一雙迷惑的眼睛望着他們，怯怯的地道：「你們眞的不整老夫麼？」

黃文環道：「解鈴還須繫鈴人，現在，我們只是驅去你心中的『心魔』，以後，還得仰仗你啦！」

鄷都聖主更是不明白，張目問道：「你們還要仰仗老夫？」

張靖宇點了一點頭道：「正是，到時候你就會知道，現在恕不解釋了。」

話聲一落，倏的一伸手，出指點了鄷都聖主昏穴，鄷都聖主一定，就人事不知了。

黃文環與張靖宇對那張號稱「迴天再造輪」的石桌子，似乎早有研究，當下他們兩人話都沒有說一句，便即時動手，一人抬頭，一人抬脚，把鄷都聖主抬放在那張石桌上，接着伸手向桌子底下一摸，摸出五根皮帶，分別在鄷都聖主四肢和腰部着力之處綁起來。

綁好了鄷都聖主，張靖宇一落掌，拍開了鄷都聖主昏穴，當他醒來的時候，黃文環一脚踏在桌子座上，那桌子一震，便緩緩的旋轉起來。

敢情，那桌子內藏有機關設置，不需人力推動。

那桌子由緩而快，越轉越快，快得只見一團光圈，看不清人影了。

當然，看不清人影，只是對一般人而言，黃文環與張靖宇他們這類身具罕絕的奇功之人，又當別論了，他們注目一看之下，不但看得清鄷都聖主人影，就是他臉上的神色變化，也無不看得一清二楚。

鄷都聖主的臉色，最初的是一片蒼白，接着又是變成一片紅血色，繼之，時白時紅，不停的變化着，當他的臉色變到第九次時，黃文環舉腿一踢，又踢在桌座之上，桌子便漸漸的停止下來了。

張靖宇忽然大喝一聲：「出手！」

他們兩人同時出手，落指如飛，點了鄷都聖主身上二十四大主穴。

他們動手奇快，指落指收，不過是一閃而過，就這樣，他們兩人已是一身大汗，隱聞喘息之聲了。

他們兩神情都顯得有點緊張，目光一瞬也不瞬的凝注在鄷都聖主臉上。

過了片刻，鄷都聖主的臉上忽然冒起一股青烟，緩緩的脫體而起，消失不見。

鄷都聖主的臉色隨着烟的消逝，而漸漸的恢復了正常。

張靖宇和黃文環同時吁了一口長氣，緊張的心情鬆馳了下來。

張靖宇伸手在鄷都聖主身上拍了幾掌，道：「他身內那一股邪說歪念，都已被震離之力排出去了，現在他心中是一片空虛，黃兄你可以開始向他注入天人正道了。」

黃文環一點頭道：「張兄說得是，現在正是時候了。」

說着，只見他臉色一肅，俯身向前，向着鄷都聖主耳邊朗聲問道：「『信義、和平、博愛、自由』八個字，是你今後爲人處世之道，你要緊記心中，永守不渝。」

話不多却注足了眞力，字字金聲玉震，扣人心弦，鄷都聖主人在虛空飄渺之中，仍然震得一字一戰。

黃文環說完了那幾個字，又出了一身大汗，消耗眞力極大。

張靖宇緩緩的道：「算是成功了一半，我們可以調息一下了。」退身坐在一張椅子上，閉目調息起來。

黃文環也坐在張靖宇對面一張椅子上，運功調息。

石室之內，頓時變得一片寂靜。

靜靜的時光，溜走了一個多時辰，張靖宇與黃文環仍在運功調息中，但躺在石桌上的鄷都聖主却雙目一動睜開了眼睛，兩道睛光像明星一樣，掃了全室一眼，最後落在張靖宇與黃文環身上，隨之全身微微一震。

他楞了一楞，忽然一挺身坐了起來，他起勢一坐，那綁在他身上的皮帶，節節寸斷，散落一桌。

他微一拉腿，就下了石桌，走向黃文環與張靖宇二人，他嘴角含着一種神秘的微笑，不知他意欲何爲。

他身形移動之下，聲息全無，如果不是身具人影，簡直就是一個鬼魅。

他繞着張靖宇與黃文環四週遊走了一圈，接着點頭一嘆，背起雙手，微微仰首，望着灰白色的室頂，想起了心事。

同時，黃文環與張靖宇倏地雙目一睜，神光如電的交換了一眼，臉帶微笑的緩緩站起來。

敢情，他們兩人也早已調息好了，聲色不動的坐在那裏，乃是靜觀酆都聖主醒來後的反應情形。

酆都聖主的反應，太使人滿意了，他們不由得暗暗吁了一口長氣，放下了心中一塊石頭。

黃文環與張靖宇的動作本也輕微得沒有一點聲息，却仍未能瞞得過酆都聖主的耳目，祇見他微一斂神，身形忽的一轉，抱起雙拳，含笑道：「多謝兩位老弟，驅我心魔，脫我於苦海，老朽多謝了。」

黃文環與張靖宇肅然還禮道：「那裏，那裏！這都是老前輩夙具善根，才能一舉成功，區區微勞，何謝之有。」

酆都聖主長嘆一聲道：「七十一年黃粱夢，老朽如今，是大徹大悟了，回首前塵往事，老朽深感滿手血腥，罪大惡極，不勝惶恐，悔恨之至，兩位老弟不惜身犯萬難，千里迢迢而來，想必有以教我，老朽是洗耳恭聽，但憑吩咐。」

酆都聖主的名號，雖然不爲世人所熟悉，但凡是知道他的人，對他莫不畏忌萬分，公認他是自古以來首屈一指的大惡魔，想不到他被黃文環、張靖宇將他放在「迴天再造輪」上一轉，除去「心魔」之後，居然完全變了一個人。

黃文環與張靖宇早經異人指點，知道酆都聖主這種的改變，絕不是裝偽做作，而是因爲「心魔」驅除之後，恢復了一個人應有的人性。

當下，黃文環與張靖宇一齊欠身道：「老前輩太言重了，指教不敢，但請老前輩恢復武林正義，爲蒼天賜福。」

酆都聖主臉現悲感之色，長號一聲道：「慚愧！慚愧！老夫慚愧死了，老夫怎麼會做出這種惡事來，遺臭萬年，老夫眞慚愧死了。」

張靖宇道：「老前輩誤入歧途，被『心魔』所制，心不由己，也不用過份難過了，還是先把你手下的人性恢復過來，然後慢慢的安置他們吧！」

酆都聖主搖頭一嘆道：「老夫手下，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全數約有十萬八千之衆，而且，分散極廣，佈滿普天之下，要把他們集中起來，恢復人性，談何容易，何況，老夫也不知道如何可以恢復他們的人性。」

黃文環道：「用這『迴天再造輪』是有效的方法之一，人數一多，就無法施爲。」

張靖宇道：「我想老前輩手下心性邪惡是與生俱來之人，爲數不會太多吧？」

酆都聖主點了一點頭道：「眞正生俱惡性之人，不過是千分之一二而已。」

張靖宇道：「那麼，那些本性善良之人，又怎會改變心性呢？」

酆都聖主道：「那是因爲吃了老夫的一道聖符之故，所以他們的心性都變了。」

黃文環道：「常言道：『解鈴還須繫鈴人』，老前輩一道聖符，能使他們心性入魔……」

話聲未了，酆都聖主已是明白黃文環意思，搖頭截口道：「老夫祇能照方抓藥，遵法施爲，畫符害人，至於解除他們的心魔禁制的方法，老朽却是不知。」

話聲微微一頓，自覺言未盡意，不待黃文環追問，接着又解釋道：「老朽那畫符之法，是祖師爺傳下來的，胡畫一通，居然其效如神，老朽也不知其所以然，怎會有如此神效，那眞匪夷所思了。」

黃文環凝目深思有頃道：「隨便用甚麼東西畫的都有效了？」

酆都聖主道：「那倒不是的，紙筆可以隨便使用，但畫符的墨水却非用『血玉娃娃』腹中之血水不可。」

黃文環一拍大腿道：「是了，問題一定出在那血水之上。」

酆都聖主恍然地道：「黃老弟言之有理，問題一定在那血水上。」

張靖宇道：「那血水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了？」

酆都聖主道：「血水用完之後，加些清水進去就成了。」

張靖宇道：「那毛病出在『血玉娃娃』身上。」

酆都聖主道：「老弟所見有理，但這點是病因，用甚麼方法消除他們的『心魔』呢？」

張靖宇望着黃文環道：「這個……」

黃文環點了一點頭道：「看來祇有去請教他老人家了。」

酆都聖主心中，極想知道他們所說的人是誰，欲言又止的輕嘆一聲，知趣的沒有追問下去。

這時，黃文環一轉頭道：「老前輩可知武林有一位『三齊老人』？」

酆都聖主「啊」了一聲道：「你們說的是他老人家，我當然知道，他老人家原是我們的生死對頭，唯一的尅星，你們去找他老人家準錯不了。」

張靖宇道：「老前輩可願意將那『血玉娃娃』相送嗎？」

酆都聖主道：「可以，可以，當然可以，兩位甚麼時候要？」

話聲方畢，石室中光線忽然暗了三暗，酆都聖主道：「聖殿有緊急訊號傳來，我們出去看看他們有甚麼事？」

黃文環與張靖宇隨着酆都聖主匆匆出了石室，經過一條甬道，進入了一間較小的石室，那石室中間有一尊坐着的神像。

黃文環與張靖宇認得那座能發言的神像，祇見酆都聖主身子一伏，鑽入座之下，消失不見，接着祇聽得聖像道：「老朽上去了，兩位請稍後。」

話聲一落，那聖像連座帶人緩緩地升起，穿過室頂而去。

黃文環與張靖宇留在那小石室之內，對上面的談話，任你施展捕音神功，也是無法聽聞，不知他們討論甚麼？

大約過了半頓飯時光，才見酆都聖主的神座緩緩的落了下來。

黃文環迫不及待的問道：「老前輩，有甚麼事？」

他的問話聲音不算小，可是聖主沒有回音。

黃文環緊接着的又叫了一聲，道：「老前輩……」

張靖宇驚叫了一聲，截斷了黃文環的話聲，道：「不好，他已經被人害死了，你看，那神座下面不正是淌着化骨屍水！」

一經叫破，黃文環也看出情形不對，兩人臉色一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半天說不出話來。

他們空費了一片苦心，擒賊擒王，把酆都聖主的人性恢復回來，本待仰仗他的力量，一舉澄清宇內，想不到事與願違，酆都聖主竟被人害死了。

酆都聖主確是被人害死了，神像裏面還有他的衣飾和仍未化盡的屍體，因爲那神像整個鋼鐵鑄的，除了神座下面，別無出入孔道，外面想換一個人進去，那絕無可能，因此，可以斷言，死者就是酆都聖主。

黃文環與張靖宇這時心理上所產生的失望，可想而知，一步之差，不但自己個人白費了一番心血，白吃了無數的苦頭，更辜負了武林同道的期望與三齊老人的指點。

他們二人，眞是難過到了極點，也沮喪到了極點，一陣自怨自艾之後，黃文環首先長嘆了一聲，抬起頭來道：「酆都聖主一死，我們如何是好？」

突然，飄來一道空蕩的聲音接口道：「酆都聖主不死，你們更不得了。」

張靖宇與黃文環齊皆一驚，異口同聲喝道：「誰？」

「兩位不必問我是誰，祇要能相信老夫的話，兩位仍有回天之力。」聲音空空蕩蕩的，這間屋子就祇那麼大小，憑他們那身出類拔萃的功力，竟然聽不出那聲音來自何方，發自何處，這位暗中之人太不簡單了。

黃文環暗暗一皺眉頭，道：「要我們相信老前輩不難，但希望老前輩多少給我們一份瞭解。」

那聲音道：「你們要瞭解甚麼？」

「你老前輩的身份和立場。」張靖宇接口說出了他們的心意。

那聲音道：「老夫立場和你們相同，老夫的身份在這裏是微不足道，但有一點可以告訴你們，老夫在這裏住了將近一甲子，所知道的內情，比酆都聖主還要多。」

黃文環與張靖宇二人大喜過望，「啊」了一聲道：「好極了。」

那聲音道：「兩位不要高興得太早！」

張靖宇一怔問道：「爲甚麼？難道你……」

那聲音道：「問題不在老夫，主要還在你們自己。」

「在我們，我們志在不成功便成仁，義無反顧，老前輩這話叫人好不明白？」黃文環道。

那聲音道：「這一點，老夫知道你們不會有問題，問題的主旨是你們對老夫要有堅定不移的信心，老夫叫你們做甚麼你們就毫不猶豫的做甚麼，極力爭取主動，否則，你們終將受惡運擺佈，成爲酆都聖主的第二。」

張靖宇心弦一緊道：「這個問題太重大了，可容我們冷靜的攷慮一下？」

那聲音道：「理當如此，否則，你們答應太輕率，老夫也不會相信你們。」

張靖宇不願意自己與黃文環的商量，被那暗中人知道，於是施展傳音神功與黃文環交談道：「黃兄，你的意見如何？」

黃文環道：「在目前處境之下，我們最壞的處境一是死亡，一是被迫成爲酆都聖主第二，死亡一事，你我當然不放在心上，怕就怕事情逼到最後，心中入魔成了酆都聖主第二，那就糟糕！所以整個的關鍵乃是那人可不可信，你對識人有過人之明，請你主張好了。」

張靖宇沉思了一陣道：「目前我們別無選擇，只有相信他，不過

我們心理上要時時提高警覺，一旦發覺情形有異，便迅速自行了斷，以不落入他們手中爲原則，不知黃兄你以爲如何？」

黃文環道：「張兄所見甚是，我們就這樣辦吧！」

張靖宇輕呼一聲，道：「老前輩，我們已經商量好了，決定絕對遵從老前輩指示行事。」

暗中人發出一聲輕快的笑聲，道：「兩位的決定，乃是明智之擧……」

話聲未了，黃文環忽然截道：「不過晚輩有一事請求，爲滿足好奇之念，不免有所請教，那時尚望老前輩不要誤會。」

那聲音道：「老夫不是故弄玄虛的人，老夫也希望將我所知道的一切情形告訴你們，只要時間許可，老夫不會叫你們失望，當時機緊逼時，你們可要理解老夫的決斷。」

黃文環說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那聲音道：「老夫知道你們心中現在就有一個疑團，懷疑酆都聖主之死，怎會對你們反沒有好處……」

他這話眞的說到了黃文環與張靖宇心坎裏，他們這時的心裡，可不正有這種想法。

那聲音停了一停，接着道：「那『迴天再造輪』固然可以驅除一個人的『心魔』，但你們不知道這尊神像裏面，更有着無窮的奧妙，凡人一入了那像之內，便又『心魔』侵入，滿腦子邪惡，剛才那酆都聖主已在那神像之內，心不由己的發出了好幾道命令，不久天下更將大亂了，經此一來，那酆都聖主已恢復的人性，又蕩然無存了，老夫如果不置他於死地，你們不會再有機會了。」

幾句話交代得清清楚楚，黃文環與張靖宇疑團盡釋，但，張靖宇心中一動，不由得又問道：「那酆都聖主難道不知道，那神像的邪惡？」

那聲音道：「他確實不知道，說來其中奧秘除了老夫之外，只怕找不出第二個知道的人了……現在，你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毀了這神像！」

黃文環與張靖宇雙掌齊下，落在神像上，除了震得自己手掌生痛之外，那神像還是好好的，毫髮無損。

那聲音又道：「這神像外殼堅如精鋼，寶刀寶刃都傷它不得，你們只要從座位下放一把火進去，燒燬腹內邪惡設置就可。」

黃文環依言放了一把火在神像腹內，便聽得那聲音的指示，退了出來。

接着，他們又在那聲音指示之下，找到了三十六粒烈火神彈，毀了三十六間內含奇奇怪怪的房間。

同時，他們也取得了那「血玉娃娃」，由黃文環背在背上。

地下的房間差不多都被他二人毀光了，但奇怪的是那烈火神彈發生的威力，完全是一種陰火，看不見火焰，也看不見烟霧，只是一種奇强無比的高熱，把一切東西摧毀。

他們依法施爲，最後自己也退到了一處退無可退的石室，這時，那飄蕩的聲音也忽然消失不見了。

黃文環與張靖宇心中都有了上當的感覺，只差彼此沒有說出來。

相對苦笑的時候，那飄蕩的聲音又出現了，道：「快按下室頂第七粒夜明珠。」

張靖宇聞聲出手，一指在第七粒夜明珠之上按了下去。

那粒夜明珠向下一退，整個石室也隨之向下落去，他們二人立覺一陣天旋地轉，石室忽然震動了一下，停止了落勢。

接着，石門一開，隨着一股新鮮空氣的進入，眼前也大放光明，一道斜陽正洒落在石室之外。

黃文環與張靖宇兩人心情一舒，晃身跳出石室之外，可是當他們跳出石室之後，心情不由得沉重了起來。

敢情，他們所見到的並不是甚麼開闊的曠野，只是一處可以接觸天光的山隙。

那山隙兩壁高與天齊，插翅都飛不上去。

眼前另外呈現的一幅景象是八個殘廢老人，盤膝坐在一尊神像前面。

那尊神像的臉容，正和他們毀去的那尊神像是完全一模一樣。

那飄蕩的聲音忽然道：「快，把那八個殘廢老人斬盡殺絕！」

黃文環與張靖宇見那八個老殘廢其中六人每人身上只有一隻手和一隻脚及一隻眼睛一隻耳朶。

另外二人：一人是有眼睛沒有耳朶，有手沒有脚，一人是有耳朶沒有眼睛，有脚沒有手。

他們這八個殘廢人，都不是天生殘廢的，而是人爲的結果。

他們都是一批被世人遺忘的可憐人！

黃文環與張靖宇可都是頂天立地的仁義大俠，平時要他殺一個放棄抵抗的人都做不到，何況像這種根本是殘廢人，他們自是更狠不下心來。

他們兩人沒有猶豫，同時一搖頭道：「不，我們不能遵命。」

那聲音道：「你們眞是愚不可及，此時不下手，等他們收功醒來，你們就沒有機會了！」

黃文環揚聲道：「老前輩不必多催，我們就是要向他們下手，也要等他們醒來之後，公平的一戰。」

那聲音長嘆一聲道：「婦人之仁，誤盡蒼生！」

黃文環道：「老前輩，你說錯了。」

那聲音道：「老夫錯在那裏？」

黃文環道：「這種行爲不應叫作婦人之仁。」

那聲音道：「那該叫作甚麼？」

黃文環道：「人獸之別，正邪之分，就在這一念之間。」

那聲音哈哈一笑道：「你倒說得很好聽，你可知道他們才眞正是酆都隱谷的首惡，你不見他們拱護的神像，不就是你們毀去的同一神像麼？」

張靖宇道：「不錯，我們也看得出那是同一神像，照說這尊神像也該毀去，不過，我們要毀也要毀得光明正大，所以我們不能偷襲出手。」

那聲音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道：「好一個『光明正大』的少年人，你們再不出手，可就要抱恨終生了。」

那聲音笑得震人心弦，似乎是有一股無窮的壓力，壓迫得張靖宇與黃文環二人幾乎把持不住，被震得心神渙散了。

同時，那大笑的聲音也把那八個老殘廢從入定中驚醒過來，八個人八隻眼睛閃電般一同罩向黃文環與張靖宇二人身上。

那驚天動地的笑聲忽然一斂，就似是刀斬了一樣，沒有留下一點尾聲，不知所在的消失了。

黃文環與張靖宇已被那聲音笑得心神搖曳，幾乎難以自制，那笑聲一斂住，便長長吸了一口氣，準備和那八個老殘廢一拚生死。

晃眼之下，只見那八個老殘廢原式不變身形一動，排成一條橫綫，擋在黃文環與張靖宇身前。

他們還是那種坐息的姿式，只是不再拱護那神像而面向着黃文環及張靖宇他們二人了，其移形換位之快，身形之速，就憑黃文環及張靖宇兩人的修爲目力，竟然沒有看出他們是怎麼樣移動的。

他們八個人，人雖殘廢，但那身功力的深厚，却實在叫人心驚目怵，自愧無能與他們抗衡。

黃文環與張靖宇二人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深悔沒有聽從那聲音的話，先下手爲强。

那八個老殘廢，只是用冷酷的目光死死的盯在他們身上，但並沒有進步的攻擊行動，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開口問黃文環他們一句話。

彼此對峙了相當久的時間，黃文環大喝一聲，道：「你們那一位是爲首的人？請表示身份，以便答話。」

那八個老殘廢對他的問話，置若罔聞，還是老樣子的理也不理。

這是使人非常生氣的態度，但張靖宇與黃文環二人都沒生氣，他們都有體諒別人的胸襟氣量。

黃文環接着又大喝一聲，道：「各位爲甚麼不說話？」

他們就是不說話，任你黃文環叫破了喉嚨也是不說話，不過，這時那幾個有眼睛的人，眼神上有非常複雜的變化，那種變化離奇得叫人看不出他們的情緒的反應。

突然，其中那位有眼睛有手，沒有耳朶沒有脚的人，身子向前，雙手着地，倒豎蜻蜓的在地上舞動了起來，他那舞動的姿勢，因爲缺了雙腿，叫人看了，沒有絲毫美感，反之，倒使人心田之中升起了一種悲傷的感覺。

黃文環與張靖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覺得這批人太可憐了。

那舞動的人動作越來越快，快得成了一團光影，隨着那舞動人的動作，其他的人也漸漸激動了起來，躍躍欲動。

張靖宇心神一震道：「黃兄，情形不對，快退……」

話聲出口，人還沒有退出去，可是已經不必退了。

祇見眼前人影一閃，根本快得不讓他們腦中發動抵抗的意念，他們便全身一麻，失去了抵抗之力，被那些老殘廢奇快無比的身法制住了。

張靖宇與黃文環二人完全失去了抵抗力，祇有暗嘆一聲，閉起雙目，任由他們處置。

忽然，一聲悽厲的叫聲從張靖宇的口中發了出來，黃文環擧目望去，祇見張靖宇身上已經少了一條手臂，那條被拉下來的手臂，正被一位殘廢老人抱在懷中啃吃。

他們都似乎忘記了黃文環，望也不望黃文環一眼。

黃文環被這種慘無人道的景象，看得雙目發赤，悲憤交集，不顧一切的大喝一聲，跳了起來，便向一位殘廢老人撲去。

奇怪，他的穴道原已被制，想不到居然被他心中潛在的力量把身子彈起四五尺遠，而且在那一彈之下，雙手雙腿的穴道居然冲開了。

突地，一股奇强絕倫的力道，迎着他的身子一捲，把他捲出一丈開外，那空蕩飄渺的聲音又出現在他耳邊道：「一錯不能再錯，還不與老夫住手！」

黃文環悲憤塡胸，大叫一聲道：「老前輩，你爲甚麼狠得下心，袖手旁觀，不管我們的死活。」

那聲音嘆了一聲道：「可惜老夫也是有心無力，你們不聽老夫的

話，老夫又有甚麼辦法？」

黃文環悲叫一聲道：「那是批畜牲，我要替張靖宇報仇，老前輩，請你告訴我，我有甚麼辦法對付他們？」

那聲音道：「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犧牲你背上那隻『血玉娃娃』，向他們打去。」

黃文環道：「好！」於是毫不加考慮，就把背上的「血玉娃娃」解了下來，雙手一掄，打向那些老殘廢。

這又是一場慘烈無比的爭奪，別看他們都是缺手少腿五官不全的老殘廢，那股捨死忘生，祇求達到目的的勁道，却比一個肢體完整的人祇有過而無不及。

他們大家的功力都奇高無比，出手之下，不是飛沙走石，就是殘肢體斷，七個老殘廢爭奪「血玉娃娃」，結果七個人都倒下去了，誰也沒有得到「血玉娃娃」，「血玉娃娃」就直立在滿地屍體之中，放射出血紅色的紅光。

「拿來，把『血玉娃娃』拿過來。」是那熟悉的聲音，驚醒了黃文環幾乎將要痲木的神經。

黃文環震動了一下，舉目四望，仍然看不見那說話的人，心中激起了一股不滿的情緒，哼了一聲道：「你到底是人是鬼？也該露面了，老是躲在背後出主意，是甚麼東西，結果把我的朋友都害死了。」

那聲音不以為然「嗤」的輕笑了一聲道：「你們不聽老夫的指示，怪得誰來？」

黃文環道：「就算我們見識不足，自己誤了事，你也該出手相助我們一臂之力！」

那聲音又嘆息了一聲道：「黃大俠，你錯怪老夫了，你看老夫無目無手，如何幫得上忙。」

黃文環睜目四搜，仍不見那說話的人，心中惱怒大喝一聲道：「你在那裏？」

那聲音道：「你低頭看看老夫不就坐在你眼前麼！」

黃文環一低頭，所見到的祇是那沒有眼睛，沒有手，也沒有參加爭奪「血玉娃娃」的老殘廢。那是唯一僅有的老殘廢。

黃文環一怔道：「是你？」語氣中充滿了不相信的意味。

並未見到老殘廢說話的動作，但那話聲已透入黃文環耳中道：「不錯，就是老夫。」

黃文環道：「你要『血玉娃娃』做甚麼？」他一面口中發問，一面走向屍體之中，將「血玉娃娃」拾回抱在懷中，但並沒有馬上將它送給那個「老殘廢」。

那老殘廢道：「有了這『血玉娃娃』，我們就可以為所欲為，獨霸天下了。」

黃文環嗤笑了一聲道：「我們？」

那老殘廢道：「不錯，就是我們兩個人。」

黃文環哈哈一笑道：「你眼不能見，獨霸天下有何意味？」

那老殘廢道：「你可以代老夫的耳目，你更可以代替老夫享受一切。」

黃文環道：「享受的是我，你依然一無所得，為的是甚麼？」

那老殘廢說道：「這個你就不必多問了。」

黃文環道：「如果我不呢？」

那老殘廢道：「你要是有種的話，祇要你把『血玉娃娃』猛力向那神像砸去，便甚麼都不要談了，而且你我都化為灰燼，整個酆都秘谷和天風谷都將從此永沉地下了，你有這個種嗎？」

「我為甚麼沒有這個種！」黃文環答話得快，出手得更快，話聲剛出，手中的「血玉娃娃」便已向那神像打了出去。

他這種果敢迅速的決斷，大出人意料之外了，那老殘廢根本來不及制止，便見紅光一閃，「血玉娃娃」已和那神像撞在一起，接着，那神像轟然一聲，發出一道濃烟與一陣強烈無比的震撼，黃文環便覺得自己的身子被捲拋了起來。

黃文環一被拋了起來，神智却是清醒無比。想到自己這迅雷不及掩耳的作為，不由心滿意足的哈哈大笑了起來。

「黃兄，黃兄……」

黃文環覺得那聲音很熟悉，極力睜開雙目，在烟霧中望去，目光所及，祇見張靖宇好生生的在他面前。

黃文環一愕道：「你沒死？」

張靖宇一楞，笑了起來道：「我幾時死了，你不是在做夢吧？」

黃文環目光一收，這才眞的清醒過來，自己可不正躺在床上，一抹斜陽，正從窗外射了進來，照在床前矮榻上的張靖宇身上。

（全文完）

新派奇情哀艷故事／凌　霄・文
可　飛・圖

湖海忠魂未了情

獨行報父仇　羣奸喪劍下

風在林間打轉，落葉鋪滿了林中小徑，一個遊子踏着滿地的腐葉，步履輕緩地順着那小徑走來。

他穿着墨綠色的單衫，戴着一頂竹笠，足登薄底快靴。從單衫上的塵土看來，他已經趕了不少路。

突然，從林間閃出了四個大漢，攔住了他的去路。

為首一人，生得臉紅唇白，倒有幾分俊相，惜眉宇間透出一臉邪惡之色。稍有江湖閱歷之人在一見之下，就可發現他不是一個坦盪盪的君子。

他雙手撩開腥紅大氅，扠在腰間，似是有意露出腰間的佩劍，炫耀武力，然後沉聲問道：「朋友，要上那兒去？」

來人抬起了頭，玉面星目，相當英俊，楞了一楞，才反問道：「你是誰？」

「嘿嘿！」一聲冷笑，接着厲聲道：「東廠二檔頭查子雄。」

那正是明朝熹宗年間，閹臣魏忠賢獨攬大權，控制東廠，橫行不可一世之際，善良百性一聽到「東廠」二字，尤勝見到了閻王般的畏懼。

這個少年遊子却還十分鎭定，冷冷地問道：「尊駕因何阻道？」

「因為你身佩利劍，所以要盤問一下。」

「身佩利劍，也算犯法麼？」

「聽說有人謀刺魏公公，所以……」查子雄似有顧忌地停住，突然稜目一翻道：「朋友，識相些自動報出你的來龍去脈！」

「在下……」他只說了兩個字，又將口閉住了。

「怎麼，朋友的寶號有不能亮出來的苦衷麼？」

「二檔頭，」一個大漢湊在查子雄耳邊道：「這小子絕不是甚麼好來路，先給他點顏色看看……」

他這裡一語未了，突聽「颼「地一响，那少年遊子突然躍上了一棵偉岸的針松樹上。查子雄冷哼了一聲，緊隨着長身而起，不愧是東廠的二檔頭，脚在樹梢，劍已出鞘，振腕一抖，那遊子頭上的竹笠，如斷了線的紙鳶般凌空飛去。

查子雄在出手得利之際的情況下，一連攻出三劍，對方被一輪猛攻迫落地面，頭上一蓬青絲也垂了下來。

「嘿嘿！」查子雄已在冷笑中落在對方的面前。「原來是位姑娘」。

「你想怎麼樣？」姑娘雖自知不敵，態度却非常的强硬。

查子雄滿面邪笑，拱一拱手，道：「請教姑娘芳名。」

「姑娘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任名飛燕。」

「哦，一心堡堡主任天儀的掌上明珠。」

「姑娘可以走了麼?」

「走?嘿嘿!」查子雄冷笑着將長劍入鞘中，緩緩向任飛燕走近。

「方才查某人一劍本可削下姑娘的頭顱，却只挑飛了姑娘的頭上竹笠，妳難道不該謝謝查某人麼?」

「你……」任飛燕飛快地手握劍柄。

查子雄比她更快，右腕疾翻，已將她的右腕扣住，陰惻惻地笑道：「姑娘想找查某人打架，別在這兒，陪查爺到床上去。」

「哈哈!」另外三個大漢也狂聲大笑。

「對啊，到床上來一場妖精打架……」

突然，狂笑之聲改爲慘叫之聲，那三個大漢在一眨眼之間已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每個人的胸部前都留下了X形血痕。

查子雄在猝變之下，甩脫了任飛燕，突地回身，瞥見一個臉色蒼白，神情冷峻的青衣少年，站在他的面前，正以極爲緩慢的動作將長劍回入鞘中。

「哦!」查子雄低呼了一聲，本想拔劍的手却僵住了。

「你是獨行客!」

其實，他這一句話是多餘的，江湖上對獨行客已經傳揚許久，劍法奇特而快速，被殺者都是在胸前留下了X形血痕，看上去，只是傷了一點表皮，而內腑却已被凌厲的劍氣所摧毀了。

那青衫少年並未回答查子雄的話，只是冷冷地反問道：「你是東廠二檔頭查子雄?」

「不錯。」查子雄雖然對獨行客其人有所怯畏，其表現還算鎮定。

「你可以走了!」

查子雄原本料定將與對方有一場狠拚，却想不到近月來在江湖上聲名遠播的獨行客竟會輕易地放過他，如此一來，反倒愕住了，既未拔腿開溜，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留着你的狗命，好教你向大檔頭白浪傳話。」青衫少年冷冷的道：「奉勸他最好及早回頭，否則，他的死期不遠。」

「這句話在下一定帶到。」查子雄至此已確定自已無殺身之危，故而在臨去時，還丟下了一句話：「好，咱們後會有期!」

查子雄在眨眼之間，走得無影無踪，那青衫少年也待轉身離去。任飛燕突地閃身攔住他的去路，福了一福道：「多謝壯士搭救之恩。」

青衫少年以極冷峻的神色對她投以一瞥，未曾回答一字半語，身形一閃，穿入林間。

任飛燕咬牙皺眉，凝視着青衫少年消失身影之處。

突地，另一個身穿勁裝的少年，自林間一閃了出來。

任飛燕聞聲一驚，電旋身形，玉手飛快搭上劍柄，當她看清來人時，驚色消失，嗔怪道：「司馬羽，原來是你，方才你上那兒去了?」

「咦，飛燕，妳不是教我登高瞭望路徑麼?」司馬羽說到這兒，故作神秘地壓低了嗓門：「當姓查扣住妳的手腕時，我本來要衝出來搶救，却發現青衫少年衝了出來，飛燕，以妳看，他可是咱們正要找的東方白?」

任飛燕道：「恐怕是他!」

「不是我怪妳，既然是他就不該放他走。」司馬羽埋怨她道：「令尊正邀集江湖中的俠義之士，爲當年被閹臣害死的大學士東方明復仇，他披戴父仇以獨行客自居，傲遊江湖，這算是甚麼話?」

任飛燕似乎對這位看上去丰采還算不惡的少年，並無好感，冷哼了一聲：「司馬羽，妳是說我方才應該將爹的主意源源本本地告訴他?」

「是啊!」

「萬一他不是東方明之子東方白呢?這豈不是洩漏了機密消息?」

「這……」司馬羽一時感到語塞。

任飛燕冷笑道：「我看你還是回到一心堡去吧，眞不知道爹怎會教你陪我出來。」

「飛燕!」司馬羽的聲音似乎有點委屈。

儘管如此，任飛燕仍然沒有理他，逕自掉頭離去。

司馬羽臉上浮現了惱怒之色，僅僅在那一刹間，那股慍色就散了，喟嘆着搖搖頭，跟了下去。

＊　＊　＊

紅燈高挑，將偌大一座廳堂照得如同白天，正中虎皮交椅上坐着一個半百老人，右眼皮有一道刀疤，眼眶則是一個大黑洞，獨一無二的左眼却發出一股陰寒無比的光芒，他的右手揑着四根粗若兒臂的藤條。不時在地上戳着，每每點戳一下，青石板舖砌的地面就會出現一個明顯的凹痕。

兩旁站着不少勁裝大漢，一個個虎背熊腰，身軀魁梧，這時却有如見了貓兒的老鼠，各自呈現畏懼之色。

「半個月了!」那半百老人咆哮着從虎皮交椅上站了起來，籐條虛空一甩，發出尖銳的嘯聲。

「我教你們分頭查訪獨行客的行踪，你們却連人家的屁也沒有聞着，教我如何向魏公公交代?」

原來他就是東廠大檔頭白浪，經他這一咆哮，那羣勁裝大漢更是啞口無言了。

「劉赤!」白浪一個箭步衝到一個光頭大漢的面前，手中的籐條一點即到對方的鼻尖上。

「平時你最愛喳喳呼呼，今天怎麼變成了啞巴了。」

名叫劉赤的光頭大漢，手中拿着一具獨角銅人，那大概就是他的兵刃。估重量，怕有百十來斤，如此說來，他該是個虎狠漢子，然則他此刻的話聲却是軟弱無力。

「大檔頭，俺早就想跟他會會了，無奈那小子是個沒有種的鼠子，專會打地洞，地面上根本就沒法找到他的影兒。」

「放屁!」白浪吼聲更大了。

正當劉赤臉紅耳熱，無以爲對之際，查子雄在這時神色愴惶地搶步而進。白浪迫不及待地問道：「怎麼回事?」

「屬下遇上了獨行客。」查子雄訥訥道：「眨眼之間，屬下所帶之三個人都死在他的劍下。」

白浪雙眉一挑，冷聲道：「你在旁邊看着。」

「屬下本想和他決一死戰，然而他却要屬下向大檔頭傳句話。」

「他說甚麼?」

「他說……」查子雄囁嚅地道：「他說大檔頭如不及早回頭，死期不遠。」

「放屁!」白浪獨目圓睜，氣咻咻地道：「你是爲了效命，還是那爲混賬小子跑腿?」

查子雄恭恭敬敬地道：「屬下有下情回稟。」

「說!」白浪手中的籐條揮舞得呼呼作響。

「屬下本想和他一拚，不過，力拚的結果，屬下一定難逃一死。」

「嘿，原來你是怕死。」

「並非屬下怕死，而是……」

「而是甚麼?」白浪的語氣、神情咄咄逼人。

「到目前爲止，只有屬下一人見過獨行客的眞面目，屬下留着這條命，無非是便於來日加以指認。」

白浪臉上的懼惱之色緩和了不少，獨目向在場的人一掃，冷冷的道：「魏公公已連下八道密令，限期捉拿獨行客，你們趕緊給我查訪追緝，還不趕快給我退下。」

「是!」衆口一聲，然後如喪家之犬的疾退了出去。

白浪緊鎖眉頭，在這偌大的廳堂中負手踱步。突然，進門處响起了環珮叮噹之聲，一個花枝招展，濃粧艷抹的女人走了進來。

「喲!」尖聲尖氣，嫵媚萬狀。「大檔頭又在爲那獨行客犯愁了，要不要我花雨娘陪你喝兩盅?」

白浪唉聲嘆氣的道：「雨娘，我那有這份心情?」

「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呀?」花雨娘大模大樣地在虎皮交椅上坐了下來。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管他獨行客的劍法有多厲害，也祇有一個人，一條命，哼，我花雨娘包管教他喝我的洗脚水。」

「雨娘，妳有甚麼妙計?」

「祇要你的飯桶手下能夠找到獨行客，我就有辦法教他躺下。」

「哼!」白浪冷笑一聲，別轉頭去。

「我知道，又是彈指迷魂烟。」

「咦，你好像有點看不起我那點小玩藝兒，彈指迷魂烟放倒了不少英雄好漢，那却是事實啊!」

「雨娘，妳可別小看獨行客。」

「我一點也沒有低估小看他。」花雨娘收斂了笑容，一本正經的樣子。

「他劍利招快，我不同他動硬的，伸手不打笑臉人，我花雨娘不找他的痲煩，他也絕不會見面就給我來上一招白進紅出，等他到我面前，哼!祇要指頭那麼一彈。」

白浪疾聲的喝道：「是誰在外面?」

喝聲中，人已縱到了門邊，「叭」地一聲，手中籐條挑開了門扉。

「爹，是我呀!」驚慌的聲音，俏麗的身形，原來的是白浪的女兒。

「如烟，妳躲在門外幹甚麼?」

「爹!」白如烟怯生生地道：「我聽說獨行客今天又幹掉了咱們三個，所以想來問問爹，剛走到這兒……」

白浪皺着了眉頭，揮動着手中的籐條，道：「回房去吧，這事不要妳管。」

「爹!」白如烟低着頭，久久，才鼓足了勇氣道：「我要去查訪那獨行客。」

「胡說，妳簡直活得不耐煩了。」

白如烟逞强地道：「他有甚麼了不起，還不祇是一條命。」

「白姑娘!」花雨娘自虎皮交椅上站了起來，神情不屑地笑道：「妳還是躭在閨閣樓裡繡繡花吧，將來婆婆才會稱讚妳的好針線。」

「哼!」白如烟投以鄙視的一聲，忿然轉身離去。

「唉!」白浪無可奈何地嘆了一聲。

「大檔頭!」花雨娘語氣尖刻的

說道：「據說那獨行客就是大學士東方明的兒子，東方明死於獄中之際，你就該趕盡殺絕，但是你留下了一條禍根。」

白浪喃喃地道：「不是我不肯趕盡殺絕，祇可惜……」

「怎麼？被他逃走了？」

白浪搖搖頭，道：「不，當我追殺之際，那小傢伙却被一個高人救走了。」

「哦，原來如此，這雖是當年的失着，悔之無益。」花雨娘走到白浪的身邊，壓低了嗓音道：「看來有人謀刺魏公公的傳說不假，萬一魏公公有個三長兩短，咱們也沒得混了，這事得加緊點。」

白浪點了點頭，咬緊了牙關，一句話也沒有說。

＊　＊　＊

回到閨閣中的白如烟並沒有依照花雨娘所說的去繡繡甚麼花兒，而是換了一身勁裝，佩帶了長劍，似乎是要遠行的樣子。

不錯，她正要遠行，爲的是追尋那位神秘的獨行客。她拿起筆，在一張素箋上寫道：「爹，請恕女兒不告而別，若未尋獲獨行客的下落，女兒誓不返回。女如烟。」

將素箋壓在硯池之下，熄了燈，掩掩閃閃地潛至馬房牽了一匹馬，輕輕地走遠了，才上馬抖韁而去。

星星在閃着精靈的眼睛，官道上除了她之外，再沒有一個鬼影。

白如烟一口氣奔馳了四十來里，此行可說是漫無目標，獨行客目前存身何處，連一點影兒也沒有，她祇有一個意念——盡快走遠些，免得被她父親派人追回。

在星光下，她看到了一幅酒帘，那是一間野店，茅屋幾間，燈光如畫，白如烟來到了近前，發現屋前一棵樹上拴了一匹未卸鞍的馬匹。

她下馬進了野店，祇見一個年輕力壯的壯士正在據桌打尖，在對方抬頭的一刹那間，白如烟發現那小伙子有兩道凜悍過人的目光。

老店家迎了上來，笑呵呵地問道：「姑娘是要投店？」

「不！」白如烟一甩頭，在一副座頭上落座。

「給我來一壺涼茶，喝了就走。」

「是！」老店家彎着腰退走了。

時已深夜，一個大姑娘家，身着勁裝疾服，腰掛長劍，在外面挽韁疾馳，該是一件罕見事兒，任何人都免不了多看一兩眼的了。

但是那個據桌打尖的小伙子，却是例外中的例外，祇有白如烟進門時抬頭投以一瞥，以後就沒有再去多看她一眼。

白如烟喝着涼茶，却不停的打

量他，二十三四歲的年紀，身佩長劍，滿身風塵，最惹人注目的是他那一股逼人的標悍勁兒，莫非他是……

白如烟心頭一動，話也不由自主地打從嘴邊溜了出來。

「馬未下鞍，這位大哥莫非要趕夜路？」

「唔！」那小伙子好像應了一聲，但是連頭也沒有抬。

「不知大哥連夜要往何處？」

「姑娘因何要打聽在下的行踪？」那小伙子終於抬起頭來，兩道目光像兩把利刃，聲音却冷得像是從冰窖子裡湧出來的。

「大哥會錯意了。」白如烟心頭雖是有些火，臉上仍是浮出着笑容。

「黑夜趕路，心頭有些寒颼颼的，若是同路也好有個伴。」

「怕摸黑路，就該留在娘的懷中。」標悍的小伙子冷笑着站了起來，抓着桌上的長劍，一回頭：「店家，多少銀子？」

「嘿嘿！」老店家哈着腰凑過來。

「粗茶淡酒，你隨便賞好了。」

這店家可也是個老江湖，就憑他這一句客氣話，那小伙子摸出一塊銀子放在桌上，怕有一兩多，可以辦一桌不太壞的酒席了。

白如烟過慣了養尊處優的日子，除了喜歡說話尖刻的花雨娘有時在言語中刺她兩句之外，其餘的人連她老子白浪在內都得讓她幾分。她那裡能受得了這年輕小伙子的悶氣，冷笑一聲，掏出幾個銅錢往桌上一扔，也跟着出了野店。

兩騎八蹄，一先一後地離開了野店，官道上揚起了一道塵霧，夜色更形迷濛了。

突然，一陣「唏聿聿」的馬嘶，那年輕小伙子硬挽韁繩，將馬兜轉，如非白如烟騎術絕佳，沉腕勒馬，勢必要撞一個八蹄朝天。

一陣悶雷般的聲音從那小伙子口中爆了出來：「姑娘因何要跟踪在下？」

白如烟正好找到了發洩心中不快的大好良機，冷笑了一聲，道：「哼！這話可眞問得出奇，陽關大道，任何人都可以行得。」

「姑娘如不想自討沒趣，最好慢行一時半刻。」

「爲甚麼？」

「我不喜歡有人跟着。」

「憑甚麼？」

「憑……」他口中的「劍」字尚未出口，長劍業已出鞘，出劍之勢猶如霹靂閃電。

以白如烟的閱歷來說，她從未見過如此凌厲的劍法。兩腿夾住馬肚，身子迅速後仰，同時揮手抽劍。

對方的利劍一發即收，「颼」地一聲，劍光頓失，韁繩兜轉，官道上響起一陣悶雷似的蹄聲。白如烟祇不過楞了一楞，那一人一騎已去了一箭之地。

白如烟感到胸口有些涼寒之意，低頭一看，不禁大驚，羅衫被對方的利劍劃了一個X形的裂痕，想必是對方手下留情，倒未傷及一絲肌膚。

「獨行客！」她不禁失聲呼叫。

蹄聲漸遠，終於消失，白如烟心頭的滋味實在難以描寫。許久，她才一咬牙銀，猛抖韁繩馳馬前進。

＊　＊　＊

晨曦照在荒山曠野，任飛燕一個人在踽踽獨行，這一天一夜，她和司馬羽一東一西地搜尋東方白的下落，可是連影兒也沒有見到。

她拖着疲憊的身體，心中暗忖：回到一心堡如何向父親交代，唯一的希望祇有期待司馬羽的發現了。

她抬起頭來，發現山崗冒出一個人影，接着是兩個，三個。任飛燕心存戒心，打算閃入林中避一避，却依然慢了一步。

「嗨，那位大妹子給俺站着。」一聲吆喝，人已到了面前，正是白浪的手下，使用獨角銅人的劉赤。

任飛燕手控劍柄，往後稍退，佔住一個有利的位置，冷聲問道：「你想幹甚麼？」

「姑娘別裝蒜了。」另外兩個大漢齊聲道：「昨天和咱們二檔頭動手的可是妳麼？咱們奉了檔頭之命到了這崗子上去搜查，居高臨下，看得很眞切！」

「是又怎麼樣？」任飛燕力持鎮定。

劉赤叱喝道：「大妹子，俺是粗人，說話不愛拐彎，昨天妳親眼見到，咱們二檔頭帶領的三個手下被人宰了。」

任飛燕道：「你兩位居高臨下，看得必清楚，宰人的不是我。」

「俺知道殺人的是獨行客。」

「那麼，你就該去找他。」

「俺正要找他，姑娘想必知道獨行客的落腳之處？」

任飛燕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那可好辦。」劉赤陰惻惻地笑道：「請姑娘跟俺走一趟，獨行客昨天救了妳，必不甘心妳落在咱們手裏。祇要他膽敢找上門來，嘿嘿……」

任飛燕怒叱道：「你想將我作餌。」

「不錯。」劉赤揮動手中獨角銅人，一副耀武揚威的神態。

「俺看妳還是乖乖地跟咱們

走。」

「憑甚麼？」任飛燕緩緩的後退，長劍抽出了一半。

「憑俺手中的獨角銅人。」劉赤順手一揮，一株碗口粗的柏樹一折兩截。

「俺不信妳姑娘的頸子能捱得起一擊。」

嬌叱聲中，任飛燕手中的長劍有如一道銀虹向劉赤前胸捲去，她先發制人，倒有幾分威勢。

劉赤的獨角銅人全力一揮，鏘聲一響，火星亂冒，任飛燕手中的長劍竟然脫手而飛。

「他媽的，敬酒不吃吃罰酒！」另外兩大漢同聲喝罵，像有默契似的一左一右，探掌抓住任飛燕的肩頭。

林間突然射出一道黑影，隨着一道晶亮的光芒，那兩個大漢的身子，像遇到了強大的阻力般，一連退後幾步，砰然摔倒地上，各人的胸口都出現了一道X形的血痕。

劉赤正要揮動獨角銅人，突覺胸口一涼，低頭一看，祇是衣衫割裂，却未傷及肌膚。

面前站着一個神情冷漠的小伙子，正以極緩慢的動作將手中劍回入鞘中，同時冷聲道：「留你狗命回去向大檔頭白浪傳話，獨行客恭候他的大駕。」

劉赤臉現驚色，倉惶而逃。

任飛燕有些迷惑，因爲她前後兩天之內，見到了兩個劍法相同，容貌絕不相同的「獨行客」。

當那小伙子正要轉身離去時，任飛燕鼓足了勇氣問道：「你也是獨行客？」

對方沒有回答她的話，却尖刻地說道：「憑姑娘的身手，還是早些回到一心堡去吧，遊蕩在外，早晚難免殺身之禍。」

「可否請……壯士同到敝堡一行？」

那小伙子沒有回答，也沒有回頭，就這樣的走了。顯得絕情之極，氣得任飛燕差一點咬碎了銀牙。

小伙子一定聽到了任飛燕的跺腳聲，但是他的背影筆直，似乎連回頭看一下的興趣也沒有。穿過一遍叢林，來到他的拴馬處。

他跨上了馬背，正要策馬飛行，身後突然又傳來了一聲叫喚：「仇如天侄慢走一步。」

他回頭望去，祇見一個頭髮斑白的老者向他跑來，他連忙翻身下馬，拱一拱手，道：「原來是吳伯父。」

「天侄！」老者走到他面前，撫摸看他的肩頭。

「我吳皓當年和你父親有金蘭之誼，有幾句話不吐不快，賢侄萬萬不要見怪。」

這個名叫仇如天的小伙子，雖然有一股桀傲不馴的慓悍勁兒，但在這老者面前倒還十分恭順，又是一拱手道：「請吳伯父當面教訓。」

「天侄，以你的身手，大可以在江湖中揚名立萬，又何必打着獨行客的旗號，這教老夫好生不解。」

仇如天目視天空，喃喃道：「吳伯父，你可知道獨行客是誰？」

吳皓搖搖頭，道：「老朽已有多年不涉江湖，那會知道！」

「他就是大學士東方明的兒子東方白。」

「哦……」吳皓似是不勝驚異。

「天侄，你……」

仇如天搶着說道：「吳伯父尚不致健忘，先父是如何死的。」

「令尊搶劫庫房官銀被拿問斬。」

「處決先父的人正是大學士東方白。」

「父仇不共戴天，理應償報，不過……」吳皓頓了一頓，才又接着說道：「令尊劫取官銀，有違法典，東方大學士官職在身，依法處決，這事可要細加斟酌，何況，東方大學士已被閹臣魏忠賢所害……」

仇如天口氣惡毒地道：「可是，他的兒子東方白還沒有死！」

吳皓神色大變道：「天侄，你……」

仇如天沉聲道：「吳伯父，先父與你義結金蘭，你如今身在江湖之外，無法替他老人家索仇，難道還要阻撓小侄爲父討還血債麼？」

吳皓愕神良久，方緩緩的點頭，道：「賢侄孝心可嘉，老朽佩服，祇不過……」

「不過怎樣？」仇如天恭順的態度業已消失了，臉上浮現濃郁的暴戾神采。

「即使理該爲父報仇，也該面對面地去找東方白作一了斷。不該假借他的名號濫殺無辜。」

「這正是小侄藉此引出東方白的方法。」

「這……老朽就不明白了。」

「東方白藝成出道之後，即放出了風聲，他先要殺盡了東廠的廠衛，然後再取魏忠賢的六陽魁首。時僅數月，廠衛死在他手下的已不計其數，但是小侄却始終找不到他的踪跡，因而小侄祇得出此下策，用濫殺無辜的手法去破壞他的名聲，他自會前來找小侄質問，那時……」

「那時又怎麼樣？」

「有我無他，有他無我！」

吳皓浩嘆了一聲，道：「如今閹臣當道，東廠橫行，善良百姓遭彼等荼毒者何止千萬，天侄，你何不等東方白除去奸人之後，

再……」

「小侄心中祇想到父仇二字，其它一概不管。」

「天侄，令尊在世之日，雖然厠身黑道，却有幾分俠義之風，所謂盜亦有道，你如此作，令尊在天之靈，豈能安心？」

仇如天這一剎間，目射怒火，情緒激動，似乎難以忍受吳皓的嚴厲教訓，所幸最後還是忍了下來，冷冷地拱一拱手道：「多謝吳伯父教訓，小侄會時刻記在心中。」說完之後，翻身上馬而去。

吳皓惋惜地嘆道：「唉，倒是一個剛強漢子，可惜被仇恨的意念蒙住了心。」

吳皓離去後，一棵老松的頂端躍下一個輕巧的身影，她正是昨夜在野店中和仇如天有過一面之緣的白如烟。

＊　＊　＊

傍晚了，青河鎮上的「聚賢居酒樓」業已上了燈，店堂中也已開始上座，酒菜的香味在四處飄散着。

仇如天佔了一個僻靜的座頭，面牆狂飲，忽然，背後傳來一聲溫和的叫喚：「天侄。」

他轉過頭去，發現來人是吳皓，不待他開口，吳皓已搶先說道：「天侄切勿誤會，老朽無意來此，却發現賢侄在這兒……」言下似有畏懼之意。

仇如天連忙截口道：「吳伯父可別如此說，小侄晨間言語多有冒犯，正好藉機陪罪……」

突然，一個爆竹般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店家，快給大爺們拿酒菜來，吃完了還要辦事。」

店家像小鬼見閻王似地連聲應是不迭。

吳皓壓低了聲音，道：「天侄，小心點，東廠的鷹犬來了。」

仇如天微一側頭，用眼角餘光向進來的人掃了一眼，低聲道：「那個手拿獨角銅人的粗漢子小侄晨間會過，吳伯父，那個娘們是甚麼來路的？」

「黑道中的第一個淫婦，如今是大檔頭的姘頭，名叫花雨娘，專使彈子迷魂烟，天侄，你可得小心點。」

「哼！」仇如天冷笑了一聲：「一簍筐的臭魚死蝦。」

「天侄。」吳皓伸手按住了他的肩頭，生怕仇如天逞強而動。

仇如天竟也按捺不住，端起酒杯猛喝了一大口。

鷹犬們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尤其是花雨娘，更是淫聲浪語，不堪入耳。有吳皓在座，仇如天祇好低頭喝悶酒，發作不得。

突然，門外又進來了兩人，一男一女，正是聯袂察訪東方白行踪的任飛燕及司馬羽。

若是任飛燕走前面，一發現劉赤等人在座，必然會縮步不進，偏偏是五官不惡的司馬羽，花雨娘一個箭步來到了門邊，眉開眼笑地問道：「這位壯士貴姓大名？」

司馬羽雖有些迷惑，却又不禁回道：「在下司馬羽，姑娘因何動問？」

「哈哈！」花雨娘一聲浪笑。「俊人必有俊名，過來陪你花大姊喝幾杯。」

劉赤的人粗眼兒尖，已然看見了司馬羽身後的任飛燕，一個箭步向前，嘿嘿連聲地獰笑道：「任姑娘，江湖路窄，咱們又碰面了，劉某人也請妳賞光過來喝一杯，該不會拒絕了吧。」

任飛燕頓感進退唯谷，動武必然不敵，要走祇怕走不得，眉頭一皺，不禁暗動心機。

司馬羽却不知厲害，冷笑了一聲：「嘿嘿，原來這位就是艷名四噪的花雨娘，可惜司馬大爺不解風情，閃開，否則，當心利劍割破妳那張漂亮的臉孔。」

「他媽的！」劉赤掄起了獨角銅人：「俺看你這小子是壽星公吊頸嫌命長了。」

「劉赤退下。」花雨娘嬌叱一聲，回轉頭又是一副笑臉：「司馬公子……何必生氣。」話聲中，她款步向前，忽然戟指一彈。

一縷淡淡的青烟，像騰空游走的靈蛇般直撲司馬羽的面前，他竟然還神情微愕地不知應變，待一股異香入鼻，猛然警覺爲時已晚，手足已僵，頭腦昏沉，「砰」地一聲摔倒地上，四平八穩的躺下了。

「哈哈！」花雨娘發出了一陣狂笑。

任飛燕雖對司馬羽並無好感，終歸是同行結伴之人，雖明知眼前局勢對她不利，却仍然拔出了長劍，一連向花雨娘逼退了數步，護住了昏迷不醒的司馬羽。

「劉赤。」花雨娘回到座間坐下，喝了一大口酒。

「這個小娘們交給你，你如能拿下她，今晚包管有你樂的。」

「嘿嘿！」劉赤獰笑着向任飛燕逼近，「小姑娘乖乖地放下劍來，陪我喝幾盅，睡一宵，明天放妳走，不然……」

「颼颼颼」任飛燕粉臉發赤，一咬銀牙，一連刺出三劍。

「他媽的。」劉赤被任飛燕的攻勢一連逼得退了三步，不免暴跳如雷，手中的獨角銅人揮舞得霍霍生風，氣咻咻吼道：「待俺宰了妳這小賤貨。」

這傢伙力大無窮，獨角銅人又是沉重的兵器，一連數招，就將任飛燕逼至屋角，動彈不得。

坐在僻靜角落裡的仇天生再也按捺不住，霍地長身而起，長劍颼地出鞘，發出一聲厲叱：「狂徒住手！」

吳皓驚呼：「天侄……」

他也許想阻止仇如天惹事，而仇如天却不願此時此刻暴露眞實姓名，吳皓張口，他就回手一劍。

正如吳皓所言，仇如天已被仇恨薰昏了心智，性情反常已極，劍尖指向吳皓的心窩，走勢迅速，似乎毫無餘地。

吳皓臉色慘白，身體僵直。

就在長劍將要洞穿吳皓的胸膛的那一剎間，一絲殘留的良知喚醒了仇如天，長劍向外一偏，打從吳皓脅下滑過，以劍柄的護胸點封了吳皓的昏穴。

但這只是一剎那間的變化，然而劉赤亦已看清了他的面目，大呼大叫：「別讓他跑了，他就是獨行客！」

仇如天不是易與之輩，花雨娘已經看在眼中，但一經劉赤一叫，不禁恍然而悟，霍地站了起來，將手腕輕輕一揮，衆鷹犬立刻刀劍出鞘，將仇如天團團圍住。

仇如天長劍下垂，目光望着他，沉聲道：「我看你們還是走吧，免得血染店堂，教店家辛苦洗刷。」

「上！」劉赤揮動獨角銅人，嘶聲狂叫。

衆鷹犬刀劍齊擧，仇如天長劍平胸，飛快地一個旋轉，剎那之間，齊鷹犬紛紛倒地死亡，胸口均出現一個X形血痕。

待劉赤大驚失色，準備逃走時，仇如天的長劍已指向他的咽喉，沉聲道：「你見過白浪嗎？」

「還……還沒有。」

「那麼，我仍留下你的狗命，只爲我傳話去。」

「好凌厲的劍法，好英俊的人兒。」這話從花雨娘口中說出來，分外動聽：「獨行客咱們喝幾盅，好生長談吧！」

仇如天回過身，緩緩的向花雨娘走了過去。

任飛燕禁不住的大叫道：「當心她的彈指迷魂烟。」

仇如天似乎沒有聽到她的警告，依然直趨花雨娘的面前，冷聲道：「妳是花雨娘？」

花雨娘媚開眼笑地道：「奴家正是。」

「哼！白浪的情婦，武林中第一號淫娃。」

「喲！」花雨娘尖叫了一聲，嬌笑道：「是那個嚼舌根的糟蹋奴家。」

雪亮的劍尖抵住了她鼓鼓的胸部，仇如天道：「花雨娘，妳的彈指迷魂烟只能對付那些笨蛋，對付不了我的，趕快帶着妳那股騷氣滾得遠遠的，不然少爺的長劍在妳的身上戳一百另八個血洞。」

花雨娘的臉色由紅變白，目光由溫轉冷，冷哼了一聲，道：「劉赤，咱們走。」

這一對狗男女落荒而逃。

仇如天冷冷地瞥了一眼任飛燕，走到昏迷不醒的吳皓面前，頻頻搖首，低低的吁嘆。

任飛燕悄然走到他身邊，輕聲的問道：「你姓仇？」

「妳怎麼知道？」仇如天的語氣極爲平靜，然而臉上的肌肉却抽搐了一下。

「這位老人家只說了一個『仇』字，你就拔劍擊昏他了，你大概是不願別人知道你姓仇？」

「姑娘眞聰明。」

「那麼你姓仇了。」

「不是。」

「可是……」

仇如天突然旋側身子，如冷電般目光投注在她的臉上，沉聲道：「姑娘最好不要自作聰明，這位老人家所要說的是——」『仇恨不共戴天，切不可輕擧妄動』……」

「哦！」任飛燕將信將疑地望着他，道：「你和這夥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唔！」一聲漫應。

「冒問一聲，你可是東方公子？」

仇如天答道：「姑娘問得太多了。」

任飛燕忍住氣，吁嘆了一聲道：「家父一心堡堡主任天儀，雖然江湖中藉藉之名，却有股俠義之心，對閹臣魏忠賢挾東廠武力而殘害百姓忠良的暴行早已恨之入骨，因而邀集天下義士，準備殲滅魏忠賢，只等昔年被閹臣殺害過的東方大學士之遺孤，東方公子出面就共襄義擧，所以我想請你到一心堡去一趟。」

「姑娘怎知道我就是妳要找的東方公子？」

「你的劍法以及……」

仇如天冷冷截口道：「任姑娘，我已救過妳兩次性命了。」

「我很感激。」

「我不會救妳第三次。」

「你……」

仇如天一揮手，道：「回到一心堡去，不要再在外面闖蕩，不然，我會找妳麻煩。」

說完，扛起昏迷的吳皓向店外走去，走到門口又回過身來，道：「姑娘還是早些背負妳的同伴，離開此地爲妙，以防鷹犬復回，彈指迷魂烟用毒不烈，這位朋友一個時辰之後就會復甦了。」

任飛燕楞在那裡，她心中暗道：這個人絕不可能是東方白，因爲他缺乏那種高雅的氣質，但是他的劍法又怎會……

繼而又想：「第一次所遇的那個年輕人應該是眞的東方白了，但是這幾天却沒見到他的影踪，這……

她想來想去，並未想出一個所以然來，頓了頓足，一咬銀牙，抱起司馬羽扛在肩上，走出了店門。

青河鎭上的夜色已闌……

＊　＊　＊

白浪負手踱步，突然掄起手中的籐條凌空一擊，「嘯」地一聲，尖銳呼嘯險些震破了各鷹犬的耳鼓，他停下了步履，目光瞪着劉赤逼問道：「獨行客眞是那麼厲害？」

「大檔頭！」劉赤哭喪臉回答道：「小的一向沒怕過誰來，見了那小子連一點轍兒也沒有了，這回非得你親自出馬不可了！」

「哼！」白浪一旋身喝問道：「二檔頭那邊可有消息傳來了？」

一個鷹犬回道：「查爺帶人去了葉子集，恐怕要到明天才能回轉！」

白浪又道：「花雨娘呢？」

「在後面沐浴更衣。」

「告訴你們，」白浪氣咻咻地道：「今天初九，魏公公十二要親自來了，剩下的工夫祇有三天……」

劉赤截口道：「大檔頭，你最好還是擋一擋駕，萬一……」

「胡說，魏公公聖駕誰能擋得了？他老人家在朝廷中，誰也不怕，豈會怕一個草莽小賊？他老人家聽說獨行客要行刺他，所以才要趕來顯顯威風，咱們最好能在三天之內能將獨行客拿獲。」

「是，是！」

「這附近地方只有三條孔道，傳令下去，二檔頭查子雄就帶人駐紮葉子集嚴密監視，所有人員一律卸去勁裝，化整爲雲。平時不準露出兵刄，遇事不得輕擧妄動。」

「是！」各下屬應道。

「你，」白浪手中的籐條向劉赤一指，「帶人駐紮青河鎭，也是一樣地改穿便服，嚴密監視面生的人。」

「是。」

「花雨娘帶人駐紮龍盤口，這三條孔道被咱們握住，以靜制動，獨行客的行踪必然會落在咱們眼裡。」

劉赤阿諛地說道：「大檔頭好計謀！」

「獨行客是人不是神，他也要吃飯，也要投店，你們暗中和青河鎭、葉子集、龍盤鎭三地茶樓、酒肆、棧房取得聯絡，凡是有嫌疑的年輕人路過，不管他是不是咱們要緝拿的獨行客，一律在飲食中滲以『入喉倒』，待昏迷後加以緝拿，解來此處，由我親自審問，店家服從者，重賞；不服者，格殺勿論。」

「是。」各人答應聲如雷。

「我不時在三地巡查，如有擅違令者任性遊蕩，或無故惹事生非者，老夫要他的狗頭。」

「是。」

「去吧，快些各守崗位。」

＊　＊　＊

疏星，冷月，夜風，颼颼涼意侵人。

地上躺着好幾具屍體，他們的胸前都有人X形的血痕，看穿着，就知道他們都是東廠的廠衞。

在那些屍首的中間，站着一個筆直的身形，他正在以極緩慢的動作將一柄長劍放入鞘中，同時仰首望天，喃喃地道：「爹，孩兒爲你老人家復仇雪恥的日子爲期不遠了。」

敢情他就是東方大學士的遺孤東方白？

就在他喃喃自語的時候，一個人影自樹梢躍在他身後，那人的身法極爲輕靈，如一片落葉墜地，無聲無息。

他却依然有所覺察，身子未動，顯示他已心生戒備，只是冷冷地問道：「是那一位？」

「你是獨行客？」這人是個女的。

「姑娘是……」他緩緩的轉過身來，看到了一張清秀的臉孔上有猶如兩道溫暖如十月艷陽的目光。

她笑笑道：「別問我是誰！請告訴我，你是不是獨行客？」

「是又怎樣？」語氣中已顯露不悅。

「如果是，我想問問你，爲何濫殺無辜？」

「東廠橫行霸道，殺之爲民除害，怎能說是濫殺無辜？」

「據我所知，獨行客除了對付東廠廠衞之外，還殺害了許多善良無辜之人。」

「我知道此事，但是那人不是我。」

「唔，你是東方公子？」

「在下東方白。」

「大學士東方明的令郎，失敬！」

「姑娘是……」

她截口道：「我姓白，你可稱我爲白姑娘。」

原來她是白如烟。

東方白拱拱手道：「白姑娘，幸會！」

「我找你很久了。」

「不知有何見教？」

「想告訴你一件事，有人冒你『獨行客』之名，近月來橫衝直撞，濫殺無辜，因此民間對你視如厲鬼，聞名喪膽，這可不是一件好事。」

「白姑娘可知那人是誰？」

「名叫仇如天。」

「仇如天！」東方白喃喃自語，似乎是毫無印象。

「據說，他的父親是一名江洋大盜，被令尊判處斬刑，所以他要找你報仇！」

「原來如此，他爲甚麼不來找我呢？」

「他找不到你，所以冒你之名，習你劍法，其用意就是激你出面。」

東方白默然良久，沉重地吁嘆了一聲：「唉！此人所用的劍法與我一般無異，可見他的武功底子不弱，悟性極佳，却不知他爲何會使用這種笨法子。」

「大概是仇恨薰昏了他的心智。」

東方白緩緩的點頭道：「不錯，仇恨薰昏了他的心智。」

「你呢？」

「我？」東方白瞠目結舌，滿臉茫然之色。

「你不是也被仇恨的意念薰昏心智麼？」

「姑娘這話……」

「聽說你要謀刺魏公公？」

「不錯。」

「是因爲他會陷害了你父親？」

「那祇是其中一半的原因。」

「另一半原因呢？」

「爲民除害。」

「正大堂皇。」白如烟聳肩輕笑，像是讚美，也像是譏諷：「你以爲你做得到麼？」

「義無反顧，其它一切不管。」

白如烟緩緩的道：「魏公公掌理東廠，廠衞中高手如雲，謀臣如雨，鬥志、鬥力，你都落了下風，而且風聲外洩，他們早作了嚴密戒備，再加上仇如天從中插上一手，你的計劃祇怕是失敗的成份居大。」

東方白默然良久，方道：「多謝姑娘金石良言，以姑娘的看法，應該……」

白如烟截口道：「不如暫時息隱，容日後再圖舉事，古人云：欲速則不達，你不妨再作三思一下。」

白如烟倒是一個心機靈巧之人，竟然使出了一着不露痕跡的退兵之計。

東方白毫不思索的搖搖頭，道：「不行，不行，魏忠賢天良盡喪，我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

「你這樣恨他？」

「凡是有良知的人都會恨他。」

「如果你眞有機會下手，將會如何對付他？」

「利劍穿心，碎屍萬段，還要……」

白如烟冷冷的截口道：「已夠殘忍了，你還要怎麼樣？江湖中人傳說你冷酷無情，果然不差。」

「唉！」東方白吁嘆了一聲道：「姑娘不會了解我的心情，今晚可有些怪，多少年來，我還不曾說過這樣多的話。」

「這大概是我們有緣吧！」

「唔！」東方白有些靦覥地仰望冷月疏星的天空。

白如烟自言自語地道：「魏忠賢壞事的確做了不少，你這樣對他，倒還不算過份……」

語氣一頓，突然笑着問道：「如果我是你的仇人，你打算如何對付我？」

東方白大大的一楞，良久，才期期艾艾地道：「姑娘，妳……」

白如烟笑道：「祇不過作一個比方罷了！」

東方白沉吟了一陣，道：「如果姑娘是我的仇人，我最少要讓妳三劍。」

「爲甚麼？」

「因爲妳是女人。」

「你看不起女人？」

「絕無此意，不過……」東方白似乎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措辭，頓了一頓，才接道：「男女天賦有別，在練武的途徑上，女人總是要差一些。」

白如烟緩緩的頷首，道：「很有道理，我雖然不是你的仇人，但是我却要求你讓我三招。」

「颼」地一聲，長劍出鞘，開戶亮式，一些也不含糊。

東方白身子微微一退，振聲道：「我不明白姑娘的用意何在？」

白如烟一個字一個字有力的地說道：「我要殺你。」

「爲甚麼？」

「因爲你的作爲威脅家父的生命。」

「令尊是……」

「東廠大檔頭，魔鞭白浪。」

在這一刹那間，東方白頗有啼笑皆非的感覺，楞了許久，才冷冷的道：「我的仇敵是閹臣魏忠賢，與令尊何干？」

「家父身爲東廠大檔頭，有保護魏公公的責任！」

「眞可惜，他竟然甘心爲虎作倀。」東方白雙手向左右一攤：「我說話從不反悔，姑娘請動劍吧！」

白如烟反倒猶豫了，她和東方白是無怨無仇的，離家出去，無非是由於好勝心所使然，及至見面晤談之後，她突發覺這個年輕人大有可親之處，但是，這個年輕人身上的長劍早晚會有一天洞穿她父親的胸膛。這……這該怎麼辦呢？

一陣亂意，使她那靈巧的心機喪失了作用，咬牙，閉眼，胡亂地劃出一劍，毫無疑問，這一劍是白白地浪費了。

祇聽東方白在她的身後說道

：「白姑娘，妳不該平白糟蹋大好的良機啊！」

對方的話，挑起她好勝的心，暗中循聲辨位，電轉身形，一劍向東方白的心窩刺去，絲毫未留餘地。

東方白空手搏白刃，祇有閃避一途，虎腰一擰，身形飄開五尺有餘。

白如烟早已料到對方的閃避方向，忽地一劍沉腕壓劍，改刺爲削，身軀猛地轉，長劍猛切，掃向東方白的腰際。

東方白似乎沒有料到，白如烟的變招會有如此快速而沉穩，急切中，祇有來一招「懶驢打滾」，就地滾出丈餘外。

避得雖快，白如烟的劍依然挑破了他肩頭處的衣衫，在他肩頭留下一道淺淺的血痕。

白如烟眼見三招將過，不得不作亡命之拚的打算，嬌叱一聲，全力向東方白的心窩刺去。

在倒地急滾中，東方白的長劍業已出鞘，祇聽鏗地一聲，白如烟手中之劍脫手而飛，刺進了一棵樹幹，他自地上一彈而起，手中的劍已閃電般回入鞘中。

白如烟沉叱道：「你爲甚麼不殺我？」

東方白搖頭，道：「我不忍殺妳。」

「因爲我是女人，所以你可憐我？」

「因爲妳是孝女，妳冒險拚命無非是爲了保護妳父親的生命安全，這和我的動機相同。」說到這裡，東方白長身而起，拔下了插進樹幹的長劍，將劍遞交給白如烟，接着道：「妳一片孝心頗使我感動，我答應妳，非不得已，我絕不取妳父的性命，妳去吧。」說完之後，掉頭走了。

白如烟忽然激動的叫道：「你等一等。」

東方白冷冷道：「我再等一會，說不定心情又變了，那時……」話聲未落，人已走遠。

依然是冷月、疏星，夜風颼颼，祇見草枝上多了一些渾圓的水珠，絕不是露水，而是白如烟落下的熱淚。

* * *

好熱鬧的龍盤口。

時正晌午，差不多每一家酒樓的座頭都客滿了。

萬味香酒樓，這該是龍盤口的第一家金字招牌的酒樓，小二們穿着齊齊整整，臉上浮着和善親切的笑容，客人一進門就會感到無比的舒暢。

一個店小二帶了一個錦衣大漢來到櫃前，向櫃內一個鬍鬚花白的老先生說道：「金掌櫃，這位大爺要訂席。」

生意上門，自是熱情的接待，那位老先生連忙笑問道：「請明示，要多少銀子一席的，總共多少席？」

那錦衣大漢截口道：「可不是三席兩席，這外面吵得慌，有安靜的地方嗎？」

「請裏面，請裏面。」金掌櫃連連擺手。

將豪客迎進內間的小廳，金掌櫃連忙奉茶、敬烟，豪客一一謝絕了，冷冷的落座，掏出一塊紅漆的木牌往茶案上一放。

紅漆木牌上烙着一個「魏」字的火漆印，那金掌櫃心頭頓時一凜，臉色也是大大的一變，哆哆嗦嗦地問道：「請問大爺有何吩咐？」

「晨間花娘子召集各酒樓的掌櫃密商大計，金掌櫃有去了吧？」

「小的去了，小的去了。」

「花娘子的吩咐，金掌櫃想必不會忘記？」

「花娘子的吩咐就是魏公公的諭令，小的那敢不遵，大爺請！」

錦衣大漢壓低了嗓門截口道：「方才可有一個佩劍的小子進入了二樓的『天』字號雅座了？」

「有……有的。」

錦衣大漢掏出一個紙包和一錠十兩重的銀子放在茶案上，沉聲道：「將紙包中的藥粉滲入酒中。送到『天』字號的雅座去。要你親自辦，免得送酒的小二露出馬脚。」

「是……是，這銀子……」

「魏公公賞的，他老人家一向賞罰分明，事情辦砸了，可就要你的腦袋。」

「客官，你要的酒菜來了啦！」

店小二恭恭敬敬地將一個四兩小酒壺放在東方白的面前。

東方白抬頭望了店小二一眼，和顏悅色地道：「方才你好像已經送酒來到了門口，突然有人將你叫回去，是怎麼一回事？」

店小二陪笑道：「不瞞你說，咱們這兒的狀元紅有三年出窖的，也有五年出窖的，更有存放十年以上的，酒是越陳越香，方才打什的店小二一時疏忽，爲貴客裝上的酒不夠陳，所以金掌櫃趕忙叫小的拿去換過。你品嚐品嚐，這可是存放十年的陳酒哩。」

一股清澈香烈的酒汁從酒壺嘴裏流了出來，盛了一個滿杯。

東方白揮揮手道：「你去吧，祇要是好酒，等會兒多多賞你。」

「先謝啦！」店小二必恭必敬地退去。

東方白雖然心中略有所疑，却看不出一絲端倪，殊不知「入喉倒」的配方出自大內，是一種無色無味的迷藥。絕不像江湖中一般的迷藥，一旦滲入酒中，酒汁就顯得混

濛不清。

那股沁人的香烈，也的確引人垂涎，因此東方白丟開心中的疑念，舉杯就飲……

突然，一抹黑影自窗外射入，東方白眼尖手快，飛快地接在手中，展眼一看，那是一塊碎瓦片，上面用劍尖刻了六個字：酒內滲有迷藥。

窗外是一片竹林，東方白轉頭望去，祇見一個綠衫麗人匆促閃入林中。雖然驚鴻一瞥，他却認出了那人就是白如烟。

在這一刹那間，東方白不禁有了一股惆悵的情緒，如果眞有人在酒中滲入迷藥，那定是東廠的一夥，但是告以機密的却是東廠大檔頭白浪之女兒，這……

大概是由於心情煩躁，而使他舉止失常，他竟然一口氣飲乾了杯中的酒。同時又將酒壺含進口中，將壺中之酒吸乾。祇不過眨眼間，他就伏在桌上了，那一把四两小壺也傾倒在桌上。圓圓的壺蓋落在地上，的溜溜地滾出了門外。

「宇」字雅座聞聲走出了一個大漢，像是酒力不勝，以致步履踉蹌，他歪歪斜斜地走着，無意之間撞開了「天」字號雅座的門簾。

當他看到東方白伏在桌上時，目光突然一亮，連忙又回到「宇」字號雅座上。

那裏坐着四個人，桌上雖然放滿酒菜，都是沒有人舉杯動筷。方才和金掌櫃打交道的錦衣大漢也在其中，他沉聲問道：「怎麼樣？」

「倒啦。」

「當心那小子弄詭。」

「我察看過地上，沒有半點酒汁，迷藥一定下了肚，咱們動手吧。」

「好！」錦衣大漢發出命令。

「小心點！」

於是五個人進入「天」字號雅座，在錦衣大漢指示下，另外四個人一齊刀劍齊出鞘，採取包圍的陣勢。錦衣大漢這才過去，一把抓住東方白的後領，提起了他的身形。

突然，一股香烈的酒汁如水箭般自東方白口中噴出，直射那錦衣大漢的臉部。由於勁道十足，他連喊叫之聲都未及發出，就已昏迷過去，臉上五官模糊，血肉模糊，原來東方白將喝下的四两狀元紅以深厚的內力控制住了。

另外四個人出於本能的反應，各自揮刀攻上，東方白連座位都沒離開過，那四個人就躺了下來。如出前轍，每人的胸前出現了一個X形的血痕。

* * *

出龍盤口往葉子集的官道旁遍植柏楊，葱綠流翠，倒能一洗遊子之心，可惜東方白的心情糾結太甚，多麼美好的景色，也是無法使他感到輕鬆。

他走得很快，但步履却是非常沉重。

突然間，他聽到了一陣打殺之聲，他停步傾聽，那聲音是從一道崗陵之後傳來，辨明方向之後，他立刻長身而起，幾個提縱，就已上了崗巒。

崗巒後面是一條小徑，在不及一丈方圓的一片空地上橫七豎八地躺了十幾具屍首，一個年輕人靜靜地站在那兒，似乎在欣賞他的傑作。

陽光明亮，東方白居高臨下，看得非常眞切，死者的胸口都有一個X形血痕。

東方白心中一動，立刻飄身而下。

原來站在那兒的年輕人，立刻回過身來，他正是仇如天。

東方白落地站定，冷冷的問道：「這些被殺之人是誰？因何被殺？」

仇如天道：「我可懶得過問他們是何等人物，他們被殺的原因祇是因爲他們該死。」

「你大概就是仇如天。」

仇如天突地一怔，疾聲反問道：「你是誰？」

「我是你冒充的人。」

「東方白？」

「不錯。」

「嘿嘿！」仇如天一聲獰笑。「你終於來了。」

「聽說令尊是被先父處決的。」

「不錯。」

「所以你要找我報仇。」

「你既已全部清楚，倒省了我一番口舌。」

「仇如天。」東方白沉聲道：「你不但該死，而且死後還該打入十八層地獄，因爲你爲了一點私仇，竟然濫殺了許多無辜之人。」

「別裝君子，你也殺了不少人！」

「我是爲了公仇。」

「公仇？」

「當然，魏忠賢天良喪盡，人人得而誅之，爲公衆之敵，這道理你難道不懂，而且我所殺的人都是東廠的鷹犬，與你的作爲大不相同。」

「如果我不明白這個道理，此刻不會和你平心靜氣地說話了。」

東方白冷笑一聲道：「倒有些出人意料。」

仇如天轉過身去，喃喃道：「我承認過去一直被仇恨的意念薰昏了心智，可是昨天先父的一位舊友，提醒了我，使我分清了公仇私仇之別。東方白我暫時不找你，待你解決了魏閹臣之後我才再來找你

了斷一切。」

東方白拱拱手道：「感激不盡，不過，我對你的話却不敢全信！」

「我從不作虛言假語。」

「既然你的父執輩在昨夜提醒了你的迷夢，今天爲甚麼又濫殺無辜？」

仇如天冷笑道：「你以爲這些像伙不該死了？」

「他們不是東廠的鷹犬。」

「不錯，他們不是東廠的鷹犬，而是一批俠義之士，一心堡堡主發起殲魏之舉，他們也參加了。」

東方白神色微變，厲聲道：「那就更不應該殺死他們了。」

「他們參加義舉，却又中途變節，準備前往東廠告密，在這裏鬼鬼祟祟地商議之際，被我聽到了。」仇如天霍地轉過身來，目光如火炬般的瞪視着東方白：「你說他們該不該殺？」

「這……」東方白一時感到語塞。

「任堡主發起殲魏義舉，最大原因是由於令尊東方學士被害，使他們痛心之故。」仇如天發出一聲悽涼的冷笑，又道：「東方白，你的運氣比我好，因爲你有一個受萬人敬重的老子，任堡主的女兒任飛燕四處找你，幾次三番險些落入東廠鷹犬之手，你最好還是走一趟一心堡，最後再打一聲招待，請留着你的命，咱們還有一段樑子。」

說完後，仇如天回身走了，身形筆直，步履快速，他似乎不願意再和東方白多說一句話。

一個俏麗的人影自樹叢間閃出，輕聲道：「請問你是東方公子麼？」

她是任飛燕，東方白在查子雄的戲弄下救過她，自然認出她，不過他却不知她的底細，因而遲疑地問：「姑娘是……」

「我是任飛燕。」

「哦。」東方白拱一拱手。

「失敬，失敬！」東方白接着又道。

「東方公子，」任飛燕委婉地道：「仇如天雖然是情性冷酷，却還通情達理，他說得不錯，你是應該到敝堡一行，否則，參與義舉之人難以安心。」

東方白皺了皺眉頭，道：「此去貴堡，路程遠麼？」

「此刻動身，子夜就到。」

「好，我隨姑娘去一趟吧……」

東方白的話聲未落，突見對面樹林中有一道綠影一閃。

任飛燕也瞥見了，疾聲道：「不妙，有人偷聽了，快追。」

東方白搖搖手道：「姑娘請先回，煩轉告令尊，今日初九，十二那日，魏閹臣將來此間巡視。我最遲在明天趕到貴堡，共商殲魏義舉……」話聲未落，人已向對面樹林中縱去。

「東方公子……」任飛燕似乎還有甚麼話未盡之言，但是東方白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正在這時，另一個人來到了她身邊，他是司馬羽，小心翼翼的道：「任姑娘，有一句話，我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說吧。」任飛燕一副氣咻咻的樣子。

「東方白去追那個人是個女人。」

「怎麼樣？」她的語氣輕淡，實際上却是極欲知道內情。

「像東方白這種人，自幼遭受變故，心情自與常人不同，他又自以爲劍法超羣，狂傲已極，姑娘如在他身上用情，豈不白費心機！」

「見你的大頭鬼。」

「我是一片肺腑之言，妳切勿怪。」

任飛燕連連的揮手道：「少說廢話，你趕快回堡去，告訴我爹，就說東方白最遲明天要去見他。」

「妳呢？不一起回去嗎？」

「你管不着！」

「那怎行呢？我說甚麼也不放心妳一個人在外邊呀！」

任飛燕冷笑道：「得了吧，你以爲你配保護我麼？花雨娘彈彈指頭你就躺了下來了，再告訴你，往後別纏着我，別以爲爹器重你，就會有甚麼想頭，說一句實話，我一輩好也不會喜歡你的。」

司馬羽臉色紅得像天空的夕陽。

* * *

白如烟如果不存心與東方白見面，她可以走得無影無踪。但她却讓東方白趕上了，可見她就是有意放慢了脚步。

當二個人只差二十餘步之際，東方白叫道：「白姑娘請留步。」

白如烟停了下來，却未轉過身子，冷冷道：「有何見教？」

東方白也就站在她身後，道：「有一句話要當面說明白，午間在萬味香酒樓承妳提醒酒中滲有迷藥。照理說，我該感激不盡，但是我却不領妳這份情，因爲我還是喝了這壺酒。」

「我無意要你感激。」白如烟的語氣甚爲平靜，但是會聽話的人就能聽出她那種平靜之語是強裝出來的。

「那麼，我沒有欠妳甚麼了。」

「我也不曾說過你欠我甚麼。」

「那就好了。」東方白語氣突然一沉！「妳是白浪之女，而他却是和我作對之人，打從現在起，我不許妳跟着我。」

白如烟突然轉過身來，目光中流露出憤恨的怒火。忿然道：「如果我一定要跟着你呢？」

「我要殺妳。」東方白說這四個字時，其神情彷彿是一個厲鬼。「再見妳我絕不會有昨夜那樣的好心情，千萬別心存僥倖。」

掉頭走了，東方白的言語是那麼的絕情。在這一剎那間，白如烟幾乎是柔腸寸斷，她凝視他的背影，恨不得拔出長劍，向他投擲過去，但是她手中無力，挪動一寸一分的力量也沒有了。

東方白恐怕已走出了好幾里路了，白如烟還是那樣痴呆地站着。直到目含怒火，眉蘊殺機的女人來到她面前時，她才從迷惘中醒了過來。

這個女人是任飛燕，長劍提在手中，冷聲道：「拔劍吧！」

白如烟如同澆了滿頭霧水，如在往日，她會毫不猶豫的拔劍，然而她此刻的心情卻又不同，因而笑問道：「姑娘要幹甚麼？」

任飛燕咬牙切齒的道：「我要宰了妳！」

「我們無冤無仇啊！」

「那可說不定。」

「姑娘認識我嗎？」

「我認識妳那身綠衣服就行了。」

白如烟緩緩的搖頭，道：「對不住，我不能奉陪，亡命一搏，總該有個原因的。」

「因為我恨妳。」話聲中，任飛燕已然一劍刺了出去。

白如烟輕巧的閃開，疾聲問道：「妳為甚麼要恨我？為甚麼？」

「因為獨行客喜歡妳。」任飛燕又刺出一劍。

白如烟仍然騰身閃開，同時失聲笑道：「我明白了，妳喜歡獨行客，所以怕我搶走了他，對嗎？告訴妳，他不但不喜歡我，反而恨我，咱們不必打架了，收起妳的劍吧！」

「我不信，他若不喜歡妳，怎麼拋下我不管，急急忙忙地趕來和妳說話？」

「妳想知道他匆忙趕來是為了對我說一句甚麼話嗎？」白如烟笑容滿面地問。

「我不想知道，反正妳也不會說眞話。」

「我不會騙妳的，他教我從今以後不要再跟着他，不然，他就要殺我，妳可知道為甚麼？因為我是白浪的女兒，東廠大檔頭魔鞭白浪，妳總該聽說過吧？」

任飛燕楞住了，目光盯在白如烟的臉上，好像對方的臉上畫有好看的花兒。

突然，颼颼連聲，從樹林間縱出了四個粗壯的大漢。其中一個眼尖，看見了白如烟，連忙行禮，道：「白姑娘也在此處，這該是……」

原來又是一夥東廠鷹犬。

「哦，是一個相識。」白如烟連忙走過去，拍拍任飛燕的肩頭，笑道：「妳走吧，咱們後會有期，我正有事忙着，也不能接待妳了。」

任飛燕投以感激的目光，連忙離去。

白如烟吁出一口氣，漫不經意地問道：「你們到這兒來幹甚麼？」

「那邊發現了十幾具屍體，又是獨行客幹的，所以花娘子命咱們前來追尋。」那大漢說到此處，嗓門一壓，低聲說道：「白姑娘，自妳不告而別，大檔頭可想壞了，妳還是回去一趟吧。」

「見着大檔頭為我轉告一聲，就說我平安無事，待獨行客的事了斷，就有重賞。」

「謝啦。」

白如烟生怕花雨娘相繼而來，匆促的轉身離去了。

* * *

夕陽已墜，暮靄四合。

一座荒涼的古廟透現出微弱的燈光，廟門有一個人影在來回走動，似乎在那兒守護。

突然蹄聲響起，一匹健馬疾馳而飛般在廟門口停下，四蹄甫住，馬上人已身手矯捷地翻身下馬。

原來廟門口巡邏的大漢立即迎了上來，悄聲道：「辛苦。」

來人道：「魏公公密令，大檔頭可在？」

「前往龍盤口巡視，怕要子夜才回。」

「那怎麼辦？」

突然一道黑影從天而降，原先守護廟門的大漢，翻身倒地，另一傳令大漢，也被一把鋒利的長劍抵住了咽喉。

宛如冷冰的聲音從那突襲者口中發出：「密令拿來。」

他這裡才一出聲，離他不遠處立刻亮了一支火炬，接着二支、三支……連續出現了十數支之多，將那不速之客圍住。

一個手持籐條的半百老人從廟內踱了出來，站在台階上嘿嘿冷笑，他正是東廠的大檔頭魔鞭白浪。

「東方公子。」白浪陰惻惻地笑道：「咱們久違了啊！」

不錯，來人正是東方白，在層層包圍之下，他發覺情勢對他非常之不利，為了復仇之計，只得委屈求全，因而冷冷的道：「尊駕認錯人了吧！」

「老夫絕不會認錯了人！」白浪冷笑着從台階上緩步走了下來。

「方才你表現的閃電一劍倒很有幾分功力，老夫很想領教領教！」

東方白向四週掃視了一眼，冷笑道：「看樣子你想以多勝少。」

「是麼？哈哈，有老夫在，恐怕還沒有別人動手的份兒。」

「那又何必擺出如許多的人。」

「人倒是不少，明槍執刀圍住你的人不算，另外還有數十名弓箭手潛伏暗中，那只是為了防你逃逸，老夫年紀大了，自認脚下功夫沒有你快。」

「難道手上的功夫就會比我高？」

「何妨試一試！」白浪口說身動，飛快的欺身而上，手中的籐條迎頭打下。

東方白已聽說過白浪手中那根籐條威猛絕倫，但是那畢竟不是鋼鑄銅澆的，怎擋利劍，因而存下了輕敵之心，長劍上削，直迎擊下的籐條。

「波」的一聲，對方的籐條非但未被利劍削斷，反而發出强大的震力，使東方白握劍的手虎口感到微微一痲。

東方白雖冷漠却不敢狂傲，在這一瞬間，他已發現白浪是他生平所遭遇到的最大勁敵。當那身形電旋，回劍反刺，他這一招旋身回手劍已使無數東廠鷹犬喪失了性命。

此刻他並不冀望這一劍能夠傷及白浪，只打算暫時逼退對方，使他能在瞬息的時間去思索對敵之策。

又是「波」的一聲，白浪的籐條竟然硬生生接了他一劍。

二人各自一個回旋，又恢復了原來相相對的姿勢。

白浪冷笑道：「獨行客，你的劍法也不過如此，還是快些棄劍投降，老夫保你留個全屍。」

在白浪狂語之際，東方白已思索好了對策，對付白浪這種功力深厚，臨陣閱歷豐富的老江湖，如果慢打細攻，絕對難討好，不如展開一輪猛攻，使對方無暇研判劍招的變化，也許還有奏功之道。

心念既決，立即揮劍而上。

只見一道銀虹在白浪的前後左右飛騰纏繞，「波波」之聲，不絕於耳。

只不過眨眼之間，東方白已攻出了二十餘劍，若在平時，地上已然多了二十餘具屍首。

但此刻對敵之人却是魔鞭白浪，一個俠義道上聞名喪膽的邪惡人物。

因此東方白一時之間還無法搶到上風。

這種打法跡近亡命，只要有一方不想活，雙方必定同歸於盡。

偏巧東方白不願在這個時候死，父仇未雪，魏奸未除，他說甚麼也捨不得慷慨赴死。

因而，東方白在相搏之際有了顧忌，所施展的劍法也就不能達到精銳顚峯。相反的白浪却窺見了東方白的弱點，每一招硬破打硬撞。

東方白一輪猛攻逐漸式微，而那根籐條的威力却大大地增加了。

「撤劍！」白浪突發一聲厲叱，籐條猛地掃向東方白的右腕。

面對此一狠招，東方白既無迴旋餘地，祇有橫劍相迎，這次却是發出「篤」地一响，劍鋒竟然砍進了籐條之中。

東方白正在感意外之際，白浪忽然一擰手腕，身形半蹲，將籐條壓向地面，硬生生地將東方白的長劍卡住了。

劍鋒有一半嵌入籐條之中，東方白用力抽劍，却苦苦無法抽出。

「刷」地一响，東方白突感背上一辣，抬頭一看，白浪左手竟然多了一根細長的皮鞭。

東方白這才恍然大悟，「魔鞭」之號的由來，並非指那根籐條而言，可見這根皮鞭的威勢要更加厲害。

白浪冷笑道：「還不丟劍了。」話聲中揚鞭又抽。

東方白已嚐了一記熱辣辣的滋味，自是不敢逞强，連忙鬆手後避，那柄長劍終於脫手了。

白浪手中的皮鞭，如騰龍在空中，凌空飛舞，時而東，時而西，飄忽無常，東方白全神貫注那鞭影的方向，時間一久不免眼花繚亂了起來。

「刷」，白浪終於施展了煞手絕招，皮鞭如蟒蛇般纏上了東方白的頸項。

東方白心頭大駭，連忙用雙手緊抓皮鞭，不使對方抽緊，突然「卡察」一响，皮鞭上竟然出現了無數根芒刺，東方白祇覺一股劇痛鑽心，兩隻手掌和頸項間已是鮮血淋漓了。

儘管如此，東方白仍然是不敢鬆手，不然，在傾刻之間就會被白浪的皮鞭勒斃。他咬住牙，喘吁着，立定了脚跟，準備和死神僵持到最後的一刻一分。

「哈哈！」白浪放聲狂笑。

「乳臭未乾小子，你嘗到了老夫魔鞭的滋味了吧？」

逞强之心消失了，東方白沒有答話，即使說一個字，也會浪費他的不少精力。

他明白了，若想保護生命，就得保存精力。

「哼！」白浪陰森可怖的笑容在火炬的照射下宛如地獄的魔鬼。

「東方白，你還不鬆手降服麼？」

「爹！」暗處突然發出一聲驚呼，是白如烟狂奔過來。

「哦，如烟。」白浪又驚又喜。

白如烟拉着白浪的手臂，哀求

道：「爹，放了他。」

「甚麼？」白浪的兩道濃眉挑了起來：「妳敎爲父放了謀刺魏公公的歹徒。」

「爹，他不是東方白。」

「妳怎麼知道？」

「獨行客有兩個，另有一個才是東方白。」

「不管他是不是東方白，他妄想劫掠魏公公的密令，必定也是謀反之人，絕不可輕恕。」

「爹……」

「閃開！」白浪猛地一抽皮鞭。

突然，四週的慘呼之聲四起，火炬一支一支的熄滅，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情形頓形混亂。

祇聽白浪斷聲吼叫道：「何方狂徒，敢來搗亂！」

一個沉悶的聲音道：「獨行客是也，看劍！」

就在這一刹那間，東方白頸項的皮鞭突然鬆脫，當情勢甫變之後，他就有了心理的準備，此刻頸項上的皮鞭一鬆，他立刻一撲上前，拾回自己的長劍，雖然掌心疼痛，但覺內力未失，他存下了和白浪一拚的念頭。

突然一匹健馬衝向他身邊，一個急促的聲音道：「快些上馬。」

東方白還有些猶豫，然而對方的手腕却已抄到他的脅下，那匹健馬並沒停蹄，東方白就身不由主地上了馬背，這時他已發覺救他的人是仇如天。

白浪呼喊放箭，一陣疾矢射來，但俱被仇如天揮劍掃落。

一口氣奔馳了二十餘里，仇如天才勒住韁繩，跳下了馬背。

東方白心中感慨眞是難以形容，他木然的坐在雕鞍上。冷冷道：「感謝搭救。」

「不必言謝，我救你，祇是爲了要你死在我的劍下。」仇如天的語氣異常的冷漠，頓了一頓，接着：「你的傷勢如何？」

「皮肉之傷而已。」

「白浪號稱『魔鞭』，未可輕視，你最好連夜趕去一心堡，任堡主的武功雖不過人，療傷的手法却是高明得很。再則，你還要帶一個信給他，衆議舉事之密已被魏忠賢所悉，需要提防。」仇如天話聲一落，人已竄入暗影中了。

東方白吁嘆了一聲，正待抖韁催馬，忽然聽到一陣急驟的蹄聲，同時還傳來了一聲呼叫：「東方公子，東方公子！」

東方白聽得出，呼叫的人乃是白如烟，他稍一猶豫，白如烟的馬兒已到了他的面前。

「幸好被我追上了。」白如烟喘吁吁地道：「你傷得怎麼樣？」

東方白冷冷的道：「白姑娘，我曾警告過妳，不許妳再跟着我。」

白如烟截口道：「別再和我鬥氣了，我是趕來送藥的，我爹那根皮鞭上的芒刺，俱都是淬過劇毒的。」

「眞的。」東方白心頭大駭。

白如烟幽怨地道：「當時我眞想助你一臂之力，但是我又不能助你對付我爹，我……我眞是爲難死了。」

東方白的心情又鎭定下來，冷冷的道：「不要說這些了，藥呢？」

「找個僻靜的地方，讓我替你療傷。」

「用不着，藥拿來。」

「你是不懂如何用的啊！」

「別以爲除了姓白之外，再沒有人懂得療傷，藥拿來。」

「唉，你這個人眞倔强，拿去吧！」她終將挨近他，遞過去一個葫蘆小瓶。

東方白伸手去接，白如烟却閃電般地拍擊了他的昏穴，當他身體傾斜將要倒下的時候，她以溫暖的懷抱迎上了他。

＊　＊　＊

一座天然的洞窟，地上燃着一堆旺火。

東方白渾身汗濕淋漓，但他感到無比的舒暢。

他仰起頭來，看到白如烟焦灼中帶着憐惜的臉容，東方白感激中突然又昇起了一股厭惡的念頭，他最最痛恨別人對他的憐憫。

白如烟關切的問：「好些了麼？」

東方白已然試過內力，完全無損，摸摸頸項，無半點傷痕，他知道傷勢已經完全好了。

「沒事了。」他淡淡地道：「現在是甚麼時候？」

「卯正光景，洞外想必天亮了。」

「傷勢好得眞快。」他緩緩的坐起來了。

「一方面是因爲療傷之藥具有神效，另一方面則是因爲你的內力深厚。」

東方白打斷了她的話道：「白姑娘，妳可以走了。」說完後，走出了山洞。

旭日將昇，東方一片紅霞，晨風撲面，涼快清爽。

然而東方白却被一種複雜的心情困擾着。

白如烟跟在他身後，幽幽的道：「你就這樣趕我走嗎？你……眞是太冷酷了。」

「難道要我向妳跪地拜謝救命之恩？」

「你。」白如烟氣得臉色鐵青，在朝霞輝映下變成了紫色，幽怨地道：「你的心情不好，我不怪你，可是……」

東方白却沒有聽她的話，揚長而去。

「等一等。」白如烟一面呼叫一面跟上去。

東方白停了下來，沉聲道：「白如烟，這是我說最後一次，不要跟着我。」

一股怨氣往上冲，白如烟忿然道：「東方白，我跟定你了。」

東方白轉過身來，厲聲道：「那麼，我要殺妳。」

白如烟挺起了胸，瘋狂般的叫道：「殺吧！反正你早已殺死了我的心，乾脆連我這具臭皮囊也解決掉。」

東方白眉宇之間突然浮現殺氣，在紅日照射之下，晶光乍現，「嘶」地一聲，白如烟的胸前出現了一道裂口，雪白的胸脯也出現了一道血痕。

東方白的手腕翻動，正待揮下第二劍時，他的手臂突然在半空中僵住。

嘴唇嚅動，臉上的肌肉抽搐，顯示他內心正被一種莫大的苦痛煎熬着。

白如烟緊閉雙目，神色顯得異常平靜。

東方白的手臂垂了下來，吁嘆了一聲：「唉，白姑娘，妳這是何苦呢？」

白如烟睁開了雙眼，悽慘地一笑，道：「我不能阻你爲父報仇，也不能助我父親違背職守，除了一死之外，還有甚麼路去？東方白殺我吧，死在你的劍下，我絕不感到遺憾。」

白如烟似乎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猛地撲進東方白的懷抱裡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

東方白輕輕的撫着她的秀髮，內心感到無比的軟弱，他突然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想法。

能夠和這樣一個多情而又善良的女人度此一生，夫復何求？

突然，他的理智又抬起頭來，使他毫不考慮地揚起手點封了白如烟的昏穴，將她抱進洞中。

當東方白咬牙離去後，另一個人進入了洞中，她是任飛燕。

她蹲在白如烟的身邊，默默凝視，良久，她突然解開了白如烟的昏穴。

白如烟翻身坐起，茫然地問道：「東方白呢？」

「走了。」

「妳……」

「白姑娘！」任飛燕截住她的話：「我非常的敬重妳，昨天我不愼失言，還請白姑娘多多原諒。」

「姑娘貴姓？」

「我叫任飛燕。」

「哦！一心堡堡主任天儀的掌上明珠。」

「不敢。」白如烟解下了頸項間的一串珠鍊，遞到任飛燕手裏，苦笑道：「任姑娘，請妳將這串珠鍊帶給東方白。」

「白姑娘，妳難道不想和他再見了？」

「是的。」白如烟鎭靜地點點頭。

「請他原諒我，因爲我不能幫他甚麼……」

「白姑娘！妳……」

晚了，白如烟嘴角沁出一滴鮮血，頭向後一仰，臉上浮現悽慘的笑容。

＊　＊　＊

一遍大火，烈燄昇起數十丈高，趕向一心堡的東方白不禁心頭大駭。

他辛辛苦苦趕了一天路，難道來得太晚了麼？

他順着那條乾涸拔足狂奔，轉眼就到了一心堡前那座廣場，腥風撲鼻，屍體狼藉，看來一場血戰已經到了尾聲。

以白浪爲首的東廠衆鷹犬圍着一個執劍的年輕人，東方白看得分明，那人正是仇如天。

東方白「颼」地拔出長劍，沉叱道：「白浪，東方白在此，不要錯殺無辜。」

「咦，」白浪停住了攻擊，冷笑道：「怪了，究竟誰是東方白？難道爭着做東方明的兒子，也是件榮耀事麼？」

「我是東方白。」東方白騰身而起，躍入包圍圈中道：「來吧！咱們倆總會有一個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仇如天高聲叫道：「東方白，你那條命是我的，小心點！」

「嘿嘿！」白浪一聲獰笑。

「原來你眞是東方白，今晚就讓你和你老子在陰間團聚吧！」

說着，揮鞭猛掃，他的鞭勢不但凌厲，似乎還暗藏指揮密令，原來包圍圈竟一分爲二，白浪獨鬥東方白。

花雨娘、劉赤、查子雄等人合力圍攻仇如天。

仇如天一面奮戰，一面叫道：「東方白當心那老小子的皮鞭，待我解決了這幫鷹犬再來助你。」

話聲未落，慘叫聲突起，劉赤首先被利劍穿心，手中獨角銅人一陣亂揮，竟又打死了兩個自己人。

東方白在這邊和白浪對敵，採取的是消耗戰術，對方長鞭繞纏，使他近身不得。

因此他以輕靈的身法閃避騰挪，等到對方力竭之後，再圖反攻。

轉眼之間，白浪已揮出了數十鞭之多，却未傷到東方白一根毫

毛。

那邊又傳來一聲尖叫，原來是花雨娘中了仇如天的利劍。

她一踣地不起，查子雄難免心膽皆寒，正想脫身擺脫戰圈，仇如天的長劍已隨後趕到，從他背後刺進前胸穿出。

主將一死，鷹犬自然慌亂，眨眼之間，十數人俱死於仇如天劍下。

現在祇剩下白浪一個人了。

他喘吁着，眼眶內射出了兇光，皮鞭猶在空中揮舞着得嘯嘯作聲。

東方白退後一步，朗聲道：「白浪，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祇要你答應離開東廠，不再爲虎作倀，我願放你一馬。」

仇如天連忙叫道：「東方白，你簡直就是與虎謀皮，吃慣了血腥的野狼，豈願學狗一樣去吃屎？」

「仇兄，請給他一個自新機會。」東方白又轉頭向白浪道：「怎麼樣？面對兩個獨行客的利劍，你仍要心存僥倖嗎？」

白浪揮舞的皮鞭停了下來，冷冷道：「老夫縱使此刻答應，你又焉知我事後不會反悔？」

「祇要你存心自投死路，反悔又何妨？」

「好。」白浪點着頭道，緩緩的將皮鞭圍攏收了起來。

「我答應從此離開東廠，事實上我不離開也不行，廠衛精英盡喪，魏公公絕不會饒我！」

東方白回劍入鞘，和聲道：「白浪你有一個孝順的好女兒，爲了她，你也該好自爲之。山河壯麗，大地遼闊，何處不可以安身立命，魏閹臣絕對拿不到你的。」

「多謝指點，請受一拜。」白浪一步向前，必恭必敬地屈膝一拜。

東方白連忙彎腰一扶道：「不敢……」

仇如天忽然大叫道：「東方白小心有詐……」

就在他喊聲中，白浪的右手已然多了一把匕首，閃電般刺向東方白的心房，兩人貼身太近，使他無法閃避。

仇如天一面警告，一面挺劍飛撲過來。

白浪用力打出一鞭，因此他的身體重心略有偏差，右手的匕首就稍稍斜偏移，自東方白的脅上穿過，左肋被劃破了道血口。

東方白在變起倉猝中，已然萌生一拚而亡的打算，是以並未閃避，祇是以極快速的動作拔劍刺出。

當白浪的匕首自他左肋處擦過時，他的利劍已在對方的胸口上劃了一個X形的血痕了。

白浪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聲，向後倒下，東方白不禁吁了一口長氣。

當他一旋身形，側首望去時，渾身像遭受雷殛般狂地一戰。

原來仇如天也已倒在地上，白浪的皮鞭緊緊地纏在他的頸上。

東方白也不管皮鞭上的芒刺可能會使他中毒，迫不及待地將困繞在他的頸項的皮鞭解了下來。

當他看到仇如天項間的傷勢時，心頭不禁一涼。

幾乎勒斷了他的頸項，絲絲熱氣自項間冒出，傷者的喉管已經斷了。

他抱起仇如天的上半身，奮力叫道：「仇兄，仇兄，你怎麼樣了？」

仇如天睜開了眼睛，吃力的問道：「那老小子怎麼樣？」

「死了。」

「哦。」仇如天臉上流露出慘淡的笑容。

「東……方白，我眞有些……不甘心，因爲你檢的便宜……太……太大了。」仇如天嚥口氣，死在仇家的懷抱中。

東方白木然，傾刻間，一切的悲憤竟然全消失了，他變得木然已極，祇是愕愕地望着那熊熊烈火。

一陣蹄聲來到了近前，一個惶急的聲音在東方白的耳邊響起：「東方公子，這……怎麼了？」

東方白從聲音中就聽出了來人是任飛燕，他連頭都沒有抬，低聲地說道：「任姑娘，請節哀，令尊已經遇難了。」

照情形說，任飛燕該搶天呼地的大哭大叫，但情形却正巧相反，她表現得出奇鎮靜，良久，才喃喃的道：「他老人家早就存下了殺身赴義的決心，他是死得其所，我不但不哭，反而會更加堅強，我要親自斬下魏奸的頭顱。」

東方白默然無語。

任飛燕悄聲道：「東方公子，請你也要節哀，白姑娘斷舌自盡了。」

「哦！」那是一聲驚惶，淒惻的低吼。

「這是她教我轉交給你的一串珠鍊。」任飛燕取出珠鍊，掛在東方白的頸項上。

東方白撫摸着圓圓的珠鍊，默然無聲。

良久，任飛燕才緩緩道：「東方公子，讓我們共同將一些忠骨埋葬吧，魏奸未除，我們的責任還是重大得很，得在明天前離開此地才行。」

「是的。」東方白站了起來。

在晨光曦微中，東方白偕同任飛燕離去。

儘管他的心情沉重，而他却已不再獨行。

（完）

蛇鬼山鬥蠱記

變成怪物人頭蛇　悔不當初喜歡郎

安南奇情詭譎故事／史　金・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春水痕的老婆麗荷纏着他要救活她的「良緣」——林子元，春水痕爲了得到花韻紅便答應施法……張氏趕到春水痕家，二人鬥法，張氏見女兒女婿無礙，提議和平罷戰……有情人終成眷屬，施於林子元身上的四蠱因他的死亡而失去法力，活轉後二人結婚，婚後開咖啡茶檔，不料吳江帶着其女吳秀又找來……

吳江付了房租，和吳秀各據一間房，吳江正在洗臉，忽聽得女兒房間裏面尖叫起來。

吳江大驚，急忙奔過去看。不看還好，一看之下，教他連眞魂也幾乎嚇出竅了。

吳秀的身子下半截，已變了一條蛇尾，衣服如蛻，委在地上。吳秀沒了雙脚，自然站不穩，倒在地上，蛇尾亂擺。只有兩手還可以撐地，支持着上半身，仰着頭，口裏發出尖叫。

轉眼之間，蛇鱗已長到胸部。吳秀的兩手暴縮，縮到體中不見了。

蛇鱗繼續向上生長，一直生到頸部而止。

只不過是俄頃間的事，吳秀變成了人頭蛇身的怪物了。

很明顯地，吳秀是中了「人頭蛇蠱」，變成了一頭美人蛇。

吳江雖知道蠱法中有此一種，可是，以他本身的法力，却不能化解。

他這時的心情難過極了。世上沒有一件事，比親眼見着心愛的女兒變爲蛇更難過的了。

吳秀的蛇身在地上擺動，却仰着頭向父親悲呼道：「不好了，爸，你快救救我。」

聽了女兒這樣一叫，吳江更痛徹肺腑，眼淚奪眶而出。

可是，他沒有辦法救女兒，空自急瘋了。

「不好了，救我呀！」吳秀的蛇尾，在地上亂拍着，老大一條蛇尾，拍得地板蓬蓬」的响。

廣泰來的店夥聞聲，以爲發生了甚麼事，大家衝進房來。

他們進來後，看見了這頭美人蛇，全都嚇得目定口呆。

一個店夥，定了定神，才返身出去，飛奔着向潘掌櫃報信。

潘掌櫃聽了也大驚，急到房裏來看個究竟。可不是麼，剛才還是好好的一個女孩子，現在成爲一條美人蛇了。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潘掌櫃向吳江問道。

吳江紅了眼睛，一把抱着蛇身，以無比的憤怒對潘掌櫃說道：「我的女兒中了蠱術，他奶奶的，我老命不要了，非找施蠱的人拚命不可。」

潘掌櫃見吳江抱着蛇，心下稍定，便對吳江說道：「你們得罪了甚麼人？竟把你女兒弄成這樣子？」

吳江悲憤地說道：「我們從來沒有得罪甚麼人，要是得罪過人，那倒難怪別人整蠱她，可是……我們沒有，沒有啊！」

潘掌櫃皺了皺眉，說道：「既是沒有得罪過人，那末誰下的蠱

呢?」

「我總有法子知道的。」吳江粗暴地說。

這時候「美人變蛇」的新聞已經傳了出去。廣泰來店前擠滿了人，都要進來一開眼界。

夥計攔擋不住，人們衝到吳秀的房間裏來。

後面的人繼續如潮湧至。夥計們要關上大門也不能，只得高聲叫道：「你們要把這間店擠爆了，不要再來，不要再來呀!」

這時店裏已擠得水洩不通，吳秀房裏更不消說，連插針之地也沒有。

潘掌櫃被困在人堆裏，進退不得，空自嚷着：「不要進來，不要進來……」

吳秀把頭埋在父親的懷裏，不敢把臉讓人瞧。

「客官。」潘掌櫃對吳江說：「我求求你，快把她抱到別處去吧。這樣一鬧，小店還能做生意嗎?」

吳江怒火遮了眼睛，他料定這是林子元的丈母娘所爲，只有找着她報仇。雖則他知道能施這種蠱法的，必定法力高強，但他也要捨命一拚了。

於是，他大喝一聲讓路，抱着女兒，向房外衝出來，蛇尾擺動着。

那些看熱鬧的人，生怕給蛇尾拂着，紛紛閃避。人潮波分浪裂，讓開一條大路來。

林子元這時正忙着做生意，突然聽說廣泰來有了「美人蛇」，顧客爭先恐後去看熱鬧，一鬨而散，只賸下一個空檔。

林子元好生奇怪，怎會有這種怪事發生，他怎樣也想不到這是他丈母娘弄的手脚。

正詫異間，只見人潮向自己的檔口冲而來，走在前頭的是蠱師吳江，他手上抱着一條大蛇，蛇尾亂擺。

林子元一見了吳江，便知道事情和自己有關，敢情是丈母娘在吳秀身上弄了手脚。不管是與不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先避開了再講。

於是，他連檔口也不顧，轉身便走。

但，吳江已經瞥見了林子元，離遠便吆喝道：「姓林的，你還逃?」

林子元給吳江一喝，知道逃不了，只是硬着頭皮說道：「我爲甚麼要逃?你要找我?」

吳江已加速脚步，走到林子元的檔口，氣喘吁吁說道：「好小子，我不找你找誰?寃有頭，債有主，除非你把你的丈母娘叫出來，否則我就找定你的了。」

說着，把吳秀向林子元的檔上一放。蛇尾一擺，先把檔口的杯子、碟子、爐子都掃出丈外，摔個稀爛。

跟着蛇尾一捲，已把林子元的身子纏着。

林子元給吳秀的蛇身纏着，動彈不得，他的頭恰好對着吳秀的臉。

吳秀的眼睛裏射出兩道詭異的眼光，那是怨恨、悲憤還帶着恐懼混合而成的眼色。

林子元正要避開吳秀那種可怕的眼光，吳秀突然流下淚來，向林子元說道：「林子元，你縱然不愛我，也不該把我弄成這樣子。」

吳秀這一句話，却打動了林子元的心，只見他眼圈一紅，聲音哽咽地說道：「這實在不關我的事。」

吳江却指着林子元大罵道：「不關你的事，我會找你來嗎?堤岸這許多人不找，却偏找你?」

說着，便對女兒說：「你把蠱氣從體中運出來向他的臉上噴去。」

吳江這主意是相當狠毒的，吳秀中了人頭蛇蠱，身上總不免有蠱氣，加以她本身也略懂蠱術，若把本身蠱毒噴出，那末，林子元當然也不免中蠱。何況，吳秀現在和林子元的距離，又是這樣的近?

吳秀聽了父親的話，立刻張口向林子元噴了一口蠱毒。她雖然深愛林子元，凡是學蠱術的人，都是反臉無情的，因爲稍一留情，便會爲對方所乘，非吃虧不可，一經交上手，就不得不拚個你死我活。像張氏與春水痕那樣化敵爲友，那是很少見的了。

幸而林子元在吳江父女到來之前，已把張氏所給他的甘草欖放在口中含着。那甘草欖有解蠱毒的功能，是張氏給林子元防身，現在，恰好派上用場。

吳秀一口蠱氣噴來，林子元側面一避，避開了正面的侵襲。這一口蠱氣竟然沒有能夠害林子元。

吳江又驚又怒，竟向女兒道：「阿秀，你把身子緊纏他，直到他氣絕爲止。」

吳秀一聲答應，蛇身驟緊，把林子元纏得透不過氣來，要知道像人身那樣粗的蛇身，一經纏上，那眞是可以氣絕的。

眼見得林子元的臉色由紅變紫，呼吸十分困難。再過幾分鐘後，那就非死不可了。

林子元雖然有點膂力，但雙臂也給吳秀纏着，沒有用力之處，無可奈何中，惟有身體倒在地上滾，希望滾脫吳秀的糾纏。

這時圍觀的人雖衆，但沒有一個人敢上前干預這一件事，只站着看這幕罕覩的「大戰美人蛇」。

就在這時候，一個老頭子排衆

而前，那是梁財英，梁財英和林子元是兩代交情，而且曾以眞氣救過林子元一次，見林子元危殆，他就不能不理。

只見他邁開大步，走到吳江的面前，對吳江說道：「快教你女兒放鬆了林子元，否則莫怪我要插手。」

梁財英是用眞氣說出這幾句話，聲如洪鐘，自有鎭懾的威勢。

吳江一震，向梁財英望了望，說道：「老丈是甚麼人，爲甚麼要管這閒事?」

梁財英道：「你不要理我是甚麼人，但這是一宗人命關天的事，我見着了就不能不理。」

吳江拱了拱手向梁財英說道：「好，老先生最好出頭來評評道理，我和這姓林的本來無怨無仇，但他爲甚麼把我女兒用蠱術變成人頭蛇?怎怪我女兒要向他報復?假如你老先生有個女兒，被人弄成如此，你又怎樣?」

梁財英道：「你怎說他將你女兒變成人頭蛇?他是新來的唐山客，不懂蠱術莫要誤會了。」

「沒有誤會。」吳江說：「他雖然不懂蠱術，但他有一個會蠱術的丈母娘，這『人頭蛇蠱』定是他丈母娘所下的。」

「爲甚麼他的丈母娘要向你的女兒下蠱?」梁財英問。

吳江悲憤地說：「這也怪我女兒不好，單戀着那姓林的。可是，誰家的女兒不會鍾情，愛上一個男人也有罪嗎?就算她不該愛上有婦之夫，也罪不至此，老先生，請你瞧我女兒這樣子，眞是生不如死，她……她有甚麼大罪，要她受此折磨?」說罷，淚隨聲下，激動極了。

梁財英朝正在地上打滾的吳秀看了一眼，也覺得不忍，想了一想，對吳江說道：「你先教你女兒鬆開了林子元再說，這樣鬥下去兩敗俱傷，不是辦法。」

吳江拭了拭眼淚道：「老先生若是有辦法解開我女兒的『人頭蛇蠱』，使她回復本來面目，我就教她放鬆。」

梁財英笑了笑道：「我又不是使蠱的蠱師，怎麼能夠替你女兒解蠱?不過，憑我的老面子，或者可以教使蠱的人把蠱術解去。」

吳江沉吟道：「假如人家不肯呢?」

梁財英正要答話，忽見兩個女人衝進人叢來，那是林娟和花韻紅。

林娟所居住的地方，和林子元的咖啡檔相距不遠，當她得知林子元給「人頭蛇」纏着的時候，嚇得魂魄不齊，拖了花韻紅便走。

梁財英見林娟和花韻紅來到，便說道：「你們來得正好，我正和『人頭蛇』的父親商量，請他教女兒放了林子元，但他却要我解去她女兒身上的蠱，回復人形，我怎懂得解蠱呢?韻紅，你快去請你母親來解吧，不然林子元就要氣絕了。」

花韻紅眼看林子元那種危殆的情形，連眼淚也急出來了，連忙拉着梁財英的袖子說道：「梁伯伯，我這就去，可是，伯伯也得教他們先鬆開我的丈夫。」

梁財英點了點頭，當下便對吳江道：「好了，韻紅姑已答應請她的母親來，爲你女兒解蠱，你先教她鬆開。」

吳江只得對女兒說道：「阿秀，你就略略的鬆一下吧。」回頭却對梁財英道：「我現在聽你老人家的勸告，不取他的性命，但如果她不來施術解蠱時，那就非要纏死他不可。」

梁財英連忙答應着。這時吳秀已將身上的肌肉鬆弛下來，林子元總算緩過一口氣，臉上的顏色已經不再像剛才那樣難看，但蛇身仍纏在他的身上。

「快去吧，別多躭擱了。」梁財英催促花韻紅說。林娟也說道：「妳快點去，請妳母親到來，我在這兒守候着他。」

花韻紅向林子元投下了一眼，見他好了許多，於是一轉身便坐上人力車，向母親的竹寮奔去。

事情到此，已告一段落了，一些看熱鬧的人已散去，但還有許多人不肯走。

梁財英教咖啡檔的夥計把布傘撐開，遮擋着林子元和吳秀，然後向圍觀的人拱拱手道：「諸位，要看的已看夠了，再下去已沒有甚麼看頭，還是請各位回去吧。」

圍觀的人陸續散了，賸下來的只二三十人，他們誓死不走，要看這一條美人蛇，如何回復人形。梁財英勸不動他們，也只好任由他們了。

花韻紅到了竹寮，張氏已經就睡了，聽了女兒的話，也吃了一驚，說道：「他們怎會到堤岸來，找上子元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花韻紅說：「娘!你快起來，去救救子元吧，否則子元就要給那妖蛇纏死了。」

又是一個要脅，鬥蠱的人，最不高興就是這種事，寧可鬥個你生我死。但張氏爲着女兒，却不得不去解蠱，她哼了一口氣說道：「這麼多麻煩出在你們的身上，要不是爲着你，我要叫那吳秀做一輩子人頭蛇，以報那一次我的頭被晒之仇!走吧。」

花韻紅大喜，兩人同坐一車，直奔堤岸，衆人從來不知花韻紅有

母親，更不會見過，現在見她來了，都不免投以詫異的眼光。

張氏來到檔口前，除了對林娟點了點頭外，誰也不理，梁財英上前搭訕，張氏也不加理會。梁財英心裏很是生氣，暗道：「我救過你女婿，爲甚麼對我竟這樣的不客氣？」

其實這是難怪張氏的，當梁財英以眞氣內力輸入林子元體中時，她根本不在場，怎知道這老頭子曾救過林子元。

張氏站定，向吳江望了一眼，不屑地說道：「你就是吳秀的父親吧？有本事教女兒下蠱勾男人，却沒法解女兒的蠱，枉你身爲蠱師，眞是現世！」

吳江給張氏搶白得滿腔怒氣，但爲着女兒，只得強把這一口惡氣咽下了。

張氏命人把張着的布傘移開，吳秀見了張氏，連忙把頭埋在林子元的胸前，不敢見人。

這時看熱鬧的人又多了，但不敢太迫近，只環繞着遠遠站立觀看。

張氏自到鄰近的咖啡檔，要了一杯清水，心裏持呪，唸了一遍解呪，然後喝了一口，向吳秀噴去。頃刻之間，蠱術頓解，吳秀立刻回復人形。

但吳秀這時却羞得無地自容，因爲她身上是那樣赤條條的半絲不掛。

旁觀的人一陣吆喝，嚇得吳秀連忙鑽到傘底靠布傘遮蔽着身子。

原來她變蛇的時候，身上掛不住衣服，都褪在廣泰來客店裏，這時當然沒有蔽體的東西。

吳江連忙脫下身上的袍子，走到傘邊，扔給吳秀，長袍一脫，插在腰帶的一把飛刀便明晃晃地呈在衆人的眼裏。

那把刀是吳江蠱術中的一種，他不是蛇鬼山的正派嫡傳，而是蛇鬼山以外的另一派，名叫「金風派」，這派所施的蠱術邪門得很，舉凡「花針蠱」「鐵釘蠱」「爛鐵蠱」「鐵索蠱」「飛刀蠱」以及「罡風蠱」都屬於這派所施法術，中蠱的人，肚子裏面有時滿肚子是花針或鐵釘，有時却是滿肚子爛鐵和鐵索。除非得解，否則肚子裏長滿這種東西，自非腸穿肚爆不可。得解後，把肚子裏的東西下了出來，就安然無事。

至於「飛刀蠱」是可以在幾里內取人首級的，但那要與「罡風蠱」並用，藉罡風的力量把刀子送出。由於這種蠱都是不離金屬與風，所以名爲「金風派」，不過「金風派」的蠱，蛇鬼山的嫡傳弟子，全都懂得解法，而蛇鬼山的蠱，「金風派」却不能解。像吳秀所受的「人頭蛇蠱」，在蛇鬼山本算不了甚麼高深法術，吳江對之，却是束手無策了。

吳江挽着哭哭啼啼的女兒，衝出人叢，這次的受辱，不僅是女兒，便是他也覺得耻辱難當。走了幾步，愈想愈氣，摸摸腰上的刀，殺機頓起。

回頭看看，張氏仍在林子元的檔口前，與林子元林娟及花韻紅等在說話。於是他對女兒說道：「妳速回到廣泰來客店去，把衣服穿好。半個時辰後，我自然會回來，若是不見我回，妳也不必理我，馬上回大叻去吧。」

吳秀驚道：「爸，你要去那裏？」

「我還要和那妖婦評評理去。」

吳秀驚慌地拉着她爹的手道：「爸，不要理論甚麼了，人家的蠱法厲害。」

「不要你管，快快回去。」吳江低聲吆喝着。他的怒氣已增至十足，連額上的青筋也暴露出來。

吳秀不敢再說甚麼，急步向廣泰來奔去。

吳江看女兒走遠，取出飛刀來，念動罡風呪，倏地一陣狂風捲地而起，把那柄飛刀吹向張氏。

張氏不提防吳江暗襲，及至聽到風聲，急忙回過頭來，已見罡風挾刃而至，一道毫光直奔自己的咽喉。

雖則張氏學會了三頭六臂大法，但她第一個頭已經砍去，現在只餘兩頭六臂，如果再喪失一頭，那便僅賸下一個，這種大法，也等於無用了。

張氏心念電轉，立刻揮起右臂向飛刀一擋，只聽得「喀擦」一聲，右臂齊肘而斷。飛刀受此一阻，向右斜飛，逕奔林娟的面門。

幸而梁財英恰好站在林娟的身旁，他的目光銳利，身手敏捷，只見他出掌迎着那飛刀一拍。呼的一聲，眞氣吐出，將飛刀迫開，在林娟的頸邊斜掠而過。但危險已間不容髮了。

罡風繼續呼嘯，但見沙塵滾滾，附近的燈光全被罡風吹滅，驚呼聲中，已有不少人給風吹得東歪西倒。

張氏知道罡風厲害，急念定風呪，救人要緊，才念一遍，風勢已弱，念到第三遍，罡風已止，只聽得鏘然一聲，飛刀落地。

張氏知道這「罡風蠱」是吳江所使的，不禁大怒，左掌一伸，發出掌心雷，向吳江轟去。

可是，掌心雷並沒有把吳江震倒，因爲罡風把燈火吹滅時，他早已乘黑暗中遁去。

吳江不敢回廣泰來見女兒，因爲這祇會給女兒帶來災害，不如獨

自回大叻去，等待女兒回家。

張氏的手肘斷去，血流如注，燈火重明後，大家見了都吃了一驚。花韻紅連忙上前，扶着張氏問道：「娘，妳是怎麼了？」

「沒關係。」張氏說：「扶我到妳家裏去，我有辦法。」

花韻紅和林子元正要扶着張氏走，梁財英却上前攔住道：「請到小店去，待我爲你止血再說。」張氏本有三頭六臂大法，斷了一隻臂，又可以長出一隻來的。可是，要是斷了肘，新臂便長不出。這等於頭部的一隻耳朶被割掉，不會長出個新耳來一樣，要麼就整個頭換掉。

因此，張氏想到花韻紅家裏，把整條胳臂砍下，讓臂得以長出，聽了梁財英的話，便含笑道謝說：「不勞你關心，我會有辦法。」說罷，扶着花韻紅便走。

走不到幾步，張氏便覺得有點昏眩。她到底年老，失血太多，有點支持不住。

結果，她還是依了梁財英的話，先到他店中止了血，待回到家中時，再施換臂之術。

就因這一躭擱，吳江已然去得更遠了。

張氏吃了這大虧，恨恨地說道：「我早說蠱師都是心狠手辣的了，我赦了他的女兒，他却向我下毒手，我可不能饒他。」

及至血止之後，張氏便要到廣泰來去，找吳江算賬，林娟和林子元、花韻紅祇得陪她同往。

到得廣泰來，潘掌櫃却對林娟直說道：「吳江沒有回店來過。」

張氏道：「他的女兒呢？」

潘掌櫃道：「也一早走了。」

張氏道：「眞的嗎？你不騙我？」

潘掌櫃道：「我怎會騙妳？娟姐知道我從來不說謊。」

張氏仰起脖子，用鼻子一嗅，店中果然沒有「蠱氣」，便相信潘掌櫃的話，領着衆人走了。

其實吳秀這時還在店裏，她的蠱術還未入門，所以張氏嗅不出蠱氣。潘掌櫃也怕張氏在他店中鬧事，是以替吳秀隱瞞。今天晚上，已鬧得天翻地覆了，再鬧下去，簡直不用做生意了。

張氏等去後，潘掌櫃便召了吳秀來，說道：「妳如今已是沒事了，趕快離開這裏，免得又替小店惹麻煩。」

吳秀含愁道：「可是，我父親還沒有回來。」

潘掌櫃道：「妳父親早已逃走了，方才張氏和一干人等，還到這兒來找他。」

吳秀聽說父親已逃，更加愁悶，竟向潘掌櫃問道：「我父親逃到那兒去？」

潘掌櫃失笑道：「我怎會知道妳父親逃到那裏去？這該問妳自己才是。」

吳秀泫然道：「我父親教我在此等他的，他不會留下我不顧，求求掌櫃的做做好事，讓我仍舊在這裏等他，以免我父女失散。」

說罷竟然跪了下去。

這一來，却使潘掌櫃爲難了，他是個好心腸的人，最怕令人過不去。當下祇得把吳秀扶起，說道：「小姑娘，我暫時收容妳一天半天，那是可以的，不過，這總得有個期限才行。」

吳秀道：「我也不知父親甚麼時候回來，教我怎麼說？」

潘掌櫃道：「這怎麼可以？萬一妳父親一輩子不回這裏來，難道妳也一輩子住在這裏不成？」

「不會的。」吳秀說：「我父親不會不顧我，即使他一時不能回來，也必會教人來接我。我是個女孩子，孤苦伶仃，如何回得家鄉？老伯，你做做好事吧！」

潘掌櫃深鎖雙眉，想了一會兒，說道：「你父親和阮希達是好朋友？」

「就是那做嚮導的阮伯伯麼？」吳秀說：「他當然是我父親的好朋友，而且路過我家時，必定到我家去吃一頓飯，或者住一宵的。」

「那末，你也認識他的了？」

「認識的。」

「這就好辦。」潘掌櫃說：「目前阮希達教人帶信來，說不久便要到堤岸，你父親到時若不來，你就跟他回去吧。」

吳秀道：「這樣也好。」

潘掌櫃道：「但有一樣，妳在這裏住，千萬不要到外面去走動。」

吳秀含淚道：「老伯不說，我也不敢到外面去，難道我還丟臉不夠麼？」

潘掌櫃道：「那就在這兒住下吧，總之，妳不要出房一步，我自會教人送飯來給妳。」

吳秀甚麼都答應下來，於是潘掌櫃教她回到房間裏去。

潘掌櫃隨即召集各店夥，鄭重地對他們說道：「吳秀在我們店裏居住，這件事關係異常重大，千萬不能宣洩，要是讓花韻紅的母親知道，便會到店裏來鬧事，我店出了這件事，已吃不消，要是再來一次，那就非關門不可了，因此你們千萬不要在外面提及吳秀仍在店裏。」

店夥齊聲答應，果然守口如瓶。

然而，店員不致洩漏，但店中的住客，却難保不會洩漏消息的，潘掌櫃惟有日夜拜神拜佛，望阮希

達早日到來，把吳秀帶走。

過了幾天，阮希達還沒有來，但吳秀竟突然失踪了，連衣服行李也沒有一件留下。

潘掌櫃驚疑不定，但，他仔細一想，這可能是吳江秘密到來，把吳秀帶走。要是張氏到來尋仇，頂多把吳秀殺了就算數，爲甚麼連她的行李衣物也帶走呢？

他這樣一想，心裏反而放寬了。

吳秀失踪後的第三天，阮希達到堤岸來，他沒有別的地方下榻，到了堤岸便一定到廣泰來住的。

潘掌櫃見了阮希達，便把吳江到過，大鬧堤岸的經過對阮希達說了。

阮希達非常抱歉地對潘掌櫃的說道：「這都是小弟不好，連累你老哥，假如當日我不領林子元到吳江家裏去治『花面蠱』，就沒有這回事了。」

潘掌櫃說道：「吳秀不知道是不是給她父親帶走？我還不知道。」

阮希達道：「大概是的，要知端的，我再到大叻，到吳家去一趟，便可知了。」

潘掌櫃問道：「你甚麼時候到那邊去？」

阮希達道：「很難說，蛇鬼山那邊，聽說鬧得天翻地覆，沒有客人敢到那邊去，簡、鍾兩位長期主顧也不去，那就祇有盼望別的客人僱我了。沒有人僱請，我就祇有在此暫住，直到有生意爲止。」

潘掌櫃道：「這裏的藥材商人，包括玉桂羅在內，不論是行商坐莊，都關心蛇鬼山的消息，不知那邊的蠱王鬥蠱，鬥成怎樣了？」

阮希達聳了聳肩道：「十分可怕，我曾經遇到一個由古調出來的人，據他說蛇鬼山鎮日被蠱霧所籠罩着，有時天崩地裂，有時虎嘯龍吟，可知鬥得非常劇烈，但到底如何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一則沒有人敢進山去探聽，二則這幾個月來，也沒有一個蛇鬼出來。惟其如此，更使人覺得神秘恐怖。」

潘掌櫃嘆息道：「蛇鬼山的蠱王，若不息事，那就連堤岸也受累，但不知要鬥到何時才止？」

「這眞是天曉得了。」阮希達說。

阮希達在堤岸沒有多日，便有人請他作嚮導，向順化皇城去了。

順化皇城，離大叻不遠，阮希達乘便，去找吳江，但吳江也不在原址居住了。阮希達問人，無人知其去處，也就祇好罷了。

＊　＊　＊

原來吳秀並非由她的父親帶走，而是被張氏帶走的。

花韻紅不知在那裏，探得吳秀還在廣泰來的消息，她馬上去通知張氏。並請張氏把吳秀收拾了，以免後患。

張氏得到消息，誰也沒驚動，連林子元、林娟也不通知，施了隱形蠱法，把吳秀帶到竹寮來。

吳秀被擄到竹寮，惶恐地跪在地上，向張氏不住叩頭。

「不關我事，嬸嬸，你饒我吧。」吳秀凄咽着聲音說。

張氏說道：「我不會殺妳的，我要擄妳來，妳父親定會到來找妳，這樣我就可以跟他鬥上一鬥了。」

吳秀仍然不肯起來，她哭着說道：「嬸嬸，可憐我自幼死了母親，父女二人，相依爲命，你若殺了我父親，還有那一個理我？」

「起來，不許多說。」

但吳秀仍不肯起來，苦苦哀求道：「嬸嬸，我願意代我父親一死便了，你這就殺了我吧！」

吳秀的眞摯感情着實使張氏感動，她自己也是自小沒有了母親，所以對吳秀的身世起了同情。但她却深恨吳江，非殺不可。否則無以解心頭之恨，更無以報飛刀斷臂之仇。

她想了一會，向吳秀說道：「妳父親若是死了，我就認妳爲乾女兒，一輩子照顧妳。」

吳秀仍哀告着，哭哭啼啼爲父親乞命。

張氏焦躁道：「妳不聽我的話，我就把妳變成人頭蛇，像剛才那樣，問妳怕是不怕？」

吳秀聽了，眞怕了起來，祇得站了起來。

可是，她才站起，又復跪下，向張氏叩了個頭道：「嬸嬸，妳眞肯認我作乾女兒麼？」

「我說過的話，那有假的。」

吳秀在地上磕了三個响頭道：「孩子這就拜見乾娘。」

張氏的臉肉略動了動，她沒有笑，但她向吳秀溫和地說道：「好孩子，起來吧。」

自從花韻紅離家當妓女之後，張氏便變得孤寂，她已失去了丈夫，而花韻紅却是不常回家的，這就是說，她連兒女之愛也沒有，天天祇對着老傭婦六嬸，有那一個來慰藉她。

花韻紅愛上了林子元，張氏更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女兒愛丈夫甚於愛娘。

張氏是深愛花韻紅的，這不消說。可是，張氏也需要女兒的愛呀！

她是個堅毅剛强的女人，這份軟弱的心情，可從來不曾對花韻紅表示過。

而花韻紅呢？她對張氏愈來愈敬，她不知道敬和愛總隔一綫。

她把吳秀擄了回來，最初不過是作爲香餌引吳江上釣。但她抵不住吳秀的一陣哭求，就毅然答應認她爲乾女兒。

吳秀自然不及花韻紅美，但她却溫柔得使人憐愛。張氏心裏想，花韻紅既然出嫁了，自己身邊有個乾女兒說說笑笑，甚至淘氣一下，也是好的。

就在這種心情之下，她很高興的收了吳秀這一個乾女兒。

吳秀可謂深解人意，不到幾天，她便哄得張氏服服貼貼。

「怪不得妳父親這樣的愛妳。」張氏說：「妳的確是個又聰明又溫柔的女孩子。」

不知不覺過了個多月，吳江沒有尋上門來。花韻紅和林子元却歸寧來了。

花韻紅見了吳秀，十分詫異，吳秀見了林子元却害起羞來，祇拜見了花韻紅，沒有對林子元招呼，便躲到房裏去。

「娘，這是怎麼回事？妳不殺吳秀？」花韻紅向張氏問。

「殺她幹嗎？」張氏說：「我恨的是她的父親，我已收養她作乾女兒了。」

「乾女兒？」花韻紅十分詫異。

「是的。」張氏說：「這孩子怪惹人憐，沒了母親，父親又不會再照顧她的了，所以我祇得收養她。」

花韻紅大聲說：「娘，妳忘記她是仇人了？」

「不是的，她父親才是我的仇人。」

「妳忘記了她在茶裏下蠱要勾林子元的魂？」

「紅兒，」張氏說：「這不是她的錯，那一個女孩子不善鍾情，何況她根本不知道林子元已有了妳。」

花韻紅實在不高興母親有此一舉，滿臉怒容。

張氏却向花韻紅解釋道：「紅兒，我知道妳的心事，恐怕秀兒再會向林子元痴情，是不是？」

花韻紅沒話說，祇透了一聲大氣。

「這一層妳絕對放心好了。」張氏說：「有娘在，說甚麼她也不敢勾引姊夫。」

花韻紅歇了一會兒，說道：「娘既決定這樣做，也不必對我解釋了。今天我們回來，原是有事和母親商量的。」

「有甚麼事？」

林子元搶着說道：「我不能在堤岸立足了。」

花韻紅接着說道：「他咖啡檔也頂給人了。」

「這是爲了甚麼啊？」張氏問。

「還不是拜吳江之賜？」花韻紅說：「他那一次大鬧堤岸，人人都知道元哥和蠱師扯上了關係。妳是知道的，堤岸的人怕蠱師還慘過怕鬼，他們更恭請元哥離開。」

「那末，你們作甚麼打算？」

「沒有，一點打算也沒有。」花韻紅說。

「是不是子元打算帶妳回唐山去？」

「不是的。」花韻紅搖搖頭。

林子元插嘴道：「我在家鄉也沒有立足之地了。」

張氏向林子元問道：「那末，你姑姑呢？」

「她也很慘。」林子元說。

「怎會慘呢？」

「沒有人再請她梳頭了。」花韻紅說：「妓寨中都知道她與我們母女有了關係，誰敢請她。」

「那也不致很慘呀。」張氏說：「她是有積蓄之人。」

「有一點，」林子元道：「可是沒有收入，無源之水，可以立竭。」花韻紅接着說道：「她的意思，想到北圻或中圻去，看看那邊有甚麼機會，教我們來與娘商量。」

「那邊情形，我不熟悉。」張氏說：「不如到順化去，那舊皇都可能有機會。」

正說到這裏，忽見吳秀臉色慌張，突從裏面竄了出來，走到張氏的身旁，兀自喘息。

張氏一怔，拉着她的手問道：「甚麼事情，如此慌張？」

「一個矮小而黑瘦的人，從後門走到屋子裏來了。」吳秀說。

「妳沒有問他找誰？」

「問了。」

「他怎麼說？」

「他沒有回答，祇是微笑。」

張氏覺得奇怪，霍地站立起來，拉着吳秀的手，向裏面走。

迎面一個黑、矮、瘦的老頭子，傴僂着走來。

張氏一見，連忙施禮道：「原來師父來了。」

來的正是張氏的師父，蛇鬼山中蠱王大弟子，中央區的主事白澤。

白澤臉上含着微笑，和張氏步出廳前。教花韻紅、林子元、吳秀一一上前，參見師祖。

張氏向白澤問道：「師父，你老人家消瘦了。」白澤點了點頭，沒有說話，眼光却落在林子元的身上，上上下下的看着。

林子元沒想到張氏的師祖，竟然是這樣一個猥瑣的糟老頭，他不知道蛇鬼山的人，都是又矮又黑的，白澤已算是佼佼不羣的了。

「蛇鬼山上的事怎麼了？」

白澤搖搖頭道：「比前更壞了，四個蠱王鬥到筋疲力竭，死人

無數，他們還在互鬥，師尊不得已，出頭來收拾這種局面，不料四個蠱王突然聯合起來，向師尊圍攻，我們中央的人數雖多，師尊的法力也高妙，但總不能和四區的聯合力量相比，是以中央區也十分危急。」

張氏道：「哎喲，師尊既然危急，爲甚麼師父你却離開蛇鬼山？」

白澤道：「我這次出來，是奉了師尊的令牌，徵調各處二三代的弟子，回蛇鬼山去，參加這一場戰鬥的。」說罷，懷中取出一面金光閃閃的令牌，給張氏看過。

張氏道：「師尊有令，豈敢不遵，可是，徒弟的蠱法低微，恐怕無補於事。」

白澤說道：「這却不要緊，四個蠱王在互拚的時候，已把甚麼『毒蠱』，龜蛇二將、兀鷹、大蜥蜴，甚至連一隻毛蜘蛛也都戰死光，山上除了我們中央區之外，可謂全無『毒蠱』了。現在中央區所缺少的，祇是人力，因爲中央區四面受敵，要抵禦這四面攻來的敵人，非多募人手不可，特別是守護那株『神桂』。」

「甚麼神桂？」張氏問。

「妳連神桂都不懂嗎？」白澤說：「這株神桂，已有千年，是蛇鬼山的至寶。玉桂之中，沒有比它更好的了，有藥到回春之功。唐山客人，不惜用整車的財物，來換取手掌大的一片。如果給損壞斬伐，中央區的人便要窮餓而死了。是以要有妥當的人守護。」

張氏道：「師尊是要我去守護這株神桂麼？」

「單是妳一個人還不夠。」白澤說：「我看妳這位女婿却是個人才，妳帶着他去吧。」

張氏對林子元問道：「你的意思怎樣？」

林子元道：「我的武功膚淺，恐怕有負所命。」

白澤道：「瞧你的身形，就知道你曾經習武。」

「可是，我祇懂一些皮毛。」林子元說：「而且一向未經大敵。」

「那不要緊。」白澤說：「蛇鬼山的人，個個都矮小，像你足以應付有餘了。何況還有你丈母娘相助於你。將來戰事平息，你守護有功，便可以獲得一枝神桂，管教你一輩子也吃喝不盡。」

林子元聽了心動，回頭望望花韻紅，徵求她的主意。花韻紅使了個眼色，教林子元隨了她出來，說道：「既然如此，我們就答應了吧，不過，你去我也要去。」

「好的。」林子元說：「待我回覆他。」

當下回到廳上，對張氏說道：「我可以去，但紅妹也要去。」

白澤拍手道：「去，去，大家都去。」

吳秀上前道：「乾娘，我也想去。」

張氏道：「你懂得武功麼？」

「不懂。」吳秀說：「不過，我會擲石子，而且擲得很準。」

張氏笑道：「好好，你就隨我們去吧。」

白澤道：「那末，你們準備一下，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一趟，回來時就得上路。」說罷，步出竹寮，倏然不見，他使隱身術去了。

張氏送了師父出門，回來對林子元、花韻紅說道：「反正你們不能在堤岸立足，飄泊天涯，那兒是安身立命之所？這就不如隨我們到蛇鬼山去了，你們回去對姑姑說一句。」

林子元答應着，携着花韻紅回家，對林娟說去。林娟聽了，大吃一驚道：「蛇鬼山這名字，聽了也使人害怕，你們却要去麼？」

花韻紅道：「有我母親保護着，料不妨事。」

林子元道：「我此去祇是任守護千年神桂之責，待事情平息之後，就可以獲得一枝神桂，夠一輩子安享的了。」

林娟以前曾見過玉桂羅，取出一片三隻指頭闊的玉桂來，說是蛇鬼山的神桂，一千両銀子兌一株。祇削了小指甲一般大小一片，浸在一大杯開水裏，滿杯的水頓呈碧綠色，香氣氤氳，滿室可聞。從那時起林娟對於神桂就不勝羨慕了。

現在，聽說林子元守護神桂有功，便可以獲得一枝，這當然打動了她的心。

可是，她仍向林子元問道：「你自料能守護得住麼？」

花韻紅道：「有我母親同去，那一定可保無事的。」

於是林娟也就答應了。但她仍教林子元去訪梁財英，請這位老人家傳授幾手武藝。

林子元到了梁財英的店裏，不敢對他說要到蛇鬼山去，祇說道：「侄兒不能再在堤岸立足，祇有帶着妻子闖蕩江湖去，但侄兒的武藝低微，敢情老伯大人授我幾下絕招。」

梁財英聽了，哈哈大笑道：「賢侄，你眞是急時抱佛脚，平日不燒香了，習武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何況還想學絕招？」

林子元嘆了口氣，不勝沮喪地低下頭來。

梁財英想了想道：「你帶着花韻紅同行麼？」

「是的。」

「這却可慮。」梁財英說：「帶着這個禍水去闖江湖。」

「甚麼禍水？」林子元詫異地問。

「她長得好看，這就會到處招惹麻煩的，不是禍水嗎？」

「所以……」林子元說：「所以我想學幾下絕招。」

梁財英道：「也罷，老夫拚着犧牲一輩子的修爲，把內力度進你的體內，再教你運氣之術，平日自己天天練習，體中有內力，敵人來襲時，你便可以隨意打發了。」

林子元大喜，隨着梁財英，到他平日練功的房間，梁財英教林子元盤膝而坐。

梁財英也打坐着林子元的對面，像前回那樣把眞氣和內力灌輸到林子元的體中。

不過，這一次他把眞氣注進林子元體中的，遠比上次爲多。

約莫過了一個時辰，梁財英十分疲乏了，這才罷休。他的額上，汗水直流。

休息了一會兒，梁財英精神回復了，林子元更是覺得未曾有過如此精神充沛。

「你站起來走幾步看看。」梁財英說。

林子元如言在室中走了幾步。

「你是不是覺得步履輕了許多？」

「是的。」

「筋骨呢？」

林子元試一運勁，但覺得全身骨節「咯咯」作响，手臂上的肌肉來回在竄動。

「行了。」梁財英說：「一般習內功的人，學它一二十年也未必會如此，你隨我來再試試。」

林子元隨着梁財英到店後的院子裏去。

院子裏有一口大井，梁財英走到井欄邊站住，林子元也隨之站住。

「你試用雙掌向井水拍去。」

「可是井這樣的深，我的手不夠長呀。」林子元說。

「傻子。」梁財英說：「我教你凌空一拍，誰要你沾到水？」

林子元聽了，奮力一掌凌空向井心拍下。

祇聽得一聲匐然大响，井水冲激而起，直冒上井欄，濺濕了二人的臉面。

林子元驚訝得張大了口，他從沒想到這一拍之力，竟然如此之大。

梁財英點頭道：「孺子可教。不過從此我的內力消耗殆盡了。」

說着，他自己也試向井心凌空拍去，却沒有水花濺了起來。祇見井中的水盪漾了一下。

這很明顯，梁財英的內力已經沒有了。

林子元大大感激，他跪在梁財英的面前道：「伯父這樣助我，不知何以爲報？」

「起來。」梁財英說：「我這一輩子沒有授徒，合該和你有緣，不必言謝。我的年紀已老，總有一天要死的，難道這渾身功力帶得進棺材裏麼？」

林子元再叩了一個頭，這才起來。

梁財英帶他回房中，一發把幾種刀傷跌打的聖藥和方子，贈了給林子元。

此外更把一張穴道圖也給了林子元，並說道：「這些穴道上，都註明管人身那一部份，你拿回去熟記，便自然曉得打穴和解穴了。」

林子元拜謝不迭。

「你走吧。」梁財英說：「祇望你不負老夫的期望，好好的練習。」

林子元又趴下來，恭恭敬敬的行了拜師禮，然後告辭。

「有機會時再見。」梁財英唏噓地說。

林子元滿懷高興，回到家裏。

花韻紅道：「怎麼樣了？」

林子元笑嘻嘻的向花韻紅輕輕拍出一掌。

「哎唷！」花韻紅在驚叫聲中，已被一股大刀推得向後連退，終於跌在地上。

「你……」花韻紅說：「學會了妖術？」

「不，這不是妖法，這是眞正的武藝。」

「梁師父教你的？」

「正是。」當下林子元把梁財英灌輸眞力的經過，對花韻紅說了。

花韻紅大喜道：「這就不怕蛇鬼了。」

林娟也自歡喜，說道：「你眞是幸運，有這些奇逢，將來回唐山時，好爲父親報仇了。」

林子元將梁財英給他的藥，和銅人圖，拿了出來給林娟和花韻紅觀看。

「這種靈藥要好好的收藏着。」林娟說：「到蛇鬼山去！是不容易得藥的。」

「那是自然。」林子元說。

「最好分成兩堆。」花韻紅說：「一半由我保管，一半由你保管。」

林子元點了點頭，果然把藥分開，一人保管一半。至於那張銅人圖，則放在枕箱裏。

林子元和花韻紅收拾好行李，睡了一覺。天明，便辭別了林娟，逕往張氏竹寮。臨走時，林娟再三叮嚀道：「此去要自己當心。」

「那是自然。」林子元道。

林娟又叮囑花韻紅道：「妳要好好的照顧丈夫，一飲一食，都要注意。」

花韻紅道：「這個我自曉得，姑姑，妳放心好了。」

林子元和花韻紅雙雙來到張氏竹寮。這時張氏已經把行李收拾好，並且把家裏的事，都囑咐了老傭婦六嬸。

六嬸本來也想和張氏一塊兒去的，但張氏却對她說道：「你年紀老了，不宜跋涉，還是替我看家吧。我留給你一筆錢，足夠你吃用一輩子的。我們此去，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便可以回來了。有甚麼事，你去找娟姐去，她自然會照顧你。」六嬸無奈，祇好留下了。

剛剛囑咐好，林子元和花韻紅已到來。張氏道：「你們來得也算快，不過，師父還沒有回來，我們還不能就走，且在這裏候候他。」

花韻紅走到張氏的身邊，喜上眉梢的說：「娘，子元已學得精湛內功了，足以守護那株神桂。」

張氏笑道：「相別才一晚，怎會這樣快便練得內功，內功妳娘雖不懂，但聽人說，那是非浸淫二三十年不爲功的。」

「眞的，我不騙妳。」花韻紅說：「娘若不信時，可以敎他試一試。」

張氏怔了一怔，說道：「眞的麼？」回頭望着林子元說道：「怎樣才試得出呢？」

林子元道：「內力增進是眞的，不過，這却不是我苦練得來，祇是檢現成的。」

當下他便將梁財英把數十年的修爲所得的內力眞氣，傳到他體中的經過，一一對張氏說了。

張氏聽了，又驚又喜，說道：「原來如此，那眞是要向你道賀了，不過，難得的是，他竟肯這樣無吝嗇的待你。」

林子元道：「他是先父的朋友，所以如此慷慨，他又沒有兒子，不傳給我，誠如他所說，難道帶到棺材裏去麼？因此都傳給了我。」

張氏點了點頭，說道：「這也是一段天緣，你現在且在我的面前，試試看。」

林子元一聲答應，走到竹寮的門外，四邊一瞧，祇見週遭全是椰林，他隨手拍出一掌，七八株椰樹一齊折斷，這種掌力已夠驚人的了。

但林子元仍認爲未足表現掌力，看見門外擱着一具大石砧，他就一掌向石砧拍過去。那具大石砧竟然飛了起來，跌到丈外。幸喜是泥地，沒有把石砧砸碎。

這是石砧，足有四五百斤重，距離林子元至少有七八尺，竟然給他遙遙一掌拍得飛起來，這就可見他的內力是如何充沛了。

張氏正待喝彩，忽聽得旁邊有人高聲說道：「果然厲害！」張氏回頭一望，原來白澤不知甚麼時候，已站到她的身旁來。

張氏連忙上前施禮，白澤道：「不必多禮了，我們這就上路吧。」

於是，吳秀隨着張氏，花韻紅跟定了林子元，白澤在前引路，向蛇鬼山進發。

走了十多里路，祇見春水痕已在路旁恭候着。春水痕也是蛇鬼山一派，雖則輩份卑不足道，但到了此時，白澤是見人就請，所以他也把春水痕拉上了。

春水痕和張氏、林子元、花韻紅都是認得的，彼此相見，互相寒暄一番，祇有吳秀未曾見過，張氏便給他介紹道：「這是我的乾女兒。」

春水痕見過了吳秀，心裏暗讚道：「這丫頭却長得漂亮。」一雙眼睛不由得向她凝視着。

吳秀給他看得不好意思，祇得把臉別轉了，春水痕雖然好色，但在這麼多人面前，那敢亂動？也就祇好隨着上路。

沿途陸陸續續的有些屬於蛇鬼山派的弟子，都來參加行列，他們都是白澤邀來的。

到來大叻，吳秀對張氏說道：「我打算到我的家裏去看看，也許我父親會在家裏。」

張氏道：「我和妳同去。」

吳秀吃了一驚，訥訥地說道：「乾娘，妳也要去嗎？」

「是的。」

吳秀囁嚅道：「乾娘，妳見了我父親……」

張氏笑道：「妳放心好了，我不會殺他。妳已經是我的乾女兒了，我不忍殺死妳父親的。」

「乾娘，但願妳說的是眞心話。」

「爲甚麼我要騙你？」張氏誠懇地握着吳秀的手，向她的家走去。

吳江不在家，家中的桌几封滿了塵，顯見得許久沒有人來過。

吳秀走進自己的房間，床上的蓆子已經開始霉爛了，她不禁有點感慨。坐在床上，呆呆的想着父親。這一間竹寮，是她與父親相依爲命度過了十幾年光陰的所在，可是，如今父親不知那裏去了。

張氏在外頭，徘徊顧盼了好一會，這一間竹寮，是她施「飛頭蠱」而吃虧的地方，那一顆飛頭，長髮給屋頂上的破竹所夾，幾乎把頭也晒乾。

這一件事，是張氏向來認爲深仇大恨，非報不可的，可是，如今重來，她却消了這一種仇恨了。

這當然是由於吳秀的原故，吳秀已是她的乾女兒了，她還記甚麼舊恨。

（未完・七）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火海生死鬥



千鈞一髮出生天　巧鬥師叔離虎口

上文提要：「水星」要求木蘭花救他上橡皮艇，他願意改邪歸正，木蘭花從他口中問明電話號碼……水上飛機及時出現援救他們，木蘭花一看到一個中年人襟前的十字勳章與藍制服，她立即聯想到這是「水星」召來的飛機……薩都拉駕駛飛機回到巴城，木蘭花住在薩都拉家，詎料木蘭花在後花園散步時，「水星」與「冥王星」出現……

從這四枝槍管旋轉的角度來看，的確如「太陽」所言，只要在這間房間中，無論你躲向何處，都不能躲避子彈的襲擊。

木蘭花想到奪門而走，但是她却驚異地發現，整間屋子是沒有門窗的。只有一個冷氣喉的風口，輸送清涼而新鮮的空氣進房間來。

木蘭花知道有暗門，可是二十幾分鐘的時間，這是不夠尋找暗門的了。而起居室中又沒有可以擋避子彈襲擊的東西，例如鋼桌之類。

她四面張望了約有五分鐘之久，陡地抓起兩隻花瓶來，向屋角的一個凸出數吋的裝置拋去，只聽得一陣破裂之聲過處，隨即在那張沙發背上，傳來了「太陽」的聲音，道：「對的，你破壞了電視攝影器，我如今看不到你的動作了，但是我仍然不以爲你可以逃得出去，我再提醒你，你的時間只有二十一分鐘了。」

木蘭花不由自主地喘起氣來。

當一個人自知生命只有二十分鐘的時候，他能不喘氣麼？二十分鐘，那便是說，他的脈搏，只能再跳動一千四百次左右了！

木蘭花的手心出汗，她團團地轉了一轉，又頹然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太陽」是如此厲害的一個敵人，厲害到他竟堅不肯露面！

敵人不肯露面，那怎能對付他？看來唯一的辦法是屈服了。

但是，屈服，木蘭花苦笑了一下，她的年紀輕輕，然而從她懂事以來，她堅强的性格，就使她從來也未曾想到過屈服兩字。

如今，除了「屈服」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呢？

木蘭花迅速地想着，想着。她要利用每一分鐘的時間，每一分鐘！她自己安慰着自己，至少現在，她已用花瓶弄毀了電視傳眞設備，不論她在這裏做些甚麼，「太陽」都看不到的了。

但是「太陽」的手中還握有皇牌，那便是無綫電控制的自動武器，那四根在向着不同的角度旋轉的槍管，時間一到，子彈便自動發射……

木蘭花抱着頭，她手心的汗和額角的汗混在一起。猛地，她抬起頭來，望着那四根槍管，她突然想到，爲甚麼不能將這也毀去呢？

她拿起一切可以拋去的東西，向上拋去，但是四根槍管仍然有規律地四面轉動着。

木蘭花喘了幾口氣，她搬動了兩張沙發，疊了起來，人站到了沙發背上。這樣，她伸起手來，已經可以沾得到那四根槍管了。

可是，當她一伸手而上時，手離其中的一根槍管還有寸許時，她

便感到全身猛地一震，身子一個站不穩，突然跌了下來。

那一震的感覺，像是觸電一樣，而木蘭花剛才手指又未曾碰到任何東西，這變化令她錯愕。但是她立即想到，那一定是一種高壓高頻率的電波，使得她無法接近那四根槍管！

一切辦法都已想盡了，怎麼辦呢？

「太陽」的聲音，這時候又響了起來：「只有十二分鐘了，我更要提醒你，我剛才撥了時間掣，那就是說，我將一切操縱，都交給了自動系統，那也就是說，十二分鐘之後，就算我的忍耐，還沒有到達頂點的話，自動操縱系統也會發動了！你……」

木蘭花猛地躍了起來，「砰」地一拳，向那張沙發背上擊去。

沙發背上發出了「啪」地一聲響，傳音器被擊壞，「太陽」的聲音，立即中斷。

木蘭花不禁苦笑，她破壞了電視傳眞設備，如今又擊毀了傳音設備。她可以不給「太陽」看到自己，也可以不再聽到「太陽」討厭的聲音。

但是這一切，又有甚麼用呢？只不過十二分鐘──應該說十一分鐘，她在世上的時間，只不過十一分鐘了，如果她還想不出對付的方法的話。

木蘭花感到她手心上的汗，已成了冷汗，她的呼吸，也變得急促起來。

武器是操縱在自動機器的手中，機器是沒有人性的，它只知道到時間就發作，絕不能動以言詞，也不能去激它，使它停止。

那麼──木蘭花陡地想起，「太陽」命自己按紅色的電鈕，又是甚麼意思呢？是不是按了紅色的電鈕之後，便會有門出現，可以供她衝出去呢？

木蘭花忙跳了起來，向牆上的一個紅色電鈕按去。

她只聽得「啪」地一聲響，從牆上翻下了一塊板來。石板的背面，是一份詳細的表格，表格的左端，還貼着她的一張正面照片。表格上面寫着「入黨志願書」五個字。

表格上的所有項目，全都是填好了的。黑龍黨顯然早已設法搜集了有關木蘭花的一切資料，因爲若是木蘭花自己來填的話，結果也不過如此了。

而簽名的一項却是空白。在表格的旁邊，放着一枝筆。

那實是再明顯也沒有了，她要簽了這份表，才有脫身的可能。

木蘭花憤然地將那表格抓了起來，用力地撕成了碎片。

時間又被花去了三分鐘，她已經只有七八分鐘的時間了。

木蘭花的心中越來越是焦急！

而在同時，心中的焦急，不在木蘭花之下的，絕不是沒有別人了，穆秀珍和薩都拉兩人的心情，便同樣地焦急如焚。

卡基總理已下令開着了只有在國慶日舉行盛大的園遊會，招待外交使團時使用的照明水銀燈。

數百盞水銀燈大放光明，使得整個花園，比白天還要光亮。白天還有一些地方是太陽光照射不到的，但是水銀燈的角度却是多方面的，它令得花園中的一切，看來都十分清楚。

可是搜索的人，就是找不到木蘭花。

圍牆鐵絲網上的警鈴未曾響起過，守門的衛兵發誓說沒有人通過門口。

照這一切情形看來，木蘭花都應該仍然在花園之中。

可是一再搜索的結果，木蘭花却失踪了。

穆秀珍急得在噴水池旁團團亂轉，薩都拉已下令收隊，兩人在一起，愁眉不展地互望着。

作爲主人的卡基總理，和他們交談了幾句，便離了開去。事實上，卡基總理在，也幫不了甚麼忙，所以薩都拉也沒有挽留他。

「穆小姐，」薩都拉第十幾次地問道：「你的確是在這裏看到木蘭花的麼？」

「是在這裏！」穆秀珍急得幾乎哭了出來。

她抹了抹眼眶，又道：「至多只不過六七分鐘，我找到了你，立即再回來，她就不見了，她說她要去見『太陽』。」

「唉，不論她要去見誰，她總得要離開這裏才行，她能飛出去麼？」

「別開玩笑了，薩都拉先生，現在我……們怎麼辦才好啊？」

「唉，除了等待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可想？」

「等待？」穆秀珍大聲地叫了出來。

薩都拉攤了攤手，表示無法可施。

穆秀珍又大聲道：「我們不能做一些甚麼對她有幫助的事麼？」

「不瞞你說，我們對黑龍黨所知極少，」薩都拉臉有慚色，「可以說是一點線索也沒有！」

「哼！」穆秀珍由焦急而變得有些不服氣起來，「她是怎麼離開這裏的呢？難道她會飛？會隱身法？會遁地？」

「穆小姐，」薩都拉無可奈何地道：「我去動員我所能動員的力量，對整個巴城進行徹底的搜索，務求找到黑龍黨總部的所在！」

「先生，到那時候，木蘭花她可能已經……」穆秀珍講到這裏，只覺喉間一陣哽咽，再也難以說得下去！她望着薩都拉，作了一個手勢。

「穆小姐，」薩都拉只好這樣安慰着她：「請你對木蘭花具有信心，她曾經在最困難的情形之下脫過險，我相信如今她既是自願到黑龍黨總部去，那麼她自然也會安然歸來的。」

「誰知會不會呢？」穆秀珍喃喃地說。

的確，木蘭花曾經有過許多次，幾乎不能脫身，但是終於脫險的經驗。

但是這一次却不同。

以往的許多次，她會面對着或多或少的敵人。

但這一次，却可以說，一個敵人也沒有，她被囚在一間密室中，而受着無線電操縱的武器的威脅，她只有三分鐘的時間了！

室內的空氣雖然非常清新，但是木蘭花的身上却在冒汗。

她以前好幾次能夠死裏逃生，轉危爲安，全靠着她過人的鎮定。然而如今，她却只覺得自己的鎮定在漸漸地消失。

時間在那樣的情形下似乎過得特別快，一分鐘就像是一秒鐘一樣，而另一個一分鐘，則更快得像是半秒鐘一樣！

她抬頭看去，看到那四枝槍管的撞針，正在慢慢向後移去。

她突然忍不住大叫了起來。

也就在這時，她看到了那近天花板處的冷氣喉，冷氣喉是從牆中通過來的，在牆的頂部，鑿了一個約十吋高，兩呎寬的洞，洞口裝着調節格。

那是逃生之路！

時間無多了，可能只有幾十秒，木蘭花在一隻砵櫃上一頓脚，身子向上躍起了三四呎，她已經伸手攀住了冷氣喉外面的風向調節格，用力一拉，將之拉了下來，而她的左手，已攀住了牆洞。

冷氣從洞中噴出來，使得她禁不住連打了幾個寒戰，但她是絕無選擇的餘地了，她可能只有十幾秒鐘的時間了。

她先向洞中伸了伸頭，勉强可以伸得進去，她縮着手，將身子向牆洞中擠着，擠過了牆洞之後，便是冷氣喉，那兒比較高上半呎，可以令她較爲舒服地伏着。

然後，她便聽到了槍聲。

在「呼呼」的冷風中，聽着身後傳來的槍聲，她的身子，禁不住一陣又一陣地發抖！

「太陽」並不是在說着玩，木蘭花早知道他不是在說着玩。

自動武器依時開火了！

從那四枝槍管旋轉的角度來看，的確室內的任何角落，都在射程之內。

但是木蘭花却也知道她是安全的。

因爲在距離天花板一呎處，那是安全的，槍管並不射向天花板，因爲沒有人能附着在天花板上。但木蘭花如今，却幾乎做到了，她鑽進了冷氣喉中，冒着徹骨的冷風。但這顯然是值得的，因爲她已經逃開了那四支自動槍的射擊。

木蘭花試着伏着向前移動着身子。

約莫過了三分鐘，她才聽得槍聲靜了下來，木蘭花計算那三分鐘內，射出的子彈，少說也近一千發，那間房間中的一切，一定都已粉碎了。

但是，當「太陽」未發現她的屍體時，就一定可以知道她是逃向何處的了，因爲只有那一個地方是逃生之途！

所以，她必需向前爬，爬，直到「太陽」找不到她爲止。

她左右挪移着身子，胸部和腹部貼在用隔聲板做成的冷氣喉上，像蛇一樣地移動着身子。

她無法看清眼前一吋的東西，因爲冷氣喉內，黑得一點光線也沒有。

她不斷地向前爬，終於，她看到了光亮，她向前爬去，光亮越來越甚，她看清楚了，在她前面，是一個高可九吋，寬可兩呎的洞。

在洞上，裝有風向調節格。

那是通向另一間房間的冷氣口。

木蘭花本來以爲，自己一直向前爬去，會順着冷氣喉，爬到冷氣機前去的。冷氣機當然是裝在地窖中，她已經設想了一些脫身的辦法。

但這時，她知道自己的猜想錯了。她可能在爬行途中改變了方向，所以才會來到了另一間房間的冷氣口處。她一直爬到了調節格前，才停了下來，向下面看去。從上面看下去，她可以看到下面房間的一半。

她看到，在自己對面的牆上，安裝着兩排八隻巨型的電視機，其中一隻開動着，在螢光屏上現出來的，是薩都拉和穆秀珍兩人，木蘭花立即認出，那是在總理官邸的花園中！

木蘭花心中不禁暗暗吃驚。

她身在黑龍黨的總部之中。但是在黑龍黨的總部中，却可以直接看到總理官邸發生的事，這豈是可以想像的事？但這却又是的的確確，發生在她眼前的事！

木蘭花知道那當然不可能是無線電視。無線電視的傳播要依靠高

出地面許多的發射台。如果說黑龍黨徒竟能在總理官邸中安置一座電視發射台的話，那簡直是天方夜譚了。

電視的傳播方法只有兩種，不是利用無線電波直接傳播，那便是有線電視，在電視攝影機和接收機之間，有線相連。

那也是難以思議的事情了。

木蘭花記得非常清楚，她到這裏來的時候，不但坐過車，而且坐過快艇，那絕不會是短距離的路程。

而黑龍黨徒居然能在總理官邸和黑龍黨總部之間，拉上一條電視傳播線，使得在總理官邸發生的事，立即可以出現在設在黑龍黨總部的電視螢光屏上，這未免太過神通廣大了！

黑龍黨徒是用甚麼方法進行這項工程，而又不給人發覺的呢？

木蘭花的心中充滿了疑惑。

她只是略略想了一想，便沒有再想下去。

那並不是她不想探索其中的秘密，而是如今的環境，實在不是探索這一切疑點的時候。

她身子冷得直發抖，她要先求脫身，然後再仔細地將所經歷的一切歸納起來，一件一件，來謀求解答，以求得眞相大白。

她從風向調節格中看出去，可以清楚地看到急得團團亂轉的穆秀珍，和無可奈何的薩都拉。

她還可以看到屋中其它華貴的陳設。

最後，她看到了一雙腿——一雙小腿。

那雙小腿是擱在一隻金色絲絨的櫈子上的，腳上套着軟羊皮拖鞋，有一條腿正在微微抖着，顯然那兩隻腿的主人，正在十分舒服地欣賞着穆秀珍和薩都拉兩人的焦慮。

木蘭花竭力想看清那是甚麼人，但是她却辦不到，因爲她根本只能看到那間房間的一半，她只好仔細地打量着那一雙小腿。

那當然是一個男人，名貴的羊毛質地的長袴，是青灰色的條子花紋。並沒有穿襪子，木蘭花留意到左腳的腳背近腳踝處，有一個如銅錢大小的紅色的疤痕。

木蘭花心知若自己以後再看到那雙腳，她一定可以認得出來的。

那人在這兩排電視機前，那當然也是黑龍黨中的重要人物了。

木蘭花伸手推了推面前的調節格。

她知道要將之推掉，並不是甚麼難事，但如何才能不發出聲音來，不讓下面那人知道呢？

木蘭花正在躊躇間，忽然聽得下面響起了「水星」康斯坦丁的聲音：「太陽，太陽，木蘭花不在了。」

接着，她又聽到了兩下冷笑聲，另一個聲音道：「她當然不在了，她還能活着麼？」

那後一個聲音，木蘭花認出，那正是當自己被囚在那間房間中的時候，和自己對答的「太陽」的聲音！

木蘭花的心怦怦地跳着。

她迅速地得出了推論：「水星」進了那間房間，發現並沒有自己的屍體，所以立即通過傳話器，向「太陽」報告。

那麼，在這間房間中的，不是別人，竟然就是「太陽」了？

自己竟誤打誤撞，來到了這個黑龍黨第一黨魁的房間之上！

木蘭花的心劇烈地跳動着，她又是緊張，又是興奮。

只聽得「水星」康斯坦丁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太陽，她不見了，她不在房間中，她已經失踪，逃出那間房間了。」

「太陽」發出了一下難以形容的怪叫聲。

木蘭花倒希望他能夠一躍而起，讓自己看清楚他的本來面目。

但是「太陽」却只是縱起雙腿，接着，一隻電視的螢光屏上，出現了許多紋亂的線條，却始終不能構成了一個畫面。

木蘭花心想：那一定是太陽想看一看那間房間中的情形，但是他一時心急，却急忘了裝置在那間房間中的電視傳眞設備早已破壞了。

她見到那張金色絲絨面的櫈子，被一腳踢翻，又聽到「太陽」憤怒的聲音，道：「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展開搜索了沒有？」

「水星」的回答很簡單：「已展開搜索了。」

「絕不能讓她離開這所建築物，你們可明白了？」「太陽」下命令的聲音十分急促。

木蘭花的心中，又升起了一個新的疑問：爲甚麼呢？爲甚麼「太陽」說絕不准自己離開這所建築物呢？難道自己一離開，他們的秘密便要暴露了麼？可是到如今爲止，自己却還甚麼都沒有得到！

「你，冥王星，海王星，在會議室中會合，將指揮搜索的工作交給地球。」「太陽」繼續下着命令。

木蘭花聽到腳步聲，聽到一陣鋼珠活動的聲音。她想：那大概是鋼門滑開來的聲音，「太陽」所停留的地方，當然是有最好的安全設備的。

接着，下面便靜了下來。

木蘭花等了約莫半分鐘，才用力地推動風向調節格，將之推了下來。

她探出頭去。

這時，她可以看到整間房間了，那房間比她想像中的要小些，她剛才可以看到的。是這間房間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使木蘭花感到可惜的是，「太陽」剛才所坐的那張安樂椅，正在冷氣口下，靠牆放着，所以木蘭花看不到「太陽」的眞面目。

木蘭花的身子移動着，從冷氣口中鑽了出來，直到她雙足勾住了冷氣口，雙手伸下去，已可以按到那張安樂椅的高背了，她才雙足一鬆，輕輕巧巧地翻下了地來。

她一落地，便拾起了那風向調節板，站在安樂椅的背上，又將之安放在冷氣口上。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如今，她是在黑龍黨總部的最中心部份了！

那間房間，顯然是「太陽」的辦公室和休息室。在安樂椅的左邊，有一張小鋼桌，桌上有着幾排按鈕，顏色各自不同。

這些按鈕，當然是控制着黑龍黨總部內的一切設置的了。

木蘭花是一個十分細心的人，她注意到那張鋼桌，被放在安樂椅的左面。由此可知，「太陽」是一個慣用左手的人。

木蘭花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的心中動了一動，像是記起了一件甚麼事情來，但是印象却又十分模糊，使她說不出所以然來。

木蘭花並不去碰那些按鈕，因爲她不知道那些按鈕的具體用途。

她來到了一張極大的書桌之前，書桌上堆着許多文件，有一大半是阿拉伯文的。

木蘭花並不識阿拉伯文，但是她匆匆翻了一下英文的文件，心中的吃驚更甚！

因爲在這書桌上的文件，可以說全是這個國家的最高密件！

木蘭花實是弄不通，爲甚麼如此機密的文件，竟會在黑龍黨黨魁的書桌之上！

她越來越覺得黑龍黨的太神通廣大了！廣大到情理難以解釋的地步。

她將文件中的一份，摺了起來揣在身上，然後，她到了那扇門旁。

她推不開那扇門，也移不開那扇門，那扇門當然是電控制的，可是木蘭花却也找不到控制的按鈕，正在這時候，她聽到門外傳來了一聲斥責：「飯桶，沒用的東西！」

木蘭花一聽便聽出那是「水星」的聲音。

她正在詫異何以門外的聲音會聽來如此清楚的時候，才發現門已移開了寸許了。

木蘭花連忙身子一閃，閃開了兩步，貼着牆站着不動。

那扇門移動的速度很慢，一面在移動着，一面聽到「水星」康斯坦丁的聲音：「當然是『太陽』准許我進入這裏的，你們只不過是守衞，難道可以攔阻我麼？你們知道我是甚麼人？」

隨着「水星」的訓斥，有兩個人「是」、「是」地答應着。

木蘭花聽了，心中也不禁緊張得暗暗吸了一口氣。

康斯坦丁的代號是「水星」，他是黑龍黨之中，除了「太陽」之外的第二號人物，可是他奉了「太陽」之命，到這間辦公室來，却也受到了衞兵的阻攔。由此可知「太陽」對黑龍黨的統治，是何等之嚴，嚴格來說，黑龍黨只有一個黨魁，就是「太陽」。其餘的人全是供他利用指揮的。

木蘭花想起自己接觸過的幾個人，從「水星」起，全是些桀傲不馴爲非作歹之徒，而「太陽」居然能將他們控制得如此嚴密，由此可知，「太陽」實有過人之能，是絕不能輕視的。

木蘭花正在想着，門已打開了兩呎許，「水星」滿臉怒容地走了進來。

他直向前走着，並未曾看到在門側貼牆而立的木蘭花。

那扇門又自動地關上。

「水星」向着那張書桌走去，木蘭花連忙跟在他的後面，由於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毯，所以木蘭花的行動一點聲音也沒有。

等到「水星」站定，木蘭花也已在他的背後站定了身子，木蘭花伸手在「水星」的肩頭上，輕輕一拍，「水星」倏地轉過身來。

當他看到木蘭花就站在他的身後時，他臉上的神情，實是任何再偉大的演員，都無法摹擬的，他倏地伸手向右腰，但是木蘭花比他更快一步，已經將他腰際的手槍拔了出來。

木蘭花後退了一步，拋了拋手中的槍。

「水星先生，」她笑了笑，「人生眞是何處不相逢啊！」

在開始的一瞬間，「水星」當眞不知道說甚麼才好，但是他畢竟不是一個未經世面的人，他立即鎭定了下來道：「沒有用的，小姐，沒有用的。」

「這要看你指甚麼而言。」

「你不是想要脅我帶你離開這裏麼？」

「不！」木蘭花的回答頗出於「水星」的意料之外，「我的確要你帶路，但却還不是要你帶我離開這裏，而是要你帶我去見『太陽』！」

「水星」吸了一口氣。

他望着木蘭花，好一會才道：「那我要事先請示過他才行。」

「可以，你可以和他通話。」

「水星」聳了聳肩道：「他在會議室中，而這裏是他的辦公室，我只是受命來取一份文件，我不知道這裏和會議室通話的設備在何處。」

「那你怎樣請示他？」

「我可以先離去。」

「當然不。」

「那麼，小姐，你只有和我一起去了。」

「可以，你先走。」

「水星」猶豫了一下，終於站起身來，向門口走去。他到了門前，伸足在地上用力踏了一踏，那門便自動移了開來。

木蘭花看到，門外是一條走廊，走廊兩旁，每隔十呎，都有一個衞兵。

「水星」和木蘭花一在門口出現，站在離門最近的兩個衞兵，一看到「水星」後面的木蘭花，便立即端起了手中的手提機槍。

「別開槍！」「水星」故意大聲地對那衞兵叫道：「這位是木蘭花小姐，是『太陽』特別邀請來的貴賓。」

衞兵的臉上顯出疑惑神色之際，「水星」已經大踏步地向前走了出去，木蘭花緊緊地跟在他的後面，到了一扇門前。

他們兩人才在門外站定，那扇門便自動打了開來，一陣暗紅色的光芒射了出來，那種光芒紅得近乎黑，使人在這種光芒之下，對於眼前的物體，只能看到一個輪廓，而絕看不清楚東西的眞面貌。

木蘭花立即抬頭向裏面望去。

只見那確實是一間會議室。正中放着一張長桌，長桌的一端坐着一個人。

那人，木蘭花只能看清他的影子，而不能看清他的臉容。

在那人的兩旁，左面坐着三個人，右面坐着兩個人，右面最接近主席的位置空着，木蘭花一看那空位，便知道那是「水星」康斯坦丁的座位了。

那麼，坐在主席位上的自然是「太陽」，木蘭花盡量想看清楚「太陽」的眞面目，可是光線實在太暗，而且，在「太陽」的座位之前，像是更有一種光線在緩緩地移動着，干擾着視線，以致越是看便越是眼花，完全看不清楚。

「歡迎！歡迎！」木蘭花認得出那正是「太陽」的聲音。「小姐，對於你能夠避免接受死神的邀請這一點，我們一致十分欽佩，你可以讓水星坐到他的座位上來麼？」

「我怕不能。」木蘭花冷冷地回答：「他必需在我的手槍射程之內。」

「哈哈，」「太陽」突然笑了起來，「在這裏，幾乎任何武器都不發生作用，這間會議室中，充滿了磁性極强的電磁波。這種電磁波，對人並無影響，只不過使人眼花而已，但是對一切金屬，却起着極大的改變作用，小姐，你沒有發現你手中的槍重了許多麼？」

木蘭花似乎覺得槍是重了一些。

「如果你開槍的話，」「太陽」繼續說：「那麼由於來復線失靈，槍頭磁性增加的緣故，子彈將在槍管內爆炸，小姐，那麼受損傷的會是誰呢？」

「哼！你以爲這幾句話就可以嚇倒我了麼？」木蘭花不屑地回答。

「我從來也不慣說謊話的，水星，過來坐在你的位置上！」

「水星」連忙答應了一聲，態度十分從容地向前走了過去！

這一來，倒叫木蘭花遲疑起來了！

她手中的槍是不是眞的已失去作用了呢？

她踏前兩步，在長桌的另一端前站定。那張長桌約有十二呎長。也就是說她和「太陽」之間的距離是十二呎。

雖然那種暗紅色的光芒干擾着視線，使她看不見「太陽」的眞面目，但是一個人坐在前面，這一點她還是可以看得到的。

她慢慢地舉起槍來，她相信「太陽」也一定看到她的這個舉動。

只聽得幾個人都笑了起來，其中以「太陽」的笑聲最是響亮。

木蘭花心想搏一搏，扳機槍。

她扳動機槍的結果，不外兩種：其一，子彈直射而出，將「太陽」射死。其二，子彈因爲高頻密的電磁波影響，在槍管內爆炸，那麼，死的將是她，而不是「太陽」。

這等於是一場生命的賭博，機會平均，五十對五十！

木蘭花的手指漸漸地扣緊。

「太陽」却在這時轉過頭去，道：「地球，搜索工作可以停止了。」

從他的語音中，聽不到一絲驚恐的意味。

木蘭花突然放下了槍，她不是一個賭徒，她要求尋必勝的方法，而不是以自己的性命，來搏取百分之五十的機會。

「小姐，」「太陽」笑了一下，「你不肯自殺，我們很高興。我們如今開會，允許你列席，請你坐在我的對面如何？」

木蘭花冷笑了一下，却並不立即坐下來，而是向前走了過去，當她走前兩步之後便有一個人站到起來。

那人站在木蘭花的前面，離木蘭花只有兩呎左右。但是，木蘭花却仍看不清他的臉容。

「小姐，請你止步。」那人以十分僵硬的英語，冷漠地說着。

「哼！」木蘭花冷笑着：「既然在這裏，任何槍械都不能傷人，那麼，你能阻止我麼？」

坐在「太陽」左邊的一個人突然縱聲笑了起來，道：「小姐，你以爲你一個人，可以敵得過我們這裏的許多人麼？」

木蘭花並不出聲，她陡地衝向前去，右肘在身前那人的腰際，猛地一撞。

那突如其來的一撞，令得那人發出了一下慘嗥聲，彎下腰去，木蘭花左臂一圈，已經圈住了他的腰際，將他反抓了起來，向外猛地摔了出去。

她才一摔出了那人，手在桌上一按，便已躍上了會議桌。

她一在會議桌上站定，剛才發出縱笑聲的那人也躍了上來，站在她的對面。

木蘭花在柔道上有極高的造詣，她自然也可以知道對方的功夫如何。這時，她當然看不清對方是甚麼人，但是她一看到那人站在她的面前，身子似屈非屈，似直非直，那分明是絕頂的柔道高手！

在木蘭花的記憶之中只有一個人，能夠一站出來，便使人看出他是一流高手的，那是她的師傅，日本柔道名家：兒島强介。

難道這人是她的師傅麼？

木蘭花立即以日語道：「你是誰？」

那人也以日語回答：「火星。」

木蘭花剛想再問他的名字，「火星」又以日語喝問道：「你柔道的授業師傅是誰？」

「火星」的這一問，表示他也看出了木蘭花站立的姿勢，是一個非同凡響的柔道高手。

「兒島强介。」木蘭花立即回答：「你是甚麼人？」

那人並不回答，却「哈哈」地大笑了起來！

木蘭花見那人不回答自己的問題，心中不禁更是起疑。

「哼！你是沒有臉講出來麼？」她故意激怒對方！

「你的授業恩師是兒島强介，我叫兒島谷溫，我是你的甚麼人？」

木蘭花一聽到了「兒島谷溫」四個字，她不禁猛地一驚！這個名字她是聽到過的，提起過這個名字的人，正是她的師父兒島强介。兒島强介在講起這個名字的時候，十分感慨，他說，兒島谷溫是他的兄弟，兩人同時投師學藝，既是親兄弟，又是師兄弟，在一次冠軍爭奪賽中，兩兄弟各出全力相拚，結果是兒島强介奪到了冠軍，兒島谷溫一怒之下，就離開了日本，從此便沒有了音訊。兒島强介還曾經說過，他弟弟兒島谷溫在柔道上的造詣絕不在他之下，那天爭奪冠軍，他之所以得勝，全是憑着過人的韌力而已。

木蘭花的師傅兒島强介還曾經要木蘭花到處留意兒島谷溫的消息。

木蘭花到過不少地方，都未曾聽到過兒島谷溫這個名字，却不料在這裏，黑龍黨的會議室中遇上了！更料不到的是兒島谷溫竟是黑龍黨中佔頗高地位的「火星」！

木蘭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如果閣下是兒島谷溫的話，那就是我未曾見過面的師叔。」

兒島谷溫猖狂地笑了起來，道：「那你還敢和我動手麼？」

「我師傅教導過我，武道，不論是柔道還是劍道，就是人道，只要是爲了正義，反對强暴，不論對手多麼厲害，都應該有大無畏的精神。」木蘭花的聲音十分沉着，也十分有力。

兒島谷溫的身子動了一動，雙臂驟地抬起，已經作勢要撲了過來。

木蘭花連忙向後退出了一步。

這時，木蘭花和兒島谷溫兩人都在會議桌上，那張會議桌雖然十分大，但作爲柔道的比試場所，却還是小了一點。

所以，木蘭花想要躍到地上去，再和兒島谷溫見個高下。

但是，她才後退了一步，便聽得「太陽」冷冷的道：「眞正的柔道高手，是不會計較比試地方的大小的，火星，是不是？」

「那只有一流的高手，才會這樣。」兒島谷溫的回答十分高傲。

「木蘭花小姐，」「太陽」接着說：「你可敢接受一項挑戰麼？」

「我若是不敢接受挑戰，我就不會在這裏了。」木蘭花的回答十分乾脆。

「好，因爲你，我們喪失了兩個優秀的同伴，他們全是兒島君的好朋友，兒島君要爲友報仇，你們就在會議桌上動手，你失敗了，你今後一生的行動，都要聽我的指揮。」

「如果我勝了呢？」

「那麼，像你來時一樣，我們送你回去。」

木蘭花默不作聲，她的腦中在迅速地思考着。

她雖然僥倖出了那間密室，避開了自動武器的襲擊，但是，想逃出黑龍黨的總部，看來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一件事。

「太陽」的條件並不苛刻，只要她勝了，她就可以離去，如果輸了，那麼當然是加入黑龍黨，聽他的指揮行事。那當然是木蘭花所不

願意的事情。但是如果她勝了的話，那麼她就可以離開險地了。

問題在於：她能勝麼？

「怎麼？不敢接受挑戰麼？」「太陽」的聲音中含有奚落的成份。

木蘭花是一個個性十分强的女孩子，她立即一挺胸，道：「我有說個不字麼？」

「可是你也未曾答應！」

「你能遵守諾言麼？」木蘭花緊接着問。

「當然能，我是當着部下作出諾言的，我總不能在部下面前失信，問題是你，小姐，可能接受失敗之後的條件麼？」

木蘭花望着面前的兒島谷溫，在那種特殊的暗紅光綫之下，她看不清對方臉上的神情，她只看得到對方站立的姿勢，當眞如同淵停嶽峙一樣。

「好，我要是失敗了，便聽憑你的指揮！」木蘭花終於咬了咬嘴唇，說出了如上的一句話來。

「好，開始罷！」「太陽」叫出了四個字。

兒島谷溫的身子聳了一聳，打橫向左，跨出了一步。木蘭花也向左跨出一步，兩人的距離，反倒遠了起來。他們兩人都微微地彎着腰，作出要向對方撲過去的一個姿勢。

但是兩人却誰也不搶先撲出，只是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在兜着圈子。

木蘭花心中告誡自己：不要先出手。兒島谷溫的心中，也同樣地在告誡自己，不要搶先出手。柔道是一門和別的武功截然不同的武術，它絕不能暴露自己的缺點，而靜則掩飾缺點，動則暴露缺點，盡可能遲動，甚至不動，才是求勝的秘訣。

木蘭花和兒島谷溫兩人全是高手，他們都明白這一點。

所以，他們只是兜着圈子，誰也不肯先動手。光綫是如此黑暗，要注意對方，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對方的一些小動作，是根本無法發現的。

在兜了七八個圈子之後，木蘭花突然想到，光綫的陰暗，是一個十分不利的條件，但是這個條件却是對雙方面而言的！

自己如果加以利用，那麼反而可以將不利轉化爲有利！木蘭花一想到了這一點，身子陡地停了下來，向前衝了出去。

她向前衝出的勢子極猛，她才衝出，兒島谷溫身子跨出一步，已到了木蘭花的右側，也是身形疾展，向木蘭花撞了過來！

木蘭花那一衝，勢子十分猛，但是她只衝出半步，便立即站住，兒島谷溫在她的面前掠過，木蘭花

一伸手，已抓住了兒島谷溫的肩頭，左手在兒島谷溫的腰際一托，已將兒島谷溫一交摔倒！

但是兒島谷溫的身手極之靈活，他在桌上一個翻滾，人並不站起來，滾到了木蘭花的腳前，木蘭花未來得及避開之前，便已經給他托住了小腿，一個站不穩也跌倒在桌上。

兒島谷溫的動作，實是快得如同閃電一樣，木蘭花才一倒下，他已霍地站了起來，而他的雙手仍抱住了木蘭花的小腿，所以，他人一站了起來，便等於是把木蘭花倒提了起來。

木蘭花大吃了一驚，手在桌面上一按，想要藉着挺起來的勢子，將兒島谷溫蹬倒。

可是她雙手一按，却一點力道也沒有！

原來兒島谷溫雙臂一振，已將木蘭花的人整個地揚了起來，刹時之間，木蘭花只覺得身子被兒島谷溫提着，團團亂轉。

她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下，兒島谷溫一定將自己越轉越急，而當轉到最急的時候，兒島谷溫只要一鬆手，她就要直跌出去，輸在兒島谷溫手下了。

兒島谷溫甚麼時候才會將她拋出去呢？她可供設法的時間，可能只有兩秒鐘，也可能有兩分鐘。

「太陽」和其他黨魁的叫好聲，轟然而發。

木蘭花的臉部，像是要炸裂了開來一樣。

天在旋，地在轉，她的身子被越揚越高，那兩盞暗紅色的燈像是陀螺一樣。

陡然之間，木蘭花想到了，那兩盞燈可以幫她的忙，燈是從天花板上垂下來的，當然有支柱吊着，但因爲光綫特別陰暗的關係，根本看不到那支柱，在燈罩的上面，可以說是一片黑暗！

如果能夠身在吊燈的支柱上呢？

木蘭花才想到了這一點，只聽得兒島谷溫陡地發出了一聲大喝，她的小腿上一鬆，人已向前疾飛了出去！如果兒島谷溫是在木蘭花想到那一點之前鬆手的話，那木蘭花可以說是輸定了。

但是如今，情形却不同了。前後相差雖然只不過是兩三秒鐘的事，但是這兩三秒鐘，已足可以使事情整個改觀有餘了。

木蘭花的身子一被拋出，她猛地向上昂了一昂，使她在向前飛出之際，身子向上，接着，她右臂張開，右手已抓到了一根銅柱，一抓到了銅柱，她的身子立即縮了起來，隱沒在燈罩上的那一大團陰影之中。

兒島谷溫是在提着木蘭花，將她轉到發急的時候拋出去的，木蘭花一脫手，他便在等着木蘭花撞向牆上的「砰」然之聲。

可是，當他身形凝止之後木蘭花的人，就像是在空氣中消失了一樣，兒島谷溫正在發呆間，木蘭花的雙腳已疾伸了下來，勾住了兒島谷溫的頭頸，猛地用力絞了一絞。

那一絞，將兒島谷溫整個人絞得翻跌了出去，跌下了會議桌。

而在兒島谷溫跌下會議桌的時候，人人都聽到他的頸骨發出了砉然斷折之聲，而兒島谷溫跌到地上所發出的呻吟之聲，證明他受了重傷！

木蘭花雙手一鬆，輕輕地落下了會議桌來。

一時之間，會議室中除了兒島谷溫的呻吟聲之外，甚麼聲音也沒有。

接着便是「太陽」的聲音。「太陽」的聲音中，顯得他十分之慍怒：「木蘭花，你又勝了。」

「這只不過小勝，請你蒙上我的眼睛，我要離開這裏了。」

「水星，你去安排木蘭花小姐離開這裏的一切事情。木蘭花小姐，我本人十分佩服你，但是你想和我們作對的話，你仍然不會有好結果的，你試想，如果不是我遵守諾言的話，你離得開這裏麼？」

「那也未必，你的無綫電控制的自動武器就未會殺得了我，而且，我其實是可以不來這裏的。」木蘭花針鋒相對地回答。

「那是你的幸運，小姐，幸運之神是不會時時跟着你的，你該明白。」

「多謝你的關切，我們仍然是敵人，我也不希望幸運之神在你那一邊。」

「太陽」伸手拍了一下桌子，發出「砰」地一聲，顯得他的心中十分之震怒。

「水星」康斯坦丁走了過來，道：「小姐，請你跟我來。」

木蘭花躍下了會議桌，跟着「水星」走出了會議室。一出會議室，「水星」便蒙住了木蘭花的眼睛。

木蘭花彎腰在襪帶上摸了一下，那支偷自「冥王星」身上的痲醉針劑還在，她的心中又有了新的計劃。

「水星先生，是你送我回去麼？」她問。

「是的，送你到來的地方去。」

「回到總理官邸的花園之中？」

「你的意思怎樣？」

木蘭花的腦海迅速地在轉着念：何以「太陽」的人，出入總理官邸如入無人之境呢？還是他們故意在表現他們的能力？

「好的，我希望回到總理官邸的花園中去。」

「你的願望可以達到，別看總理官邸戒備森嚴，但是我們一樣有法子進出自如！」

「水星」握着木蘭花的手，向前走去。和來的時候一樣，木蘭花走過石級，坐過艇，坐過汽車，又在一條通道之中走着，約莫過了半小時，「水星」已停了下來。

「到了麼？」木蘭花問。

「你自己再向前直走二十步，便到了。」

木蘭花一翻身，反拿住了「水星」的手腕。

在「水星」大吃一驚，還未明白木蘭花的用意間，木蘭花的左手已抽出了那支針，插入了「水星」的手臂上，推動了注射器。

「水星」的掙扎，在不到十秒鐘之內便變得無力，木蘭花拉下了蒙臉的黑布，不出她所料，她根本不必再向前走，如今她停身的所在，就是總理府官邸的那個噴水池之旁！

剛才她感到自己已經走上柔軟的草地之際，便已可肯定這一點了。

她向「水星」看去，「水星」已倒在地上昏迷了過去，注射器中的痲醉劑還有一半剩下，木蘭花又將之放在身邊。

她四面看了一看，仍然不能明白自己是怎樣來到花園之中的，她當然知道這裏附近，可能有着一條地道是通向外面的。

她將「水星」扛在肩頭上，向燈火通明的大廳走去。

天色已快亮了，但是焦急的薩都拉和穆秀珍却還未曾睡，他們就在總理的官邸中和保安人員商量着對策。

當木蘭花扛着「水星」在大廳門口出現的時候，薩都拉和穆秀珍兩人口瞪口呆，甚至連話也說不來了。

木蘭花身子一側，不省人事的「水星」跌倒在厚厚的地毡上。

直到這時，薩都拉和穆秀珍兩人才不由自主地發出了大聲的歡呼聲。

「這是水星，如今不怕他逃走了。」

「木蘭花小姐，」在樓梯上突然響起了卡基總理的聲音：「脫險回來了麼？」

「是的，」薩都拉揚起了頭，「你看，她還俘擄了『水星』！這一次，黑龍黨的秘密一定要洩露了。」

卡基總理微笑着走了下來。「這就是匪首之一麼？他好像是已經死了啊！」他一直來到了「水星」的前面，俯身伸手去探他的鼻息。

「不，他沒有死，」木蘭花解釋着：「他只是昏迷過去，很快就會醒的。」

「是麼？」卡基總理直起了身子來：「小姐，你眞是傳說中才應該有的奇人！」

木蘭花謙虛地笑了笑，但是笑到一半，她的笑容僵住了。

那是因爲在突然之間，她看到了「水星」康斯坦丁睜大了眼睛。而他臉上的肌肉則在抽搐着，現出了十分痛苦的神情來。

木蘭花記得，「水星」受到痲醉到如今爲止，至多不過十分鐘，在十分鐘中他便會醒過來麼？就算醒過來的話，他的臉上爲甚麼又現出那麼痛苦的神情來呢？

這時，由於木蘭花的注視，別人也注意到了「水星」的神態有異。

木蘭花立即俯下身去，「水星」突然揚起手來，緊緊地抓住了木蘭花的手腕。

他臉上的神情更痛苦，他抓住木蘭花的手，手指甲已經發黑，他臉色也漸漸地在轉變，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他是中了劇毒！

「達拉姆……達……拉姆……」從「水星」痙攣的口中吐出了這樣的聲音來。接着，自他的七竅中都冒出了鮮血來，就已死了。

木蘭花要十分用力，才能拉開「水星」握住她的手指，她站直了身子。

（未完・四）

九手抓鬼

江湖跺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桂小玉欲以身相許，要求沈形雲替她報仇，沈形雲不忍傷害孝女之心，亦不忍摧殘她，答應幫她……石大丹發現桂小玉睡在沈形雲身邊，氣憤難忍，其師勸他忍耐……神偷兄弟夜探桂竹園，却被嚇得屎滾尿流而竄；劉勇與關仁找到地道裏被困；白可染看着二人有去無回，他也遇到「鬼」……杜懷仁老謀深算，因此去找沈形雲……

地道救人新發現　木箱爲餌放井邊

錢通神爲甚麼有這想法，又是甚麼心態？

開賭坊有幾個是好心腸？

桂小玉也叫：「你們別打了，別在這兒打呀！」

桂小玉的叫才是眞心的話，因爲她不是擔心會出人命，她擔心的是會把房中的沈形雲吵醒了。

＊　＊　＊

偏院中打起架，四隻拳頭掄得凶，四條粗腿也生風，就在這時候，客房的門開了，開門聲引得桂小玉轉頭看，不由尖聲道：「還打，還打，人都被你們吵醒了！」

是的，沈形雲出來了。

沈形雲張大嘴巴伸懶腰，哈欠連連的問道：「喂，你們在練拳嗎？」

他眞叫損人，因爲他們已打架，他還輕鬆的如是說。

當頭一拳砸退玩命的石大丹，杜懷仁厲吼：「住手！」

石大丹左右拳分開舉得高，叱：「咱們沒完沒了，叫你知道石大丹不是混蛋。」

杜懷仁道：「你也不是甚麼人物，操！」

他拋下石大丹，換了一副嘴臉，嘻嘻哈哈帶喘氣的迎去沈形雲那裡了。

爲甚麼會喘氣？打了幾十招他當然要喘氣。

沈形雲一笑，道：「這不是大總管嘛，對於大總管熱心的爲桂家莊事忙了半個月，我感動，便是桂老英雄的親兒子也不一定辦得那麼隆重！」

杜懷仁心中不愉快，罵人嘛，但他仍然一笑，道：「江湖道上本一家，沒人一帆風順一輩子的，人家有難咱伸手，道義是也！」

沈形雲道：「大總管，你找我？」

桂小玉貼着沈形雲，道：「叫他再等一個時辰就不等，把你吵醒了！」

沈形雲道：「找我，是嗎？」

杜懷仁過去並未太注意沈形雲這個人，他忙於桂竹園之事，如今當他聽了少幫主在姓沈的面前吃了大虧，他這才上上下下的看了沈形雲幾眼。

杜懷仁實在看不出沈形雲是個身懷絕技的人物，公子哥兒還差不多。

重重的抱拳一禮，杜懷仁道：「沈公子，是這樣的，咱們幫主聽說你的武功高絕，實在心儀，想請公子前往朱仙鎮一遊，不知沈公子的意思……」

沈形雲一笑，道：「沒工夫！」

一怔，杜懷仁不悅的一笑，當然笑得不好看，道：「沈公子不賞個薄面了？」

沈形雲道：「不是不賞面了，實在沒有時間去，請多多見諒了。」

杜懷仁道：「沒關係，咱們可以等。」

哈哈一笑，沈形雲道：「等我有空閒，自會前往朱仙鎮拜見貴幫主的。」

杜懷仁道：「越快越好，杜某掃榻以待。」

他對錢通神點個頭，又道：「人家是遠來的客，住你這兒可要細心的招待了。」

錢通神道：「當然，當然。」

他看看優閒的沈形雲，又道：「過不了幾天，咱們這兒又有一場豪賭了，哈……歡迎少幫主前來呀！」

杜懷仁祇是一抹冷笑，大步往外走了。

錢通神也走了，他送杜懷仁去了。

＊　＊　＊

石大丹木然的看着沈形雲，也難過的看着桂小玉，因爲桂小玉從前就沒有那麼樣的貼緊了他站着。

石大丹半帶怨的道：「師妹，我可以同沈公子講幾句話嗎？」

桂小玉冷冷道：「你還有臉見我呀！」

那夜桂竹園發生慘案，活了個桂小玉，桂小玉留下來，那是有原因的，她長得太美了，美得有人刀下留了她。

桂小玉尚不知道她的兩個師兄爲甚麼都變了，當然，她更不知道桂浩然是生是死。

「伏牛虎」丁杰就肯定桂浩然還活着。

＊　＊　＊

沈形雲對石大丹招招手，道：「進來吧，進來再說話。」

桂小玉當先走進門，石大丹眞想把一肚子的話告訴桂小玉，但他不能說，至少不能在這時候說。

石大丹木然的看着室中的一切，這不正是小兩口一間房一張桌子兩扇窗，一個大枕一席被的溫暖小窩嗎？這應該是他與師妹住的呀！

石大丹心中如塞滿了黃蓮一般苦，還得對沈形雲說些要緊的。

沈形雲爲沈形雲斟上一碗酒，道：「有甚麼向我說的嗎？你先喝一碗酒。」

石大丹不客氣，一口氣喝光了一碗酒，道：「沈公子，有人說桂家莊上在鬧鬼。」

沈形雲一笑，道：「那兒死了許多人。」

桂小玉驚道：「鬧鬼了？誰說的呀！」

石大丹道：「住在小南門外一家客棧中傳出來的，還說是親眼看見的人說的。」

「甚麼人親眼看見的？」

「一個白鬍子老頭兒。」

桂小玉却掩面哭了。

她哭的是一家人死了那麼多又那麼慘，一個個血肉模糊的幾乎有些屍體分不出誰是誰。

石大丹也唏噓，他還得挨人們的罵。

爲甚麼石大丹要與沈形雲走近？當然是有原因的，至少他可以放心，沈形雲絕不是殺桂家莊的兇手，而沈形雲在抓賊，石大丹他們在暗中查兇手，二者合作祇有好處而無害。

＊　＊　＊

沈形雲道：「石兄，你以爲有鬼嗎？」

石大丹道：「沒見過。」

沈形雲指着桌上桂小玉備的菜飯，道：「吃吧，吃了以後，咱們去看看。」

石大丹道：「看鬼？」

沈形雲道：「是呀，甚麼事情祇有眼見爲實，耳聽爲虛，對不對？」

石大丹點點頭，桂小玉也不哭了，她爲二人放了酒杯，但仍然對石大丹不理不睬。

沈形雲邊吃邊笑笑，道：「有鬼的地方就有人吶！」

桂小玉道：「有人的地方也有鬼。」

石大丹聽得心中一緊，師妹拿他當成了鬼，不由斜目瞄了一下桂小玉。

石大丹也發現，師妹瘦多了。

＊　＊　＊

這夜風雪已停，大地一片煞白，二更天剛過不久，城門才關一半，沈形雲便與石大丹二人奔到城外了。

其實出城的不止他二人，早先已有兩個人奔出城去了。

那先出城的兩人不是別人，秦淮飛鼠兄弟王在山與王在水二人又來了。

這二人也是住在小南門外的客棧裡，當他兄弟聽到桂竹園鬧鬼之事的時候，他兄弟二人是相信的，因爲他們頭一次就在後院廂房中遇上「鬼」了。

祇不過他二人並未對人說，怕的是別人知道他兄弟二人去過。

但王老大對他兄弟說得好，這中間一定有陰謀，萬一那鬼是人扮的，桂竹園以後無人去，這傢伙就會隨心所欲的在桂竹園中找寶了。

他兄弟二人就是想到這些，才又在今夜出城了。

＊　＊　＊

應該是三更天了吧，沈形雲對石大丹道：「石兄，我祇有一事相託。」

石大丹道：「你說吧！」

沈形雲道：「你找個較高的地方躲起來替我把風，如果看到有可疑之處，你祇一聲烏鴉叫就成了。」

石大丹道：「祇做這件事？」

沈形雲道：「也是極重要的事。」

石大丹道：「好辦，我在這兒住過十多年，甚麼地方高我知道。」

祇見他把手一揮，指向竹林北面，人已往那兒潛過去了，身法眞快。

沈形雲並未立刻進入桂家莊，他站在一道矮牆邊木然的立着。

他已來過幾次了，他也發現了桂家莊的一切，但他仍然是按兵不動。

就在半個時辰過去不久，他才聽得院中有了低叫聲：「這一間未有鬼影子出現。」

「可是這裡甚麼也沒有可疑之處。」

於是，自裡面又傳出「叮叮咚咚」響聲出來了。

原來秦淮飛鼠兄弟二人對於盜寶十分在行，他們手上的鋼棒就是專門找那地室的傢伙。

這兄弟二人又在敲打牆壁與地面了。

沈形雲仍然不動，他祇要聽着就夠了。

桂家莊上除了有叮咚聲音外，便甚麼也聽不出來了，好一陣等待，聽得那王在山沉聲道：「走，大廳上去看看，我們仔細找。」

王在水道：「桂浩然也是大豪，就不信他沒有藏寶的地方。」

王在山道：「令人奇怪的是桂浩然的丫頭，她怎麼這幾天也不見了。」

王在水道：「那個丫頭鬼靈精，想從她身上打主意實在不容易。」

這二人祇這麼幾句話，分別已潛入大廳上了。

這一對鼠兄鼠弟在大廳之上毫無顧忌的敲牆搗地的忙忽起來。

好像有人說過，皇天不負苦心人吧，終於傳來一陣哈哈笑聲，道：「在這兒了。」

這是王在水的聲音，立刻引得王在山躍過去了。

兄弟二人這一聲哈哈，當然，沈形雲也潛進院中來了，這時候他才會走進來。

沈形雲是不會放過這種機會的。

沈形雲也知道這兒已囚了兩個人，祇是他不願意插手去管閒事，因爲這二人是他不太喜歡的，就好像秦淮飛鼠二人一樣，他們趕來中原，還不就是爲了那件寶貝？

＊　＊　＊

沈形雲在屋面上看得也算清楚，這王氏兄弟二人也到了北牆邊的轉角處，那麼，就看他兄弟二人上當吧！

沈形雲就是發現萬船幫幫主劉勇與關仁二人在那個地方消失了的，他來是去看結果。

沈形雲不用看仔細，他就知道王在山兄弟要上當。

房中傳來「咚咚」響一直響到北牆下，王在山已雀躍的道：「兄弟，就在這兒。」

這兩個兄弟併肩站，然後再往兩邊分開來敲，他們對於找地道尋假牆還眞有一套，灰暗中不用多交代，兩個人已四下裡把定點找出來了。

找了定點再找面，然後把方位校正好，這光景猶似老鼠在打洞。

別以爲老鼠打洞是亂打洞，那就大錯特錯了，老鼠乃天生的會打洞，而且相當的準確。

王在山、王在水這兩兄弟也一樣的有心得，秦淮飛鼠之名江湖上是有名的。

此刻，王在山雙手扶着一堵牆角，道：「機關應該就在這兒了。」

王在水還敲敲打打十幾下，才點頭道：「對，應該就在這地方。」

兄弟二人彼此點點頭，立刻拚力推起來，就聽「沙沙沙」之聲響起，那堵邊牆開始移動了。

很快的這牆被推開一道二尺寬的縫隙，王在山探頭往裡看一下，道：「咱們進去。」

兄弟二人各自舉了支火把一步步的往內走，三丈處是盡頭，那兒一塊木板子，王在水掀起木板看，果然那是個地道口。

王在水抬頭，低聲道：「哥，咱們進去？」

「當然，咱們幹甚麼來的？」

這兄弟二人立刻順着階梯往下走去，地道走了三五丈遠，果然發現是石室。

王在山已發現方桌上放了一盞油燈，一邊還有三口大木箱子。

王在水笑道：「在這兒了。」

猛古丁，王在山一聲驚呼，道：「死人！」

王在水急忙低頭地上瞧，他嚇一跳。

王在山已舉着火把看向地上的人，他吃驚，道：「天爺，是他們……」

「誰？」

「萬船幫的劉勇與他的手下大將關仁呀！」

王在水道：「原來他們潛來此地了，嘿嘿，寶未取得先喪了命。」

王在山道：「快，咱們找寶要緊，找到了快離開此地，這兒不能

久留。」

兄弟二人急忙去掀大木箱，於是大木箱掀開了，立刻自木箱中冒出一股子怪味來。

地下的木箱剛掀開，附近傳來「彭」聲響，王氏兄弟猛一驚，立刻感覺心口悶得慌。

王在山一聲不好，他搖着頭不停的拍頭頂，爲的是怕昏死在地上。

王在水也叫道：「毒！」

兄弟二人大聲叫，地上的兩個昏死的人有反應了。

祇聽好低沉的一聲：「誰？」

王在山本來想回答，但他不出聲。

地上又一人叫了：「救……命……」

王在水已歪在這人身邊了。

地上叫的人不是別人，乃萬船幫幫主劉勇與關仁是也。

這二人先是被毒弄昏在這地室中，餓了兩天多滴水未進，雖然經過兩天，那毒漸漸消失了，但如今經過王在山與王在水又把箱子掀開一次，地室中四個人又昏死過去了。

劉勇與關仁是二次中毒，他們祇各自開口說了一個字，便又軟巴巴的不動了。

* * *

桂竹園眞的鬧鬼了？

這件事沈彤雲也是疑雲重重，不知如何解釋。

沈彤雲看着飛鼠兄弟進了桂家莊上去的，但爲何直到五更天還沒出莊來？

這幾天夜裡沈彤雲均是自高處看向桂家莊，他要看看這兒究竟有甚麼牛鬼蛇神在造反。

沈彤雲發覺前後進去四批人，但祇有個黃河漁隱白可染不愉快的逃出來。

還有就是「伏牛虎」丁杰祇在附近繞一圈就走了。

沈彤雲未見江南來的四個人出來，那麼，劉勇四人是否已出事了？

沈彤雲心中不解，但他想到一個人。

沈彤雲想到了桂小玉，因爲桂家莊上如果有人白白的不見了，那祇有一種可能，機關……

沈彤雲以爲，桂家莊祇有機關才會困住劉勇他們。

爲了解救劉勇四人，也因爲大家來自江南，人不親土親，土不親故鄉人，沈彤雲便在天亮不久回城了。

* * *

沈彤雲走進大家樂賭坊的時候，便賭坊中的伙計們也睡了。

賭了一夜的人，天亮才是休息時。

這時候祇有一個人未睡下，那便是偏院中住在客房中的桂小玉。

桂小玉早就起來了。

一大早她加火炭，熱黃酒，弄小菜，糕點也弄了四五樣，等着沈彤雲回來吃了。

就在桂小玉一切剛剛弄妥當，門外來了沈彤雲。

桂小玉花蝴蝶也似的撲上去了，她抱住了沈彤雲俏嘴翹得高，沈彤雲忍不住的輕吻了一下，嘆道：「妳又起來那麼早呀！」

「你辛苦一夜，我怎麼不起早呀，來，快吃些、喝些，怯怯寒意上床睡吧！」

沈彤雲一笑，道：「眞週到。」

他坐在火盆邊，先喝了幾口酒，這才問桂小玉，道：「桂姑娘，我問問妳，有關桂家莊上的情形。」

桂小玉黯然的道：「人都死了……」

沈彤雲道：「我不是問案情，桂姑娘，我想知道桂家莊上是否有機關？」

「機關？」

「不錯，比如說有甚麼地下室之類的機關！」

桂小玉道：「你……怎麼問這呀！」

沈彤雲道：「很重要，妳祇要說有無機關！」

桂小玉道：「有，但那不算機關，祇是個避難地下室，我下去過！」

沈彤雲道：「咱們甚麼時候去比較妥當？」

桂小玉一怔，道：「公子，你打算進入地下室？」

沈彤雲道：「我擔心那兒有人也許死了！」

桂小玉道：「誰會找到那地方？」

她想了一下，又道：「就我所知，地下室也祇有我們桂家的人才知道，兩個師兄也不知道！」

沈彤雲道：「我可以對妳明言，已經有四個人進入桂家莊沒出來了！」

「眞的？」

「我親眼所見！」

桂小玉道：「桂家莊死了那麼多的人，他們難道說還不放過嗎？」

沈彤雲道：「那是因爲桂老英雄去了一趟江南，而江南沈家的聚寶盆到了開封城！」

她木然的露出個不愉快，又道：「聚寶盆不是一般寶物，江湖上誰不想據爲己有呀！」

桂小玉不知道聚寶盆之事，她怔怔地又道：「聚寶盆與我家甚麼關係？害得我們好慘！」

沈彤雲道：「死了人並不表示

事情的結束，相反的，却是事情的開始！」

桂小玉道：「沈公子，我們應該怎麼辦呀！」

沈彤雲道：「我以爲死的人已夠多了，不能再有人死在那兒！」

他吃了幾塊點心，又道：「我先睡一個時辰，然後咱們白天去妳家！」

桂小玉點點頭道：「是的，我也應該去爲家人們上些香紙了！」

* * *

沈彤雲睡了，睡在桂小玉爲他鋪的暖被窩中！

桂小玉守在一邊默默想，她想到丁大叔對她說過，棺木中死的不是她爹桂浩然，但她却看那死者穿的正是她爹桂浩然的衣褲！

對於這件事，桂小玉一直沒對任何人去講，她不但不能講，便丁杰也叫她不可亂講！

但此刻沈彤雲問起莊上的機關，桂小玉便把這件事聯想到一起了！

她心中還想着另外一件事，那便是死的人中爲甚麼有幾個被砍得面目難辨！

桂小玉當然也想到一件事，那便是她也在搏鬥中，却未曾受到傷害，爲甚麼？

桂小玉正在胡思亂想中，門外有人輕輕敲門！

「姑娘！」

是錢通神的聲音，桂小玉輕聲的拉開門了！

桂小玉見是錢通神獨自一人站在門口，她立刻擺手！

錢通神祇往房中瞧了一下，便明白桂小玉是叫他小聲說話！

錢通神點點頭，他向桂小玉招手，並指指院門邊便當先走去！

桂小玉立刻跟了上去，就在院門口，錢通神道：「桂姑娘，妳得聽我勸一句話！」

一怔，桂小玉道：「勸我？甚麼話？」

錢通神道：「別同沈公子在一起，快換個地方吧！」

「爲甚麼？」

錢通神道：「還不明白嗎？人家天雷幫爲甚麼代妳辦那麼隆重的喪事呀！」

桂小玉道：「我不太明白！」

錢通神道：「我就再直接了當的告訴妳吧，祇因爲天雷幫少幫主早就看中妳了呀！」

就在桂小玉吃驚中，錢通神又道：「桂姑娘，司徒文正那股子少爺脾氣似火山，他如果知道妳與沈公子在一起，祇怕不太妙吧！」

桂小玉冷笑道：「我又不是天雷幫的人，他司徒文正能管得了我嗎？」

錢通神道：「桂姑娘，這種事我原是不過問的，但當我聽了桂竹園大總管杜懷仁說，他們大公子早看上妳了，但妳與沈公子在一起，他也不敢立刻向司徒文正報告，因爲他也擔心司徒文正會不顧一切的來拚命！」

桂小玉道：「姓杜的知道我不會喜歡司徒文正的，哼，這傢伙太毒了，他還訕笑我二師兄吶！」

錢通神道：「桂姑娘，妳琢磨吧，我祇想大家都平安無事！」

錢通神說完回頭便走，頭也不回的走了！

桂小玉緩緩轉回房中，她發現沈彤雲睡得很香，忍不住的微微笑！

桂小玉坐在一邊想心事，司徒文正已經有了女人，他還把主意打在自己身上，太豈有此理了！

* * *

沈彤雲起來了，他見桂小玉木然的坐在床邊，笑笑道：「桂姑娘，怎麼了？」

桂小玉不能說出口，那會使沈彤雲不高興的，她如果把錢通神告訴她的話對沈彤雲說，沈公子會怎麼樣？

她不說，但故說別的事：「沈公子，你說咱們去桂竹園，是吧！」

「吃過就去！」

「我想順便多買香紙去祭拜！」

「那是應該的！」

桂小玉道：「沈公子，你先吃，我去叫人買冥紙錢，去去就來！」

桂小玉欲走，沈彤雲伸手一攔，道：「不用找人去買，等一等我們在街上買去也一樣！」

桂小玉不堅持了，她坐下來，實在她也要吃東西了！

祇不過桂小玉的臉上失去了笑容，而且話也少了，與日前比較幾乎判若兩人！

沈彤雲早看出來了，但他祇淡淡的不問，沈彤雲以爲，任何人遇上桂家這種慘事，短時期總是令人痛苦的，桂小玉的木然也就不足爲奇了！

* * *

這一頓飯吃得有些乏味，但沈彤雲不在意，他與桂小玉在開封城中買了一大袋的香紙銀鉑之類，兩個人便匆匆的往桂竹園去了！

也許這兒陰氣重，也許這兒人跡不見了，看吧，也不知從甚麼地方飛來那麼多的扁毛畜牲落滿了大片的桂竹林子，打從很遠就聽得一片聒噪聲，令人聽得心煩！

沈彤雲幫着桂小玉，把那麼一大袋的香紙全部在前大院的那個香爐中焚化！

桂小玉忍不住又是一頓嚎啕痛哭！

沈形雲就在這時候他才在桂家莊上到處看了一遍！

沈形雲站在後院的那個一半遮蓋着石板的井口旁，他望着牆外的青竹，忍不住一嘆，道：「歲寒三友竹爲大，清風亮節人敬仰！」

他的心中想着，桂浩然爲甚麼偏要走南京？他對此事實在弄不懂！

沈形雲也想着江湖詭譎多變，爾虞我詐之事層出不窮，以桂浩然這樣的老江湖也會弄得如此之慘吶！

其實江湖那天無陰險？

＊　＊　＊

就在沈形雲沉思中，桂小玉拭淚走過來了！

「沈公子！」

「妳好了？」

「活人總是要爲死的人盡一份心意吧！」

沈形雲道：「妳不覺得這兒白天也陰森？」

桂小玉道：「雖然陰森，但比之充滿奸佞惡人的世界，這兒還是最好的地方！」

沈形雲怎知桂小玉今早聽了錢通神的話至今仍不快！

沈形雲伸手，他拉過桂小玉道：「桂姑娘，我明白這些天妳所承受的打擊，那是一般人所難以接受的！」

「哇！」

桂小玉哭倒在沈形雲的懷裏了！

沈形雲拍着桂小玉的雙肩，道：「別難過，我說過，我助你找到敵人，我是會履行我的承諾的！」

「謝謝……」

沈形雲道：「好了，咱們去找地下室吧！」

桂小玉拭去淚，她手指廳房，道：「沈公子，你跟我來，就在大廳北牆下！」

沈形雲立刻跟上去了！

＊　＊　＊

大廳上停着九具棺材，嚴冬季節天寒地凍的，不但沒臭死屍味，而且還有些木頭香！

桂小玉當先走到北牆下，她指着轉角對沈形雲道：「就是這兒，你看……」

沈形雲用手摸，桂小玉又道：「牆邊無縫實有縫，一般人是瞧不出來的！」

眞還被她說對了，非行家不知道，找到的人不簡單，祇不過誰找到誰倒楣！

此刻這地室中就有四個倒楣的！

沈形雲以手去探，問道：「妳進去過？」

「進去過一次，平時我爹不許我隨便進去的！」

沈形雲道：「如何開啓？」

桂小玉道：「看是死牆被阻擋，用力一頂便會動了！」

沈形雲如言出力，他內含一口眞氣，未見開聲，身子已頂在牆邊了！

忽的，但聞沙沙沙之聲響起來，祇見這一堵邊牆已開始移動了！

沈形雲爲甚麼要找桂家莊的機關？無他，祇因爲他發覺進來了幾批人中、南方來的四個人全不見了！

沈形雲剛才還在這桂家莊上看一遍，他甚麼也未發現，甚至可疑之處也沒有！

有道是人死有屍，牛死留皮，那麼他們四個人呢？

沈形雲就以爲他四個人中機關了！

＊　＊　＊

「轟」的一聲，牆開一道縫，祇見桂小玉立刻移過一張木板卡在牆下面，她對沈形雲道：「沈公子，你跟我來！」

沈形雲點頭道：「多加小心！」

他二人沿着地道往下走，三五丈處果然發現一個地下室，地下室的木門已啓，桂小玉剛走過去，立刻尖叫一聲，道：「死人！」

她好像害怕的投入沈形雲的懷中了！

沈形雲立刻自懷中摸出火種一亮，才看清地上躺了四個人！

是的，這四人正是萬船幫幫主劉勇與他的大掌舵關仁，另外兩人便是飛鼠兄弟二人了！

推開桂小玉，沈形雲走過去低頭看四人，不由一驚道：「他們還有氣息！」

桂小玉也驚道：「活的？」

「不錯！」

「咱們先救人吧！」

沈形雲道：「果然被我料中了，他四人中了機關，快，先把他們弄出去！」

這沈形雲挾起地上的王在山與王在水兄弟二人送到地面大廳上，然後又把劉勇、關仁二人也挾出地室！

他對桂小玉道：「他們好像是中了甚麼毒，快，先弄些冷水澆！」

桂小玉道：「不如把他們移到院子井邊去，那兒有涼水，地上有積雪，也許可以把他們弄活過來！」

沈形雲一聽，這是救人，救人如救火，也不加多思索，匆匆的又把人移到了井邊去了！

於是，桂小玉幫着沈形雲救人，她捧着積雪往四個人的頭上抹，那沈形雲找來木桶把井水汲上來，他就不像桂小玉了，一桶冷水

澆上四個人的頭，四個人蠕動了幾下子，才聽到有微弱的叫聲。

「餓壞了吔！」

這是劉勇的叫，當然哦，三天多未進滴水，任何人都會像他那樣的孱弱！

關仁也是先開口不能動！

王氏兄弟就好多了！

王在山第一個坐地來，當他一眼看出是沈形雲救人，不由對他兄弟王在水道：「咱兄弟的命是沈公子的了！」

王在水道：「哥，原來地室中有毒呀！」

他此言一出，沈形雲忙問：「有毒？」

王在山道：「是呀，咱們聞了以後就昏倒了！」

沈形雲看看桂小玉，道：「地室中有毒，咱們怎麼未曾發覺？」

桂小玉道：「怎麼會呢？」

就在這時候，劉勇又低聲呼叫：「水……水……」

沈形雲便把井水送過去，他餵劉勇喝。

那關仁也叫「水」，這二人如果再有一天不出來，祇怕眞的活不成了！

＊　＊　＊

四個人是醒來了，可是就是無力站起來！

沈形雲明白這是餓的結果，沒辦法，祇得到供桌上把供品弄了些送給劉勇四人先塞塞肚皮！

乾乾的供品泡井水，嗨，四個人各吃了好幾個，那眞比一桌上好酒席還令這四人叫好！

這就叫「人是鐵飯之鋼，一天不吃沒力量！」

如今四人也吃力的站起來了，那劉勇嘆口氣道：「想不到地室中還有人放了毒，太可怕了！」

沈形雲道：「甚麼樣的毒？」

劉勇道：「地室中放了三口木箱子，打開上面木箱看，忽然冒出一股怪味來！」

王在水接道：「對，對，那味道不能聞，一聞之下人就倒！」

幾個人在井邊一陣討論，沈形雲道：「各位，你們先走吧，快回客棧養精神！」

劉勇道：「沈公子，你……」

「我知道劉當家要說甚麼話！」

劉勇道：「不，劉某有話非說不可！」

一笑，沈形雲道：「你說。」

劉勇道：「咱們在江南不止一天的打你們沈家的那件至寶的主意呀！」

「我知道，江湖人人想要。」

劉勇道：「聽說寶物入中原，咱們便追來了，娘的，却是這麼凄慘的景象，而寶物也不知流落何處了。」

王在山接道：「聚寶盆吶，是要有福氣的人才會擁有的，這一回老命差一點完蛋，唉……」

劉勇又道：「寶就不提了，咱們決心與沈公子站在一條戰綫上，直到寶物有着落，咱們一齊回江南！」

一笑，沈形雲道：「謝了，各位快回去吧！」

關仁上前，道：「沈公子呀，地下室的木箱千萬動不得呀！」

沈形雲道：「謝謝，知道了！」

他看着這四人蹣跚的往竹林中走去，不由搖頭一嘆道：「眞命大！」

桂小玉道：「禍害遺千年嘛！」

沈形雲道：「怎麼說？」

桂小玉道：「如果他們不貪心，又怎麼會中毒呀！」

桂小玉低頭看井水，她似乎怔了一下。

沈形雲並未發現她的表情，却對桂小玉道：「走，進去看看地室中的木箱子。」

桂小玉道：「我也正要去瞧瞧的，是甚麼樣的木箱子，又是怎麼弄的毒！」

這二人走得快，很快就到了地下室，火光照耀下，果見牆邊堆了三口木箱子。

沈形雲對桂小玉道：「可曾見過這種木箱子？」

桂小玉看了又看，道：「我們家沒有這樣的木箱子，不知由何而來。」

沈形雲一聽，笑了。

他對桂小玉道：「必有人佈下的陷阱，但這地下室除了他們之外……」

桂小玉吃驚，道：「會是誰？」

一笑，沈形雲道：「我把這箱子搬出去！」

桂小玉道：「沈公子，我想不出會是甚麼人設下的這個陷阱！」

沈形雲道：「我會找到這人的，只不過……」

「只不過甚麼？」

「我猜不透此人是敵是友！」

桂小玉道：「這就很難說了吔！」

她心中正自犯疑心，因爲丁杰曾對她暗裡說過，那屍體不是她爹的屍體。

如今再看看這地下室中的木箱子，難道眞的丁杰丁大叔說的一樣？

桂小玉又沈默了。

沈形雲把木箱子抱出地下室中，他甚麼地方也不放，一路搬到院中的水井邊。

桂小玉想問他，爲甚麼不打開來看一看，却是沈形雲已對她說：「走，咱們回去吧，我還要睡一覺吶！」

桂小玉也累了，她同意沈形雲的話，兩個人抛下木箱不管而奔回城中了。

* * *

大相國寺的後院偏房中，石大丹面對着他的師兄尹士奇拍巴掌直跺脚的道：「師兄，王八好當氣難受，武大郎也比咱們强呀！」

尹士奇不出聲，石大丹又低吼：「武大郎明知打不過西門慶，但他不願當王八，命也豁上了，咱們算甚麼？咱們要窩囊到幾時？」

於是，尹士奇抬頭瞪眼了！

「阿丹，你可以不聽我的，但你要聽師父的！」

「幾時？我快瘋了！」

「你稍安勿躁，需知今天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師父比咱們更苦。」

石大丹道：「總不能永遠當縮頭烏龜吧？」

尹士奇道：「沒有人願意當烏龜，更沒有人願意永遠當縮頭烏龜，師父說過，仇人早晚會出現的，到那時你還怕別人不還你一個公道？」

石大丹道：「到那時，到那時，幾時呀！」

尹士奇道：「你說來了個沈形雲，這人武功奇高！」

「是呀！」

「他是南京沈家一族的人？」

「他自己承認的！」

尹士奇道：「這就奇怪了，沈家把東西交師父押回中原，他們怎麼會知道寶失了？」

石大丹道：「我怎麼會知道？」

尹士奇道：「這中間有極大陰謀呀，師弟！」

「師兄以爲甚麼大陰謀？」

尹士奇道：「姓沈的叫師父押寶中原，言明期限百日，百日之後送寶回南京，可好，如今出了事，寶物不見了，師父一家倒大楣，以我看有人暗中設下陰謀！」

他冷冷的又道：「再忍耐，咱們要多與姓沈的合作，我以爲姓沈的不簡單！」

石大丹道：「娘的，我走在大街上就有人在我身後面吐口水，罵大街呀！」

「忍耐！」

「有兩處飯館不賣我吃的了！」

「忍耐！」

石大丹火了，他指指尹士奇，道：「忍耐呀，咱們兩個換一換，我在寺中當和尚，你去大街混日子！」

尹士奇道：「當初由你挑，你說你會跑賭坊，怎麼的？此刻能換嗎？」

石大丹忿忿的起身就走。

他是繞過後院自馬道街這一邊溜出大相國寺的！

馬道街的北頭就是「大家樂賭坊」了。

* * *

石大丹不是因爲火大才走入大家樂賭坊，實因這兒住了他的師妹桂小玉。

只不過當石大丹聽說桂小玉出去了，而且是同沈形雲一齊出去的，他便也匆匆走了。

石大丹仍然在心中罵。

他在罵甚麼？當然不知道。

他在罵甚麼人？嗨，罵的人可多吶，這中間就包括一個沈形雲。

* * *

沈形雲天剛黑就走了。

他非得盡快趕去桂竹園不可，因爲他在桂家莊上有安排，他把三口箱子放在井旁邊。

沈形雲乃江南第一奇人，他的任何動作都是有用意的，而且是出乎別人意料之外的！

* * *

這夜雪未落，站得高看得遠，桂家後院又大，沈形雲找了個頂高點，他坐下來了。

沈形雲剛坐下來，他就發現桂家後院有人影出現了！

沈形雲的精神大了，他也冷笑了。

果然被他猜中了，這是有人在此弄詭呀！

沈形雲已隱入暗中了，他是不會放過這大好機會的！

* * *

「大哥呀，地下室中佈機關，却未見兩個賊子來上當，這可怎麼辦？」

「快把箱子放回去！」

「行嗎？」

「怎麼不行？快！」

「大哥呀！這寶……」

「別提寶的事情，照我的話快去做！」

井邊站的是個大漢，這個人可不是小來頭，乃「伏牛虎」丁杰是也！

這丁杰在井邊四下看，又道：「大哥，如果來了兩個賊，你打算……」

「我早有打算，唉，我的好兄弟呀，如今困惑的乃是至今未見眞正的仇人出現，急人吶！」

「寶呢？」

「寶不能出現，一旦出現便永遠也不知道殺我一家的仇人出現了！」

丁杰道：「這箱子原是孟婆的傑作，她想來，但我不許她來！」

「別叫任何人來，好兄弟，眼前只有你了，爲兄靠你來報此仇的吶！」

丁杰已托起箱子來了，但他忽的又道：「大哥，南邊來了個姓沈的，這人十分高明……」

井中人道：「沈百萬有個侄子人稱江南第一奇人，這個人只怕就是爲了寶而來的！」

丁杰道：「嚴冬來中原，他當然有爲而來！」

「小心應付此人！」

丁杰道：「好吧，我再把箱子搬回地下室中！」

他走了兩步，又道：「原來地窖中昏倒的人被人救走了，大哥！」

「我知道，正是你說的姓沈與小玉二人，唉，這些天也苦了小玉了！」

丁杰托起箱子來，一邊走一邊直咕噥，直到他走下地下室去。

這光景最驚奇不過的當然是暗中的沈形雲了。

沈形雲在暗中聽得清，這幾句話立刻表明了這地下面果眞有人在，而且此人必是桂浩然。

那麼，桂小玉的父親並未死掉了。

* * *

就在沈形雲往院中移動的時候，事情就有那麼巧，只見兩團人影直往他撲過來了。

這兩個人挾着虎虎風聲，人沒到先出掌，其中一人喝道：「好賊子，你跑不掉了！」

沈形雲一個身法閃掠出三丈外，立刻發覺一點寒星奔面門。

一聲冷笑再起，沈形雲已接到擊來的飛刀在手，不由冷叱道：「好狠，出手想奪命！」

於是，雙方對峙着站定了。

雙方也看清對方了。

「是你，沈公子。」

這人不是別人，桐柏飛刀手齊林是也，另一個提了一隻鐵扁擔，正是花冲。

兩個人冷冷的向沈形雲道：「你……幹甚麼來的？」

沈形雲道：「這話該由我問兩位！」

花冲叱道：「年紀不大，老氣橫秋！」

齊林道：「莫非在打寶物主意了！」

沈形雲哈哈一笑，他故意大聲的道：「二位不是前來祭奠的嗎？還未離去呀！」

齊林道：「誰不離去關你何事？姓沈的，聽說你乃江南第一奇人，有九手抓鬼本事，怎麼樣，今夜可否露兩手叫咱們開開眼界呀！」

花冲已雙手端起了他那根四十二斤重的鐵扁擔了。

花冲嘿嘿冷笑，道：「咱們聽大公子說，這姓沈的不把中原武林看在眼裡，心中實在不舒服。」

齊林道：「大公子有話傳江湖，誰打敗姓沈的，立刻前去領賞銀！」

花冲道：「賞三千兩，是爲咱們中原人爭回面子的花紅！」

沈形雲只一聽，心中就不愉快，這是汪宏發在害他，姓汪的乃知府大人的大公子。

沈形雲也知道，天雷幫少幫主也不會放過他，但他藝高人膽大，從不把這二人放心上。

只不過經這二人一說，沈形雲冷笑了。

「二位，不就是爲了銀子嗎？」

齊林沉聲道：「更爲爭氣！」

沈形雲道：「別人一句話，你們把命拚，那可是天下大傻瓜幹的事。」

花冲怪叱道：「娘的，你說咱們是大傻瓜呀！」

沈形雲道：「至少你不算聰明之人。」

花冲吼道：「吃老子一扁擔。」

花冲的虎臂有力量，掄動扁擔帶風聲，「颯」的一下子便往沈形雲掃來。

沈形雲不退反進，他賣個身法平飛而起，人在扁擔影中一出，就聽花冲一聲怪叫「噢！」

「噹」的一聲鐵扁擔掉在地上了！

這花冲抖着雙腕雪雪呼痛不已，原來他被點中兩腕門，再也抓不牢扁擔了。

花冲這才一招間就栽個大觔斗，那齊林已彈身而上，他人在半空雙手揚，四把飛刀齊射而出。

雙方距離近，飛刀勁急，然而沈形雲却哈哈一聲冷笑，他的背面一片掌影又出現了。

看上去他有無數手掌在舞動，別說是四把飛刀，便再多也被他接個正着。

沈形雲一聲冷叱：「破銅爛鐵，還你！」

「噢！」

齊林只接了兩把在手，但另外兩把却打在他的肩膀上，這說明，沈形雲不想要他的命，否則齊林非死不可！

那花冲抖了半天兩手，見這光景，立刻拾起地上的扁擔，對齊林，道：「齊兄，咱們走！」

齊林還有話交代。

他冷冷的道：「沈大公子，眞好功夫！」

「馬馬虎虎！」

「只不過今晚之事沒完沒了！」

「隨便！」

齊林冷笑道：「沈大公子，你好自大！」

沈形雲道：「是嗎！」

花冲又對齊林道：「齊兄，樑子已結，久留無益，咱們走！」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南振岳被龍學文喚醒，朦朧中摑了她一巴掌，學文脫下臉皮面具，南振岳才相信她，學文替他拍開被宮如玉封閉的「足厥陰肝經」……從仰天坪逃出來的東海龍王等人，找到正在運功療傷的南振岳，玉靈子等不憤被假冒的南振岳所騙，找眞的南振岳拚命，東海龍王借比鬥用掌風送走南振岳，暗送布團叫他「將計就計」，二人去找黑風婆……

古桃源傳奇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目擊師傅斃老人　巧取豪奪異常性

黑風婆又是一陣「桀桀」尖笑，接道：「老婆子原先不知你和文兒投効龍門幫的事，才着人假冒了你，把公孫敖等人引來仰天坪，如今公孫敖對你已經起了疑心，老婆子既然知道了此中經過，自然要成全你的志願。」說到這裡，忽然舉手拍了三掌。

只聽到門外有人應聲說道：「屬下恭聆吩咐。」

黑風婆連眼也沒抬，尖聲道：「去吩咐宮如玉，把龍門幫擄來的人，立即放了。」

門外那人恭敬的道：「屬下遵命。」

南振岳沒想到黑風婆會答應得如此爽快，說放就放，連忙躬身道：「多謝老前輩！」

黑風婆尖聲道：「不用謝了，你如果沒事，可以走了，文兒可暫留此地，三日之後，老婆子自會命她找你去的。」

龍學文心中一急，看着師傅，說道：「師傅，妳老人家要徒兒留在這裡幹嗎？」

黑風婆含笑瞧了南振岳一眼，失笑道：「爲師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只不過要你暫時留在爲師身邊，你有了這位大哥，連師傅都不要啦？」

龍學文臉上一紅，急叫道：「師傅……」

黑風婆藹然笑道：「別孩子氣了，你大哥如果沒事，可在崇陽等你好了。」

南振岳先前還懷疑黑風婆可能是有人假扮的，但瞧她對龍兄弟說話之間，流露出師傅的慈藹之情，不禁疑竇漸消。

尤其她答應釋放尉遲壇主等人，更不疑有他。

人家師徒之間既然有事，自己不好多留，這就起身道：「老前輩既然有事，晚輩這就告辭了。」

黑風婆欠身道：「老婆子不送了。」

龍學文道：「大哥，那麼你一定要在崇陽等我。」

南振岳點點頭，別過黑風婆師徒，跨出茅舍。

他因此行已經遇到黑風婆，無須再去塘頭坑找那個楊文治了，這就逕自朝山外奔去。

他原不識山中路徑，只聽烈火鈎吳大椿說了一句朝西去，是入山必經之路，這時東方已現黎明，他略一辨認方向，就一路朝西行去。

要知在崇山峻嶺之中最易走岔，他這一只顧朝西趕路，不知不覺岔入了幕阜山脈，足足走了一天，依然是山勢連綿，找不到出山路徑。

看看天色又已昏黑下來，自己已經一夜沒睡，這就在山腳一片樹

林中，盤膝坐下，調息行功。

天色約近初更，南振岳已覺週身血脈舒暢，疲勞盡復，但就在此時，他又遇見了一件怪事！

原來正當他神充氣足，微微睜目之際，瞥見林外正有一條人影疾奔而來。

南振岳略一注目，便已看清來人是個年約六旬的蒼髮老叟，奔行極快，轉眼之間，已從林前掠過，朝東北首山徑上馳去。

在這一瞥間，只覺這蒼髮老叟身法快速，一身武功已臻上乘，却也並不在意！

那知目光一轉，忽見蒼髮老叟身後，又有一條人影追踪而來！

這人距離蒼髮老叟少說也有二三十丈，不見他如何奔行，但却有如行雲流水，飄然遠隨，看去好像腳不沾塵。

南振岳瞧得心頭一凜，這人武功造詣，豈非已到了登峯造極之境？

心念電轉，不禁屏息凝神，定睛看去！

月光朦朧之下，那人由遠而近，像一陣風似的飄然從林前過去。

南振岳這一望，頓時大吃一驚，幾乎要叫出聲來！

原來這人頭戴道帽，身穿灰色道袍，腰背微弓，頦下留着一把山羊鬍子，會是自己的師傅！

他老人家爲甚麼要暗暗跟踪那個蒼髮老叟呢？

躊躇了一下，立即一躍而起，躡足潛蹤，偷偷的跟了下去。

不，前面兩人去勢均極神速，他不得不提吸眞氣，沿着陰暗山林，急躍直掠，遠遠尾隨。

山勢迤邐，逐漸朝北，南振岳不敢過份逼近，等到盤過山腳，目光一抬，只見那蒼髮老叟和師傅兩人，已面對面站在那裡！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趕忙猛吸一口眞氣，刹住身形，一下閃入右側林中，再悄悄朝前移去。

這時但見那蒼髮老叟怒嘿一聲道：「尊駕一路跟踪，可知老朽是誰嗎？」

洪山道士冷冷的道：「貧道清楚得很！」

南振岳聽得一怔，暗暗忖道：「自己從沒聽到師傅的口氣這般冷法！」

蒼髮老叟勃然怒道：「尊駕既然清楚，跟踪老朽，所爲何來？」

洪山道士道：「長白二老，遠來中原，不知何故要分頭趲程？」

南振岳心中又是一怔，他自然聽人說過長白二老，雪地神鵰張廣才、盤嶺蒼鷹穆百歲，此人一頭蒼髮，當然就是盤嶺蒼鷹穆百歲無疑了。

只是長白二老，名列九大門派，師傅追蹤盤嶺蒼鷹穆百歲，不知爲了甚麼緣故？

蒼髮老叟雙目金芒暴射，大笑道：「尊駕倒是有心人！」

洪山道士微微一笑道：「豈敢！貧道只是聽到一些風聲罷了！」

南振岳暗暗奇怪，兩人似乎在打着啞謎！

蒼髮老叟沉喝道：「爾是何人？」

洪山道士道：「山野道士，說出來，穆大俠也不會知道。」

南振岳暗哦一聲，自己猜得不錯，他果然是盤嶺蒼鷹穆百歲！

蒼髮老叟又道：「那麼來意爲何？」

洪山道士聳聳肩，陰笑道：「東西就在穆大俠身上吧？」

盤嶺蒼鷹穆百歲臉色微變，過了半晌，突然一陣仰天大笑道：「尊駕能從老朽手上奪走嗎？」

南振岳這才明白過來，師傅一路跟踪，是爲了奪取盤嶺蒼鷹穆百歲身上一件東西。

不知那是甚麼珍貴之物，值得師傅一路跟踪？

不，師傅爲人正直不阿，縱然是天地間的奇珍異寶，也不會攔路劫奪。

心念電旋，只見師傅依然輕鬆的道：「貧道只是向穆大俠好言商借。」

盤嶺蒼鷹穆百歲嘿道：「可惜老朽對好言相商，從不動心。」

洪山道士突然臉色一沉，緩緩說道：「貧道若不是念你成名不易，早就不客氣了。」

南振岳怵然一驚，這口氣，不像師傅平日爲人！

盤嶺蒼鷹穆百歲滿臉怒容，濃眉陡豎，厲聲道：「老朽眞想不到，有人對老朽說出這樣話來！」

洪山道士陰惻惻接口道：「除了想不到的事之外，穆大俠最好想想身後之事，可有甚麼交代？」

南振岳心頭一緊，暗道：「難道此人不是自己師傅？」

他竭力地端詳着林前這個道士。

不錯，他是自己的師傅，無論從他形貌、擧止，以及說話的聲音，明明就是師傅，自己絕不會認錯！

盤嶺蒼鷹穆百歲一怔，瞧瞧面前貌不驚人的道士，似乎不敢相信，接着點頭道：「尊駕有意賜教，老朽自當奉陪。」

洪山道士陰聲道：「咱們一招爲限，穆大俠接住了，便算我輸。」

盤嶺蒼鷹穆百歲成名數十年，會過多少高手？尤其是長白一派，

素以掌上功夫見長，江湖上能在他手底下走出十掌的人，已是不多，如今居然有人只要他接得住對方一掌，便算落輸。

此人若非狂人，便是自己找死！

他聽到這裡，臉上怒氣忽然消失，大笑道：「尊駕有此自信？」

洪山道士不耐道：「多說無益，一招爲限，穆大俠可是同意了？」

盤嶺蒼鷹穆百歲道：「尊駕劃下道來，老朽自表同意。」

「好！」洪山道士沉喝一聲道：「穆大俠留意，貧道有僭了！」

並袖一拱，語音方落，雙掌一翻，遙向盤嶺蒼鷹穆百歲拍去，南振岳心頭一震，幾乎驚叫出口！「石破天驚！」

不錯，這一招正是「擎天三式」中的「石破天驚」，看去雙掌遙拍，並無驚人之處！

但掌勢出手，凌厲强猛的潛力立即隨掌而出，一團罡風，激蕩呼嘯，如排山倒海一般直撞過去！

盤嶺蒼鷹穆百歲立被罩入一片狂飆之中！

盤嶺蒼鷹穆百歲直到此時，才知對方果非易與，但見他鬚髮倏張，虎目金光暴射，未容狂飆近身，腰身微挫，擺了一個坐馬式，吐氣開聲，大喝一聲，雙掌一托，硬向來勢迎擊而出！

南振岳瞧到這式「石破天驚」，心中暗道：「果然是師傅？這姓穆的要糟了！」

他想也許師傅只是唬唬他的，臨到接觸之際，定然會把力道收轉！

兩股勁氣一接，轟然一聲悶響！

盤嶺蒼鷹穆百歲一個身子像斷綫風箏一般，「呼」的直飛出去。

就在盤嶺蒼鷹穆百歲吃掌風震飛之時，洪山道士已同時疾躍而起，快如離弦之矢一般，跟着直飛過去，懸空一攫，不待盤嶺蒼鷹穆百歲摔落實地，已把他身子接住，飄然落到地上。

南振岳瞧得微微一笑，暗想：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師傅並無傷他之心，只是……

「啊」，不……

這原是電光火石間的事，南振岳心念方動，只見洪山道士右手接住盤嶺蒼鷹穆百歲，左手已迅疾從穆百歲懷中，掏出一個小小錦盒。

口中長笑一聲，隨手一摔，丢下穆百歲，轉過身來，雙脚頓處，人已騰空飛起！

「啪達！」

這不是師傅，自己師傅怎會做出殺人劫寶的事來？

但自己親眼目覩，事實俱在，他明明是自己的師傅！

南振岳心頭感到無比沉痛，在自己的心目中，師傅一直是自己最尊崇的偶像，他慈愛、正直、廉潔、偉大；但今天所看到的師傅，却是陰森、兇殘、貪婪、狠毒兼而有之了，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嘶！」一條人影劃空而來，倏然落到穆百歲身邊！

此人身法之快，竟然不在師傅之下！

南振岳又是一驚，急忙舉目望去！

誰會相信那是一個糟老頭子，聳肩縮頭，身上穿着一件破了的葛布長衫，神態顢頇，但他却有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

只見這破衣老人落到地上，直是搖頭，口中慨嘆的道：「遲了！遲了！」

說到這裡，突然回過頭來。

這一回頭，南振岳才看清他的面貌，鬥雞眼、酒糟鼻、長鬍糾結、滿臉垢污，簡直猥瑣已極！

他望着自己擠擠眼，說了句：「小子，他的後事就交給你料理吧！」

雙脚點動，飛也似朝山徑上跑去，眨眼走得無影無踪！

南振岳心頭一凜，林中別無他人，這糟老頭分明對自己說話，他敢情已經發現了自己？要自己替穆百歲料理後事？

他緩緩走出樹林，走到穆百歲身邊，這位名震關外長白二老的盤嶺蒼鷹穆百歲，業已氣絕多時，嘴角間還在流着紫血，分明內臟被掌力震碎致死！

他不知師傅從他懷中搜去那個錦盒，裡面貯的究竟是甚麼？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師傅逞兇，却由徒弟來替他埋葬。

南振岳心頭有說不出的感慨，他從身邊抽出長劍，在林前挖了個深坑，把穆百歲的屍體埋好，然後又替他在墳前豎立了一塊石碑，用劍鐫了「長白二老穆百歲之墓」幾個大字。

這一折騰，他再也不想睡了。

尤其是親眼看到師傅殘殺穆百歲的一幕，使他心頭感到鬱鬱不樂。

抬頭望望天色，快近四鼓，距黎明已是不遠。

他想起師傅和那糟老頭都是朝北首一條山徑上去的，那麼準是出山路徑無疑，想到這裡，也立即朝北首山徑上奔去。

天色黎明，已經趕到一處市集，在路邊攤上，用過早餐，問明去崇陽的路徑，就急着上路。

崇陽爲湘鄂交通孔道，北達武昌，南通長沙，爲行旅商賈必經之

途，城中店肆林立，相當熱鬧。

這已經是第三天了，龍學文約好在崇陽見面的。

說實在，南振岳雖然只和龍學文小別三天，但不知怎的，老是惦念着她，有些放心不下。

這倒不是他已經知道龍學文是女兒之身，有了情愫，他不放心的，却是龍學文的師傅黑風婆，仔細想來，總覺得不無可疑。

當然他和龍學文情如手足，本來行止與共慣了，難免不無懷人之思！

古人說得好：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三日不見，豈不如隔九秋？

南振岳趕到崇陽，正是午牌時光！

他在街上走了一轉，覺得大街上一家叫做江山樓的酒館氣派最大，心想龍兄弟要是找來，這家酒樓，自然最容易引人注目了，這就轉身走了進去。

登樓一瞧，這時樓上已上了七成座頭，縱酒談笑，人聲嘈雜。

當下找了一處靠窗口的座位坐下，要過酒菜，就凭欄望着街上行人。

忽然聽身後一個清脆聲音，說道：「你說山谷喜以俚俗之語寫詞，陳師道批評他說：『時出俚淺，可稱傖父』，我却偏愛他那首『清平樂』，俏麗清新，妙語如珠！」

說到這裡只聽他敲着竹筷，低聲唸道：「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另一個沒待他唸完，低笑道：「你要去喚他同住，就去喚吧！」

先前那人叱道：「胡鬧！」

另一個人道：「這是二哥和小弟抬槓，我說山谷俚俗，你却偏要說他清新。」

先前那人道：「好，二弟，你倒說說，你喜歡誰的？」

另一個人道：「小弟覺得嚴蕊有一首如夢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人在武陵微醉。』倒是切合咱們那裡……」

先前那人忽然低聲叱道：「這是甚麼地方，你……」

他這句話說得極輕，但南振岳耳朶何等靈敏，自然聽得清楚，心中暗暗奇怪，讀詩論詞，和這裡有甚麼關係，何用這般急着攔阻？

他因兩人口氣不俗，而且聲音清脆，似乎都很年輕，不禁轉頭朝身後看去。

這兩人青衫佩劍，年紀最多也只有二十三四歲，不但眉目清俊，儀表蕭灑，而且雙目神采奕奕，分明身懷上乘武學！

他原先只當兩人在酒樓上大談詩詞，極可能是讀書相公，如今發現他們不但會武，還成就極高，心中不禁暗暗感到驚訝不已！

因爲據自己估計，這兩人的武功造詣，已足可列入江湖一流高手之數，當今九大門派之中，只怕不會有如此年輕又有如此成就的人。

他因自己戴了這張紫膛臉的臉罩，容易給人家認出是龍門幫的副壇主龍振南，因此在趕到崇陽之前，早已取下臉罩，恢復了他的本來面目。

玉面朱唇，翩翩少年！

那兩個青年見南振岳向他們不住的打量，那個年紀較大的一個目光閃動，忽然拱手笑道：「這位兄台，想必也是雅人，可有甚麼見教嗎？」

南振岳連忙還禮道：「豈敢，兄弟只是仰慕兩位風儀而已。」

那年紀較小的一個接口道：「萍水相逢，兄台何不過來一敍？」

南振岳因對方兩人人品俊逸，又有一身武功，也頗想交這兩個朋友，聞言忙道：「承蒙不棄，只是兄弟還要等一個人。」

說着起身換了一個位子，和兩人坐得較近。

那年長的一個微微一笑道：「兄台如何稱呼？」

南振岳因自己戴了人皮臉罩，既然化名龍振南，那麼如果不戴臉罩，就不能再用龍振南了。

一時不假思索，只好拱手道：「小弟姓南，草字振岳，兩位兄台呢？」

年長的似乎微微一愣！

年紀較小的搶着答道：「在下任如川，這是我們二哥易如冰。」

南振岳心想：「易如冰、任如川，原來他們不是同胞兄弟？」

心中迅疾一轉，一面說道：「原來是易兄、任兄，幸會之至！」

易如冰問道：「不知兄台等的是誰？」

南振岳道：「小弟三日前和舍弟相約，在此地見面。」

易如冰「哦」了一聲，似乎頓告釋然！

這時酒保送上酒菜，南振岳斟了杯酒，笑道：「兄弟敬兩位一杯。」

易如冰、任如川也同時舉杯，和他對乾了一杯。

就在此時，樓梯口走上一個猥瑣的破衣老頭！

他站在樓梯口，聳肩縮頭，瞪着兩顆鬥雞眼，向四下骨碌一轉，就筆直朝南振岳席上走來。

南振岳和兩人乾了一杯酒，回過頭來，這老頭已大模大樣的在上首坐了下來，點點頭，道：「這裡沒有人吧？」

南振岳心頭驀然一驚，這人不

就是昨晚在幕阜山見到的那個糟老頭嗎？鬥雞眼、酒糟鼻、口水鼻涕沾着鬍子，不是他還是誰？

他後來追踪師傅而去，怎麼也會在這裡出現？

心念想着，一邊連忙說道：「老丈，只管請坐。」

糟老頭好像並不認識南振岳，坐下之後，連第二眼也沒瞧他，酒糟鼻朝四下一陣狂嗅，嘸嘸口水，舉起油光光的衣袖，抹着嘴巴，喊道：「酒保，快給我先燙一壺酒來，下酒菜，吩咐廚房裡弄幾款拿手的小菜送上來。」

酒保倒了盅茶送上，瞧着老頭一副窮酸相，怕他是賴吃賴喝的，不禁遲疑了一下，站着沒動。

糟老頭拿起茶盅，喝了一口茶，「咕咕咕咕」的在口中漱了幾口，才伸伸脖子，嚥了下去，一邊自言自語的道：「好久沒有喝酒了，先用茶潤潤喉嚨也好！」

伸手入懷，掏摸了一陣，取出一個小小錦盒，和十幾塊赤金，足有四五十兩，他一塊一塊的拈着，抹抹嘴角，又道：「看來眞還足夠我老頭快快活活的花上幾個月……」

突然回過頭去，看到酒保還站在那裡，不由的鬥雞眼一瞪，拍着桌子喝道：「你當我老頭子付不起酒錢？你們是不是只認衣衫不認人？我這金子都是假的？你把我酒虫餓死了，看我不拆你們這座酒樓才怪！」

酒保看他掏出一大堆黃澄澄的金子，早已看得呆了，連聲應是，慌忙三脚兩步的招呼下去。

別說酒保，就是坐在他對面的南振岳也不禁瞧得怔住了！

那是因爲他取出的這隻錦盒，正是昨晚師傅從長白二老盤嶺蒼鷹穆百歲身上搜去之物！他目光一接，心頭不期猛然一驚！

不錯，昨晚這老頭正是跟着師傅追了下去，莫非他是從師傅手上奪回來的？

這似乎不可能，憑師傅的武功，他那能奪得回來？

那糟老頭敢情發現南振岳正在注視着他那錦盒，好像有人要搶他一般，慌忙一把抓起，好快朝懷裡一塞。

然後慢吞吞的一塊又一塊的撫摸着金子，小心翼翼地用破布包好，翻起長衫，藏到圍在腰間的錢袋之中。

他好像做了一件十分吃力之事，仰頭吁了口氣，又伸手朝懷中摸去。

這回他取出來的却是一個雕刻精細的綠玉鼻煙壺，又是摩挲了一陣，才凑着鼻孔聞去。

這一聞不打緊，突然只聽到他「啊」了一聲，酒糟鼻嗡嗡牽動，打出一個噴嚏！

不！他「哈氣」，「哈氣」，一連打了幾個噴嚏，直打得他眼淚、鼻涕、口水一齊出來，他舉起破袖，抹了抹臉，咒罵着道：「這勞什子眞是害人！」

「喂！喂！酒保，你這是甚麼意思？我老頭叫你燙的酒呢？再不送來，我酒癮發作，不得了啦！」

南振岳瞧得暗暗好笑，心想：「你明明是聞不慣鼻煙，才打的噴嚏，却說酒癮發作，拉大嗓子，埋怨人家酒保來得慢了！」

易如冰、任如川兩人正在低着交談，他們敢情也已看出這糟老頭行動古怪，不是常人。

酒保替他送上一大壺酒，和兩盤熱炒，糟老頭迫不及待的捧起酒壺，一陣狂喝，咂咂嘴道：「過癮，過癮，這算是假牛鼻子請的客了，嘻嘻！」

舉筷夾起大把菜餚，直往嘴中送去。

南振岳聽他說甚麼「這算是假牛鼻子請的客」，心中不由一動，忖道：聽他口氣，好像那些金塊，是從師傅身上偷來的？是了，那隻錦盒，他如果不是偷，絕難從師傅手裡奪走。

只是師傅從來不聞鼻煙，那隻綠玉鼻煙壺，當非師傅之物。

就是偷，以師傅的武功，要想從他老人家身上偷走這許多東西，也是比登天還難，這糟老頭看來眞是妙手空空之流！

轉眼間，糟老頭已把一大壺酒喝了精光，接着又大聲叫道：「喂！喂！酒保，添酒，再來一壺。」

任如川側過臉來，低聲說道：「南兄，你還是搬到我們桌上來吧，大家邊吃邊談，豈不更好？」

南振岳還沒有開口，糟老頭突然鬥雞眼一瞪，怒哼道：「只有你們兩個是香的？難道我老頭人老了就臭了不成？哼！就算是宮主娘娘，在皇宮裏擺上海陸珍饈，想請我還請不動呢！」

任如川臉色一變，似要發作，却被易如冰暗中扯了一下衣角，微微擺頭，阻止住了。

這時正當中午，樓上食客已經坐了個滿堂，有人吃畢離去，也有人繼續上來。

南振岳等了一會，還不見龍學文的影子，心頭不禁漸漸焦灼起來……

忽然，他耳邊響起糟老頭的聲音，匆匆說道：「小哥，你替我照顧一下，我去去就來。」

聲音入耳，南振岳抬頭看去，還沒來得及答話！

糟老頭朝他擠擠眼睛，縮着

頭，站將起來，轉身就走，別看他舉步從容，實則身形極快，眨眼就在樓梯口消失。

南振岳心中覺得奇怪，他好端端的正在大吃大喝，怎會突然走得如此匆忙？

莫非他要把酒賬賴在自己身上？目光一瞥，只見桌上還留着那個綠玉鼻煙壺，這就證明他眞有事去的，一會就回來。

酒保轉眼不見了糟老頭，人去座空，只當他眞是認吃來的，急急忙忙的走過來，抹着汗，陪笑道：「相公，這……這位老客官可是走了？」

南振岳道：「人家還有東西留在這裡，你忙甚麼？」

酒保急忙瞧瞧桌上，誰說不是，就憑這個寶光晶瑩的翡翠煙壺，少說也值個幾百兩銀子，他臉上一紅，躬着腰，呵呵連聲地退了下去。

南振岳却突然心中一動，暗想：糟老頭坐的位子，原是自己先前坐位，面臨大街，莫非他瞧到了甚麼？

「師傅，可能是師傅，他偷了師傅的東西，準是師傅追來了！」

這麼一想，忍不住朝窗外望去，但，他坐的位子角度不同，所能看到的，僅是遠遠一抹街角，和一些行人往來的背影。

正在他出神之際，身前忽然有人沉聲問道：「此人那裡去了？」

南振岳眼睛望着窗外，還當問話的又是酒樓中人，心中感到不耐，連頭也沒回，衝口說道：「總不會逃走了吧？」

「唔！」那人沉唔一聲，又道：「不會逃走就好，小哥是他甚麼人？」

這語氣不對！

南振岳聽得一怔，驀的轉過頭去，目光至處，自己身前，巍然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白髮如銀的紫臉老者！

這老者生得方面大耳，氣度威嚴，雙目精芒如電，靜靜的望着自己。

老者身後，一排站着三個背負青布包袱的彪形大漢，一個個虬筋曲突，太陽穴隆得高高的，一望而知是外家高手。

糟糕！他們把自己當作是糟老頭一夥的人！

南振岳頓了頓，頷首道：「這位老丈有事去了，也許很快就會回的。」

老者身後一個漢子說道：「師傅，弟子方才還明明看到他坐在這裡。」

老者沉聲道：「小弟可知他去了那裡？」

南振岳搖搖頭，道：「不知道，老丈不妨坐下來等他。」

心中却暗暗「哦」了一聲，糟老頭也許就是瞧到了他，才故意避開的。

老者又道：「他沒交代甚麼？」

南振岳道：「這位老丈說去就去，要在下替他照顧一下。」

老者注目道：「小哥不是他門下？」

南振岳聽得好笑，他把自己當作了糟老頭的門下，這就淡淡的一笑，道：「不是。」

老者又道：「他萬兒如何稱呼？」

南振岳奇道：「老丈和他不是朋友？」

老者捋鬚搖頭，沉聲道：「老夫不知他是誰，才問小哥的。」

南振岳瞧他臉色不善，也冷冷的道：「那位老丈從坐下來，直到他匆匆離開爲止，只和在下說過兩句話，第一句是問在下，這裡有沒有人？第二句是說他去去就來，要在下替他照顧一下，如此而已。」

老者沉思了下，抬目道：「小哥原來不是他一路的，不知可否代轉一言？」

南振岳道：「這個自然可以。」

老者道：「老夫張廣才，要他今晚初更，在舊校場等我。」

張廣才，他原來就長白二老中的雪地神鵰張廣才，長白派的掌門人！

南振岳心中微微一驚，重新打量了老者兩眼，點點頭道：「在下自當轉達。」

老者微笑頷首，轉身緩步而去。

易如冰、任如川敢情也不識老者是誰，聽他說出姓名，雖然似感意外，但好像並不如何重視，反而微有不屑之意。

雪地神鵰張廣才走後不多一會，那糟老頭果然又在樓梯口出現，聳肩縮頭，笑嘻嘻的踅了過來，仍在原來位上大模大樣坐下。

迫不及待地舉起酒壺，大口喝了兩口，才抹抹嘴，抬臉笑道：「那幾個人走了？嘻嘻，他們怎麼說？」

南振岳把雪地神鵰張廣才相約之言，說了一遍。

糟老頭抓抓頭皮，自言自語的說道：「財不露白，寶不露光，誰叫我……唉……」

他舉起酒壺，一陣大喝，連菜也顧不得吃，匆匆起身，低聲道：「小子，咱們晚上再見。」

說完，飄然下樓而去。

過了一會，易如冰也起身道：「南兄想必還要在此等候令弟，愚兄弟有事要先走一步了。」

說完，招呼酒保連南振岳的酒賬一起算了，南振岳方要謙辭，酒

保陪笑道：「這位相公的酒賬，方才那位老客官早已會過了。」

任如川道：「二哥，南兄前來等人，大概還沒落店，何不就住到興隆棧去？」

易如冰點頭道：「三弟說得不錯，愚兄弟住在橫街老興隆客棧，南兄等令弟來了，就請過去，我們一見如故，正好作長夜之談。」

南振岳道：「兩位兄台雅愛，兄弟自當遵命。」

兩人走後，食客漸稀，南振岳心中正感焦灼！

樓梯口人影一閃，上來一個青衫書生，環目四顧，忽然喜孜孜的朝南振岳奔來，口中叫道：「啊！大哥，你果然在那裡！」

南振岳瞧到龍學文，立時迎了上去，一把握住她雙手，關切的道：「賢弟，你怎麼這時才來？」

他這一舉動，原是出於無意，但一下握到他溫潤柔膩的雙手之後，頓時想起龍兄弟是個女孩兒家，自己怎會如此孟浪？

龍學文臉上一赧，輕輕掙了一下，抬頭笑道：「大哥已經等了好一會了？」

南振岳只覺數日不見，龍兄弟聲音似乎清脆了些，當下放開他雙手，一邊問道：「賢弟還沒吃東西吧？」

龍學文點點頭，道：「是啊，我肚子早就餓啦！」

兩人回到桌上坐下，龍學文要了一碗麵，酒保吩咐下去。

南振岳急着問道：「賢弟，令師要你留下，可有甚麼事嗎？」

龍學文展齒一笑，輕輕搖着頭道：「沒甚麼，師傅只是許久沒見到小弟了，要我在她身邊住上幾天，問問我別後情形，師傅已經回去啦！」

南振岳道：「你回來了，我總算也放了心，先前我還一直替你躭心呢！」

龍學文嫣然笑道：「謝謝大哥，我在師傅身邊，你有甚麼好躭心的？」

南振岳道：「不，我那晚離開茅屋之後，心中老覺事有可疑，黑風老前輩，突然會在九宮現身，也許是別人假扮的，如今賢弟回來了，我那種想法，自己也覺得好笑了。」

龍學文坐着的身軀似乎微微一震，但眼珠一轉，低頭笑道：「事不關己，關心則亂，也許是大哥對小弟太關心了。」

說到這裡，正好酒保端上麵來，兩人沉默了半晌。

南振岳目光向左右一瞥，低聲道：「哦，兄弟，我要告訴你一件事，目前我們都沒戴臉罩，恢復了本來面目，從現在起，我仍叫南振岳，你是我兄弟，就叫南學文吧！」

龍學文臉上飛過一絲驚奇之色，似想問話，但却嚥了下去，點點頭道：「我記住了，我們戴了臉罩，你叫龍振南，不戴臉罩，大哥是南振岳，小弟就叫南學文。」

南振岳接着又把昨晚所見，以及今天酒樓上遇到的事，約略說了一遍。

龍學文一邊吃麵，一邊沉吟着道：「那老頭又是誰呢？江湖上從沒聽說過還有這麼一個人物……」

「哦！大哥，今天晚上，我們去不去瞧個熱鬧？」

南振岳道：「這事和恩師有關，我們自然要去。」

龍學文想了想又道：「大哥新結交的兩位朋友，聽大哥口氣，好像人品武功，俱都不錯，小弟頗想見識見識，好在雪地神鵰和那老頭約在初更見面，目前還早，人家既然約我們到興隆客棧去，我們這就走吧！」

南振岳聽得不禁暗暗稱奇，龍兄弟本來眼高於頂，不大理人，這回却迫不及待慫恿自己，去找易、任兩人。

心中想着，一面說道：「等賢弟吃飽了再走不遲。」

龍學文只吃了半碗麵，便推碗而起，笑道：「好了，小弟已經飽了。」

南振岳會了麵賬，兩人相繼下樓，找到西橫街，果然老遠就可以看到「老興隆招商客棧」的招牌。

兩人剛一走進門口，早有店伙迎着過來，含笑招呼道：「兩位相公要打尖？」

南振岳問道：「你們這裡，可有一位姓易，一位姓任的相公，他們住在那裡？」

店伙笑道：「有，有，易相公、任相公就住在小店上房，兩位是找他們來的？」

龍學文接口道：「我們是易相公、任相公的朋友，他們約我們來的，還有沒有房間？」

店伙忙道：「有，有，房間現成，只是易相公、任相公中午出去，還沒回來，兩位先到上房看看房間，休息一回，他們就回來了，兩位請隨小的來。」

說完，領着兩人直到上房，打開一號房間，一邊陪笑道：「這間房間比二號房還要寬大，客人今天中午才走，兩位相公來得正巧，又和易相公他們住在隔壁，眞是最適合不過了。」

南振岳擧目一瞧，這一號房果然十分寬大，而且也收拾得甚是乾淨，床上放着兩條棉被和兩個枕頭，不由暗暗皺了下眉，問道：「還有房間嗎？」

店伙聽得一楞，陪笑道：「相公可是……」

南振岳不待他說完，笑道：「我們要兩個房間。」

店伙瞧着兩人遲疑了一下，才道：「相公原諒，小店上房一共只有八間，全都住滿了，這間房的客人還是中午才走的，兩位相公將就休息，那八號房的客人聽說今天要走，只是……只是……」

龍學文臉上一紅，輕輕的扯了下南振岳的衣袖，說道：「大哥，沒關係，既然只有一間房間，我們就將就着住吧！」

南振岳心頭猛地一跳，記得自己和他一路從雲南出來，都是他推說不慣和人同榻，堅要一人一間，今天，他居然大方起來！

只是自己既已知道龍兄弟是個女的，孤男寡女的怎好同榻而眠？但他此刻既已說出將就的話來，一時又不便反對，只得點點頭，道：「也好。」

店伙大喜過望，忙道：「兩位相公請坐，小的替相公弄兩壺茶來。」

返身出去，端上兩盆臉水，接着又送來香茗。

南振岳、龍學文剛洗了把臉，只聽院中有人笑道：「南兄已經來了嗎？」

那是易如冰的聲音，接着只聽店伙連聲應是道：「是，是，兩位相公剛來不久，就住在一號房裡。」

說話之間，步履聲已快到門口。

南振岳慌忙迎了出去，拱手道：「兩位兄台回來得好快！」

易如冰大笑道：「南兄兩位不是還先到了一步嗎？」

南振岳道：「在下也剛到不久。」

一面回頭朝龍學文道：「兄弟，這兩位就是我方才說的易兄、任兄，這是舍弟學文。」

三人各自說了些久仰的話，南振岳把兩人讓到房中落座，店伙巴結的替兩人泡好了茶，大家就天南地北的談了起來。

任如川忽然朝南振岳問道：「今晚雪地神鵰張廣才和那個老頭的約會，南兄有興趣要去瞧瞧麼？」

南振岳道：「兄弟久聞長白二老之名，頗想去見識見識。」

任如川拍手笑道：「這樣就好，我和二哥商量好了，也想去瞧瞧熱鬧呢！」

易如冰哂道：「長白二老也不見得有甚出奇，只是那老頭却有些古怪！」

南振岳聽得暗暗一怔，忖道：「長白一派，名列九大門派之一，長白二老，威震關東，這位易兄好大的口氣，他連長白派掌門人都沒放在眼裡，不知他們究竟是何來歷？」

* * *

舊校場在城西偏西南隅，地勢最爲荒僻，草長沒脛，平日裡除了牧童放牛，很少有人經過。

南振岳、龍學文和新締交的易如冰、任如川，都是年輕好奇的人，晚餐之後就悄悄的趕來。

校場西首，是一片榆樹林，四人躲在林中，席地而坐，輕聲交談，倒也別有幽趣！

星月朦朧，夜色低沉，時間已快近初更！

任如川突然低聲說道：「來了！來了！」

大家凝目望去，果見北首大路上，出現了四條人影，如飛般朝校場口奔來！

這四人，不用說，就是長白派掌門人雪地神鵰張廣才和他三個門人。

雪地神鵰張廣才依然穿着一襲青團長袍，身上並沒携帶兵器，左手捋鬚，下垂的右手，配合着不徐不疾的步伐，微微划動，遠遠看去，從容沉穩，不失爲一派掌門人的氣概。

他身後三個門人，此刻已換了一身勁裝，各背一口厚背朴刀，也顯得慓悍俐落！

眨眼工夫，四人已奔到校場中間，雪地神鵰張廣才脚下一緩，兩點寒星般目光迅速朝四週一掠，便在場中站了下來。

三個人也一齊停步，在他身後垂手侍立，誰也沒有說話。

龍學文坐在南振岳身旁，湊過頭去，低聲問道：「大哥，他就是雪地神鵰張廣才？」

南振岳點點頭，突然，他聞到從龍兄弟髮際透出來的一股股淡淡的幽香！

他和龍兄弟相處已非一日，但這股淡淡的幽香，他還是第一次聞到，心頭不覺一蕩！

暗想：「自己從前不知道他是女的，甚麼也沒有發覺，一旦知道了底細，就覺得處處都可以體會的出來！」

不錯，他想的也有道理，任何一件事情，在不明底細之前，自然懵無所知，一旦知道了，就覺得處處都發現破綻。

但話得說回來，龍學文縱然是女兒之身，女孩兒家在髮上抹些香油，原也是極平常的事，可是龍學文女扮男裝，已非一日，髮上即使留着餘香，經過這麼多天，只怕也聞不出來了。

除非……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江厚生受「銀鍊彎月」重創，此際秦百年才急急出現，假意答應抄錄「百竅神功秘笈」療傷部份給毒王與花滿天……沙成山看到武林如一盤散沙，失望之餘發足狂奔，不料却在大山坳裏遇到「刀神」在鑄另一把彎月刀，於是，老人說出當年如何認識沙成山師傅正果老人的經過，沙成山答應老人，帶他去雁蕩山養老……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彎月刀



山洞苦練防報復　無奈玄機難悟透

人的心情總是會有變化的，沙成山有着近鄉情怯，但也使他倍感親切！

是的，繞過這一片樹海也似的老林子，便是他成長的地方，十年學藝於此，附近的一草一木對他俱都有着無比的親切與留戀！

坐在馬上，想着往事，沙成山感慨良深！

十歲那年被師父帶到雁蕩山裡來學藝，單就入門功夫就苦學了七年之久，「銀鍊彎月刀」出現在他的眼前，沙成山已經十八歲，十八歲學習「銀鍊彎月刀法」，那種怪異的旋轉刀法便學了一年多之久！

沙成山一聲浩嘆，他在馬上有些無奈何的自言自語：「師父，直到如今，徒兒尚未習會彎月刀的第三殺招『雙星伴月』，眞是辜負你老人家十年栽培，而我……我却漸漸覺得那是一招必須學會的一招！」

不錯，「銀鍊彎月刀法」中共有三個殺招，分別是：「寒江月刄」、「寒江月落」與「雙星伴月」。

就在沙成山苦修而習會前兩招之後，他的師父正果老人便病死在雁蕩山的百丈峯山洞之中！

那是一個凄苦的落雪夜晚，沙成山記得很清楚，而且他此生也絕不會忘懷，他師父正果老人拉着他的手，睜着一雙深陷的雙目逼視着他，把那一招「雙星伴月」一字不漏的口傳出來！

沙成山滴着淚水記下師父每一個字，且又向師父背誦一遍，就在他背誦完畢，發現師父已含笑而終！

十年江湖浪跡，每年他都會回到雁蕩山百丈峯來，住在山洞中幾天，然而唯有這次最令他懷念恩師！

沙成山好像是個在外面受盡委屈的孩子，他緊閉着嘴巴，心中已在吶喊着：「師父！師父！」

兩匹馬放入林子裡任其自己覓食，沙成山背着「刀神」的屍體，騰空而起，沿着陡峭的山壁攀上一個方形山洞裡面！

那是一個從外面看不清楚上面是個山洞的半山峯腰！

背着「刀神」的屍體進入洞中，沙成山已叫出聲音：「師父，徒兒成山回來了！」

忽見沙成山把「刀神」屍體放在地，雙手推動一塊巨石，便聞得轟隆一聲響，立刻顯出個洞口出來！

沙成山抱起地上「刀神」屍體便走進洞內！

只見迎面一個石台上平躺着一具骷髏，石台前面一具石桌，上面的供品已枯，香燭不少！

這間石室雖然不大，但這些年經過沙成山刻意的叨拾，便顯得古色莊嚴，宛若是個神廟般的！

沙成山把「刀神」的屍體放在右面平台上，立刻燃上香燭跪在那具骷髏前面，叩了三個響頭，道：「師父，不肖徒兒成山回來了！

「師父，江湖風浪沒有吞噬掉徒兒，但人性的險惡却令徒兒寒心，對於師父命我發揚彎月刀的精神，怕是令師父失望了。」

「因爲……因爲徒兒已有了丘姑娘，丘姑娘更懷了孩子，所以……

「所以徒兒只有等丘姑娘孩子出世之後，便回來與師父常相厮守在這荒僻的雁蕩山百丈峯！」

沙成山又燃起三支香，道：「師父，我把『刀神』老人家也送來了，彎月刀是他打造的，他應該死後陪在師父一邊，至少……至少也令師父可以瞑目於九泉之下了！」

上過香，沙成山便退出這間石洞外，又把巨石堵在洞口，這才又走向洞內去！

看起來石洞是空的，然而就在沙成山走向一塊石板上方，他順手取過一根鐵棒，用力推開那個三尺方圓的石板，只見有個洞口露出來！

沙成山進入洞中落向下面，這兒又是一條山洞！

而且是十分乾爽整齊的方形洞，有一股不知甚麼地方吹來的涼風，使得洞中寧靜而又舒適！

沙成山取出火摺子，他把洞壁上的油燈燃起來，前面不遠處又是一個石室，沙成山越過這間石室，立刻就見外面陽光射進洞裡來！

這兒才是他與正果老人居住的地方。

洞口處在懸崖峭壁之上，這兒的形勢便是飛猿也難以攀爬進來！

低頭下望，洞下面是絕谷，足有三十多丈深，上面，白雲悠悠而過，彷彿人在天上！

遠遠眺望過去，大地一片蒼松翠柏，便數十里之外的兩條河也宛如地上舖放的兩條銀帶，這兒，敢情就是百丈峯了！

三間不算大的石室，却擺設得相當雅緻，洞中除了石桌、石椅之外，一應用具齊全！

沙成山站在一間石室中，他習慣的撫摸着室內的東西，口中自言自語：「師父生前的東西，是要有人經常來擦拭了！」

走進另一間石洞中，沙成山緩緩坐下來！

他望着幾口大木箱子，其中一隻是秦百年的，木箱中除了一錠錠的銀子之外，也放着十幾張老通城通寶錢莊的銀票，十萬兩銀子足夠與丘蘭兒在此生活了！

猛然，沙成山凝望着一塊石板，那是自己的「金剛指」在上面刻出的幾句口訣，也是「銀鍊彎月刀法」中的最後一式殺招！

沙成山面對石板趺坐下來！

是的，師父曾說過，祇要領會貫通於此招，便天下無敵了！

然而，這口訣……

沙成山不由得嘴唇噏動着：

「天殺地殺，彎月激流不染塵；

、上弦下弦，無遠弗屆幻亦眞！」

沙成山口中唸叨着，幾乎漲破頭皮，他再一次的出刀比劃，「銀鍊彎刀」上天劈地，旋身再迴殺，虛實併出！

然而他失望了，沒有人替他過招，更沒有師父的指點，這種深奧的招式，豈是一看就懂的？

一連兩天，沙成山終於祇能記下招式而難以體會出其中的玄妙！

他放棄了！

於是，他把這山腹石室刻意的整理了一番，準備等丘蘭兒生下孩子之後，一家人就住在此地，永絕江湖，過着那淡泊而與世無爭的世外生活！

是的，這也是丘蘭兒所想過的日子！

就在第三天過午，沙成山覺得一切已整理得相當滿意，這才又走入師父正果老人的石室，拈香祝告一番，便匆匆離開雁蕩山的百丈峯。

沙成山從荒林中祇找到一匹馬，爲了急於同丘蘭兒會面，更擔心丘蘭兒住在小船上的安危，沙成山怒馬疾馳往沙河！

忽見前面三人徐徐行來，雙方尚有三十多丈遠，對方已有人開口，道：「喂，那不是大鏢客沙成山嗎？」

前面三人未讓路，沙成山立刻急攏韁繩，怒馬前蹄上揚，已停在三個人前面三丈之地了！

祇見來的三人竟然是武當長老惠因子、華山派的「笑彌勒」鐵秀、玩世不恭的「醉仙」柴松三人。

沙成山抱拳一笑，道：「原來是三位前輩！」

柴松張口喝着烈酒，醉瞇瞇的看着沙成山不語。

「笑彌勒」鐵秀已哈哈道：「幾天沒見，大鏢客又有生意了，請問這是替何人上道呀？」

一聲苦笑，沙成山在馬上道：「自從龍騰山莊之事以後，沙成山心情不佳，一口烏氣沒處發洩，一個人便往深山中去解解悶，也可以說是散散心吧！」

惠因子一笑，道：「沙施主的心情我們懂，但別以爲我們三人也是老糊塗，其實我們實在不願意看到一場鮮血淋漓的厮殺，既然是秦百年出面，正可以藉此消去一場搏鬥，難道這不算是一場功德？」

沙成山雙目一緊，一邊，柴松抹去嘴巴酒漬，笑道：「我三個也是受害之人，幾乎被江厚生那個老混球坑死在山洞牢中，可是我們還是忍下這口氣，沙成山，你又有甚麼忿忿不平的？算了，算了！」

「笑彌勒」鐵秀也笑道：「沙成山，你還年輕，你應該有一股子正義之氣，對於你那種不平則鳴的浩然之氣，想當年我三人都會不落你後。

「但時光磨去了我們爭强好勝之心，却也給了我們豐富的閱歷，所以我們也寬恕了江厚生的不智之舉，對於你的救援……」

沙成山一笑，道：「不值一提，三位前輩的高論，沙成山銘記在心，但有一事，沙成山實不苟同！」

鐵秀笑道：「請說！」

沙成山道：「我輩江湖中人，就應該恩怨分明，所謂水火不相容，善惡不同途的道理！」

沙成山重重的又道：「那日我與扁奇老人冒着生命之危，拚死救出各位，却在秦百年的幾句話之後變得毫無價值可言，這又算甚麼？」

「無量壽佛！」惠因子道：「沙施主誤會了，至少在貧道心中充滿着感激之情！」

他重重的看了沙成山一眼，急步走近沙成山，又道：「沙施主，貧道善觀氣色，這就奉送你幾句眞心話，願沙施主能記在心中！」

沙成山指着自己鼻尖，道：「道長是要給在下看相？」

惠因子道：「不錯！」

沙成山翻身下馬，道：「道長看出我甚麼地方不對勁了？」

惠因子伸手摸摸沙成山的眉頭，搖搖頭，道：「三月之內，沙施主一定會遇上痲煩，不過……不過……沙施主的紫微冲宮，八斗順暢，應該會逢凶化吉！」

沙成山先是一怔，旋即哈哈一聲笑，道：「道長的話沙成山記在心裡，如果眞的靈驗，沙成山一定致謝！」

惠因子道：「沙施主還是多加小心的好，至於言謝，也就不必了！」

鐵秀與「醉仙」柴松二人相偕大笑起來……

柴松笑對沙成山道：「這雜毛的卦靈得很，沙成山，你可千萬多加小心了！」

於是，惠因子三人一路往南方走去！

沙成山心中在暗自琢磨，三個月之後自己同丘蘭兒居住在雁蕩山百丈峯上了，怎會再出甚麼紕漏？

是的，一個決心退出江湖的，也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怎會再有痲煩？

沙成山拍馬直馳沙河，他更決定了與蘭妹遁世的心！

然而，天會從人願嗎？

前面一道柳林子，那條小船仍然平靜的停在河邊上。

涼風陣陣，柳葉青嫩，應是春暖花開季節了！

西北風呼嘯着刮過這片大斜坡上的老松林子，呼呼啦啦的響聲似怒吼更似悲鳴，斜坡下面的小船微微晃動，晃動在無聲無息裡，風聲水流，奏起一片凄凉樂章在人們的心中綿密哀傷，更透着無奈！

小船的矮艙裡傳出人聲：「蘭妹，我眞恨！」

「恨？有甚麼好恨？我們不是很平靜的過日子嗎？」

「平靜？」

「是呀！誰還會再找上我們？沙大哥，銀子足夠我們用上一輩子，且等孩子出世之後，我們埋名隱姓的過着平淡日子，有多好？」

「蘭妹，妳太樂觀了，妳不知道，當時秦百年對羣豪的那種僞面孔有多麼可憎，但是，就有人會聽他的。

「甚至……甚至那些被囚入洞中地牢的十位高手也無奈何的原諒了『飛龍』江厚生，妳說氣人不氣人？」

小船內半晌未再傳出聲音！

山風依舊，河水悠悠！

突然矮艙門被推開尺半，一個瘦懨懨的漢子把頭伸出來四下望了一眼，遂又把頭伸進去！

是的，「二閻王」沙成山十分平靜的住在丘蘭兒的小船上！

「龍騰山莊」的一場搏殺，他重創了「飛龍」江厚生，正要結合羣豪殺進「龍騰山莊」。

不料「武林老爺」秦百年突然出現，姓秦的仍然一副笑臉，且答應把「百竅神功秘笈」的上半部，親自派人送上「苗疆百毒門」與「湘江無憂門」！

「蘭妹，我擔心的是秦百年這頭老狐狸，他……」

矮艙內傳出「玫瑰毒刺」丘蘭兒的聲音，道：「沙大哥，別爲他人煩心了，爲我們的孩子吧！」

沙成山重重的道：「我就是爲了妳同孩子，蘭妹，我沙成山如是一個人，就不必煩心了！」

丘蘭兒聲音含悲的道：「沙大哥，難道……」

沙成山沉聲一嘆，道：「蘭妹，龍騰山莊不會就此罷休，便秦百年也不會甘願被我運走十萬兩銀子。他們以退爲進，正策劃着更毒的計謀了！」

丘蘭兒悲凄的道：「沙大哥，是我拖累你了，我……」

沙成山立刻撫摸着丘蘭兒的面

頰，道：「不，蘭妹，我會勇敢的接受他們的挑戰……」

一頓，又道：「哼，一朝動上刀，誰怕誰來了？」

丘蘭兒怔了一下，道：「沙大哥，我們去找扁老爺子吧，請他爲我們易容，我們遠走高飛！」

一聲苦兮兮的笑，沙成山道：「這時候扁老已是『稻草人救火』自身難保，早已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丘蘭兒立刻又道：「沙大哥，記得我們是在極不愉快的場面裡遇上，一場搏殺之後，你曾勸我隱姓於深山大澤之中，埋名於大漠黃沙之外，難道你就忘了？」

沙成山道：「我沒有忘，然而蘭妹別忘了我是沙成山，沙成山是個有理性的大男人，藏頭露尾又如何迎接我們未來的孩子？」

丘蘭兒重重的道：「沙大哥，死要英烈，活要快樂，我們攜手併肩，迎接挑戰！」

沙成山猛的摟住丘蘭兒，道：「蘭妹，沙成山若是連個老婆都保護不了，還談甚麼江湖行？」

緩緩的站起身來，沙成山低聲道：「我的『銀鍊彎月』刀法中共有三絕招，其中第一式『寒江月刄』與第二式『寒江月落』均是殺招中的殺招，然而這十年來我一直無法練就第三式『雙星伴月』，如果……」

丘蘭兒道：「有圖解與說明嗎？也許我可以助你……」

笑笑，沙成山道：「妳是不會瞭解，因爲當初是由『正果老人』口傳……」

一頓，沙成山嘆口氣，又道：「老人家是個瞎子，就是第三招上他解說祇有一遍便死在『黑水溝』的茅廬中了！」

丘蘭兒立刻笑道：「祇要你還記得口訣，我仍然可以助你瞭解，但必須找個清靜地方去練！」

沙成山點點頭，道：「我就是有此打算，蘭妹，附近三山五嶽，荒原大河，祇怕很難不被人發現……」

丘蘭兒輕輕一笑，道：「最好是山洞，既不怕冷，又可以掩人耳目不被發現！」

猛古丁坐下來，沙成山道：「蘭妹，我想起一個好地方了！」

丘蘭兒一喜，道：「是甚麼地方？」

「槐樹坡！」

「槐樹坡是甚麼地方？」

「方家集北面三里地，方捕頭曾經躲在那裡苦練秦百年的『百竅神功』，可惜他上當了，却練的是『挫陽縮筋』與『經脈滯流』兩種西域陰損武學，幾乎把老命弄掉！」

丘蘭兒笑笑，道：「沙大哥以爲那兒隱蔽，我們就去方家集吧！」

* * *

方家集以北的槐樹坡下，方寬厚的那座被焚的宅子，又在大興土木，照着原來圖案重新把宅子建造起來！

而爲方寬厚建宅的費用都是「武林老爺」秦百年所出。

當着少林高僧智上、智孔的面，秦百年說得令人感動：「這全是因爲他的那部『百竅神功秘笈』惹出來的禍，追根究底，他應該負起責任，首先就得把方捕頭的老宅子修好！」

其實當初焚燒方老捕頭宅子的人，就是秦百年那晚派去的人，然而如今誰會想到這些呢？

當然，方家集的人迷惘了，已經死絕的方捕頭一家三口，如今又好端端的活着，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方寬厚對於「武林老爺」秦百年此舉，心中着實不是滋味，懷恨中透着一絲感激，過了年不久，他一家便又搬回新宅子了！

方小雲幾次提到「二閻王」沙成山，都被方寬厚冷言一句堵住嘴巴：「別再提沙成山了，姓沙的祇爲銀子拚命。他在方家集那段日子，還不也是在替秦老爺子辦事？」

方小雲却不以爲然的道：「爹，沙成山也在我們一家遭難的時候幫過我們……」

方寬厚冷冷的道：「爹知道他幫過我們，可是……」方寬厚拄杖在庭院裡晒太陽。

方小雲想起沙成山，嘆口氣，道：「爹，秦百年送你的半部『百竅神功秘笈』，這幾天你練得如何了？」

撫鬚笑笑，方寬厚道：「好多了，從前在山洞中那般的痛苦，每天總有一次全身百穴有如針刺的痛苦已消失了，再練上三月，應該可以復原了！」

方小雲笑道：「這都是沙大俠的功勞，爹！」

「狗屁，爹以爲他是個惹禍精，以後別再提姓沙的了！」

就在這時候，大門外走進一個大漢，方小雲迎上去。

那大漢已自懷中取出一隻小方盒，對方小雲道：「我們莊主關懷方老捕頭的身子，特別命在下送來這些特製的藥丸，每十二個時辰服用一粒，三月之後連本身的功力也全都恢復過來了！」

方寬厚立刻笑接過來，對方小雲道：「看，還是秦莊主大量，令人佩服！」

來人並未多留，笑對方寬厚抱拳道：「在下還要趕往湘江無憂門與苗疆百毒門送藥，不能多留了，老捕頭請多保重！」

方寬厚與女兒方小雲送走來人，方寬厚已喜孜孜的捧着盒子走入內宅去了！

方小雲攏一攏秀髮，緩緩的繞過圍牆，她上了槐樹坡，又走到了山後的斷崖，癡癡的望着奔騰而下的飛瀑發呆……

「沙大俠，我越來越不瞭解我爹了，對你沙大俠，我眞的感到抱歉！」

方小雲的低訴是至誠的，當然也是無奈何的，然而她絕對想不到此時的瀑布後面山洞內住着兩個人——沙成山與丘蘭兒！

如今丘蘭兒大腹便便，沙成山面壁苦思着「銀練彎月」第三式——「雙星伴月」！

是的，沙成山與丘蘭兒已在這兒住了近三個月了，方寬厚一家尙未搬回來的時候，他二人便暗中潛入山洞中了！

此刻，沙成山盤膝面壁，壁上刻了各種出刀姿勢，他雙目冷厲，緊閉嘴巴，雙手反托，上身左右傾斜不已！

丘蘭兒却緊皺眉頭，雙手捧着大肚子發愣！

是的，眼看就要生孩子了，總得到那裡找個接生婆子，自己如何能應付？

突然，沙成山重重的一掌拍在洞壁上，暴躁的道：「怎的這麼難？彎月斜照，仍不見雙星出現，眞急人！」

丘蘭兒立刻上前安慰的道：「沙大哥，且等我們的孩子出世之後，我替你餵招，助你解開死結所在！」

沙成山立刻走近丘蘭兒，關懷備至的道：「提到我們的孩子，蘭妹，妳就快生產了吧？我們如何去找大夫……」

丘蘭兒笑道：「又不是生病，找甚麼大夫？有個接生婆子就成了！」

「接生婆？那兒去找？」

丘蘭兒指着洞口，道：「當然是到方家集去找了！」

沙成山道：「好，今夜我便去一趟方家集！」

丘蘭兒立刻問道：「十萬兩銀子沙大哥祇帶了五百兩在身邊，應該可以夠了！」

笑笑，沙成山道：「銀子的事蘭妹放心，若是不夠我自會去取的！」

丘蘭兒道：「難道眞要在這山洞裡生孩子？」

沙成山道：「等我今夜找到接生婆再作決定！」

* * *

又是個月圓之夜，沙成山戴着一頂寬厚的棉帽子，帽簷幾乎遮住雙目，他那幾個月也未修剪的粗而泛青的鬍子，倒把一張瘦削的臉拱托得走了樣，乍看一眼，誰會知道他就是大鏢客「二閻王」沙成山？

現在，他走進方家集的「平安客棧」，緩緩的坐在一張靠櫃枱邊的桌子上，店內祇有兩個伙計在逗笑，見他走進來，便雙雙走近沙成山，其中一個伙計笑道：「又來買吃的了？這次你要些甚麼？」

搖搖頭，沙成山露齒一笑！

另一個伙計立刻笑笑，道：「客官，你住那兒？你……你可眞像一個人……」

沙成山道：「我像誰？誰又像我？」

那伙計歪着頭笑道：「過去，我們這兒曾住了一位膽子特別大的人，他不怕鬼，敢同死人住一起，你要是不長這麼一嘴大鬍子，一定很像那人！」

沙成山淡淡的道：「那人是誰？」

伙計立刻應道：「姓沙，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個能人，江湖上的大鏢客！」

搖搖頭，沙成山道：「可惜我並非大鏢客！」他一頓，又道：「能替我找一位接生婆子嗎？」

兩個伙計一怔，對望一眼，沙成山立刻取出一錠銀子，道：「多少銀子我不計較！」

一個伙計呵呵笑，道：「想找接生婆，客官，是你夫人要生產了？」

點點頭，沙成山道：「有嗎？我要個好樣的，經驗老到而又功夫到家的！」

另一個伙計笑道：「有，我知道有個婆子的接生本事高絕，聽人說方家集的年輕人有一半就是她接生的！」

一喜，沙成山站起來，道：「那好，快帶我去！」

伙計手指北方，道：「就在方家集東北的一個小村子裡，那兒住的人家不多，祇有三幾戶人家，你去一間，就有人告訴你！」

沙成山一怔，立刻想起那個小村子。

去年還與柳仙兒在那個村子住過，不管怎麼說，那也是個值得懷念的地方，雖然有些不該，然而……

沙成山走出平安客棧，緩緩的往方家集東北方走去，他心中立刻浮現出柳仙兒的影子！

那眞是一位敢愛又敢恨的奇女子，如今不知柳仙兒是否已同「大漠紅鷹」戈二成結合在一起，果眞如此，也是他二人前生有緣了！

頂着月亮踩着月光，沙成山匆匆來到那個小村子裡！

這兒他相當熟悉，除了那個四合小院外，就是左近兩家住戶，這時候已經都熄了燈黑漆一片！

沙成山伸手叩門，半晌，才從院子裡傳來聲音：「誰呀！天都這麼晚了！」

從門縫裡瞧進去，出來的是個老者，沙成山在門外道：「眞是對不起，打擾你們了！」

門開了，果然老者十分不悅的望着沙成山，道：「你要找誰？」

沙成山爲了套交情拉關係，指着他曾到過的那間小廂房，笑道：「在下曾同一位柳姑娘住過那間屋子，而且……」

老者木然的道：「那位姑娘已經走了幾個月了！」

沙成山笑笑，道：「我知道，不過在下這次來，是想請一位接生婆子，聽人說，你們這個小村子有一位，可否……」

老者重重的看了沙成山一眼，道：「敢情是那位姑娘有了孩子？你們這些年輕人啊！」

沙成山忙搖手，道：「不不，不是那位柳姑娘，是我妻子要生孩子！」

老者指着正屋，道：「你跟我進來！」

沙成山與老者二人走進屋子裡，祇見一個灰髮老婦人走出來，道：「誰呀！」

那老者指着沙成山，道：「你對她去說吧！」

沙成山心中喜呵呵的走近灰髮女人，道：「原來老媽媽會接生，太好了！」

老太婆冷冷的逼視着沙成山，彷彿仇人見了面，道：「你住那兒？」

沙成山一怔，心想：這老婆子說話不友善，忙低聲細氣的道：「就住在附近！」

祇見兩個老人對望一眼，灰髮女人已冷然道：「甚麼時候要生？懷孕多久了？」

沙成山道：「我不清楚，看樣子就是這幾天！」

灰髮婆婆生硬的道：「肚子開始痛，再來也不遲！」

沙成山楞然問道：「要到妳們這兒生孩子？」

灰髮婆婆伸手指向柳仙兒曾住過的房間，道：「我老婆子在那個屋子裡接生不下百人之多，你放心吧！」

一笑，沙成山立刻取出十兩銀子捧上，道：「就這麼說定了，我妻肚子一痛，我便立刻把她送來！」

一邊，老頭兒伸手接過銀子，道：「夠了，夠了，十兩銀子足夠了！」

沙成山抱拳施禮退出來，匆匆的便往槐樹坡走去，月光下就在他剛剛繞向瀑布，突然自附近走來一個人：「是你？沙大俠！」

沙成山怔了一下，立刻發現是方小雲，點頭笑着迎上前去，道：「方姑娘，是妳？」

不錯，來人正是方小雲！

「沙大俠，這些日子不曾見着你，方小雲很想念，祇是……祇是……」

笑笑，沙成山道：「不談往事，更不必把報恩放在心上，方姑娘，這一向鍊們可好吧？」

方小雲指着一棵大樹，道：「沙大俠，我們坐在那棵樹下去談談，好嗎？」

沙成山摸摸自己的鬍子，他實在奇怪，如今自己這副長相，方小雲怎會看出來？

其實沙成山的身形並不會改變，月光下，方小雲自然會看出來這人是誰！

沙成山緩緩坐下來，方小雲坐在他身邊，二人相對的看了一陣子！

沙成山指着山那面，道：「恭喜，妳家又在原地把房子恢復舊觀，你爹還是有辦法！」

搖頭一聲嘆息，方小雲道：「說出來也許你不相信，一切花費全是秦百年秦老爺子派人拿來的！」

雙目一緊，沙成山道：「這老狐狸，他在搞甚麼名堂？收買人心？還是另有圖謀？」

方小雲幽幽的道：「我們方家被那本甚麼秘笈害慘了，二叔方剛死了，我爹幾乎也死掉，唉……」

沙成山道：「妳爹的身體好了？」

點點頭，方小雲道：「是秦老爺子的半部秘笈，這次是眞的，我爹練了不久就感到身子輕鬆多了！而且……」

她望了沙成山的臉，又道：「最近又有人送來秦老爺子的特製補藥，我爹每日服一粒，眞難相信秦老爺子到底存着甚麼心。」

於是，沙成山不再開口了，因爲從方小雲的口中，句句「秦老爺子」，顯然她也對秦百年存有好感！

方小雲伸手按住沙成山的手臂，道：「沙大俠，那日我從智上大師口中得知沙大俠義救羣豪出地牢之舉，心中甚爲高興，不過……」

沙成山重重的道：「不過甚麼？」

方小雲道：「不過衆人對秦百年能及時挽救一場拚殺，都給予很高的評價，沙大俠，你以爲呢？」

「眞是沽名釣譽之輩！」

「我有時也有如此想法！」方小雲低聲的。

沙成山冷哼一聲，道：「欺世盜名，我看透他了！」

方小雲仰起臉來，道：「沙大俠，他却又把眞正的秘笈分別送給需要的人，這又該怎麼說？」

「我無法置評，那須要時間來證明了！」

「是的，祇有以後方能明白！」

沙成山站起身來，道：「回去吧，露重寒意濃，別在外面着涼！」

幽幽的，方小雲道：「沙大俠，你不問問我爲何半夜三更天來到此地？」

沙成山道：「我需要知道嗎？」

「我……我……很珍惜曾經引你進入山洞的事情，沙大俠，在我的心目中，你才是眞正的俠客英雄！」

笑笑，沙成山道：「我說過，過去的事情就別再提了！」

方小雲見沙成山站起身欲走，忙伸手拉住，道：「沙大俠，你已經到了我的家門口，怎好就此離去？至少也要在我家住幾日吧？」

淡淡的搖搖頭，沙成山道：「方姑娘，回去吧，沙成山是個不祥之人，別忘了，我同『龍騰』『虎躍』二莊結有解不開的深仇大恨，萬一被他們的人碰上，對你們有害而無益，你爹的身子要緊！」

方小雲急急的道：「他們的仇人不見得就是我們的仇人，以秦老爺子的心胸，他應該不會計較的！」

一聲苦笑，沙成山道：「總有一天我會到妳家的，但不是現在，方姑娘，我還有要緊的事情待辦，後會有期！」

不等方小雲再開口，沙成山拔身而起，兩個起落，人已隱於夜幕深處！

方小雲跺着脚，自言自語道：「我怎麼那麼笨，有許多話見了面一句也說不出口了！」

沙成山隱於附近林中，直等到方小雲離去，才又匆匆的從瀑布一邊的突崖走入山洞中！

丘蘭兒見沙成山回來，捧着大肚子迎上去，笑道：「沙大哥，怎的去了這麼久？我好擔心啊！」

撫摸着丘蘭兒肚子，沙成山笑道：「爲這個小傢伙擔心事吧！」

丘蘭兒急問道：「可曾找到接生婆？」

點點頭，沙成山道：「找到了，就在東北方幾里地的一個小村裏，那兒可安全多了！」

丘蘭兒指着肚子，笑道：「裏面的小傢伙眞不安份，你走去不久，他就在裏面動個不停！」

沙成山哈哈笑起來……

便在這時候，突然傳來一聲低呼，道：「沙大俠……你們……你們……」

沙成山猛的回轉身，洞中一盞油燈並不亮，但沙成山看得十分清楚，正是方小雲！

「玫瑰毒刺」丘蘭兒驚異的問：「她是誰？」

沙成山道：「方老捕頭的女兒方小雲，就是她引我到此山洞中的！」

方小雲走近丘蘭兒，更是驚呼一聲，道：「妳已有了沙大俠的孩子了？」

沙成山當然明白方小雲的感觸，淡淡的道：「方姑娘，我們暫住此洞，妳千萬別向妳爹提及此事！」

方小雲道：「沙大俠，爲何要住在這兒？大嫂子又有了孩子，這太危險了！」

「祇要妳不說出去，就不會有甚麼危險，方姑娘，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祇是大嫂子急需要有人侍候，沙大俠，我看就由我來幫忙吧！」

「不，我今夜出去，就是爲了找接生婆子，我找到了，且等生過孩子，我們便離開此地了！」

方小雲深深的嘆着氣，丘蘭兒被方小雲兩聲「嫂子」，叫得心中十分舒服，她走近方小雲，緩緩拉住方小雲的手，笑道：「方姑娘，謝謝妳，眞心的謝謝妳！」

眨着一雙大眼睛，方小雲道：「嫂子，妳能跟沙大俠在一起，實在令人羡慕，我方小雲爲妳高興！」

她一頓又道：「讓我侍候妳吧，至少我可以爲你們洗衣燒飯……」

笑笑，丘蘭兒道：「當前我們的處境是困難了些，但還不需要有人來幫助，方姑娘，祇要妳不把我們住的地方告訴任何人，就算幫我們了！」

方小雲望向沙成山，目中充滿了幽怨！

沙成山却重重的點點頭，道：「方姑娘，三更天快過去了，妳該回去了！」

是的，方小雲是應該走了，沙成山同妻子在一起，自己闖進來又算甚麼？

轉身走了幾步，方小雲突然回頭又道：「沙大俠，你們請多多保重了！」說完回頭便匆匆走去！

丘蘭兒怔了一下，道：「這個姑娘喜歡上你了，沙大哥，你不覺得？」

沙成山坦然道：「妳怎麼會知道？」

「因爲我是女人，沙大哥，她眞的愛上你了！」

沙成山當然也看出來了，但他却搖搖頭，道：「蘭妹，我有了妳，已經滿足了，此生唯妳，不再他求！」

丘蘭兒歪頭靠上沙成山的肩頭，道：「沙大哥，有了孩子以後，我再也不離開你了！」

沙成山道：「讓我們遠走高飛，永不再踏上江湖！」

「是的，永不再踏入江湖！」丘蘭兒仰面伸手，撫摸着沙成山的粗糙鬍子，彷彿摸了一把幸福的未來！

兩個人相擁着睡下了……

山洞內透進一線陽光，光線含着濛濛的氤氳之氣，彷彿一層薄霧，便在這時候，突然一聲尖叫聲，沙成山彈身而起，丘蘭兒已捧着肚子大聲叫道：「肚子好痛，啊！」

沙成山怔怔的搓着手，道：「一定是要生了，快，我們去那小村子裏！」

丘蘭兒苦兮兮的道：「此時去方便嗎？沙大哥，我們的行踪……」

挫着鋼牙，沙成山道：「管不了那麼多了，蘭妹，我們快走，出了山洞，我抱妳走！」

丘蘭兒已痛得臉皮泛青，額頭冒汗，扶着沙成山的臂便匆匆往洞外面走去！

沙成山抱起丘蘭兒躍過突崖，便立刻展開輕功往東北方的小村子跑去！

路程不遠，所幸並未碰到甚麼人，丘蘭兒慶幸的道：「沙大哥，大早的天路上行人少，我們還算幸運！」

沙成山重重的道：「此刻不論是『龍騰山莊』或『虎躍山莊』，他們絕對想不到我們會離開沙河來到方家集！」

丘蘭兒強忍着肚子痛疼，喘息的道：「龍騰虎躍，武林世家，他們的線眼遍佈天下，我仍然擔心……沙大哥……我眞怕有一天會離開你，我……同孩子……怎麼辦？」

笑笑——慘然的笑，沙成山道：「除非他們把我沙成山擺平，否則，誰也別想拆散我們！」

丘蘭兒忙伸手堵住沙成山的嘴巴，道：「沙大哥，別說不祥之語，他們永遠也打不倒你的，我深信……」

沙成山抱着丘蘭兒來到這個小村子，附近有人驚異的望着，沙成山衝到四合院門口，不及拍門，横肩便把大門撞開，院子裏已見那灰髮老婆子叱道：「猴燒屁股了？急的甚麼勁？」

沙成山已把丘蘭兒抱到邊廂房內，回身對走來的老太婆道：「快呀，她要生了！」

不料老太婆根本不急，冷冷道：「痛多久了？」

沙成山道：「總有半個時辰了吧！」

老太婆哼了一聲道：「她現在又不痛了，是嗎？」

沙成山回頭撲向丘蘭兒，道：「還痛嗎？」

搖搖頭，丘蘭兒道：「躺在床就不痛了！」

老太婆回身便走，沙成山上前攔住，道：「妳怎麼要走了？她……」

老太婆臉無表情的道：「還早着哪，過午能生下來，便算是快的了！」

沙成山一楞，老太婆冷然的道：「她養過孩子嗎？」

沙成山搖搖頭，道：「頭一遭！」

老太婆冷哼一聲，道：「天黑能生下來就不錯了！」

沙成山乾眨着一雙深邃的眼睛，滿臉的關懷，却一點主意也沒有，這比一場搏殺，對他而言毫無甚麼差別！

丘蘭兒伸手握住沙成山的手，笑笑道：「沙大哥，有人說女人生孩子如同闖過鬼門關，可是……可是有你在我身邊……我一點也……不怕！」

沙成山點着頭，心中暗自思忖：「妳不怕？我可怕得要命，萬一妳母子……」

一個時辰過去了，丘蘭兒突然睜開眼睛大聲尖叫起來……

沙成山忙着衝出屋子外，正看到老太婆在洗衣衫，老頭兒一邊閉目晒太陽！

「快，肚子又痛了！」

「人都來了，別大呼小叫的，痛不死的！」

沙成山幾乎要揮拳打過去，見老太婆毫不理會，祇得又退回屋子裏，丘蘭兒已痛得齜牙咧嘴，臉皮全走了樣！

沙成山幾曾碰上這種場面，見丘蘭兒的痛苦狀，比之刀割在心上還令他難過！

猛的摸出一錠銀子，沙成山衝到老太婆身邊，急道：「妳老是不是要銀子？妳要多少我都給，別再拿翹了，快幫她一把，早早把孩子生下來！」

老太婆仍然揉搓着衣衫，淡淡的道：「小伙子，你便是把一座銀山堆到我老婆子面前，也是沒有辦法！」

沙成山怒道：「爲甚麼？方家集妳是接生第一把好手，你會沒有辦法？」

老太婆濕手指向天，道：「女人生孩子原本就是要痛夠了，痛得死去活來之後才生的，你想知道爲甚麼？老天爺知道，我不知道！」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獨孤兄弟倆終於見到了娘親，苗大公帶着他們一家三口與東方美去見獨孤無名……東方美發現有狗追蹤，便用兎子骨頭誘天狗，不料天狗不上當……余凝霜見到了獨孤無名，但他變傻了，苗大公用毒王留給余凝霜的方子採藥療治他……焦風流探出他們的駐地，丘文山便把消息賣給宰父長風，得銀子萬兩，宰父長風派「川南三虎」去截殺丘文山……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夫妻拍檔賣消息　險遭滅頂生死戰

齊大妹子三走興隆集，她幾乎是笑着騎馬進入興隆集，齊大妹子並非是一個人前來，她還有兩個跟班的，那丁三與焦風流二人也來了。齊大妹子爲甚麼要帶着這二人前來？

齊大妹子與這二人有糾纏，當然是糾纏在床上，可是如今辦正經事，爲甚麼要帶上這二人，當然，那是有一定原因的。

現在，齊大妹子坐馬上，焦風流與丁三一人在前面拉韁繩，另一人在馬後緊跟上。

齊大妹子馬上面開了腔：「你們兩個給老娘聽清楚，打從現在起，不許再上老娘的床。」

丁三道：「是不是討厭我呀！」

焦風流道：「我看準是玩膩了，咱們不新鮮了。」

齊大妹子叱道：「我要爲丘哥養個娃兒了，丘哥同我一張床，一個月內不出房。」

丁三道：「原來老板娘想生兒子呀！」

焦風流道：「生我的種也一樣。」

齊大妹子叱道：「生你們的叫雜種，老娘不生雜種。」

這三人一路上談的就是這個問題，可也談呀談的談到了興隆集。

馬場外，祇見那申屠十方眞威風，他端坐在一個木台子上，那台子一丈五尺高，台上站了七八人，一大片上千馬匹在烙印，二十多名鐵匠在爲馬匹打釘，灰蒼蒼的鐵蹄子叮噹響。

台上的人不是別人，盡是飛馬幫的殺手。

台上除了大總管甘天龍之外，大護旗六人全在了。

「快刀」江上飛眼最尖，很早就發現了齊大妹子三人往這面過來了！

「他娘的，要銀子的人又來了！」

他的聲音大，申屠十方回頭看，不由淡淡一笑，道：「又有甚麼消息送來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除了余大美人之外，我是甚麼也提不起興趣來！」

「鐵腿」包千西道：「大掌旗，我以爲既然余大美人已現身，咱們乾脆動手搶……」

申屠十方叱道：「你懂個屁，搶來的便失去情調了，而我申屠十方也不配那句申屠風流冠江南了，我變成一頭大色狠了！」

包千西一聽忙笑了！

「當家的風流雅緻，品味高尚，屬下粗俗……」

就在這時候，已聽得齊大妹子傳來了哈哈大笑，她笑得叫人以爲天底下發生了十分可笑的事情了，

非大笑不可……

甘天龍跳落台下，他當先迎上去了。

「大妹子，你又千里迢迢來，幹甚麼呀？」

「當然是爲了銀子跑斷腿呀！」

這個女人越發得厲害了，她開門見山爲銀子，倒令甘天龍一呆！

江上飛道：「還帶來兩個跟班的，大妹子，你是不是怕路上不太平呀！」

齊大妹子道：「如果江護旗不跟去，路上就太平了！」

江上飛道：「齊大妹子，你這一回打算再弄上千二八百兩銀子呀！」

「一萬兩！」

「哎呀我的媽呀，獅子大開口了！」江上飛大叫。

忽的，申屠十方自木台上掠到了齊大妹子馬前，他重重的道：「說，是不是有了獨孤無名的消息了？」

「不錯！」

齊大妹子這麼大聲回應，木台上的包千西、丁雲、艾元、牛義生、伍一生全圍過來了！

這表示大伙都想知道那位失踪十多年的中州一劍獨孤無名，他到底怎麼了？

申屠十方道：「獨孤無名是生是死？」

「生！」

「在甚麼地方？」

齊大妹子笑了。

她這麼一笑，江上飛吼道：「又要銀子了！」

申屠十方低吼：「我給銀子！」

齊大妹子道：「我們苦力送消息，不見兎子不撒鷹！」

「多少？」

「一萬兩，剛才我好像說過了！」

申屠十方雙目一厲，道：「五十匹良駒價碼！」

齊大妹子道：「有一日余大美人投入大掌旗的懷抱裏，符合了申屠風流冠江南那句名言，大掌旗呀，千古風流你是第一人了呀！」

「哈……」申屠十方大笑：「你這女人會說話，說到我的心窩了，好，我給你一萬兩銀子！」

甘天龍道：「當家的，她太過份了，咱們……」

「給她！」申屠十方道：「銀子花了再找，美人却祇有一個，馬上給他！」

甘天龍從手提袋中艱難的取出一萬兩銀票，他狠狠的塞在齊大妹子手中，道：「拿去！」

齊大妹子哈哈笑，道：「天下最大方的人吶，大概祇有申屠當家的了，恕我斗膽，多加一句，申屠風流冠江南，應再配上一句，大方人物屬申屠十方，哈……」

申屠十方不笑，他冷冷的看着齊大妹子小口唇有些動，但並未緊閉，那表示她的話留在口中未說出來。

齊大妹子收住笑，她不能獨樂樂呀，江湖上獨樂樂是樂不長的，衆樂樂才能持久，大家不笑她一人笑，這就有點不大對勁了！

齊大妹子道：「申屠當家的，終南大山中有個黑龍嶺，黑龍嶺下有個不起眼的黑龍廟，獨孤無名受了傷，是毒傷，十分的嚴重，十多年未出世，當知他爲甚麼早已失踪的原因了！」

「黑龍廟？」

「不錯，而且絕對在黑龍廟中！」

申屠十方道：「好，知道了，銀子是你的了！」

齊大妹子笑笑道：「申屠當家的，祇要你把事情辦得圓滿，余大美人就是你的人了，哈……」

「哈……」申屠十方大笑，他看着齊大妹子撥馬而回，他忽然變了臉色。

「這個女人太過精明了，老虎口中她也敢搶吃的！」

江上飛道：「她把咱們當寃大頭！」

「那麼，咱們就叫她回不去雲夢！」

他猛一吼：「備馬，五十里外的老松坡，咱們幹掉她，然後跟我去終南山！」

黑龍嶺就在終南大山裏！

申屠十方下達了命令，他的幾位護旗立刻去準備！

當然是快馬攔在五十里外的老松坡要幹掉齊大妹子他們三人了！

＊　＊　＊

齊大妹子很得意，策馬緩緩行，過了河，她才趕快把那一袋銀票拋給牽馬的丁三！

「飛行太保」丁三接過了那一包銀票，他拔腿就往前面跑，跑得就像誰說的那句話「一溜煙」！

爲甚麼叫飛行太保，就是因爲丁三跑得快，快得比四條腿馬還快，而且還認定了抄小道，走捷徑，這就是快上加快了！

齊大妹子早就想到了，銀子少了沒關係，銀子多了有麻煩，那就不得不防備了！

看着丁三奔得遠，遠得已經看不見了，齊大妹子對焦風流道：「焦風流，到你了！」

焦風流哈哈笑，道：「原來老闆娘把丁三支開，是想同焦風流風流一番呀，哈……」

齊大妹子叱道：「放你的狗屁，你就知道幹那事！」

這是動了眞火，焦風流也不敢再吭聲了！

齊大妹子道：「咱們處在危機中呀，誰敢保證申屠十方那自認風流的梟霸，他不追上來殺人呀！」

焦風流道：「不會，不會，要殺人在他的馬場就已經殺人了！」

齊大妹子叱道：「你懂個屁，興隆集那麼多的人，他會明目張膽的殺人呀！」

焦風流道：「老闆娘，聽你這口氣，好像肯定飛馬幫會有殺手追上來了！」

齊大妹子道：「察言觀色，衡情量勢，這一方面我比你知道得太多了，焦風流呀，我猜呀，申屠十方不但會追來，說不定他還會一馬直撲黑龍嶺，去找那位中州一劍獨孤無名了！」

「他打不過獨孤無名！」

「那是從前，再加上申屠十方這些年武功精進不少，他有决鬥雄心，而獨孤無名爲甚麼不出山？」

笑笑，齊大妹子又道：「一個中了別人手段的人，十多年不出現江湖，顯然是不行了，完蛋了！」

焦風流道：「咱們不提獨孤無名了，咱們得商量一下，萬一眞的申屠十方追來了，咱二人怎麼應付？」

「我的嘴巴，你的功夫！」

焦風流道：「需我出招呀，當家的交代過，少露，而且我打不過申屠十方！」

齊大妹子道：「你不能傷了他們任何一個！」

「祇能挨打呀！」

「憑你的耳朵、輕功、反應，加上我的口才，焦風流，這些就夠了！」

忽的焦風流爬在地上貼耳細聽！

半晌，他吃一驚：「我的媽呀，說風就是雨，來的還眞不少呀！」

齊大妹子道：「多少？」

「八匹快馬！」

「肯定是申屠十方來了！」

馬蹄聲越聽越近，斜刺裏果然來了八騎，雙方祇一接近，齊大妹子尖聲笑了！

對方也有人大笑，那是江上飛！

「哈……齊大妹子呀，今天吶，卵上抓蝨子，我看你往鳥上逃吧！」

嘩啦啦一陣響，果然申屠十方親率他的七大殺手把齊大妹子與焦風流二人圍上了！

齊大妹子哈哈笑，道：「大掌旗呀，你這是幹甚麼的呀，莫非英雄不當你當强盜呀，何必呢，不就是銀子嘛……」

申屠十方冷冷一哂：「另一個人呢？」

齊大妹子道：「去林子裏拉屎去了！」

「銀子呢！」

齊大妹子道：「帶在拉屎人的身上！」

她把雙臂一張，又道：「來搜吧，我的身上沒有的！」

焦風流也把雙臂擧高，表示他的身上也沒有的！

申屠十方低沉的一聲吼：「去找，把那小子身上的銀子找回來，人就送他回老家吧！」

甘天龍把手一揮：「快找！」

江上飛六人立刻拍馬入林，林中找那丁三去了！

甘天龍見江上飛幾人入林，他冷笑的直視齊大妹子！

齊大妹子道：「怎麼啦，奪回銀子還殺人呀！」

申屠十方突然冷笑：「殺了他們！」

甘天龍拔刀先撲向焦風流，冷焰激閃，三刀爲一刀殺，口中厲叱：「死吧，矮子！」

焦風流比甘天龍矮上一個頭，甘天龍叫他矮子，但這個矮子也了得，雙腿盤得快，他不出刀，雙手也拍得妙，甘天龍刀刀走空，一邊的申屠十方雙眉一緊，道：「是個來者不善的傢伙！」

雖然這麼說，但他仍然不屑於對焦風流這種爲人牽馬墜蹬的人物動刀！

他也甚至不對齊大妹子動刀，那是有失身份的！

申屠大掌旗怎麼會學刀殺一個女人呀！

他祇是冷厲的觀戰，也往荒林之中看，看他的六大護旗殺了丁三之後取了銀子回來！

申屠十方要江上飛幾人殺了齊大妹子，祇不過十幾二十招過去了，甘天龍依然未把焦風流砍死！

焦風流的閃展騰挪術，看得申屠十方心中佩服，他以爲如果焦風流手上有刀，祇怕甘天龍早流血了！

焦風流當然有刀，但他不出刀！

齊大妹子不許他出刀，他就不出刀！

齊大妹子要申屠十方的人對付七虎山莊，要他們雙方殺一個兩敗俱傷！

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二虎相鬥必有一傷，最好雙方都來個元氣大傷！

甘天龍舞刀狂殺，看上去幾乎是亂了章法，而入林中的江上飛六人，彼此在林深處呼叫着：「找到沒有！」

這表示他們還未找到人！

有人林中大聲叫：「注意樹上，別是躲到樹上去了！」

現在，就在一陣折騰中，申屠

十方緩緩的拔出他的金刀來了！

齊大妹子便在這時候開口了！

「申屠當家的！」

申屠十方冷笑道：「你用的人同你一樣的鬼機靈！」

笑笑，齊大妹子還笑得出來！

齊大妹子也有笑的本錢，她指着荒山，道：「我如果猜得不錯，你們現在走還來得及！」

申屠十方相信他祇一出手，焦風流非死不可，但聽了齊大妹子的話之後，他住手：「甚麼來得及！」

齊大妹子道：「趕往黑龍廟還來得及！」

「怎麼說？」

「人家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也一樣的慕美人之名，爲了一句宰父偶儻天下知，他必已率人直奔終南大山而去！」

她在申屠十方一愣之下，又道：「可是這興隆集比之七虎山莊，雙方相距黑龍嶺，興隆集就近上兩百里，但若再這樣浪費時光，捷足先登的是七虎山莊，而非你們飛馬幫！」

「你也把消息賣給了七虎山莊？」

「同樣出價，同樣消息，我們不厚此薄彼！」

「一物二賣，大欺詐，可惡！」

齊大妹子道：「申屠當家的，七虎山莊不知道我到興隆集呀，你却知道了七虎山莊爲此消息找上終南山，所以我齊大妹子就不算一物二賣，因爲對你們有利呀！」

申屠十方雙目一厲，道：「若有詐欺，你這個女人當知後果！」

齊大妹子道：「齊家酒舖子雖小，招牌老，大掌旗，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我看吶，別叫你的人馬浪費在林子裏，大總管也別再殺人了，因爲呀，因爲我的那個伙計有個別號！」

「別號？」

「是的，他人稱飛行太保，別看是兩條腿，比四條腿還快，早走遠了！」

她在申屠十方發呆中，又道：「你們也殺不了人，你們也滅不了口，因爲丁三回雲夢去了！」

申屠十方暴吼一聲有石破天驚的威力：「都回來，別找了！」

他對甘天龍又叱道：「收刀，別殺了，唉，平日叫你們下工夫練刀法，你們拿我的話當成了耳邊風，如今連人家一根頭髮你也沒辦法！」

荒林中奔出六騎，六人直叫：「沒有人吶！」

申屠十方叱道：「早逃走了！」

江上飛見齊大妹子哈哈笑，不由大怒：「這個齊大妹子，眞不是玩意，幹掉她！」

齊大妹子道：「何必呢，不就是銀子嘛，銀子花了再找呀，各位，快辦正事吧，說不定你們回來要見那位余大美人呀，我會免費告訴各位的，嘻……」

申屠十方手一指終南山方向，厲吼一聲：「走！」

他首先拍馬往大山中奔去了！

甘天龍七人也緊跟上，江上飛還用力的吐口水：「哦呸！」

齊大妹子却笑呵呵的道：「慢走呀，江護旗！」

江上飛追上去了，馳遠了，齊大妹子變了臉，又道：「都去挨刀吧！」

焦風流笑道：「老闆娘，余大美人也去了黑龍廟，你怎麼說要找余大美人雲夢去找你！」

焦風流還抬頭看遠方，而齊大妹子却叱道：「你呀，你懂個屁！」

焦風流道：「老闆娘，我不懂，可是你告訴我我不就懂了嗎？」

齊大妹子道：「我是封殺申屠十方對咱們突下殺手，咱二人合力也敵不過他三刀，我騙他，想再見余大美人，黑龍廟之後來找咱們，他如果殺了咱們，而丁三又逃回雲夢，他怎麼再找余大美人呀！」

焦風流哈哈笑了。

於是，焦風流拉馬，齊大妹子坐在馬上，她得意至極，她也笑着回去雲夢。

祇這麼一趟，丘文山與齊大妹子二人合計賺了兩萬兩白花花的銀子。

* * *

一條大船順流而下，大船上坐了兩個人，齊大妹子與丘文山二人出動了。

這二人乘船下洞庭，他們是趕往洞庭君山風月宮。

這些日子風月宮的人未出動，江湖上少見她們的人。

其實不出動更緊張，冷風香主持大演練，風月宮人馬集中在君山，她們佈下了大陣，準備大敵當前幹一場。

丘文山的大船剛駛過赤壁，天還未完全黑下來，忽見自洪湖方向飛一般的殺來六條快船，祇一看便知道是洪湖水寇殺來了。

爲首的雙桅快船上掛的是黑旗，一條白龍繡大旗，人們祇一看，便知道是唐雲龍的快船。

六條快船有隊形，半圓形的包圍過來了。

就聽得有人大聲喊：「落帆啦，爺們要銀子不殺人，如有反抗殺無赦。」

丘文山與齊大妹子伸出頭艙外看，丘文山祇淡淡的道：「殺了他們。」

呼通一聲，艙門又關上了，就聽艙內的齊大妹子道：「別理他

們，咱們爲下一代努力吧！」

「你這女人吶，眞纏人。」

這時候附近水面上有人大吼：「殺呀！」

丘文山的這條船不落帆，這船仍然往前駛，兩邊分別有兩條水寇快船，船上各有八名賊子在划船，船尾加櫓用力搖，嘩嘩啦啦的貼上了丘文山的這條船，於是，喊殺聲中十幾個水賊躍上丘文山的船。

丘文山的船上人，個個了得，尤其是丘文山身邊的六大金剛更了得。

六大金剛使的是鍊子梭，就在六人的反撲下，殺上船的十三個水賊舉刀未捷身先死，一個個活活被飛梭扎死，然後又被踢落水中。

祇這麼頭一批挨殺的十三人慘死的景象，附近的大船上已有人厲吼：「撞上去，把他們撞翻！」

下達這命令的正是那「叫天龍」唐雲龍，附近在船上有吼聲，那是個獨臂握刀的大漢。

此人乃唐雲龍的兒子唐騰蛟是也，唐騰蛟斷了右臂，他與他的叔父唐剛在另一條船上。

那唐剛也大叫：「射死他們！」

立刻間，亂箭齊發，射向丘文山的快船上。

不料，丘文山的船上人立刻搭起牛皮盾，把射來的箭撥打在船面上。

丘文山的六大金剛更了得，打算大船撞來，他們要攻殺過去了。

那唐剛一看這光景，大聲吼叫了。

「哥，點子扎手，扯呼啦！」

唐雲龍眞的是心不甘情不願，但見對方個個武功高强，祇得大吼：「別撞了，扯呼！」

那大船嘩嘩啦啦的來了一個大轉彎，六條船轉向對岸去了，對岸是去洪湖的方向。

這一次水上遭遇，不影響齊大妹子同丘文山的歡聚，丘文山恨透了苗大公，生的甚麼孩子呀！

＊　＊　＊

丘文山的大船就快貼近君山附近的江岸了，忽見一條小快船搖過來，船上祇有一名女子，齊大妹子認得她，那是水仙。

水仙也發現了齊大妹子，她把船靠上去了。

「老板娘，你幹甚麼來了？」

齊大妹子一笑，道：「拜見冷宮主來了。」

「咱們宮主有命令，不見客。」

齊大妹子道：「別的客人不見，但我這個客人她是非見不可。」

水仙聽得一怔：「你說甚麼？」

「上稟冷宮主，天大的消息送來了。」

水仙道：「又想賺錢了？」

齊大妹子道：「也是爲上百人口賺些生活費呀！」

水仙道：「大概你不會把消息先告訴我吧？」

齊大妹子道：「是關於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消息，水仙姑娘，眼前我祇能告訴你這些了。」

「甚麼？十幾年未現身江湖的獨孤無名，他……」

齊大妹子道：「我的船可以駛入君山港了吧！」

「不行。」

「不叫咱們進去？」

「你們祇能靠在附近岸邊上。」

齊大妹子看看岸邊，她點點頭，道：「好，船靠岸邊，我隨姑娘上君山。」

水仙搖頭道：「你在船上等消息，我上君山去報告，你們不可以亂跑。」

齊大妹子心想：「君山在搞甚麼名堂呀，怎麼不許外人進去了？」

但她還是哈哈一笑，道：「那就偏勞姑娘了。」

這君山如今更透着神秘，冷氏姐妹在幹甚麼？

冷氏姐妹正以秘笈所載功夫，仔細的在傳授她二人的女兒。

祇因爲幾次與獨孤二郎交手吃了虧，而她們以爲，那是因爲她們未把絕世眞功夫傳授冷咪白與冷咪紅，所以才關上門全力傾授功夫。

冷氏姐妹是不服輸的，祇有她們殺人。

認眞說來，冷風香實不打算把她們的一身絕學傳給冷咪紅二女，祇因爲就憑她們現在的武功，足以對付由天地雙煞兄弟二人調教的兒子還有餘裕，但她們怎麼也想不到獨孤兄弟二人都被高人傳以更高武功，冷咪白冷咪紅甚至加上五花瓣，根本不是人家對手，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出了她們意料之外的。

冷風香與冷月嬌二人商量的結果，她們是不會認輸的，決心把自己身負的絕學「天女散花陰風指，羣蝶飛鬥百花掌」，全部傳給冷咪白冷咪紅二人。

如今這是加緊調教中，冷風香親自坐在百花亭內看着兩個少女在苦練，忽見水仙飛奔而來，冷風香一挺而站起身來。

水仙走到百花亭前：「宮主，雲夢開酒舖子的女人，她乘船來了。」

冷風香雙目一厲：「這個大膽的女人，她是想來即來，想走即走呀！」

水仙道：「她提到了獨孤無名。」

冷風香全身一震：「她怎麼說？」

「有了消息了。」

冷風香道：「叫她進來。」

水仙回身就走，冷風香交代兩少女，道：「你們要加緊苦練，不要叫我失望，我的脾氣你們應該知道。」

兩少女果然齊聲應是，她們明白，練功時候是從不馬虎的，若是隨便，就會被倒吊在樹上半天不放下來。

冷風香一聽獨孤無名已有了消息，馬上趕來了，她在水仙的帶路下到了江岸邊，祇見那齊大妹子站在一座軟轎邊，她手扶軟轎微微笑。

軟轎上坐的是丘文山，兩個大漢抬着他。

冷風香抬頭冷視：「好呀，夫妻二人都來了。」

「哈！」丘文山拍拍自己雙腿，笑笑道：「當年得冷公主之賜，廢了丘某的雙腿，這走路的味道早已忘懷了。」

冷風香道：「江湖上多少人死於一個貪字，你沒死已經是不錯的了。」

丘文山道：「其實皆是那可惡的石老三造謠生事，甚麼七斗陰風指專尅天女散花陰風指，時至今日，冷宮主呀，我還有甚麼好說的，我認倒楣呀！」

冷風香叱道：「我不是來同你們算那陳年舊賬的，說，獨孤無名在甚麼地方？」

丘文山道：「那個地方很神秘。」

「在那兒？」

「銀子。」

冷風香冷笑，她忽然對齊大妹子道：「從前未控制住妳爲我工作，失察！」

齊大妹子道：「我們同甚麼人打交道，也有一定的防備呀！」

「這一回你們有甚麼防備？」

齊大妹子道：「咱們高手盡出，陸上水上均能一搏，而冷宮主却還要盡快去對付獨孤無名。」

「獨孤無名他怎麼樣了？」

「沒死，人嘛，那得見了才明白。」

丘文山接道：「冷宮主，他們一家人吶，我肯定他們團圓了。」

冷風香大吼：「在那裡？」

丘文山道：「十萬兩銀子，冷宮主，十萬兩銀子，一文也不能少。」

冷風香道：「你就不怕我殺了你夫妻？」

「殺了我夫妻，妳的恨永難消，過的日子就痛苦了。」

丘文山雙目冷的直視冷風香，眞想撲上去以他的七斗陰風指幹掉這個女人。

齊大妹子開口了：「冷宮主，這十萬兩銀子，一方面是爲了獨孤無名的消息，另一方面，也是爲了當年你出手殘我的丈夫，直至今日，咱們找來，你多少也稍加補償，銀子不重要，也表示了冷宮主的大方。」

「住口！」冷風香道：「本宮殺人，從不考慮後果，你夫妻也太大膽了，開口十萬兩銀子。」

丘文山又一句：「少一文咱們回雲夢。」

他的態度令冷風香凶光畢露，丘文山當然明白，他早已全身戒備，如果冷風香對他下毒手，他決心一擊而中，痛宰人。

冷風香見船上十二大漢的眸子裡那種凌厲的光焰，立刻明白都是身負絕學的高手，十二人也蠢蠢欲動，她冷冷的笑笑，道：「好吧！十萬兩銀子給你們。」

水仙道：「宮主，這……」

「別說了，快去叫人取來十萬兩銀子，並叫二宮主也快快的過來，咱們要聽一聽，獨孤無名這十多年是在做些甚麼事。」

她忽然有些黯然，又道：「毒王李歧旺的毒難道沒有把他毒死？他是怎麼解的毒，誰爲他解的毒？」

祇見水仙飛一般的直往君山奔上去了。

齊大妹子道：「冷宮主呀，還有件消息，免費叫冷宮主你知道。」

冷風香道：「你這是得了銀子想賣乖呀！」

齊大妹子道：「不敢不敢，好說，好說。」

冷風香道：「甚麼消息，竟然在你們的心目中不值一文銀子？」

「甚麼？值五萬兩銀子的消息，冷宮主，至少值上五萬兩銀子。」

「甚麼？值五萬兩銀子的消息，你奉送本宮知道？」

齊大妹子道：「我們一個鏰子也不要。」

「那又是甚麼消息？」

「是有關武林第一大美人余凝霜的消息。」

「哈……一個瞎子女人呀，她已不再是第一大美人了。」

「不，她容艷依舊。」

冷風香道：「瞎子也美人呀！」

齊大妹子道：「余美人不但雙目恢復視物，且其容貌更美，而且美極了。」

冷風香冷吼：「你胡說，雙目已瞎，如何會好？毒王已死，她早已流落爲乞丐了，你……」

齊大妹子道：「甚麼傳言也沒有親眼所見爲實，我們就親眼所見。」

冷風香全身哆嗦，多年的心血，一心所策劃的陰謀，想不到全

部完了，白費了。

她那股子忿怒，但聞她的雙手十指像放小鞭炮一般炸响，便知道她多麼的忿怒。

海棠來了，當然，丹桂也來了。

齊大妹子却更愉快的笑了。

「這個女人又來了。」丹桂不悅。

海棠叱道：「少來巧取咱們的銀子。」

齊大妹子笑笑，道：「另外，也有個消息，也叫二宮主與各位姐妹們知道。」

冷風香道：「又想以消息換銀子了？」

齊大妹子道：「不，是奉送。」

冷月嬌道：「那就快說，是甚麼消息？」

齊大妹子回頭對軟轎上坐的丘文山，道：「我親愛的殘廢丈夫呀，人家已出了十萬兩銀子了，咱們奉送兩件，應該算是……」

丘文山道：「在這種場面之下，妳說甚麼就算甚麼，爲丈夫的不獨斷。」

齊大妹子走上去，拉了丘文山的手吻了又吻，哈哈的笑道：「眞是體貼你老婆，就像是獨孤無名當年爲他的妻子廢寢忘餐似的。」

冷月嬌叱道：「少肉麻了，快說！」

齊大妹子吃吃笑，她對冷月嬌道：「你們曾經遇上個少年人，對不對？」

「他自稱司馬二郎，功夫很不錯。」

「唉，他叫甚麼司馬二郎呀，他呀，他叫獨孤二郎呀，我的二宮主。」

冷月嬌臉色也變了，變得要吃人的樣子。

「甚麼，他叫獨孤二郎？」

「不錯，而且還確確實實是獨孤無名的兒子。」

冷月嬌道：「當時你們怎不對我說？」

「當時咱們不知道呀，最近知道了獨孤無名的住處才發覺的。」

冷月嬌看向臉色鐵青的姐姐冷風香，道：「這怎麼有可能，獨孤無名他……」

遠處奔來兩個漢子，手上提了一袋銀票，齊大妹子的雙目亮極了。

十萬兩銀票一大包，由兩個大漢送來了，冷風香沉聲對齊大妹子道：「十萬兩銀子應該可以把你們知道的，完完整整說出來了！」

齊大妹子立刻點頭，道：「原是奉送兩條消息的，冷宮主的吩咐，我這兒就仔細的說！」

她看看丘文山，見丘文山無表情，她明白，在這種時刻，丘文山除了全力戒備之外，一無任何反應！

齊大妹子道：「冷宮主，獨孤二郎出世了，一身的好武功，可是還有個獨孤一郎也出現了，武功就如同當年那位大酒簍子東方美一樣的高絕，這兄弟二人在一起，我說冷宮主呀，他們的力量是不可小覷的呀！」

冷風香聞聽之下，咬牙切齒道：「石一刀、石二刀，他們眞該死！」

她抬頭看君山，又道：「斷了他們每天兩斤二鍋頭，大米飯配小魚乾！」

她這是要懲罰囚在君山古洞中的天地雙煞二人了！

石大山與石大年已被囚多年了，二人也蒼老不少！

冷月嬌道：「銀子已拿來了，你還不快說出獨孤無名現在何處？」

齊大妹子回頭一笑：「我親愛的當家的，派人把銀子清點取回船上，爲妻子的就要向冷宮主報告了！」

丘文山把頭一甩，立刻走過兩個漢子，他們接過了那個大袋子，匆匆的跳回船上。

那冷氏姐妹牙癢癢的，臉皮也煞白！

齊大妹子道：「二位宮主，我推測呀，獨孤無名必定不行了，他完蛋了！」

「你怎麼知道了？」冷月嬌直叱：「胡說八道不是！」

齊大妹子道：「二位宮主請想一想，如果獨孤無名與當年一樣的出劍如神，他爲甚麼會躲着不出世？他有美妻，有嬌兒也不要，這是違反常理的！」

冷風香道：「本宮等你說出獨孤無名下落，你這婆娘盡在東拉西扯，沒完沒了！」

齊大妹子道：「獨孤無名已是一家人團聚了，就在那終南大山黑龍嶺下黑龍廟，去得早了就遇上，去得晚了說不定不見了！」

「桀！」冷風香怪叫又笑，叫與笑幾難分辨，她忽然一聲尖叫：「五花瓣與我們兩個女兒立刻行動，跟我們前往黑龍廟，這兒……嘿……」

她忽然大手高擧，又道：「把他們拋入洞庭湖中，餵王八去！」

她的命令發出，人已與冷月嬌二人帶着五花瓣奔回君山風月宮去了！

肯定，冷風香姐妹會很快的趕去黑龍廟！

然而就在冷風香剛走不久，岸上回來上百人之衆！

誰說風月宮無男人，這些人個個有功夫，均是抖着一桿紅纓矛子衝過來了！

齊大妹子見對方人多，大叫一聲：「快上船，咱們開船快快走啦！」

聽她的口氣，好像並不吃驚，因爲這些人是從君山左側林子裏衝殺出來的！

果然，這近百人衝到岸邊擧起手上矛子大聲吼，聲震山河怪嚇人！

丘文山也吃驚：「想不到風月宮還有這股子不可忽視的力量！」

齊大妹子正自拍拍袋子笑哈哈，猛古丁祇見自三個方向衝過來三十二條大船直往他們的船撞過來了！

齊大妹子吃一驚，她大叫：「當家的，完蛋了！」

丘文山的這條船上十二名漢子都俱有武功，而且也均是高手，雖然這麼多大船圍過來，大伙仍然不吃驚！

丘文山也冷笑，君山風月宮的武力大概盡在此地了！

不錯，這些日子以來，冷風香已把她的武力集中在君山附近不停的演練，她已料到會有大事發生了！

現在，祇見有三條尖頭快船，在槳櫓加力之下，品字形的往丘文山的大船撞上來了！

就聽水下方發出裂帛聲，原來那三條船的船頭下方特別加裝了一根包鐵尖錐，那力量又大，立刻把丘文山的這個大船撞開三個大窟窿！

一個洞就不得了，三個洞更慘！

齊大妹子見這光景，她大叫：「當家的呀，這是明着要咱們死呀！」

丘文山大吼一聲：「兄弟們，跟我殺，棄船，咱們再奪船過江奔岳陽！」

丘文山一口氣下達連串命令，對方喊殺之聲震天響！

祇見對方每一條船上均有二十人之多，有幾條船上還埋伏了弓箭手！

丘文山不再僞裝坐轎了，他彈身四丈高下，當先衝入右舷的敵船上，祇見他雙手併指疾點過去，立刻就有人哎呀一聲叫，便死在船上了！

齊大妹子緊跟上，兩把尖刀左右殺！

六大金剛揮灑出鍊子梭，另外六人是砍刀，他們行動一致，殺法厲烈，出手均是拚命架式！

不料對方也不含糊，先是長矛疾刺，然後突施冷箭，等到丘文山當先殺到最外面那條船上，他回頭看，他的人祇有一半了！

齊大妹子中了一箭扎在她的屁股上，她不喊，這夫妻二人很快的把外圍的那條船上人弄死一大半，有幾個見丘文山人來到，祇把雙手併指遙擊人就死了，他們不殺了，投入江中不見了！

丘文山的六大金剛齊出招，他們爲丘文山斷後，丘文山把船上人掃光之後一聲叫：「快上來！」

六大金剛騰空飛，六人落在快船上，還有個漢子也躍上來，差幸未落水中！

立刻間，六大金剛操槳，拚命的往江中駛！

丘文山忽然問：「十萬兩銀子……」

齊大妹子道：「掉在船上來不及拿呀！」

丘文山厲吼一聲：「殺回去！」

齊大妹子道：「好不容易衝出來，我的屁股還挨一箭，再回去怕完蛋！」

丘文山道：「我要殺光他們！」

他回頭看，那麼多的船追來了，還有利箭往這兒射，丘文山咬咬牙，道：「咱們防着箭，繞向咱們的那條船，我他娘的不甘心！」

六大金剛聽丘文山的，他叫再殺，他們六人沒意見！

快船繞了個大半圈，嘩啦啦破浪在江中。

這些船上來的漢子們，他們尚不知道丘文山的大船上放了十萬兩銀票在袋子裏！

丘文山的大船在進水，快沉了！

那光景，果然是冒着一天的箭矢，拚了命的把快船往沉船地方駛過去！

四周船上傳來喊殺聲，三十多條船在追趕包抄，挾殺，堵圍！

丘文山站在船上發了威，他舞起雙掌，拍打有致，把射來的箭全數打落，人已似瘋了一般仰天哈哈狂笑，這光景如果冷風香在此，他也會毫不考慮的與之決一死戰！

丘文山的「七斗陰風指」能殺人於無形，且是他初次以此絕世武功殺人，而且殺了不少人！

齊大妹子也驚喜，她的老公了不起。

「哈……」齊大妹子樂了！

丘文山叱道：「你瘋了，這時候你也笑得出來！」

齊大妹子道：「你如果完蛋，我就哭了！」

忽的，船頭猛一頂，頂上了破船，丘文山不叫別人出手，他拔身飛過去，手抓桅索猛一盪，人已到了已進水的艙門口，祇見他出腿踢開了艙門，伸手猛一抓，抓起了那個已泡水的袋子！

丘文山的動作祇不過眨眼之間，他已拔身往快船上飛回來了！

丘文山人在空中，他仍然拍落

七支射來的箭，呼通一聲落在船板上，附近有人大聲叫：「別叫他們逃掉，快圍住！」

丘文山擧着手上袋子大聲笑：「哈……」他笑着以袋子阻擋射來的箭，厲烈的狂叫：「那一個不怕死的，你們過來吧！」

「殺呀！」

風月宮的人馬也一樣不畏死，也一樣的往上衝！

丘文山的六大金剛有力量，搖又划的把快船搖到了對岸，這些人看似去岳陽，但過了一片荒林子就奔往北面去了，帶着一袋濕透了的銀票逃回雲夢去了！

祇不過丘文山也發覺，君山風月宮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也難怪江湖上很少有人敢惹風月宮的人！

江湖上祇有風月宮的人殺別人！

＊　＊　＊

獨孤無名已經蛻了兩次皮了！

他脫皮的模樣就如同黑龍廟外樹上的蟬蛻殼，那人皮是片片的蛻下來，便是臉皮五官也蛻變了，有黑皮掉下來，苗大公對余凝霜說道：「夫人，這些皮如果不小心下了肚子，這個人就會被毒死！」

余大美人十分感激苗大公，她幾乎要拜乾爹了！

「老爺子，好像我丈夫有了生機，可是他爲甚麼忘却了過去，忘了他的一身武功，也不認識我們了！」

苗大公道：「慢慢的來，他中毒太久，頭腦不清是自然現象，但有毒王的解毒方法，老夫以爲他仍有恢復的希望，咱們需要耐心！」

余大美人道：「已滿一個月了！」

「休急躁，十多年都過去了，也不在乎這一兩個月！」

這時候，附近的山林中，大酒簍子東方美坐在樹下猛喝酒，她對那兩個正在練功的獨孤兄弟二人說道：「喂，你們兩個小子，那一個願意去爲我老婆子沽酒呀，老婆子的酒快完了！」

就在這時候，黑龍廟的老和尚過來了！

「女施主呀，老和尚多日觀察，你這酒似乎喝得太多了，多了就是病呀！」

「我有甚麼病？」東方美叱道：「我沒病！」

老和尚道：「可願打賭一試？」

東方美道：「怎麼賭？」

老和尚道：「女施主滿身的酒蟲，一旦斷了酒，那上萬酒蟲就會攻心！」

東方美叱道：「胡說八道！」

老和尚道：「何妨一試！」

祇見老和尚自懷中取出一個小瓶子，他自瓶中傾出一種似酒一般香醇無比酒汁，輕輕的抹在東方美的小臂上，笑笑道：「且稍等，看看有甚麼反應！」

沒多久，東方美伸手要搔她的小臂，早被老和尚拉住她的手，道：「忍耐！」

東方美忽然低頭看，忽見幾十條通體透明的細比繡花針還細一倍的小蟲，自汗毛孔中鑽了出來，嚇得她立刻尖聲大叫起來！

「我的媽呀！」

老和尚笑了！

「我的身上怎麼會生蟲呀！」

「五穀釀酒，五穀養蟲，女施主飲酒成癖，早已滿身是蟲！」

東方美道：「我又非喝酒不可，五十年的酒癮，叫我如何戒絕！」

「祇要你想戒，老和尚有辦法！」

「哈……」東方美道：「蟲在我體內，肉中生小蟲，你和尚有辦法呀！」

「有，而且十分靈光！」

「戒了以後就不再喝酒了？」

「永不可以喝了！」

東方美嘆口氣，道：「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老和尚道：「人活着不是爲了喝酒，女施主的武功了得，爲何不把你的武功傳於後輩，也好把咱們武林中的功夫發揚光大，那才是有意義的事情，每日裏抱個酒袋喝老酒，就是自取滅亡，何苦來哉！」

東方美道：「老和尚呀，你的話快觸及老婆子的傷心之處了呀！」

老和尚道：「傷心一時，不可永遠傷心，打起精神，仗義江湖，那才是學武人的眞精神！」

「我心目中的男人呀，他……」

「休提過去，每個人的過去都後悔，放眼將來的希望！」

「哈……老婆子七八十歲，甚麼希望，你休再對我老婆子說教，去，去！」

老和尚道：「你不打算把滿身的酒蟲弄出來？」

東方美道：「且等我想通以後再找你！」

老和尚搖頭一嘆，道：「可惜，可惜！」

老和尚回轉廟中去了，東方美大叫：「我的乾兒子呀，怎不及早爲乾娘備酒呀！」

獨孤兄弟奔來了！

那獨孤一郎道：「乾娘，我這就下山去，爲乾娘買來二十斤二鍋頭！」

「快去，快去！」

獨孤二郎道：「哥，山路小心吶！」

獨孤一郎立刻往山下奔去了，

東方美拉住獨孤二郎，道：「小子，你說說，我聽聽，老和尚要我戒酒，你小子以爲行嗎？」

獨孤二郎笑笑道：「老前輩，當然行，戒了酒，老前輩能活一百歲！」

「戒了酒，我老婆子安心去陪我的阿龍了！」

她此言令獨孤二郎一驚，愛到如此死心眼呀，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獨孤二郎急問：「眞能助老前輩把酒戒掉，我小子有個建議！」

「甚麼點子，你說出來！」

獨孤二郎道：「老前輩不喝酒了，當然不必爲酒煩心，那時候，老前輩不必也把自己關入石洞之中，老前輩可以搭間小屋在石洞口住下來，不是一樣的陪了司馬前輩我的乾爹呀！」

「我要考慮考慮！」

「又要考慮，眞是老糊塗！」

這叱叱是苗大公，苗大公與水伯陪同老和尚三人一齊自附近走來了！

東方美道：「你們三位來了呀！」

苗大公道：「大師用的藥，乃是我所配製的，你這個大酒簍子，不能再喝下去了！」

「不喝酒呀，我煩惱多！」

「越喝你越煩惱！」

東方美道：「你們這三個老東西，好像商量好了要對付我呀！」

「不是對付你，是救你……」苗大公道：「我把一瓶藥水給你塗抹全身，把酒虫引出來，你就輕鬆了！」

東方美接過一瓶藥水，她緩緩往林深處走了。

沒有人跟她進入林中，因爲大伙都是男人。

苗大公對水伯道：「快準備衣褲備用！」

那水伯聽得一瞪眼，道：「甚麼衣褲！」

「甚麼衣褲也可以，快去，我還得備上一盆藥水在房中，等着這酒婆子使用了！」

三人一齊奔回黑龍廟，一邊的客房中，余大美人與獨孤二郎小心的陪着幾近癡呆的獨孤無名，房中沒有聲音傳出來。

水伯找來僧衣褲，苗大公弄了一大盆熱水，他把一包藥粉攪拌在盆中。

廟中幾人忙着準備，忽見那東方美飛一般的進門來：「天吶，滿身的虫呀！」

她衣衫不整，全身的不自在。

苗大公對老和尚與水伯說道：「我們快出去，叫她洗個身子換衣褲！」

「通！」的一聲門關上，那東方美在房中叫得好不令人心驚，活像有人在揍她。

等到房中傳出嘩嘩水聲，又傳出一聲長長的吁氣，門外的苗大公開口了！

「怎麼樣呀，老太婆，是不是好多了！」

「你這個老郎中呀，甚麼點子你都有，這一盆水洗得我老婆子舒服呀！」

「一身酒虫洗光，你以後就不必再吃酒了！」

東方美道：「太妙了，我這就打算回去大別山三仙岩，找我的心上人司馬龍了，哈……」

苗大公一聽怔住了！

「爲甚麼不跟我在一起呀，我苗大公會照顧你呀！」

「原來你動心眼解了我一身的酒虫，是想要我嫁你這老頭子呀！」

「有甚麼不可？」

「免了，你雖然還能活上十春，我心上早有了一個人，司馬龍才是我愛的人……」

房中有穿衣聲，東方美打扮了自己，她好像眞的打算要走人了！

「呀」的一聲門開了，東方美提着她穿的衣褲走出來，大家仔細看，衣褲上爬滿了晶瑩的酒虫，看得人頭皮也炸起來了。

苗大公道：「老太婆，死人有甚麼可愛的？」

東方美道：「別說了，一個月來我知道你對我老婆子不錯，可是我是個死心的人！」

她往泉水邊走，又道：「我把我的衣褲洗一洗，等乾了再換穿！」

大伙都楞了！

＊　＊　＊

獨孤一郎走在山道上，是爲乾娘去沽酒的，他已快到山下了，忽的迎面遠處來了一批騎馬的人。

那是往這面來的，好像有人帶路，那帶路的人走在那一批騎馬人前面，用小跑步往這面過來了。

懸崖斷崖之間山道狹小，雙方很快的遇上了，那個帶路漢子手指半山上，道：「上去便是黑龍廟了！」

馬背上有個漢子拋下一塊銀子，道：「拿去，沽一壺酒薰薰吧！」

帶路的漢子接在手中笑了笑，他沒再多言便匆匆的往回走了。

最前面一人早就盯住山道上的獨孤一郎看，他在那帶路的走了以後，立刻問獨孤一郎，道：「年輕人，你是從黑龍廟來的吧？」

獨孤一郎沒經驗，如果是獨孤二郎，那就不一樣了，獨孤二郎是不會直言的。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小唐制住石擎天與金羅漢，崔永泰爲保命，祇好替燕子飛動手術……霍金與歸鄉趁小唐打坐時施襲，雖不致死，却走火入魔失去記憶，遇到江蓀，險些被江蓀所騙，幸虧被胡大舌頭見機救出……燕子翔在「瑤台」勾欄鬧事，被南宮政廢了武功，强迫他做相公……胡大舌頭和小唐化裝易容到江歡開的賭場去撈銀子救災民……、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忠僕救主忘安危　少俠援手險被殺

衆人張望之下，果然胡大舌頭已不見了，再找小唐，好快也失去了踪影。

這麼一來，與賭的人固然吃了大虧，賭場的頭錢一文也沒撈到。

這些人都是吃人不吐骨的貨色，被別人吃了那還得了，立刻分頭去追。

出了鎭，小唐以絕頂輕功帶着胡大舌頭疾掠了半個時辰，已在十五六里之外了。

胡大舌頭喘着道：「唐少俠，我跑不動了！」

小唐停下來，胡大舌頭坐在地上查點銀票。

「唐少俠，一共是十五萬三千兩。咱們捐出五萬兩賑災。」其中四萬多那張票子是胡大舌頭摸來的。

小唐道：「不，捐出十四萬兩，零頭留着花用。」

「好吧！我們這就去捐出來，唐少俠，那瘦漢不大好惹！」

小唐沒說甚麼，其實他不以爲如此，祇是比胡大舌頭高明多多。

他們以「無名氏」捐出十四萬兩。

兩天後他們在酒樓上小酌，有人竟坐在小唐的右手邊座上。

這人三十左右，衣著考究，人品也很不錯。

胡大舌頭道：「老兄，空座位多得很，你湊甚麼熱鬧？」

這年輕人道：「兩位大發利市，就是不給我吃紅，請請客總是應該的吧！」

「你是誰呀？」

「我是有心人，我倒希望知道你們是甚麼人？」

胡大舌頭指指小唐道：「他是張得功張大哥，我叫李得勝。」

年輕人世故地笑笑，道：「我看你叫欠揍！」

胡大舌頭道：「哥們，你行嗎？黑吃黑也得有兩套才行……」

此人伸腿一勾，「嗆郎」一聲，胡大舌頭倒在桌下。

小唐道：「你要找碴？」

「你們兩個小子，竟敢到大發賭坊去詐賭！」

「大發是你開的？」

「你算說對了！」

胡大舌頭道：「這麼說你是江蓀的表哥南宮政了！」

「能知道我的身份，你絕對不叫李得勝，他也絕不會是張得功！」

胡大舌頭道：「造孽錢弄幾文花花有何不可？」

南宮政一字字地道：「聽着，現在馬上吐出那十餘萬兩，既往不究，其中四萬多兩，是你這小子妙手空空摸了來的！」

當時是有人大聲嚷嚷被摸走了四萬多兩銀票。

胡大舌頭道：「你可別含血噴人！」

南宮政立刻出了手，胡大舌頭這兩套很有限，不出三招就挨了一下，大聲道：「唐少俠，快點！」

唐耕心道：「你退下來！」

胡大舌頭想退可沒有那麼容易，小唐往前一滑，貼得很近，「大擒拿手」出了手——「藕斷絲連」。

唐雲樓和嚴如霜的武功雖然各有專精，却也博雜，他們都兼及其他技藝，「擒拿手」是其中主要的一種。

一下子就敢貼得這麼近，南宮政知道厲害，不敢硬接，也以小巧功夫閃過，胡大舌頭這才抽身退下。

南宮政少年得志，不免心高氣傲，江歡對他說過，談天儀祇怕也不如他，唯一的對手可能是唐耕心。

本來南宮政還沒注意胡大舌頭剛才對「唐少俠」這句話的稱呼，接了七八招，心頭大震，果然了得。

「他剛才叫你唐少俠？」

小唐道：「不錯。」

「莫非你就是唐雲樓的獨子唐耕心？」

「正是！」

「哈……」南宮政大笑一陣道：「武功嘛！的確算是一流，可是格調嘛，可能是三流。」

胡大舌頭道：「唐少俠乃是武林青年奇俠，正人君子。」

南宮政又大笑一陣，道：「青年奇俠，武林君子也會詐賭？」

胡大舌頭大聲道：「『人間天上』開賭場、勾欄、酒家，甚至開設『福壽膏店』（鴉片店），祇顧斂財，不顧別人的死活。對付這種人，這是不是除惡務盡，算不算替天行道？」

胡大舌頭沒讀過多少書，却可以應對幾句。

南宮政道：「君子就是君子，不是君子應作的事，君子永不會作。」

胡大舌頭大聲道：「唐少俠已經失去了……」他不能說下去，唐耕心失去記憶的事，不能隨便告訴別人。

才四十招左右，南宮政就稍落了下風。

這是不能作假的事，技高一籌壓死人。小唐的基礎太深，人又聰明，天生練武的胚子，造詣自是非凡。

胡大舌頭道：「江歡老賊霸佔譚起鳳的『人間天上』，你是他的晚輩，你怎麼說？」

「別提譚起鳳了，爲了一個女人，置一干部下於不顧，就連他的兒子還在本幫推磨碾粉哩！」

胡大舌頭道：「你說甚麼？」

「他的次子燕子飛在『人間天上』磨房中磨粉，過的是牛馬般的生活。」

胡大舌頭心頭大震，他的點子雖多，也很滑頭，却是個忠僕，道：「你胡說甚麼？」

「不信就算了，你猜負責驅策他推磨的人是誰？」

「是誰？」

「洪天嬌，也可以說是辛南星。」

胡大舌頭心中有千把刀，他信了南宮政的話，洪天嬌恨燕雨絲，因爲她們是情敵。

辛南星被洪氏父女自狠吻中救出之後，死心塌地地依附了他們。不想死，就必須有個硬靠山。

燕子飛被「火谷老人」救活，還沒有完全痊癒，崔永泰就和石、金等人走了。

不久，燕子飛被洪天嬌和辛南星二人發現。

依辛南星，放他算了，他已不念燕雨絲的溫柔和恩德，却也沒有甚麼仇，但洪天嬌却恨之入骨。

燕子飛是燕雨絲之子，她不能放過。

找不到燕雨絲，有她的兒子也成，如能利用燕子飛把燕雨絲引入「人間天上」，那就更好。

就這樣，燕子飛被帶回「人間天上」，怕他跑了，腿上拴着鐵鍊。

六十招後，南宮政知道不是小唐的敵手，力攻一招，疾馳而去，小唐和胡大舌頭並沒有追。

「唐少俠，你聽到他的話了吧？」

「甚麼話？」

「關乎燕子飛少幫主的事。」

「好像聽過。」

「他似已被俘，在『人間天上』推磨作苦役。」

「推甚麼磨？」

「就是磨粉哪！例如把小麥磨成麪粉，把黃豆磨成豆粉等等。」

「推磨很苦嗎？」

沒受過推磨之苦的人，自然不知推磨的味，在大陸北方推磨，不是用一根木杆推拉磨石使之轉動，一般來說，那種磨是較小較輕的。

北方的磨石（每一片）最輕的是一百七八十斤重，推磨就是用一個繩圈扣在磨石側面木橛上，用一根短棍穿入繩扣中，棍的一端別在磨石上推動。

一個人往往推不動，要兩三個人。

即使是會武的人，推久了也會十分疲累的。

胡大舌頭嘆口氣，心道：唐少俠眞的是前事盡忘了，少幫主過去

幫過他不少的忙，看來唐少俠對少幫主却是漠不關心。

「唐少俠，可惜我的身手太差，不能去救少幫主。」

「我幫你。」

「爲甚麼說是幫我，唐少俠不該主動去救少幫主嗎？」

「主動？爲甚麼要主動？」

胡大舌頭搔搔頭皮沒有出聲，他知道，唐少俠絕非忘恩負義之輩，主要是失去了記憶。

在目前，要設法使他恢復記憶，最好是讓他見見親人，如他的父母和一些至交的朋友，像顏學古和冷雪舫等。

要見這些人必須回到「一瓢山莊」。

這天來到陰陽壁附近，這兒正是小唐落崖重傷，被顏鳳妮所救的療傷之處，也是顏鳳妮的葬身之處。

後來連蓮亡故，也葬在此處，小唐說過，他將來也要葬於此處。

胡大舌頭靈機一動，道：「唐少俠，途經此處，我們去拜祭兩位姑娘。」

小唐道：「好啊！是你的親人嗎？」

胡大舌頭道：「應該說是你的親人。」

到了墓地中，胡大舌頭特別把他引到二女的碑前，蹲下來讓他看到碑文，小唐讀到「亡妻顏鳳妮之墓」及「亡妻連蓮之墓」後，突然驚噫了一聲。

胡大舌頭道：「唐少俠，你再看看這兒。」

他指着左下方的「唐耕心泣立」字樣。

唐耕心突然大叫一聲，坐在地上。

祇不過叫過之後，又忡怔起來，好像記憶之門乍開，又忽然閉上了。

他跪在碑前打量，重複地唸着，似乎仍然記不起這兩人和他的關係，却知道很密切。

也可以說，有那麼一點影子，總是不能牢牢地記住。

胡大舌頭道：「唐少俠，她們是你的妻子呀，顏鳳妮不是還爲你生了個兒子嗎？」

「兒子？是啊！好像我有個兒子……是誰生的？是你姐姐生的？」

胡大舌頭苦笑不得，道：「我有那麼一位姐姐就好了，唐少俠我們走吧！」

「胡大舌頭，你的名字也叫胡大舌頭嗎？」

「我叫胡冲，我們到『人間天上』去救少幫主如何？」

「好啊！哪個少幫主？」

「看你顛三倒四，不就是燕子飛嗎？」

「燕子飛，嗯，好像聽說過，走哇！」

胡大舌頭不能不考慮，唐氏夫婦祇此一子，萬一陷在「人間天上」，甚至死在那兒，他的十條命也抵不上唐少俠一條命，怎能對得起這兩位武林耆宿？

祇不過胡大舌頭有個想法，由於他也知道那條暗道，他以爲必要時可以自暗道中逃出去。

自他聽南宮政說燕子飛在「人間天上」推磨之後，心焦如焚，那苦役很快地會把少幫主折磨死的。

他們去了「人間天上」。

胡冲特別叮囑，他們要在一起，不能分手，必要時可以進入秘道，不可逞能，因爲他們太孤立了。

小唐自然都答應了。

胡冲知道「人間天上」那一處是死角，較易進入而不會被人發現的。

今夜小雨，時近一更。

他們不在三更進入，因爲那時固然人少，太多人已就寢，但因人少夜靜，最易被人發現。

此刻，正是晚膳剛過，一些嘍囉們三五聚在一起聊天，是夜間值班還沒有開始之時。

胡冲和小唐都易了容，換上了「人間天上」在幫內的黃色衣衫。

這是中高級人員的服色，下級是藍色的。

磨房在後院中，本來磨粉是利用牲口的，這麼多的人，用人來磨粉那還來得及。

要燕子飛磨粉不過是折磨他，洪天嬌祇是要自燕子飛的痛苦折磨中獲得快樂而已。

燕子飛正在推磨，如不是預先知道是他，就連胡冲也不認識了。髮如飛蓬亂草，大概從未洗過、梳理過。

一臉油污，赤着雙足，脚踝處有鐵箍，拴着鐵鍊，那部位血肉模糊。

胡冲撲上去抱住了燕子飛，泣不成聲。

燕子飛也抱住了胡冲，親近的人突然出現，激動或悲哀，一時也分不清楚，祇是不想放手分開。

小唐還站在門口，他楞楞地望着兩人。

好久，燕子飛抬頭看到了小唐，這才悲呼着：「唐大哥……唐大哥……」

小唐抬抬手，又搔搔頭皮，記憶中是認識此人的，祇不過雙方的關係却不大清楚。

「唐大哥……你……你不認識我了？我是燕子飛呀！」受苦受難似乎都不要緊，唐大哥對他冷淡才會使他心痛如絞。

燕子飛淚眼模糊了。

「少幫主，唐少俠被襲，已失去了記憶，可別誤會，他不是那種容易忘情的人，我們是來救你的。」

燕子飛道：「唐大哥，眞感激你，祇不過就祇你們兩人，是不可能把我救出去的。」

唐耕心道：「我們可以救你出去。」

燕子飛泣然道：「唐大哥，祇要你有這份心意，我就是出不去，死在這裡也瞑目了。」

他抱住了唐耕心，他很久之前就希望能抱住唐大哥，或被唐大哥所擁抱，沒想到是在這種情況下擁抱的。

「快走吧！」胡冲道：「唐少俠，請把少幫主脚上的鐵箍弄斷。」

這在小唐來說，是十分容易的事。

由於燕子飛十分虛弱，脚踝上又受了傷，他是跑不快的，就由唐耕心背着他。

他們走出不遠，就被人發現了，當然，這種小嘍囉不難打發，胡冲很快就把他們打倒了，祇不過又被另外幾人看到，嚷嚷起來。

胡冲道：「唐少俠，別理他們，我們快走，你知道山崖壁上那秘道嗎？」

小唐道：「來時你不是詳細說過那地方及路線。」

「對，萬一有人攔截，我來應付，你一定要進入秘道，因爲我們來此的目的就是救人的。」

小唐道：「萬一你被抓了呢？」

「不會的，這兒我很熟，就算我被抓，也不過是一個小人物，他們也不會把我怎樣。」

這工夫來了三個人，本以爲這三人陌生，不是高手，胡冲接了其中一人兩招，差點被扣住脈門。

小唐背了個人迎上，不過一招半就把他們逼退。

這三人都是江歡過去的部下，功力不高，都是忠心耿耿，他們大聲呼叫，胡冲示意小唐快走。

小唐施展絕頂輕功，越牆跨屋，已脫出了他們的追逐，邊奔邊找那去石壁處秘道之路。

那是在鬥牛坪上，小唐來過幾次。

胡冲四面被包夾，好在路熟，專找沒有人的院落竄掠，祇不過如今此處已有些改變。

至少過去空着的院落已住了人，過去的幫主院落由江歡祖孫住，次大的院落是洪峯父女住的。

由於洪天嬌已和辛南星二人一起，就另外佔了個獨院。

追捕的人越來越多，胡冲也祇能亂走胡闖了。

他進入一個大院，閃入一個小屋之中。

這本是個浴室，而且有人在出浴，却沒關門也沒亮燈。

池中的中年人看了小胡一眼，道：「你是誰？」

小胡道：「請問你是？」

「我是『恨天手』洪峯。」

「噢！原來是洪大俠。」小胡大驚。

這工夫洪峯站了起來，小胡知道，要跑也不成。

這小子點子多，反應也快，他打量洪峯的下體一下，道：「洪大俠，你好像不大怎麼靈光了。」

「甚麼不靈光？」

「我是說你的『本錢』。」

「甚麼『本錢』？」

「就是傳宗接代的工具嘛！」

洪峯看看自己的下體，道：「你怎麼知道？」這無形中等於承認不靈光了。

胡冲攤攤手，道：「要是在下都不知道這一點，當今世上還有誰知道。」

「噢！」洪峯打量胡冲，雖不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却也是平淡無奇，道：「你是……」

「你可聽說過李天佐其人？」

「他不是和崔永泰齊名的國手名醫嗎？」

「如此誇讚家師兄，實不敢當。」

「怎麼？你是李天佐的師弟？」

「慚愧！比起家師兄，可就要差一截了。」

「你怎麼會到本幫來？」

「洪大俠如果能保証我的安全，我會告訴你，而且爲你根治『舉而不堅』或『堅而不久』之症。」

「眞的能治？」

「一個好的大夫治這毛病，算是雕蟲小技。」

「你是混進來的？」

「不錯，我和另外一人進來救一人，那就是燕子飛。」

「你和譚起鳳有來往？」

「不是，我師兄李天佐是唐耕心的朋友，而唐耕心和燕子飛也是好友，唐耕心和我同來，已把燕子飛救走了。」

「噢！」洪峯並沒有太吃驚，似乎這件事和他沒有太大的利害關係。他道：「你進入此院，正在被人追殺，到此避難？」

「正是！」

「你要治我的『不堅』而換取我的協助脫出本幫？」

「就是這樣。」

「你如何爲我治病？」

「我的治療與衆不同，術、藥兼施，內外並進。」

「甚麼叫內、外並進？」

「內是指使你能舉、能堅，有

如鐵杵而且持久，更有甚者，還會增長一寸光景。」

儘管頑壯並非唯一能使閨房之樂增加情趣的途徑，但過來的女人，却是趨之若鶩。

洪峯點點頭，「你可算是治這類毛病的專家了！但你怎能使我信服？」

胡冲道：「要洪大俠絕對信服，那要一個月之後，當然，在下可以先亮一手……」

二人來到另一屋中，看來是洪峯的書房，胡冲道：「請大俠研墨……」

洪峯還眞聽他擺佈，研了墨，胡冲自大紙筒中取出兩張宣紙，快速運筆，一陣勾勒，居然畫成一個無遮的美女。

非但無遮，那姿態還十分撩人。

洪峯十分折服。胡冲道：「洪大俠可有甚麼感覺？」

「稍有反應……」

「請讓在下看看……」

「這……這不大好吧！」

「剛才在浴室內在下不是看到了？」

洪峯道：「眞是能治？」

「非但能治，還能使大俠充滿男性魅力！」

「我這就有點……」

「楚國的宋玉說過這麼幾句話：『天下佳人，莫若楚國，楚之佳麗女子，莫若紅杏，紅杏之美，增她一分則太長，減她一分則太短、敷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黛，肌如白雪，腰如束索，齒如編貝，胸乳豐隆。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性好登牆偷觀美男子，因受宋玉魅力的吸引，時時登牆觀宋玉，可見宋玉之男性魅力了！」

洪峯道：「大夫年紀輕輕，倒是滿腹經綸。」

胡冲道：「男性魅力有內外之分，上述是指內在，外在是指尺寸，女性也差不多，一般婦女天癸一停，對房事即索然無味，但經我治療，七十還能活躍於床第之間，如三十許之婦人……」

洪峯瞇着眼望着他，這工夫衣袂聲到了院外，洪峯示意噤聲，有人道：「洪大俠，有奸細混入，請注意！」

洪峯道：「知道了！」

那人走後，洪峯道：「大夫也能使老女人恢復生機？」

「當然，除了與生俱來性慾特強之女性，如武則天以及歷史上其他幾個特殊的女人外，一般都差不多，經我糾正，至少六十以後還可享受閨房之樂。」

「有這種事？」

「是的！像武則天第一個男寵辟懷義入宮時，她已六十二歲，以後還有沈南璆、張易之、張昌宗以及臨時的不計其數，七十二歲的武則天和沈南璆(沈是御醫)私通，薛懷義吃醋，放火燒了宮中的天堂和明堂，後來武則天陰使太平公主驅健婦毆殺薛懷義。通鑑上寫張氏兄弟，在宮中被膩稱五郎，昌宗稱六郎，也就是史書上有名的『蓮花六郎』。可見張昌宗非但碩壯巨大，也是個有魅力的男人……」

洪峯服了他，道：「你要看看？」

「當然，請拿出來！」

洪峯拿了出來，不大不小，不壯碩也不太寒傖。

胡冲心想，老不修，你眞行……

他用毛筆筆桿撥弄着他那話兒，又把他畫的那張速寫的春宮圖拿到他的面前晃動着。

洪峯自然會把這畫上的裸女想成一個女人。

近來他頗為中意燕雨絲，但燕雨絲此心已死。祇不過洪峯此刻看着這畫，內心却是想着燕雨絲了。

於是有了較顯著的反應，洪峯大悅。

似乎近來他從未如此堅挺過，他道：「小大夫怎麼樣？」

「還行，經我糾正，還能再展雄風！」

「果能癒我此疾，我也會付你費用！」

「洪大俠，本來我也不想收費的，祇不過其中有幾種稀有藥物非常昂貴。」

「費用多少你儘管說。」

「就算五千兩吧，打了個六折，一文不賺！」

洪峯的表情肌痙攣了一下，照付了五千兩，胡冲立刻開方子。

其中一方是這樣的：紫河車、白附子、白芷、杜若、赤石脂、白石脂、杏仁(去皮尖)桃花、瓜子、牛膝、雞矢白，遠志(去心)等等。

「紫河車不就是胎衣？貴重嗎？」

「由於國人迷信，胎衣不埋起來，嬰兒會夭折，所以得來不易，它的名稱很多：人胞、胞衣、紫河車、混元毬及仙人衣等等。由於嬰兒在體內所有的營養皆由胎盤供應，所以它本身的營養價值很高，尤其第一胎之男嬰胞衣更是難得。」

洪峯服氣地道：「名醫門下，果然不同凡響！」

另開了一個「葛氏方」如下：肉蓯蓉、蛇床子、遠志、續斷、吐絲子等各一兩，另加老山參一兩。

「另外……」胡冲道：「以右手握住，左手掌心輕揉龜頭處，會有一種癢極欲洩的感受，久久可使時

間延長，達到觸而不洩的境界……」且當場示範。

洪峯一試，果然有那種癢而欲洩的感受。

本來還對胡冲抱懷疑態度，現在信了。

「小大夫，你的大名是……」

「胡冲。」

「以後還要不要再拿藥處方？」

「洛陽有一家萬年堂藥房，我在那裏掛牌行醫，你可以到那裏去，即使我不在，掌櫃的也會有個交代。」

就在這天晚上，胡冲被送了出去。

祇不過胡大舌頭並不知道小唐是否自秘道中脫身了？事實上小唐和燕子飛也在「人間天上」之外了。

燕子飛知道那秘密通道，自然不費力氣，此刻，他們已在二十里外。怕對方追殺，連夜趕了近五十里。

天剛亮就住入客棧，二人叫了酒飯。

「唐大哥，救命之恩，不敢言謝，請先受小弟一拜！」

小唐道：「不必拜，好像你過去幫過我很大的忙！」

燕子飛道：「唐大哥，你是如何失去記憶的？」

「胡冲說，是被人擊中頭部兩掌。」

「誰？」

「不大清楚。好像是崔永泰，或者是霍金……」

「唐大哥，你的記憶失去，在外面走動十分危險，還是盡快回『一瓢山莊』去吧！」

唐耕心道：「回『一瓢山莊』幹甚麼？」

「令尊和令堂不是在那兒嗎？」

「我爹娘在那兒？」

燕子飛嘆口氣，道：「唐大哥，你的記憶失去得太多，你想想，還記不記得舍妹燕雁？」

「燕雁？好像認識。」

「唐大哥，我敬你一杯……」忽見院中人影倏閃，站定一人，竟是「恨天手」洪峯。

接着又飄落二人，竟是洪天嬌和辛南星。

燕子飛不由暗驚，唐大哥雖厲害，祇怕也接不下洪氏父女二人，他祇怕也接不下辛南星。

燕子飛道：「辛南星，你們要幹甚麼？」

辛南星有自知之明，不便置詞，洪天嬌道：「把你們逮回去，你小子的罪還沒有受完！」

燕子飛道：「少賣狂，妳是誰呀？一個爛女人而已！」

洪天嬌怒叱聲中，一滑而至，想摑他個耳光。

燕子飛不如洪天嬌，而且差距頗大，但要想一摑就中，還沒有那麼容易。

洪天嬌未摑中，再摑一巴掌，似乎不摑他一下就失了身份似的，但小唐一搪，把她震出兩步。

洪天嬌不服，狠攻兩招，第三招顯然已由攻變成守了。洪峯道：「天嬌退下！」

洪天嬌一退，洪峯就撲了上來。

兩人都是名家，甚至是方家，打起來就不一樣。

他們往往一招出了一半即便收回變招，一式遞出一點即轉變，他們可以猜出對方的招式。

像弈棋一樣，誰看得遠一步，誰就是贏家。

兩人打了四十多招，勝負難分。

洪天嬌道：「南星，偏勞你先把這小子拿下。」

辛南星壯志消磨殆盡，祇求苟活，不想再結仇惹麻煩，但也不能不敷衍她。

燕子飛是他的面首之子，看到燕子飛就和看到燕雨絲差不多，他生得俊秀，極像母親。

他出手之下，自然不會全力以赴。

最初洪天嬌在注意小唐和她爹的力搏，後來發現辛、燕二人還沒有結果，似不應該有這現象，道：「南星，愛屋及烏是不是？」

「怎麼會……」

「那麼你退下來，把他交給我！」

辛南星道：「我可以的，不必勞妳的駕！」

又打了十來招，燕子飛僅稍落下風，洪天嬌看出辛南星在虛應故事，道：「南星，你退下來！」

辛南星還不想退，洪天嬌已經上了。如此一來，他是非退不可。要不，燕子飛要兩面受敵。

儘管辛南星有相讓之意，燕子飛却一點也不領情，他出招狠辣，專攻要害。

他不能忘記，這個人毀了他們的家。

洪天嬌一上，三招就逼得燕子飛退了三步。

她有把握二十招內撂倒他。

這想法似也不算太托大，祇不過事實却有點出入。二十招過去了，燕子飛反而攻守有序，比剛接手時穩沉多了。

怎麼會呢？這小子沒有這麼靈光啊！就連一邊的辛南星也在納悶。

那邊的唐耕心已和洪峯交換了近八十招，洪峯體力不如年輕人，稍有疲色，祇不過小唐要制服他還要七八十招以上。

「南星，你去協助我爹，速戰

速決，及早把他弄回去！」

辛南星對小唐也有點虛心，這是因爲邪正有別，在小唐面前，抬不起頭來。

想當年，在陰陽壁上和小唐動手，由於李天佑暗中用暗器使小唐掉下絕壁，那時他還不邪，頗爲不安。

環境能使一個人漸漸走上邪路，也能使人走上正途。而色更是使人墮落的最大原因。

辛南星不能不上，他希望洪峯顧及身份及形象而拒絕他插手，但洪峯沒有拒絕。

小唐的功力祇比洪峯高出半籌，絕對不能再加上一個高手，辛南星自學了燕雨絲的精粹之後，已算高手了。

如今他又學了洪家的絕招，更是了得。

原來，燕子飛忽然由弱變强，接下洪天嬌而能支持到現在，是小唐以「蟻語蜨音」指點他。

燕子飛所學的不比洪天嬌少，也不比她差，問題在乎經驗和配招，小唐一邊指點他一邊對付洪峯，是吃虧很大的。

本來早該有了結果，就因分神，百餘招的勝負仍不顯著。

辛南星一上，即使不用絕招，以他的功力，至少也等於一個半洪峯的實力，七八招後，小唐守多攻少了。

正因爲自身難保，指點燕子飛的招式就不能及時了。

指點別人必須看清那人與對方過招的來龍去脈才行，而且要在第一招快用完，第二招尚未施出之時，稍遲一點就不成。

現在，小唐和燕子飛二人都很危急了。

一旦沒有人指點，五七招後燕子飛就挨了一掌。

不久，小唐也挨了洪峯一腳。

燕子飛大聲道：「唐大哥，你快走吧！我這條爛命交給他們，也算不了甚麼……」

「蓬」地一聲，燕子飛也中了一脚，在五步外倒在牆邊。洪天嬌上前點了他的穴，就撲向小唐。

現在小唐力接三人，祇好拔劍。

他以爲手中有兵刃，比較容易發揮。的確，一劍在手，一會是母親的「乾坤指」，一會又是父親「咆哮劍客」唐雲樓的「混元功」及「混元劍法」。

甚至偶爾還有他把父母的精粹絕招揉合在一起的改良招式。

他發現這種半自創的奇招更管用。

出招應敵是一種本能，即使記憶力減褪，本能求生卻不會忘，那就是不會忘記武功的原因。

本來是洪峯和辛南星二人聯手，小唐守多攻少，如今三人聯手，反而好轉了些。

他們想不通這道理，其實很簡單，那時燕子飛在和洪天嬌動手，小唐要指點燕子飛，現在則不必指點，可以專心一意地迎敵了。

當然，無論如何，小唐接不下這三人聯手合擊。

小唐又開始失招，中了洪峯一掌，又挨了洪天嬌一脚及辛南星一拳。

小唐一個踉蹌，又中了洪峯一拳，眼前一陣昏花。洪天嬌躍起一脚跺向他的後腦。

這一脚跺中「腦戶穴」，又豈僅是失去記憶而已？祇怕會倒地而亡。

就在這時，一道人箭自屋上射下，一撥洪天嬌跺出的那隻脚，一脚把辛南星踢了個觔斗。

祇有洪峯經驗老到，加之剛才他本想要女兒跺小唐一脚，所以在兩步以外，未吃來人的虧。

小唐死裏逃生，發現來人蒙面，是個年輕女人。

他要是未失去記憶，仔細看她的身段，也許會認出她是誰了。

洪天嬌落地差點栽倒，洪氏父女一條心，知道這是個十分厲害的人物，聯手齊上，而且不遺餘力。

這年輕女子閃過洪峯一掌，閃電扣住洪天嬌的脈門大力一帶，洪天嬌收勢不住，向洪峯懷中撞去。

洪峯大驚，知道就是三人聯手也非敵手，立刻上了屋頂，道：「快走……」

洪峯是「人間天上」第二號人物，居然如此窩囊，已經消失在屋後了。

洪天嬌和辛南星二人往屋上一竄，祇見這少女舒指向二人腰上遙遙一指，「蓬蓬」兩聲，二人的褲帶幾乎同時綳斷，「刷」地一聲，褲子落到脚面上。

褲子落到脚面，無法邁步，二人在屋面上差點栽倒，光着屁股，醜態百出，一邊提褲一邊狂竄而去。

小唐看得一呆，這兩手比他高明多了。

這少女爲昏迷的燕子飛口中塞了兩粒藥，向小唐揚揚手，算是打個招呼，再躍上屋。

少女又揚揚手而沒出聲，身影已消失了。

輕功有兩個階段，初段要快，越快越好，進入另一境界之後要慢。

昇高時能冉冉上昇，功力就不同了，小唐識貨。

他上屋看了一陣，這少女早已不見，不由搖搖頭，似乎有點似曾相識。

這工夫洪峯等人也不見了。

＊　＊　＊

燕子翔剛自一家酒樓上出來，門外三個漢子之一大叫道：「這不就是『後庭花』相公堂子的『狀元』嗎？」

「噫！好像是啊！」這麼一嚷，很多人圍攏來看熱鬧，就連這酒樓中的食客也跑出來觀望。

甚至還有一個猥瑣的漢子低聲問道：「『狀元』寶貝，開一次門要多少銀子？」

燕子翔無地自容，分開衆人疾走，但不久又被包圍，有人還在他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他恨不得殺了此人，伸手一抄，想抄住此人的手，那知差點被他扣住脈門。

近來他遇到好幾次這種場面，今生今世再也洗不去這種恥辱，固然是南宮政廢了他的武功送他去「後庭花」才有此奇恥大辱，他無緣無故去殘害一些妓女，似乎並未去檢討一下。

這場面當然不可久留，因爲越久認識他的人就越多。

他拔起身子，落在民房院內溜了。老遠還聽到人羣中有人尖着嗓門大聲嚷道：「哪一位弄過他？」

似乎應聲的有好幾個，上了個山丘，忽見坡下大樹蔭下石上有個中年人坐在那裡。

燕子翔走過了大石，祇聞中年人道：「回來！」

燕子翔回頭道：「尊駕是對我說話嗎？」

「這兒有第三個人嗎？」

「這態度是不是太不禮貌了？」

「你的身份有那麼高尚嗎？」

燕子翔道：「我有多低？」

「『後庭花』的『狀元』又有多高？」

燕子翔心頭一沉，眞正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了，傳得未免太快了。

燕子翔回頭就走。

「回來！」這人的口氣很不客氣。

燕子翔根本不理，衣袂聲破空，這人竟然自大石上一掠十丈以上，凌空飛落，迎面攔住。

燕子翔道：「欺人太甚了吧！」

「不錯，你如果不找個硬靠山，今後欺人太甚之事還要層出不窮。」

燕子翔怒道：「別擋我的路！」

中年人道：「我非但不會擋你的路，還會爲你開路，祇要你跟着我。」

燕子翔猛撲而上。

絕對沒超過一招半，便被扣住了脈門。

燕子翔大驚，却根本沒法掙扎道：「尊駕何人？」

中年人道：「『逍遙居士』西門樂。」

燕子翔沒聽說過，道：「你要幹甚麼？」

「要你跟着我。」

「爲甚麼？」

「跟着我永不會受人欺負。」

「你爲甚麼那麼好心？」

「當然，我喜歡你也是主要原因。」

燕子翔大力一掙，却是紋風未動，道：「跟着你算甚麼？」

「就算我的人了，你還不懂嗎？你可能還不知道我的輩份，譚起鳳和唐雲樓諸人的師門都和我同輩。」

燕子翔大驚，道：「吹得過火了吧！」

「絕沒有過火，好吧，我就亮一手讓你開開眼界。」撮口一吹，五十步外的小樹上部份葉子捲了起來。

又停了一會，那些葉子飄落地面。

他又吹了兩口氣，落地的一些葉子冒了烟而起火燃燒，這一手鎮住了燕子翔，吶吶道：「這是邪術，不是武功。」

中年人笑笑，道：「這當然是武功，祇是你不懂罷了。」

燕子翔目前走到那裡都倍受欺凌，他在考慮有這麼一個靠山之後會如何？

中年人鬆了手，道：「如果你願意跟着我，我能使你在三個月之內變成絕世高手。」

燕子翔道：「高到甚麼程度？」

「至少剛才那些人當中的佼佼者在你手下拖不過五招。」

燕子翔不由心動，他目前眞的需要這種武功，才能揚眉吐氣，道：「我願意！」

「很好。」這人自大石上拏起一個包袱，取出一襲年輕女子的宮裝，道：「穿上讓我看看。」似是有備而來。

燕子翔臉色大變，吶吶道：「你在侮辱我？」

「不！這不是侮辱。人生在世，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能知其所長或知其所短，都還有救，祇怕長短不能自知而無法補救，你雖爲鬚眉，却貌似婦人，且生了一身媚骨，如不善用此長，可謂暴殄天物，殊爲可惜。」

這套歪理自然並沒使燕子翔心服，却知道，失之交臂，再找這麼一個靠山就難了。

燕子翔不出聲，中年人「逍遙居士」西門樂居然爲他解衣扣子。

燕子翔撥開他的手，他的另一手又去解，不但西門樂以爲他相當女性化，連他自己也以爲一些動作像女人。

他要活下去，就必須不受干擾，能獨當一面，也就必須認了，不是已在「後庭花」躭了數月嗎？

不能作的事都已經作過多少次了，何況現在祇雌伏一個人而不是很多人，不正是差强人意的結局？

於是他不再反抗，任他解了衣扣，脫下男衫，換上了宮裝，甚至還換上了綉花女鞋。

西門樂眞是見牙不見眼，樂得連連撫掌讚嘆，道：「太好了，寶貝，我怎麼以前沒有遇上你。」

伸手一抄，抱起他展開絕頂輕功，絕塵而去。

* * *

洪峯等人雖然不敢和年輕女蒙面人硬碰，事後還是有點不服，洪天嬌道：「爹，你要是全力施爲，應不會比她差吧！」

洪峯道：「下次遇上我會全力施爲，你們回幫去吧！江幫主視我們爲心腹，我們也要爲本幫略盡棉薄，不可經常全部外出。」

「是的，爹，我們這就回幫去了，你呢？」

「我辦點事略事躭擱也要回幫。」

洪、辛二人走後，洪峯走入一家客棧，忽見一個人的側影非常面熟，進入一個跨院之中。

洪峯突然得意地一笑，立刻前去叫門。開門的人正是胡大舌頭胡沖。

他和小唐分了手，正在四處找小唐和燕子飛。

胡沖心頭一凜，立刻甜着臉道：「嘿！是洪大俠，我正在找你。」

洪峯進了門，一下子就扣住了胡沖的脈門，把門閉上，冷笑道：「找我？」

「是啊！我以爲受人錢財，自應與人消災。我相信大俠可能並沒有注意一些事項，包括忌口及暫時戒絕房事等。」

「你少來，根本就是騙我。」

「大俠，是不是效果不彰？」

「正是，你詐騙錢財詐到我頭上來！」

「大俠，我不必細問，就知道你破了色戒。」

「你……你怎麼知道？」

「我是幹甚麼的？而且和你上床的必然是較大的。」

洪峯爲之動容，道：「你莫非擅長陰陽八卦，風角鳥占之術不成？」

「那倒不是，一看你的氣色便知。」胡大舌頭邊說邊觀察色，洪峯頗有愧色，就猜到了七八分。

一般來說，在房事方面低能，甚至往往不能順利完成一次交媾的男人，就會嚴重地活在自卑之下，就會去找年紀較大的女人。

年紀大的女人和比她年輕很多的男人作那事也會自卑。因此，「無能」的男人在這種女人身邊不會自卑。

胡沖的鬼心眼特多，立刻猜出他的一切，道：「那女人多大？」

洪峯吶吶而不好意思出口。

「大俠一定要說實話，也好配方抓藥，老女人陰乾陽涸，祇能吸男人之陽精，和年輕女人之陰陽調和不同。」

洪峯抓到了他的語病，冷笑道：「胡扯！女人體內還有陽嗎？你剛才的『陰乾陽涸』是甚麼意思？」

胡沖哂然道：「這你就不懂了。」

「我當然不懂，看你如何自圓其說。」

「大俠還不放了我的手。」

「你的答覆使我滿意我就會放手。」

胡沖道：「道家的太極圈你見過吧？」

「當然，一邊白一邊黑。」

「是不是黑的那邊有白，白的那邊也有一黑點？」

「對……對……」

「這就是了，這証明陽中有陰，陰中也有陽，也就是男人體內有陰氣，女人體內也有陽氣（以現代人的解釋是：男人體內有女性賀爾蒙，女人體內也有男性賀爾蒙）。

洪峯又服了他，道：「是這樣的嗎？」

「大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但請勿說謊。」

「她……六十五……」

「大俠你的貴庚是？」

「五十二。」

胡大舌頭道：「大俠，這就是失靈的原因了，像你的情況是不可和氣血已衰的老女人作那事的，反之，男方必然吃虧很大，女方則佔便宜。」

「你不是說可以長大一寸左右？」

「是啊！但沒有這麼快呀！最快也要半年，不能在半年內交媾，甚至也不可手淫。」

「是不是還有更好的藥？」

「山椒、細辛和肉蓯蓉碎之篩出，放入狗的膽汁中，然後掛在自已房中天花板上三十天，然後取下摩擦陽具，必有奇效。」這的確是個秘方，却未必有那麼靈。

洪峯又被他蒙住了，人有毛病，往往就會亂求醫，最後又付了五千兩帶走了兩個處方。

他這種老油子也會上當，眞正是一物尅一物。

（未完・四十）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